中華文史叢書之九十九、一百
民國五年刊本、民國二十四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東北文獻零拾
心史叢刊

（合訂本）

金毓黻 撰
孟森 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初版

中華文史叢書

（第十二輯十種）（精裝十二册）

售價：國內：新台幣
國外：美金

主編者：王有立

發行人：薛頌留

發行所：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昌街一段七十二號
電話：三六二六三五號

印刷者：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昌街一段七十二號
電話：三六二六三五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五四六號

東北文獻零拾

民國壬午年刊 靜盦

東北文獻零拾小引

余治鄉邦文獻始於民國壬戌凡有所獲悉錄入日劄中迨歲丁卯始輯為遼東文獻徵畧八卷刊於吉林藉以就正於當世君子既而聞見漸多續有所記校其所得過於徵畧數倍乃以違難離鄉戛然中止旅川以來忽忽歷四五稔幸行篋之日劄尚在東北大學移設潼川珍重鄉邦文獻欲余出所藏付之石印爰以暇日檢視篋藏日劄無慮五六十冊欲為一一輯出壹遵徵畧之體頗患繁不勝理僅取其簡短扼要者輯得一百八十餘目排比成編凡得六卷以其隨筆摭拾未具條貫命曰東北文獻零拾用諗當代方聞未審視徵畧所得為何如若夫究明徵畧未竟之緒將日劄中所記悉為輯出始終而條理之則以俟諸異日民國壬午八月金毓黻識於三台之長平草堂

凡例

一本編始於民國丁卯訖於乙亥凡分五類

一本編各條悉自著者之静晤室劄記録出凡已輯入遼東文獻徵畧者概不入録

一各條所記以類相從悉照原書間有重複之處亦不加修飾劄記之體固宜如是

一本編所載多屬文獻資料備作來日纂集東北史乘之用雖涉瑣細亦所不避

東北文獻零拾目錄

卷一

典籍類上

靜軒集　滋溪文集

研北雜志　輟耕錄 二則

說郛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四則

遼東志　大寧考

文淵閣書目　元牘記

本兵敷奏　籌邊纂議

東行百詠　遼邸紀聞

遼海丹忠錄　棗林雜俎

卷二

典籍類下

清實錄　文溯閣四庫全書

嘉慶重修一統志　盛京通志 二則

遼海志　盛京疆域考

瀋故　東三省沿革表

卷三

名賢類

卷四

郡邑山川類

卷五

古蹟類

目錄畢

遼陽金毓黻撰集

典籍類上

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

玉海卷一百五十三。呂述撰黠戛斯朝貢圖傳。李德裕序云。謹按賈耽古今四夷述。黠戛斯本堅昆國。貞觀二十一年首長入朝。授將軍印拜都督。逮天寶季年朝貢不絕。按三國史記屢引古今四夷述。而唐書地理志作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然此蓋其簡稱也。

按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賈耽皇華四達記十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又地理志云。貞元宰相賈耽考方域道里之數最詳。從邊州入四夷。通譯於鴻臚者。莫不畢紀。其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也。其下從畧三國史記亦數引賈耽之書。一曰四夷述。一曰古今郡國志。按古今郡國志。與四夷述。合稱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二者。實一書也。若唐書地理志所引者。或稱賈耽邊州入四夷道里記。滿洲歷史地理謂自四夷述中摘錄。然據武經總要所引皇華四達

記，多為道里記中之文，則唐志所稱道里記，即皇華四達記也。又王謨漢唐地理鈔有郡國縣道四夷述及郡國志二種，此為輯本，余尚未見。

遼史

百衲本遼史百十六卷，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列傳之末一卷即國語解，亦脫脫等修史時所撰也。脫脫進書表云，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此與國語解併計於內也。攷四庫簡明目錄云，國語解一卷，仿古人音義之意，其例甚善，而譌外亦多。今欽稟睿裁，與金元二史國語解均為改譯，謹並以新本著錄，俾不失真。是則四庫本遼史之末卷，亦為國語解，特經館臣改譯，而非原書耳。茲取五局本遼史攷之，已將末一卷之國語解抽出，為一百十五卷，而卷首之脫脫等進書表，亦作列傳四十五卷，此蓋刊板時所改，以泯抽沒之迹也。考清代欽定遼史國語解，採輯頗富，然亦有以意為之處，至若原作取材雖簡，頗覺翔實，且可証史，如烏魯古阿里只一條云，太祖及述律后受諲譔降時所乘二馬名也，因賜諲譔夫婦以為名，此為渤海史料之一，若無此解，則不知為何義，乃欽定國語解竟無此條，則舊解又

勝於新刊矣。張菊生元濟跋云。遼史成於至正四年三月。然此刊本決非初刻。徧觀海內外所存。止有此本。此在元刊誠非精本。然求較勝者竟不可得。瑕不掩瑜。故猶取焉。此亦持平之論也。

復檢同文影印武英殿本遼史列傳四十六卷末卷即國語解。又其人名皆未譯改。猶存原來面目。而廣州板遼史則與五局板同。此又同文本之勝於廣板及五局板者。

百衲元刊本遼史。雖不甚精。然頗足証今本之訛。即以地理志東京道言之。有三處皆勝於今本。其他處可知矣。如格州之應作裕州。尚州鎮遠軍之應作同州鎮安軍。紫蒙縣上之應有蒙州。皆是也。

遼史拾遺

厲樊榭遼史拾遺鈔撮羣書最多。如林本裕遼載二十餘卷。僅見八千卷樓書目載其名。而徧訪未能得。疑亦不在人間。而厲氏已鈔撮及之。是可尚也。厲又引古靈集。是集後附使遼語錄。亦可珍也。

謹按遼載一書。後已尋得。別見本書卷二。

借一鈔本契丹國志。與掃葉山房四朝別史本對校。兩書之異文甚少。鈔本奪誤脫落之處甚多。不盡可據。然亦有鈔本有而刊本脫落者。又刊本每易夷為裔。則有所忌諱而改之也。余尚有一本。簽莫子偲收藏印

契丹國志載新羅貢遼禮物。有成形人參。無灰木刀欄。人參之大者。有種種形。或似人。或似物。故謂之成形。無灰木蓋木之一種。質最堅者。欄即柄字。今方音仍讀如霸。或作把。非也。契丹回賜物件。有散馬。散即今之騸馬。牡馬之加以割治者。西夏國貢物。有沙狐皮。今北省呼狐皮之不佳者曰沙狐皮。諸國貢獻有賓鐵兵器。賓鐵即鑌鐵。鑌鐵為遼。遼所以名國也。契丹賀宋朝生日禮物。有樺皮韆。蜜漬山果。榛栗松子。今吉林省產樺皮。可以蓋屋。今以皮墊馬鞍。曰皮韆。韆讀去聲。時以樺皮為韆。故名。今有蜜漬山楂。或山裏紅。（果之一種）即蜜漬山果也。此法遼時亦有之。東省山中產榛。金人王澮撰洞仙歌賦榛實。榛實如栗。故云榛栗。以上所述。皆古名之可通於今者。資博問。便考證。故詳舉之。

契丹五京。以臨潢府為上京。大定府為中京。燕京為南京。雲州為西京。遼陽為

東京。此考諸遼史地理志而可知也。據契丹國志云。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古肅慎地也。西北與契丹接。太祖之興始肇之。立其子東丹王鎮其地。後曰東京。按此即渤海之上京龍泉府。今寧安縣境之東京城也。攷本志所紀五節度熟女真部族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又熟女真國西至東京二百餘里。生女真國西南至東京六百餘里。以今日道里約畧攷之。所謂東京皆指渤海上京而言。蓋遼初以新得之渤海國都為東京。已無疑義。後東丹王移治於遼陽。并徙渤海國人於此。遂以東京之名亦加之於遼陽矣。此後來之東京也。若立東京之初。即在遼陽。何以所計道里皆不相符。生熟女真皆去遼陽有千里之遠。而以五六百里當之。可乎。葉氏宋人。記異國事。或有傳聞之誤。洪忠宣因居北庭多年者也。亦以渤海故都為東京。耳濡目染。豈有錯誤。況遼初以遼陽為南京。當時數京並建。必別有東京。以地望準之。亦以渤海故都為當然。則今土人呼渤海上京舊址為東京城。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契丹國志紀年。多與遼史不合。如遼史紀景宗於己卯年改元乾亨。而契丹國志則紀於五年之前。是歲甲戌。正為保寧六年。汪氏遼孫疑非遼史有舛誤。即

隆禮以宋人紀遼事傳聞未可盡信此由未得確證故不敢遽下斷語也近年義州雙山地方出土之遼張正嵩墓志載葬於乾亨三年十一月銘云巳年子月慶厚祥深遼史乾亨三年辛巳故曰巳年十一月建子故曰子月此遼史紀年固不誤也若契丹國志則乾亨三年為丙子非辛巳也蓋元人修遼史其稿本得自金人盡為遼史臣之所紀故自可據葉氏以宋人紀鄰國事得諸傳聞當然不能無誤也然金石文字之可資證史益可信矣

遼史道宗咸雍十年之後改元太康太康十年之後改元大安大安十年之後改元壽隆契丹國志則謂咸雍十年之後並未改元直至咸雍三十年之後始改元壽昌此二書記載之不同也余考金石萃編有北京行滿寺經幢大康元年乙卯七月建戒壇寺經幢大康三年丁巳三月建憫忠寺舍利函大安甲戌閏四月建皆與遼史合惟太康作大康耳又慈悲庵經幢壽昌五年己卯四月建以壽隆為壽昌則應以契丹國志為正矣

契丹國志聖宗統和元年復號大契丹（太宗會同元年國號曰遼）道宗咸雍二年復號大遼東都事畧所紀亦同此事遼史失載按涿州雲居寺四大部經記末署大契丹

清寧四年三月一日記，此可證契丹國志之不誤，以上所舉皆金石文字之可以證史者。

契丹國志興宗本紀，帝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化之，多捨男女為僧尼，按洪忠宣松漠紀聞，僅云遼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至金代名稱尚存，未有正拜三師三公之語，又考金石萃編所載遼代諸碑，皆在道宗清寧以後，咸雍四年暘臺山藏經記，沙門覺苑有檢校太師大卿之銜，大康三年京西戒壇寺經幢，有故壇主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大師之結銜，大安十年憫忠寺舍利函記，沙門善製有崇祿大夫檢校太師行鴻臚卿之銜，皆可與洪氏之語互證，然遼代僧兼官，蓋亦仿唐為之，唐代宗時贈不空和尚檢校司空，世所傳徐浩書不空和尚碑，即其證也。

契丹大金兩國志

孫衣言所撰瑞安孫先生行狀云，初修四庫書，大學士金壇于文襄公為總裁，上以葉隆禮所為契丹國志，體例混淆，書法譌舛，又所採胡安國之論，多謬說，詔館臣重加釐定，文襄遂并大金國志以屬先生，其明年書成，天子以為善，按

孫氏名希旦。乾隆中以一甲三人及第。任四庫分校官。曾作禮記集解。四庫簡明目錄於契丹國志下云。書中忽內宋外遼。忽內遼外宋。茫無體例。又所引胡安國諸說。尤多紕繆。今悉遵指示。重為訂正。乃協千古之至公。按此所云訂正。即出孫氏手筆也。

遼文萃

江陰繆筱山先生。撰遼文存六卷。已刊行矣。近又見吳縣王捍鄭先生仁俊輯遼文萃七卷。刊於長沙。亦可謂一新發見也。王氏敘云。歲戊戌。客武昌官報局。暇編遼文十四卷。既脫稿。嘉興沈子培比部。侯官陳石遺孝廉。慫恿付梓。輒聞江陰繆筱珊先生方輯此文。遂置之。甲辰春。自寶塔洲還楚省。先生示新刊六卷。比斠舊稿。則雲自在刊本外。尚賸百餘篇。復發篋陳書。捜闕補遺。凡所已刊。悉予刪落。黃陂陳士可徵君毅。復假吾遼東行部志。承德府志。踵事訂補。都為八卷。於是契丹遺文。蓋萃於此矣。其述例云。上古至隋唐至明。皆有總集。惟五代及遼闕如。仁俊自甲午散館職。慨然曰。是不才之責也。乃發憤為五代文薈遼文萃。至戊戌而遼文成。易序卦傳。萃者聚也。小爾雅廣言。萃集也。遼文命名。

竊取斯義以上所錄皆其撰述之大旨也其立例之精審者一如詔令作者金文雅因年號註明某宗金文最則第標某年不著某宗今從文最以詔令多臣工代草也然有史明載某帝手著者則表之二如金文最於錄自金史者不著某卷某傳繙閱為難今悉詳註是也曩者常熟張金吾撰金文最一百二十卷凡載於金文雅者祇載其目而不錄其文以便兩存其書此先正不沒前人撰輯之苦心其意真可師也捍鄭先生輯遼文已成聞繆筱山已輯是書遂輟而不刊迨見其書尚未能包舉遼代之文乃祇取其闕遺者刊之故兩氏之書亦可並行不悖此亦張氏之用心也近聞閻霍初疑取繆王二氏之書再益以近時發見之遼文薈為一編而更刻之此誠便於學者然鄙意仍不如存繆王二氏之舊而更撰遼文補錄附於二書斯為得之霍初言王氏原版已散佚印本極稀果如是也則取王氏之書重刊之可矣又聞南海黃任恒有遼文補錄一卷果有逸於二書之外亦可附刊并附以新撰之補遺則為完璧而流傳亦廣矣遂質閻君以為何如

遼文萃凡七卷卷一詩詔冊敕卷二表奏書上書銘序卷三書卷四劄子文諭

牒、狀、對、議、碑碣、塔記、幢記、誓文、祭文、雜著、卷五補遺詔、制、諭、表、書、檄、雜著、卷六作者考、卷七遼目考、附遼史藝文志補證一卷、後附西夏文綴二卷、西夏藝文志一卷、文綴之目、卷一詩、表奏、卷二書、銘、碑序、露布、榜、此則王氏之創作也。

遼人著作

遼人之著作頗不易得、向所知者惟僧行均龍龕手鑑八卷一種而已、今檢大藏經目錄、遼人撰集之佛經尚有三種、一曰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二卷、僧道心集、卷四十六 二曰大日經義釋演密抄十卷、僧覺苑撰、三曰釋摩訶衍論通玄鈔四卷、僧志福撰、然所得亦僅限於釋藏、其他仍無所得也。

金虜圖經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四、張棣金虜圖經、計分京邑宮室宗廟禘祫山林儀衛旗幟冠服官品取士屯田用師田獵刑法京府節鎮防禦卅軍地理驛程十六目、多可與金史相印證、其稱裒也者、金世宗也、金史世宗紀諱雍、本諱烏祿、大金國志、卷十六世宗初名裒、誤爲裒也、張棣於世宗時在燕京、故得備記其制度、本有圖、故名圖經、惜已佚去、亦賴徐氏鈔存、幸其書不忘也、其紀儀衛

云。金虜建國之初。其儀制衛從。止類中州之守令。內庭間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赤足踐之。其淳樸如此。亶立（金熙宗名亶）始設護衛將軍。寢宮小底。拏手傘子。又紀取士云。金虜雖夷狄中至賤者。初無文物。自侵遼後。所在處以科舉取士。遂有藩州榜。平州榜。真定榜是也。又云。亮（海陵王名亮）殺亶自立。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鄉試取於州。限三人取一。府試分立五處。臨潢會寧東京等路。於大定府。（他處倂界）並限四人取一。又紀用師云。虜人用兵。專尚騎。間有步者。乃簽差漢兒。悉非正軍。虜人取勝。全不責於簽軍。惟運薪水。掘壕塹。張虛勢。搬糧草而已。按此即元人簽漢人為軍。稱曰漢軍之由來也。又紀畋獵云。虜人無他技。所喜者莫過田獵。昔都會寧之際。四時皆獵焉。此皆涉於東北之史料也。至京府節鎮所紀東北之京府州。地理驛程所紀之東北驛程。不惟可與金史互證。又可與許亢宗行程錄洪浩松漠紀聞。兩相勘對。一一而疏通證明之也。

四庫提要（五十二）雜史類存目。金國經一卷。一名金國志。自京邑至族帳部曲錄凡十七門。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淳熙中歸正人張棣撰。記金事頗詳。振孫又言。

又一卷不著名氏似節畧張棣書其末又雜錄金主亮以後事。此本僅一卷不著棣名。疑即陳氏所稱節本也。愚按通考二百經籍考著錄金虜志二卷又一卷。陳氏曰承奉郎張棣撰。淳熙中歸明人。記虜中事頗詳。又一卷不著名氏似節畧張棣書。其末又雜錄虜界事宜及金亮以後事。此馬氏迻錄書錄解題之語也。北盟會編所錄之金虜圖經。計分十六目。敘錄云歸正人張棣撰。此云歸明人。即歸正人之異稱。蓋以降人居金甚久。得以耳目見聞記之也。會編卷二百四十五有族帳部曲錄一則。記金事甚詳。繫於范成大攬轡錄之餘。初以為范氏所著。茲讀四庫提要。始恍然為金虜圖經之一門。合前十六門乃為完書。設無提要是語。豈不以為二書矣。

雪溪堂帖

李文石三邕翠墨簃題跋卷四。有王篛林臨宋拓雪溪堂王帖卷。此與鄉邦文獻有關。元遺山王黃華墓志。謂黃華嘗被旨品第秘府書畫。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此帖本為金拓。而謂為宋拓者。以宋可賤金也。篛林為清人王澍之別號。澍字若霖。號篛林。清初

尚有雪溪堂帖拓原本。如不可得。則臨本可慰情勝無也。

拙軒集

拙軒集載王寂之父礎。曾任海州析木令。此可入通志職官門。語見集中先君行狀。

集中有宿錦州廣濟寺詩。即今之錦縣之大廣濟寺。俗稱大佛寺者是也。又一詩序云。慶州北山之麓。遼山林在焉。俗謂之三殿。二十年前嘗為盜發。所得不貲。是所謂厚葬以致寇者。按此即近人所喧稱之遼慶陵也。頃撰慶陵石刻集錄。不知徵引此文。殊為遺漏。

拙軒集卷三。詠遼陵詩云。珠襦適足賈身禍。金碗傳聞落世間。慚愧漢文遺治命。瓦棺深葬霸橋山。按王寂登海陵王天德二年進士。世宗大定十五年。奉使往白霫治獄。以集中諸詩次第考之。是詩應作於大定中葉。由此上溯二十年前。則當海陵天德貞元之間。於是慶陵之被發。為有徵矣。契丹國志言。遼代諸陵被燬發於金初。蓋指在醫巫閭者而言。慶陵則未必被發。至天德貞元時始被發。既云所得不貲。則陵內寶物已蕩然矣。近年郭某為湯氏重發遼陵。不過得石

刻多方.且在其前又經人發多次.陵內即有殘遺.當席捲以去矣.

遼東行部志

遼東行部志.雖寥寥短篇.而與遼金二史互證之處頗多.如謂劉司空名宏字子孝.唐燕王仁恭之七世孫也.仕遼任懿州寧昌軍節度使.收國初.以闔境歸附.本朝懿之生齒數萬.無踦履之喪.公之力也.按遼史本紀.天祚帝天慶八年十二月.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戶三千降金.又金史本紀.天輔十二年十月.遼懿州節度使劉宏.以戶三千並執遼候來降.以為千戶.此可與行部志互證者也.謂收國初者.蓋約畧言之.應以遼金二史為斷.行部志中類此之事非一.姑舉其著者言之.

五音類聚四聲篇海集

瀋陽東北大學舊藏.明正德重刊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集十五卷.蓋罕見之本也.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有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十五卷.即此書所據之原本也.此書卷首有韓道昇序.撰於泰和八年.略謂韓孝彥字允中.明昌丙辰（金昌宗於明昌七年改元承和是年丙辰）改玉篇歸於五音.其次男道昭字伯暉.泰和戊辰（泰和八年古改）

辰年為十一年改併增新名曰五音增改併類聚四聲篇。下應有海字而序即作於是年。復題侄道昇序。後又題次男道昭改併重編。趙州荆璞同編。又正德十五年。衍法寺僧覺恒重刊本。滕霄序云。金甲辰年大定二十四年王與秘撰五音篇海。其後荆璞撰五音集韻韓昭彥韓氏父子之名各取一字蓋為誤記改併。而明沙門戒璿彙萃二編成之。成化年初刻。正德十五年覺恒重刊。此序語織誤。蓋荆璞本與韓道昭同撰五音集韻。非其一人自作。而其書實改併五音篇海而成。故其名曰五音增改併類聚四聲篇海。而四庫題曰五音集韻者。不知其何故也。疑非一書其名卷題曰大明正德乙亥九年重刊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又與十五年重刊之語不符。至此書改併於韓氏父子。而序云沙門戒璿彙萃二編成之。亦與原序不合。此皆待攷訂也。書中又題曰真定府松水縣。其見居也。昌黎郡。其本望也。

金文最載韓道昇重編改併五音篇海序一首。撰於泰和八年。即昨所見者是也。又改併五音集韻序一首。撰於崇慶元年。又韓道昭改併五音集韻序一首。亦撰於是年。據此則五音篇海與五音集韻實為二書。一為王與秘撰。而韓孝彥及其子道昭改併。一為荆璞撰。而道昭亦為改併。皆道昇序所詳也。序云。大金

皇統年間。泫川荆璞字彦寶。特將三十六字母添入韻中。隨母取切。此即五音集韻之所由作也。又云吾弟韓道昭重編改併五音之篇。標名於世。此又改併五音集韻之所由作也。昨所見之正德刊本。即為改併五音篇海之重刊而著錄於四庫者。即據改併五音集韻之刊本錄入。故曰實二書也。荆璞之作在前而五音篇海亦曰荆璞同編。泰和八年去皇統(熙宗)末。間六十餘年。或其時璞尚健在。而與同編之役。否則王與秘初撰時而璞與同編。未可知也。璞趙州人。州有泫水。故又稱泫川。正德刊本五音篇海滕霄序云。甲辰年王與(秘之)撰五音篇海。其後荆璞撰五音集韻。其為二書。分晰甚明。惟謂荆作在後。則與韓序不合。甲辰年為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在皇統之後。若上溯六十年之甲辰年。為太宗天會二年。王書之作。恐不能如是之早也。滕序又謂沙門戒璿彙萃二編刊於成化。此謂取篇海集韻二書而合刊之。非合二書而為一也。至正德重刊時。祇錄道昇改併五音篇海序。而無道昶及道昇之五音集韻序。則未將集韻併入可以證明矣。若取四庫本集韻及正德本篇海合刊之。則可復戒璿之舊。是在好古者勉為之耳。

又正德刊本第一卷末有「新集背篇列部之字補添印引」計數頁。末一行云。大金丙辰。松水昌黎門人洨川實慶進補添。按此即道昇所謂明昌丙辰韓公考彥改玉篇歸於五音也。其門人為之助。故得附書。又一行云。大明辛卯五月端陽刊完。卷末又有數頁云。辛卯重編增改雜部。末云。崇慶新集雜部。至今成化辛卯刪補重編。按崇慶為金衛紹王年號。祇有元年。後於泰和八年者四年。此時附集雜部。至成化辛卯。疑即沙門戒璿合刊之歲。此書前後款式頗不一致。明人刻書之無體例。往往如此。

正德刊本五音篇每卷題云。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此為正德九年。蓋初刊於是年也。滕序作於正德十五年。蓋是年始刊成也。相違之故由此。

莊靖集

莊靖集卷八題登科記後云。

承安五年庚申四月十二日經義榜。

李俊民字用章。年二十五。澤州晉城　第一

石抹世勣字景略。年二十八。咸平酌赤列千戶所。　第六

李通字適之。年二十九。大定府長興。（第九）

嚴蔿希爽字仲謀。年三十五。婆速路吾里甲海下。（第二十四）

此牓凡三十三人。餘從略。內有遼東籍者三人。然其二人為女真人。

中州集

中州集卷八。呂陳州子羽。有宿章義廣勝寺詩云。小邑本無事。我來勞簡書。路長頻問馬。人靜厭烹魚。鐘冷僧叅外。殘燈客夢餘。此心誰領會。松月夜應虛。按金代章義縣。屬瀋州昭德軍。即今之章義站。其地當有古寺廢址。他日應往蹤跡之。

遼東古代燃火於地下。人寢其上。即今之所謂炕也。中州集卷十。朱奉使弁有炕寢詩三十韻。即指此也。

中州集卷八。錄路轉運忱詩一首。忱字子誠。平郭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遷監察御史。終於河東河北路轉運副使。按金史咸平府倚郭縣。曰平郭。舊名咸平。大定七年更。據此則忱亦遼東人也。曩輯遼東文獻徵畧。未之錄入。應為補輯。

又劉光謙之父澤字潤之。有詩一首。附中州集卷八。光謙小傳。以上二氏遼海

志畧皆特為輯入。可見其用心之細。

趙開關匕金山寺詩有云。殿柱猶題遼日月。圖經不載禹山川。此寺當即三學寺。又有靈感寺詩。元統志云。寺在大寧縣西二里。

遺山集

遺山集有耶律辨才善才兩墓志。謂皆葬於義州弘政縣。此應收入奉天通志義縣志者。

續夷堅志

元遺山續夷堅志。涉於遼東故實者有數事。殊可寶也。有一事題曰京孃墓。紀王涵幽遇事。語涉渺誕。可資異聞。宜附入拙軒集後。

續夷堅志天賜夫人一則云。廣寧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參知政事梁肅家此鄉之擗馬嶺。按金史地理志。北京路廣寧府。本遼顯州奉先軍。縣三。廣寧。望平。閭陽。廣寧縣有遼世宗顯陵。按即今北鎮縣治之所在也。擗馬嶺在今北鎮縣西境十三山附近。即今閭陽縣所屬也。梁肅家於是則為遼東人矣。而金史本傳云。肅字孟容。奉聖州人。按遼史地理志西京道有奉聖州。在今河北省保安縣。

至金代則廢奉聖州之名。據此則金史之誤必矣。

又劉致君見異人一則。致君名仲尹。見中州集。蓋州人。有龍山集。

又廣寧山龍門一則。亦屬遼東及逸聞。

龍山劉致君仲尹逸事。已見續夷堅志。而所撰之碑。曰開元寺修圓照塔記。大定五年八月。張天畝正書。在直隸邢臺。當訪得之。以為遼人文獻之助。

金詩紀事與全金詩

清郭元釪撰金詩紀事。全金詩及翁覃溪凌次仲二氏之元遺山年譜。皆引之。而諸家未見著錄。按清耆獻類徵百四十三。郭元釪字于宮。江都人。好學深思。弱冠為詩二十三而集成其卒也。以貲為郎。又以諸生預修佩文韻府等書。授中書。又引張維屏敬業堂詩注云。君於中州之外。復收集金人詩二千餘篇。進呈御覽。據此則全金詩之成。實資於元釪之進本。如全唐詩之用錢謙益稿本也。至金詩紀事。亦必同時進呈。為修全金詩諸臣及翁凌二氏所見。故徵引之。當日未能付刊。故今日未見著錄與流傳也。

全金詩七十二卷。卷首二卷。郭元釪集錄。以中州集為主。而增補之。原集二百

四十六人補一百十二人原集詩一千九百八十二首補三千五百六十二首其書首題曰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金元好問元本臣郭元釪補輯卷首有元釪進書奏疏大抵所采之書如近刊九金人集之詩悉以錄入約有三千首其數百首則採擷諸書及郡縣志乘又於元氏小傳之後附以歸潛志及金元人銘表題跋並說部諸書於金源一代之詩歌採取畧備誠可與張昭文之金文最並行也

耶律履集

絳雲樓書目有耶律履集一稱耶律文獻集以燬於火而不存此海內孤本也其子鑄著雙溪醉隱集以著錄於四庫而存此亦遼海文獻之一也

雙溪醉隱集

雙溪醉隱集卷三戊申己酉北中大風詩注和林東北斜連柯河有古城唐賈耽地志所謂仙娥河富貴城是也仙娥河今聲轉為錫爾河據此則元初尚有賈耽皇華道里記及四夷述傳本

大元混一輿地要覽

千頃堂書目地理類著錄元郝衡大元混一輿地要覽七卷錢氏大昕據以錄入元史藝文志者也然元劉應李所編之翰墨全書後乙集又有聖朝混一方輿勝覽三卷錢氏既據以著錄而千頃堂書目則無之余頗疑翰墨全書所錄者即為郭氏之書而節刪七卷為三卷畧如其録取氏族大全節刪十卷為六卷然錢氏所見者亦僅混一方輿勝覽三卷觀其集內有跋一首而未嘗提及郭氏之作可証也厲樊榭遼史拾遺凡六引元混一輿地要覽其一曰懿州有羊腸山大斧山其二曰大寧路遼為中京有瑇瑁山熊山其三曰灤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阿保機築此以居之此三事證以混一方輿勝覽皆有其文其四曰宛平本幽都縣薊縣西界地唐為幽州朱希彩奏為廣陵縣後為朱滔所陷慶燕州立幽都縣遼改宛平香山玉泉山五華山仰山菩薩山俱在西北盧師山覺山雙泉山俱在西考混一方輿勝覽僅有諸山名而無前一代之沿革其五曰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渝關五百八十里至錦州其六曰統萬城赫連勃勃於無定河北黑水之南築攷之混一方輿勝覽則無此文由前三事及第四事之後半可證輿地要覽與方

輿勝覽為一書。由後三事可證方輿勝覽即出於輿地要覽。而刪繁就簡以入翰墨全書。樊榭當日必見混一輿地要覽七卷之原本。故得徵引之。其不用輿地勝覽之名。尤為得見原本之證。惟不曉何以未為錢氏所見且時閱二百年而其書無從考見何也。

大元馬政志

大元馬政志。出於經世大典。內載遼陽行省諸路馬額。著錄於廣倉學宭叢書。

元婚禮貢舉考

繆荃孫所輯之古學彙刊。凡二輯。中多秘籍珍本。蓋廣倉學宭叢書之比也。中有元婚禮貢舉攷。紀皇慶開科一則。蒙古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內遼陽行省五人。征東行省一人。色目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遼陽行省二人。征東行省一人。漢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遼陽行省二人。征東行省一人。（內皆有嶺北行省額）又有南人指湖廣江浙河南江西四省而言。此可備遼舉掌故者。

靜軒集

元人閻復（字子靜高唐人）靜軒集卷五劉氏先塋碑。征東行中書省左丞劉國賢之先。

系出女真烏古論氏。先嘗任泰州書一路。祖仕金季。世襲千戶。及其世管顧益都路。因家焉。按泰州即遼金之泰州。所屬有長春縣。在今奉天之洮安、吉林之乾安等縣地。普一路即金史之蒲與路。在今黑龍江境。此條他日輯入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志。（此集收入藕香零拾叢書）

滋溪文集

滋溪文集三十卷。元蘇天爵撰。天爵為元末之作家。如文類名臣事畧。皆有傳本。保存元代之史料甚夥。此集之最著者。如卷四金進士蓋公墓記云。按登科記（按秋澗大全集九十七玉堂嘉話中有李世弼金登科記序一首撰於庚子歲即宋理宗嘉熙四年元太宗十二年金亡後六年也）大定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集英殿放進士七十六人。第一甲三人。第二甲七人。第三甲六十七人。其第一甲第一人。遼陽張甫。第三甲第四人。則蓋公也。（按蓋公名絖字子臧真定人）按北盟會編載。金代狀元張恭愈。廣寧府人。不詳何科。或即此文所稱之張甫。甫字義同甚。不詳其名也。遼陽者。泛稱也。俟再考之。（張恭愈嘗按仲果使）又卷七耶律文正公碑云。公諱有尚。善才之孫。父莊慎公鈞。莊慎公嘗同昆季作傳家哲訓。以教子孫。大概以謂自東丹王以來。生長中國。素習華風。父子夫婦

綱常嚴正。累世弗變。不當效近世習俗。瀆亂彝倫。公佩服遺訓惟謹。治家嚴肅以身先之。按耶律善才為楚才之兄。世居義州。則鈞所撰之傳家哲訓應著其目於遼東藝文志者也。又卷八蕭貞敏公墓志銘云。公諱斞字維斗。世祖統一四海。而遐荒小邦。橫目窮髮。悉皆來庭。命開祕府。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選述圖志。用章疆里一統之大。使者來徵。公辭焉。按此指脩大一統志事也。又云所撰九州志若干卷。法史記年表。由三代迄宋金。詳書沿革於下。山川貢賦附焉。按與維斗同徵之人。有虞應龍撰統同志畧。似九州志。此皆因向日留心方志而被徵也。又卷二十五三史質疑云。金章宗初年。史官修遼史。又經党懷英趙諷王庭筠諸名士之手。據此則黃華老人曾與修遼史。他書所未載也。又曰金儒士蔡珪鄭子聃翟永固趙可王庭筠趙諷皆有文集行世。兵後往往不存。據此。則黃華之文集。及其他著。元代已無存矣。卷二十九題石珪畫云。大定明昌文治極盛。一時詞人若楊祕監邦基任監使詢耶律右丞履王翰林庭筠皆欲以絕藝名世。蓋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豈特書畫然哉。以上所紀。皆涉及吾鄉先正。故備錄之。他如卷十一河南行省平章高公碑。名昉字顯卿世為遼東右族元初遷大名卷十五

之遼陽行省郎中黃公碑。名肯播字允藝錦州人 又邢公碑名鼎昌遼東人皆為吾鄉掌故所係他日應詳攷之。

研北雜志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民死者七千二百二十人。壞民房不可勝計。按此武平。即元初所設之武平路。今熱河省大寧故城是也。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路尤甚。壓死按察司官及總管府官王連等。及民七千二百二十人。又同書五行志。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未。武平路地大震。與陸氏所紀同。此為有史以來罕見之鉅災而與遼東有關。不可不紀。元代江浙行省汀州路亦有武平縣。然與武平路無關

輟耕錄

輟耕錄云。金元謂地四畝為一雙。王黃華詩中舉之。夏頌來云。一雙即今語之一晌也。柳邊紀畧云。寧古塔地不計畝。而計晌。晌者盡一日所種之謂也。按今吉林省地通稱為晌。一晌十畝。楊氏謂一晌只當二畝零非是。雲南雜志云俗

耕田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後驅犁。一日為一雙。蓋雙與晌音近。讀晌。微變如雙。則不識其義之所在耳。吾遼省通謂一晌為一日。或一天。指田十畝（民地）或大畝（旗地）不等。亦盡一日所耕之謂也。

輟耕錄記勘釘一條云。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為遼東按察使。平武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顖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為宋包孝肅公拯云。按稷山縣志載虞集姚忠肅公神道碑記此事云。公名天福。官山北遼東道按察使。平武縣民劉成暴死。其弟義訟其嫂李與所私殺其兄。縣令丁欽妻韓先夫廣寧李漢卿。欽因案縊死。所紀視輟耕錄為詳。虞集道園學古錄不載其文。縣志蓋就墓碑鈔存之也。按元之武平縣初屬武平路。後改大寧路。即遼金之大定府。明於此置大寧衛。即今熱河省平泉縣北之故大寧城。講稱大名城者是也。武平縣在大寧城之北。應在今赤峯縣之南境。廣寧者為遼之顯州。金之廣寧府。元之廣寧府路。明之廣寧中

衛。清之廣寧縣。民國改稱北鎮縣者是也。元代山北遼東道諸監司官皆駐大寧舊稱北京武平在大寧附近。廣寧則在錦義二州之東。去大寧亦不過四五百里為其轄境。故可遣人驗之。此吾鄉故事之可徵者。近人孫楷第攷雙釘記劇本。謂起於輟耕錄之勘釘。並引虞集之文證之。可謂極攷證之能事矣。

說郛

張宗祥明鈔本說郛叙云。今通行本說郛一百二十卷。乃清順治丁亥姚安陶珽編次。其中錯誤。如四庫目錄所載春秋緯九種之後。別出一春秋緯。青瑣高議之外。別出一珩璜新論。周密之武林舊事。分題九部。段成式酉陽雜俎別立三名。陳世崇之隨隱筆記。說標二目。又零谷雜記一種。刋本亦標三名。一標雲谷雜記。一以壽山艮嶽一條。標艮嶽記。一則以聯句所始等二十五條。別為東齋紀事。而云宋許觀撰。杜撰書名。偽標作者。則其他更何足言。此其所論審矣。前讀日本島田好君遼東行部志研究。屢引趙彥衛御寨行程。不知此事趙氏雲麓漫鈔中之一條。而別標新名。以聳人耳目者也。余檢今通行本說郛弓四十一。有趙彥衛御寨行程之名。共錄二條。其一云。自東京至女真所謂御寨行

程云云。此即御寨行程之新名所由立也。其二云。長安圖云云。此條與御寨行程之標題絶無牽涉。初疑為他書之錯簡。逈檢涉閲梓舊本之雲麓漫鈔卷九。正有此二條。而前後相比。始悟通行本說郛標題御寨行程四字為雲麓漫鈔之誤。或陶氏改題新名之際。未加細檢。遂將次條一併抄入。致有此失。惟雲麓漫鈔。亦為趙氏之作。雖後題新名。而作者之姓名不改。猶勝於東齋紀事改題作者許觀之作偽。而島田氏之為其所罔。亦無怪也。至兩本字句微有異同。蓋因傳鈔所致。如說郛本保州梁臺驛。而本書無保州二字。蓋因上文有保州金臺驛之名。可以貫下也。又說郛本至合叔字董師同風館三十六字而本書無六字。又說郛本詳州常年館之年字本書作平。說郛本之萊同館。本書作來。此皆本書之勝於轉錄者。無庸致辨。史君叔仁云。詳州之詳。當作祥。遼史地理志祥州。瑞聖軍是也。憑謂本書濱州混同館之濱。亦應作賓。遼志之賓州懷化軍是也。然此皆因南北傳聞。紀載偶異。有不暇一一訂正者也。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雖以天文分野為主。而叙各府州縣之建置沿革極

詳。今日取與大一統志殘本輯本互校。乃知其悉出於大一統志。亦可謂一創獲矣。今存大一統志殘本之有建置沿革者。曰房州。曰鄜州。曰葭州。曰麗江路巨津州。曰常州路。而此書悉與之同。惟刈繁為簡。為小異耳。其證一。元代諸路之見元史地理志者。興和路初名隆興。懷慶路初名懷孟。永平路初名平灤。冀寧路初名太原。晉寧路初名平陽。中興路初名江陵。奉元路初名安西。集慶路初名建康。天臨路初名潭州。（其他從略）撰大一統志時。皆用初名。而於此書亦然。其證二。輯本所見上都遼陽諸路之建置。雖為單文佚句。亦皆於此書同。其證三。卷二十四遼東都指揮司叙元代建置最備。初以為出於元史地理志。今檢其文。多有異同。且有為元史所不及詳者。乃知元史及此書皆同采大一統志。故同多而異少。今得此卷。可見大一統志所紀遼陽行省之面目。尤可喜也。永樂大典。蓋全采此書。今檢本書無引大一統志之明文。而大典中間引大一統志注於其下。此蓋修書者病其刪節太多。用原書補其未備。非本書之體如是也。明代修書。多苟且塞責。此書所叙沿革。已入明代。如元初太原路。大德九年改晉寧路。明初改太原府。文內一一叙及。乃得謂備。今則僅云元太原路。國朝改

太原府。似元代未曾改稱晉寧路者。其他改稱諸路皆然。是則依樣摘鈔不暇攷證。於斯可見。然余猶幸其依樣摘鈔。不失原書面目而大一統志之全帙轉得藉此攷見。此又整理古籍之幸。所謂失於彼而得於此也。而余之苦心搜求。亦不爲徒勞矣。

楊愼升庵雜著。其春秋左傳地方攷一種。附錄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僅三十三葉。乃就原本摘錄。蓋取其地名攷有闕者。又無一語及沿革蓋撿取靜嘉尊經兩本皆不言是書爲誰所纂。此摘錄本卷首云。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武等六人編。洪武十七年甲子閏十月二十七日進。此則可據以補原本之闕。四庫提要存目謂是書爲劉基等奉敕撰。語必有據。或基受命總領其事。而魏俊武等六人任修書之責。然是書於摘錄元一統志之外。新撰之文甚少。何至編纂十五年之久。始克成書。豈中間因故停頓。後乃終成之以進呈耶。原本卷首之序例。所署進書年月。與楊書同。惟不敘纂書原起及撰人姓名。

明刊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原本首列南京應天府。敘其沿革云。元建康路天曆二年改名之事。此固應天府爲京師所在。元初稱集慶路。爲人所共知。不

能畧而不舉。故於摘錄大一統志原文之外。綴以此語。然此為全書所僅見。他處俱不及成宗以後之事。不能據此以疑本書不盡據大一統志也。

是書謂大定府大寧縣中統二年省長興縣入焉。至元二十九年改為大寧縣（全為大定縣）此為大一統志佚文無異。而元史地理志則作大定縣。此即修此書時不依據元史之證也。又高州下云。甲戌歲陞為興勝府。丙子歲仍改高州隸大寧路。此亦同為大一統志佚文。而元史所無者。又開原路下云。癸巳年師至開元。東土悉平。於建州故城石墩寨設官行路事。此亦不見元史。其出於大一統志無疑。

遼東志

天一閣書目史部遼東志九卷刊本。明陳愷修。董越序。全遼志六卷刊本。明畢恭撰。并序。按遼東志始撰於畢恭。全遼志則修於李輔。此謂畢恭撰全遼志者。全遼志取畢恭遼東志敘冠諸卷首。讀者不知細檢。以為恭撰。此實誤也。正統八年。畢恭始修遼東志。弘治元年陳寬成之。非陳愷也。此云陳愷修。不知何據。豈所見為別一本耶。

大寧考

向知名臣寧禳要編中有大寧考。以為必將大寧一地之城邑山川委曲詳盡而紀載之。以詳今之所不能詳。惟其書甚罕見。近從和田學士借得此書。共二十九葉。中缺二葉。其所紀者限於明代寧禳之謀。多為兀良哈三衛之事。議論腐濶。不甚中事理。中僅錄王沂公上契丹事一則。略及大寧城邑之山川。亦患語焉不詳。讀之殊為失望。大抵明人著述喜言經濟方畧。而不甚詳述史實。直至清代諸大師始革此風。然如顧寧人撰日知錄。顧震滄撰方輿紀要。皆寓尊攘之旨於其間。故時時涉及經濟方畧。而不純屬研學。此為明人結習。不可誣也。然攷大寧故事者。只此一書。且不易得。故假而具錄之。以備他日之采擷。

文淵閣書目

四庫著錄文淵閣書目四卷。明楊士奇撰。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有鈔本。簡明目錄云。所錄諸書。以千字文編號。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號。但有册數而無卷數。自七畧以至崇文總目。記載中秘之書。未有如是之潦草者。覈案是書本為文淵閣藏書稽類册數之草册。蓋出於鈔胥吏之手。不過楊氏以大學士領閣事。

故以其名題之耳。若以七略崇文總目之體繩之。則非原編者之所能知。而楊氏亦未必如此用心也。是目著錄之珍本曰十道四蕃志（一冊）田壬辰雜編（三冊）大元大一統志（二種一為一百八十二冊一為六百冊）唐宰相賈耽著。貞元十道錄。及四夷述。著錄唐書藝文志。其書久佚。此之十道四蕃志。不知是否一書。尚待考證。金元好問著中州集壬辰雜編。雜編皆紀金代遺文佚事。元人修金史多取之。蓋視劉京叔歸潛志為勝。其書久佚。今覽此目。知明世尚在。當亡於明末流寇入京時也。大元一統志於清乾隆時尚在。官撰之滿洲源流考及熱河志屢引之。今聞北平圖書藏有二本。日本藏有數本。滿洲歷史地理叙錄謂元一統志祇有數本。其他已不可得。前歲在長春。過北京某書肆販者。謂某藏書家有此書。全帙索價一千元。余以力薄未能購。僅託鈔其一部。及再詢之。已為外人購去矣。失之交臂。至用惆悵。前年在奉垣過張海若。詢其藏書亦有之。度非夸詞。然詳於書籍目錄者。又謂是書決不易得。然則就此目而知其冊數。不過等於過屠門大嚼耳。

丁氏八千卷樓舊藏元牘記一卷，明戚時泰撰，為考論碑帖之作，其自序云，因點竄之以存，題曰元牘記，余謂元本作玄，丁氏當日蓋因避諱（清聖祖諱）改玄作元，碑帖拓本皆以墨成玄色，故稱玄牘，余以意釋之如此，而戚氏則未道及也，曾記某氏著錄作玄牘記，蓋原本如此耳，記中有王黃華三碑，一曰金黃華書博州廟學碑陰記，一曰金王庭筠行書博州重脩廟學記，一曰金王庭筠行書太原重修學記，與題博州廟學碑陰云，黃華老人此書駸駸遂侵凌米顛，直欲與之分庭抗禮，虎兕在陛，便當縮項耳，此真天下百世之公言，而董香光必欲抑之，以為不及吳琚，是何心耶，

本兵敷奏

往歲石劍晦釗贈王晉溪本兵敷奏遼東類一卷，不知出自何書，今在東洋文庫，檢皇明經世文編卷九十六，有晉溪本兵敷奏，皆敘邊防諸奏，以各省鎮分類，遼東類止計處夷情事（東奴）一篇，每類冠以小序，明兵部尚書王瓊所作也，瓊仕武宗時，以佞巧用事，武帝崩於豹房，失勢遭貶竄，正德實錄曾詳紀之，嘉靖朝復起用，其人似不足取，然此奏敷陳頗（詳），未可以人廢言也，皇明經世文

編凡五百餘卷。為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同輯。時當崇禎之世。與其役者有錢收齋吳梅村檢諸序皆不冠年月。蓋刋版時明尚未亡。及印行時明亡。懼涉時忌故去其歲月以避之也。

籌邊纂議

東洋文庫藏籌邊纂議八卷續集一卷。題潞安府同知管理蒲州事。遼海鄭文彬輯評。萬曆辛卯楊元祥序云。籌邊纂議者。吾郡守三橋鄭大夫所口也。大夫家於黃。東遊遼海衞三十載。又十九年辛卯。知臨晉縣事。吳崇禮序云。郡伯三橋翁。迺博採古今及名卿將相安攘至計。纂為籌邊一書。十八年庚寅。文彬自序云。不佞家世齊安。而寓遼海。遼海神京左掖。三面瀕夷。不佞起家為吏。而粉榆念重。桑土謀殷。乃取先後所標紀有當邊計者。輯為一書。名曰籌邊纂議。按此書首列九邊圖及歷代夷名宗派。又辛卯正月掌蒲州庠事趙大後序云。同潞太守三橋公因出笥中所輯籌邊示大曰。此余激於邊事而纂之者也。

東行百詠

明大學士陳循於英宗復辟時謫戍鐵嶺。居數年。撰東行百詠七卷。皆集成句

有初作和作凡數百首。後附年譜。此書曾著錄四庫存目。今甚罕見

遼邸紀聞

錢希言遼邸紀聞。刊入續說郛。洪武間太祖封其子植為遼王居廣寧以王邸未建暫居大淩河濱。後徙於荊州。此紀皆荊州事。與遼東無關也。大抵續說郛所采者。多為明人筆記、軼雜陳。然原書多佚。於此畧見梗概。故可貴也。

陳石遺先生遼詩紀事卷十二引遼邸紀聞。以所紀遼王。為契丹事殊誤。蓋以未詳考。而致失檢。

遼海丹忠錄

和田清先生談。日本內閣文庫。藏遼海丹忠錄四册。紀毛文龍事為說部之體明季人作。此謝氏明清史料考。所未錄及者也。又謂京都今西春秋氏有栅中目錄。鈔自稻葉君山博士。又出籌遼纂議八卷。續一卷。遼海鄭文彬撰。明刊本也。謝氏史料考雖著錄此書。謂為四卷。所宜訂正。後有萬曆辛卯過大先跋

棗林雜俎

談孺木棗林雜俎。頗涉遼事。其二郎山一條云遼東錦州城北三十里二郎山

破石多如彈丸可入礮而輕督師孫承宗戲曰。二郎神好用彈。想其餘物。又毛文龍碑一條云。平遼總兵官左軍都督同知毛公功德碑。天啟四年七月朝鮮立（碑文不錄）又人參一條云。遼陽東二百餘里。山深林密。產人參。遼東李都督如松嘗餽某侍郎一本。重十斤形似小兒。（文未全錄）

東北文獻零拾卷一終

遼陽金毓黻撰集

典籍類下

清實錄

盛京崇謨閣所藏清實錄。經王君九季烈查點函數冊數頁數。列表紀之。承典守人鈔以見示。迻錄如左。

清代朝實錄表

種名	函數	冊數	葉數
實錄圖	二	八	八三四
太祖實錄	四	一三	二八六
太宗實錄	一二	六八	二一五八
世祖實錄	二四	一四七	三二四一
聖祖實錄	一〇一	三〇三	七五四五
世宗實錄	五四	一六二	四一八七

小計	一九七	七〇一	一八二五一
高宗實錄	二四四	一五〇五	四二二〇六
仁宗實錄	九四	三七八	一〇五六八
小計	三三八	一八八三	五二七七四
宣宗實錄	一二〇	四八一	一五七一七
文宗實錄	四八	三六〇	一一〇八五
穆宗實錄	五五	三七六	一三九三七
小計	二二三	一二一七	四〇七三九
總計	七五八	三八〇一	一二一七六四

宣宗朝缺七冊，道光十八年正月至六月，其葉數假定為二百三十葉。

穆宗朝缺五冊咸豐十一年七月至九月，其葉數假定為一百八十葉。

均已併算在內

椒按通志館藏有德宗實錄宣統政紀二書，皆鈔本也。函數冊數葉數未詳，一併列入表內。宣統政紀亦實錄體，惟以遜位告存，故以政紀稱之。

文溯閣四庫全書

盛京故宮舊檔，有覆校文溯閣四庫全書一文，為東京清史稿東華錄所不載

頗可備東省掌故，具錄於左，

盛京將軍衙門咨為校勘書籍之副都御史陸錫熊等恭奏書籍事竣原

奏一摺鈔錄知照由

鎮守盛京等處將軍衙門，為咨行事，左禮司案呈，本衙門謹奏為校勘文溯閣書籍事竣恭摺奏聞事，竊照校勘書籍之副都御史陸錫熊等，陸續到來後，所有一切辦理事宜，業經將軍公嵩匸奏明在案，嗣後每日文到校畢各書，惟恐分校人數衆多，不無油汗破損卷帙錯亂之處，奴才福口率同試用教官，逐本詳細查點，隨到隨即存貯架內，茲於七月初一日交到校過各書完全，奴才成口奴才福口日同陸錫熊照依新改架圖次序排定，務使書名前後與匣蓋所刻流水相符，方行歸架，已於十二日將交出各書陸續入架訖，此內尚有應行撤回另辦之書，奴才成口等面同陸錫熊查明立檔，存記以備改繕畢送回時敬謹抽換入函，現在並將各架函冊，通行覆加查點，排

列整齊。以昭慎重。約需三四日即行竣事。謹將校書全完現已歸架之處恭摺奏聞。伏乞

聖上睿鑒。再書籍次序既經更改。所有御案陳設之總目考證分架圖冊。均應另繕。亦經陸錫熊帶回辦理。此外尚有費任侍郎陸費墀另造分架檔四本。係預備晒晾書籍時檢查歸架之用。亦一併交陸錫熊照式另辦一分。隨書發來。合併陳明。為此謹奏。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按清國史陸錫熊本傳。謂於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奏請前往盛京詳校文溯閣書籍。九月奏。所有書籍業經分閱各員全數校畢。覆行核簽亦已竣事其中錯落偏謬各書。隨時繕寫改正。此外漏寫錯寫應行另繕之本。俱即目行賠寫完妥。報聞。又王昶陸氏墓志銘。四庫全書舛錯脫漏。所在多有。文溯閣書尤甚。君以是書曠代盛典。不可任其疵纇。乃請自往校之。此皆可與盛京舊檔互參亦記陸氏第一次來盛京校書事也。及五十六年。陸氏以為未盡。復請往校。翌年正月起程。及抵盛京。遂感寒而卒。此為第二次校書。前後次第甚明。可考而知之者。

嘉慶重修一統志

嘉慶重修一統志五百六十卷。商務印書館新刊於四部叢刊中者也。按大清一統志始纂於康熙間。至乾隆八年纂成。著錄於四庫者凡五百卷。簡明目錄云。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蓋初纂本未及刊行。而又續修也。新刊之重修本。實成於道光二十二年。穆彰阿奏嘉慶十六年經方畧館將一統志移交補纂。此敕撰之年也。又凡例云。舊志成於乾隆八年。續成於乾隆四十九年。今纂至嘉慶二十五年。蓋乾隆續修本經始於二十五年。而告成於四十九年。而嘉慶重修本經始於十六年而告成道光二十二年也。其纂至嘉慶二十五年者。截至此年為一段落。以後則不復闌入也。此年月之可考者一也。本書卷五十七盛京統部。卷五十八興京。卷五十九至六十三奉天府。卷六十四至六十六錦州府。卷六十七至七十吉林。卷七十一黑龍江。卷五百三十四蒙古統部。卷五百三十五土默特敖漢奈曼。卷五百三十六巴林扎魯特阿魯科爾沁。卷五百三十七科爾沁扎賚特杜爾伯特。卷五百三十八郭爾羅斯喀喇沁。卷五百三十九翁牛特克什克騰。皆屬今之奉。吉黑熱四省。亦即所謂滿蒙是也。每統部及

諸府之前。皆先圖次表。而繼之以正文。於舊志頗有訂正。如舊志以南蘇城列入金州古蹟。而重修本則謂當在新城東南。今興京界是也。志書以後修者為勝。洽此書之卷帙。實增於舊。而條理亦密。宜乎為世人之所重矣。此盛京輿地之可考者二也。

盛京通志

乾隆元年奉天府丞兼學政王河主修之盛京通志。有刊本行世。人人得而知之矣。其卷首纂修職名任纂修者。奉天府承德縣進士永平府教授魏樞。此志即成於魏氏一人之手。協修中有承德縣生員魏廷熙。分修中有承德縣生員魏廷炤。即樞之子姪行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著錄樞之著作兩種。一東易問八卷。一春秋管見不分卷。俱奉天府尹採進本。提要云。樞字又弼。一字慎齋。承德人。雍正庚戌進士。官永平府教授。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未及試而卒。又北平圖書館藏有寫本盛京通志三十三卷。題曰雍正十三年府尹呂耀曾府丞王河修承德魏樞纂樞雍正庚戌五經進士新選永平府教授纂修通志成舉博學鴻詞(此据張國淦方志考)按此寫本。為王河等初修之本。呈部而未及刊行迨乾

隆元年。又增訂為四十八卷。故王河序。有復集原纂諸臣。細加校讐。益為增補之語。永平府志。魏樞於雍正十二年任教授。蓋樞於雍正八年庚戌成進士。歸盛京。任修志十二年書成。呈部而選教授。後又任增補之役。至乾隆元年而畢。是年。奉天府尹舉樞博學鴻詞。未及試而卒。其所著二書。必呂耀曾宋筠（皆為奉天府尹）王河（府丞署府尹）等所進。四庫館開於乾隆三十八年。則進書或尚在後。樞為遼東續學之彥。身列甲科。劬於經史之學。於易春秋皆以研習所得。發為著述。又以一身任修志之役。其學問文章必有大過人者。特以吾鄉人知者尚少。余故表而出之。

國朝宮史卷九載盛京通志云。乾隆九年。皇上駕幸盛京。敬瞻列祖開緒之續。陪京宏盛之規。而舊纂通志一書。未為精覆。特命重修。釐為三十五門。凡三十二卷。乾隆十二年校刊。此即袁兆傭先生所藏。余曩稱為簡本者也

遼海志

金州隋汝齡字九薌。撰遼海志若干卷。稿本現存大連圖書館。前年奉天通志館曾抄一部。余僅閱其數冊。未窺全豹。而作者之家世尚未之能詳也。劉君雨

田住普蘭甸。去隋氏之故里甚邇。言其家事差詳。紀之於下。隋氏所居曰隋家屯。距普蘭甸七里。清季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任海州贛榆知縣卒。著遼海志藏稿於家。李文忠公鴻章與隋氏有同年之誼。公於隋氏卒後。向其遺族訪得是稿。謂將以付刊。攜以俱去。其後公卒。而未能付刊。隋氏之後人亦式微日甚。亦不復知求而返之矣。日本松崎氏親得此書於北京。其言曰。往者日本岩間德也。聞有是書。訪之甚力。適於復縣僅得鈔本一册。非全書也。前數年赴北京購書。有人持此書介徐森玉先生求售。以四百元得之。蓋即李文忠持去之稿也。劉君所言。松崎氏亦知之。此稿得自何人。殊不能明。而李氏何以不能保藏。轉以售之於人。俟晤森玉先生當詳詢之。綜以上二君之所說。則是書之失而復得。亦非偶然矣。

盛京疆域考

盛京疆域考六卷。通州楊同桂。與黃縣孫宗翰同撰。同桂字伯馨。少日隨其父宦於海龍廳。而成是書。光緒十七年。以知府任吉林通志局提調。分纂輿地。甲午。志事將竣。署長春府。未幾移署吉林府。丙申年。卒於官。此按之上元顧石公

書序而可知也。宗翰字篠藩。亦為閩人。其附序云。楊子伯馨。趨庭關外者有年。遼水輪蹏。幾徧山川。疆域得於耳也者甚習。比者侍膳海龍廳。卷因於詩禮之暇。考證今古。釐為斯編。余是時適客其署。與載筆焉。大要以各史地志為之經。李氏地理韻編為之緯。以洪氏之疆域各志補其闕。於顧氏之方輿紀要觀其通。又參之以水道圖記。裔夷列傳。蒙古游牧記諸書。以正其譌。而求其事。旁徵遠引。辨微析疑。槧鉛讐校。自秋徂冬。始成完帙。纂集此書之大畧。已具此數言中矣。觀其考論渤海諸府。不取遼史。又謂遼史以肌說誤人。此可謂片言居要。其他雖小有舛誤。究不能掩其大醇也。江寧吳廷燮先生。最喜此書。於東三省沿革表中。屢徵引之。余知有是書。亦自此始。伯馨在長春日。甚有政績。至今郡人猶深念之。其自撰聽事一聯云。盡幾分心莫教人枉稱父母。退一步想須知我也是庶民。循吏胸襟。於此可見也。

瀋故

汪君翊唐。藏楊同桂瀋故兩冊。為談東北掌故之書。而向所未見者也。楊氏通州人。居東省多年。官長春知府。與修吉林通志。又撰盛京疆域考。刊入聚學軒

叢書。余讀其中二條。其一謂海龍為海蘭之變音。海蘭滿洲語也。其一謂海龍某山有女真字摩崖碑。具錄其文。正與近年在海龍楊樹林山發見之女真字碑相同。向謂無人知此碑。乃楊太守於三四十年前已注意及之。且筆之於書。是可貴也。此書殊少傳本。擬借鈔以廣見聞。

後將此書刊入遼海叢書第一集。(補記)

東三省沿革表

吳向之先生廷燮東三省沿革表。稱引繁博。如武經總要。明實錄。盛京疆域考。丁氏輿地叢書。蒙兀兒史記。黑龍江圖。(二書皆屠寄著)皆就其中尋得條貫。誠難能而可貴矣。先生在山西時曾刊宣德別錄數卷。又有永樂萬曆兩別錄。尚未刊。此皆由明實錄鈔出。其他各朝實錄亦有鈔本。然其考證前代沿革。亦有不能詳說之處。如滿洲源流考所論明初諸衛所。此附一二字之同音。遂肊而談。多不足據。而吳氏則一一取之。附於本書。如囊哈而衛本在黑龍江境。近年於湯原地方發見衛印。證據鑿確。而滿洲源流考則改稱農額勒衛。且移於吉林東南部。後以農額勒河實之。吳氏未見衛印。因無從辨其是非。而表中猶仍其誤。此

應為補正者也。總之吉黑二省沿革難憭。如吳氏之一一疏舉。雖未盡確。已為難能可貴。況所言渤海疆理。不沿前人之失。尤具卓識。是可尚也。

山中聞見錄

管葛山人彭孫貽山中聞見錄。蓋雜鈔明人記載。又似以清代官書摻入。故體例殊不一致。其於部族也。始稱曰建州。繼稱曰後金。又稱曰滿洲。最後稱清。其於首長也。忽稱曰金國汗。忽稱曰滿洲主。忽稱曰滿洲國皇帝。一葉之中。前後即不一致。其稱建州。後金。金國汗。皆正稱也。其稱滿洲。論者謂為後來之易稱。或不盡然。正稱曰金。別稱曰滿洲。亦未可知。所稱皇帝。亦效中國之稱。以與明人對抗耳。總之此書係雜抄衆書而成。故前後不一致。要足以備明清之交之掌故。羅氏振玉取而刊行之。又其書中所稱東人。即指女真。西人即指蒙古。又於明臣戚繼光。李成梁。徐從治。劉綎。杜松。各撰專傳。蓋皆以示推崇耳。

元功垂範

元功垂範二卷。紀平南王尚可喜之功業也。首題曰賜進士出身吏部考功司郎中東官尹源進撰。次總督兩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李棲鳳較定。其

敘曰平南王識眞歸命畧定中原東鉞南巡奠安嶺表撫綏一方二十餘年投政世子自古名臣未能方駕謹擇其外藩疆圉内埤民社諸大政事自甲子天命九年至癸丑康熙十二年迄五十年勒成是書名曰元功垂範其叙王之家世也曰王姓尚氏諱可喜字元吉世籍眞定之衡水遷海州辛酉春二月從先贈王居河西王妣先太夫人與其家在河東三月遼陽太夫人及王兄嫂弟姪并婢僕等皆散失先贈王携王之松山王撫軍化貞令先贈王偕毛帥文龍進據東江王獨居松山投水師編為卒伍久之聞毛帥以鎭江失守退入皮島王間行赴之時甲子首春也三月先贈王提兵攻樓子山遇伏没于陣毛帥奇王才令即統先贈王所部壬申天聰六年王徙旅順鎭進三島扼登州颶風壞舟不克戍而還癸酉七年王率兵出剿海山旅順遂陷甲戌八年春王歸於大清又叙旅順陷時王夫人邢氏李氏携手赴海盡節家口數百人相從投水無一存者以下則述其降清後之功業大抵與官書所載畧同考清國史本傳尚有喜遼東人父學禮明東江游擊戰没於樓子山崇禎初可喜為廣鹿島副將值皮島兵亂總兵黃龍不能制可喜率兵入皮島斬亂者龍鎭島如故及龍以旅順之戰死沈世魁代

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構可喜誣以罪。世魁檄可喜赴皮島。舟發廣鹿。風大作不克進。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偵得其情。歎曰吾家世捐軀報國。媢嫉者夙欲擠之死地耶。遂還居廣鹿。遣部校盧可用金玉奎赴我朝納款。時天聰七年十二月也。此傳所述與元功垂範畧同。然互有詳畧。如元功垂範則謂可喜字元吉。世籍真定之衛水。遷海州。此視本傳僅云遼東人者為詳一也。又謂遼陽陷太夫人及兄嫂弟姪皆失散。旅順陷。夫人邢李赴海。而本傳不之載二也。又稱可喜父曰先贈王。而不名。而本傳則曰父學禮。則視元功垂範為詳三也。垂範云。王決策輸誠。密遣盧可用金汝貴赴盛京納款。而本傳則金汝貴作金玉奎。彼此異名。四也。垂範云。太宗遣內院范文程都統陳旦木。率兵抵紅嘴堡接應。給萬馬以乘所部男女。三月十六日至海州。凡居室飲食卧具器物。萬餘人無不畢具。而本傳則謂安輯於海城。贍給糗糧牲畜。可資互證五也。垂範云。王下石城島。諸將有進屠島之議者。王不許。及奉命居海州。捐貲又贖諸島人家屬之散失者。婦還其夫。子女還其父母。歡聲雷動。此則為本傳所不載六也。垂範云。順治八年十二月王在廣州辭扯地分耕之命。初王拜命出都。奉傳上諭各

官兵等於廣省底定之日。照依舊例。扯地分耕。以資贍養。王念廣州三面臨海。地狹人稠。恐失業流離。復成禍亂。扯地則不便於民。廷議是之。於是畎畝如故耕耘不變。此亦為一極可紀載之事。而本傳不之載也。昨年余自海城尚氏宗祠。借來向氏宗譜一函。內所載者皆其一門所荷之賜贈封典。其首亦題曰元功垂範。其名同。其實異矣。頃由古香齋書店。借來此書。謂可歸諸尚氏。作子孫之寶藏。並紀其大畧於此。

柳邊紀畧

吳兔牀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云。柳邊紀畧五卷。楊賓著。後一卷為詩。鈔本。尚有缺字。前有賓自叙。及費密潘耒。林侗黄中堅王源諸公跋。自序比松漠紀聞。南燼紀聞。北狩華書之類。按仰千二百七十九鶴齋叢書之柳邊紀畧五卷。後一卷為詩。惟前僅有自序。而無諸公之跋。攜叔於此書不著一語。未知其所從出

全遼備考

英煦齋和黑龍江賦注。屢引林佶全遼備考。與余借武昌徐氏之本同。此書實即柳邊紀畧之易名。乃楊賓作。非林佶也。蓋林氏見楊氏稿本。錄之以無大名

題曰全遼備考。而未及作叙。明其來歷。流傳甚久。遂誤以為佶作耳。林佶善書。嘗為漁洋山人及陳午亭寫詩集。其喜鈔書。出於天性。以此例彼。可識其致誤之由矣。

吉林外紀

吉林外紀引明一統志云。混同江俗呼宋瓦江。北流經金故京會寧府。下達五國頭城。東入於海。是明人猶知會寧在今阿城也。又云阿勒楚喀以水得名。宋史女眞國居按出虎水之上。通志。獻祖定居於阿勒楚喀水之側。舊作按出虎此為女眞舊地無疑。按清字音。按與阿近似。出字與楚字同。虎字首與喀字首同。本處人習於國語。轉音之訛也。俗稱阿什河。亦按出虎之訛音。據此則薩主事已證明阿勒楚喀即為按出虎矣。何為又謂會寧府在寧古塔乎。此所謂飯得復失者也。

龍沙紀畧

方式濟龍沙紀畧云。卜魁站名。或曰大力人為布枯。居此故名。今曰卜魁。誤也。或曰有達呼里人名卜魁耕于此。或曰元置軍民萬户府五。一曰孛苦江。今卜

魁枕腦溫江。而寧苦江未知所在。按吳氏東三省沿革表黑龍江省龍江府。元為寧苦江萬户府。寧苦江即嫩江。是卜魁二字之音。出於寧苦甚確。其他諸釋。恐出附會

遼載

八千卷樓舊藏有遼載一種。今日在國學圖書館覓得之此一新發見也錄之如次。

遼載前集　抄本二册

康熙二十九年蓋州林本裕撰。　南京國學圖書館藏。

目次

古蹟第十一附陵墓　職官第十二
名宦第十三　流寓第十四
人物第十五　孝義第十六
列女第十七　隱逸第十八
方技第十九　仙釋第二十
物產第二十一

自敘。余遼產也。明初始祖諱文者。因官來此。遂卜築於蓋州而家焉。至我先君子。廷試第一。累擢至大中丞。秉節鉞蒞仕四方。歷有年所。時呼小子名。教以鄉土之形勢。風景事蹟。人情無不詳盡。裕因念先人言。用是土稽史籍。旁考諸家說部。折衷於昭代盛京志。遂成書兩集。前集則昉龍門志乘。後集則昉涑水編年。而遼事庶幾畧備矣。

按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存目。著錄遼載前集二卷。謂本裕字益長。奉天人。後集未見。此其前集也。八千卷樓書目史部地理類。遼載前集二卷。遼載二十一卷。乍觀之。似前集後集具在。前集二卷。後集則二十一卷也。及

檢國學圖書館所藏鈔本凡二冊。不分卷題曰遼載前集。除總論圖說外凡分二十類。始悟四庫所謂二卷者。由合訂二冊而定也。八千卷樓書目所載二十一卷本。即所分之二十一類。所云前集二卷。即指總論圖說。而後集固不在內也。細檢此集前七卷。皆首冠小序。卷八以下則無之。然皆留空白以待補。則前集亦為未成之作。則後集之未成。更可知矣。四庫所據為兩淮馬裕家藏本。國學圖書館則為八千卷樓舊藏。前有八千卷樓藏書記。其內容與馬裕進呈之本同。厲太鴻遼史拾遺。引書最為賅博。而所見亦祇前集。可證余所論之不誣。

池北偶談

池北偶談。有談於遼事數條。撮記於後。卷下人參詩。敬一主人詩鎮國公敬一主人諱國鼐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居瀋陽有登醫無閭山游千山諸詩吳漢槎石砮會寧府斷碑采人葠。遼東采葠者識其苗急以韡韈(涼帽名覆其上然後集人發掘則得葠甚多否則苗不見發之無所得石砮。吳孝廉兆騫自塞外攜來石砮諸條。皆是吳漢槎條云。寧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會寧府。有斷碑尚存。書法如柳誠懸。頃為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識者。有俯瞰闕庭。又文學咸於東觀云。按張貴東京記

云。掘地得斷碑。有下瞰臺城。儒生盛於東觀十字。東京在寧古塔城西南七十里。偶談云。東北二百餘里。蓋聞吳氏所談而約畧記之。不免於誤也。所記十字之文。兩書雖有岐異。然為一地所發見。則無可疑。

李鐵君文鈔

李鐵君睫巢集。有詩無文。亦別無文集行世。八旗文經凡錄鐵君文七十一首。不為不多。然不得謂之具在也。陳慈首先生於八九月前購得李氏文鈔一册。係宋體字精鈔本。於民國十六年丁卯。追贈袁公兆傭。所鈔凡二十六首。中有六首為文經所無。一壽知蓟州事錢容齋序。二周七峯詩序。三明常開平祠堂記。四東園菊讌記。五千像寺石碣記。六重建東竺庵碑記。所得雖少。蓋有勝於無矣。鈔本與文經同僅二十首。不及文經所錄三分之一。茲以文經所著錄者為主。而以鈔本之六篇附益之。名之曰李鐵君先生文鈔。刊入遼海叢書之内。於是先生之文。可與詩並傳矣。

指頭畫說

指頭畫說一卷。遼東高秉撰。秉字澤公。鐵嶺人。其書中所稱之恪勤公。名其佩。

字韋之。號且園。又稱且道人者也。清國史本傳。叙且園事甚畧。亦不言其善畫。蓋格於例。而不載。卒後無予謚之文。所稱恪勤之謚。或為本傳所未載。澤公為且園之族。而未明言其係屬。書中所記。有曰伯兄惠疇。曰東兄弟五人。其一名稷。曰先石堂叔。曰先伯敬一。諱璣。又於書中數稱先嚴。則澤公非且園之子侄。而為諸生行矣。本傳不載且園有子。其兄文恪公其位。長子起。次子纘勲。皆見本傳。然不知澤公於惠疇石堂二人何與。當更博求家傳譜系。而後能知之。於此不能悉也。澤公屢稱四十餘年見公指畫鍾進士像。不下二百餘本。又曰東童時竊聞此言。四十餘年來留心體念。蓋其幼時嘗在公之左右。竊見作畫要旨及其緒論也。以此證之。則澤公又非其族中之疏屬矣。書凡四十八則。皆論指畫之語。可謂能傳公之法者。向曾采入美術叢書初輯第八集。玆取而覆刋之。且園先生以畫名於海內。足為藝苑之光。抑亦吾遼東人之僅見者。故表而出之。以與衆共見焉。(注)參閱後文雪橋詩話條

在園雜志

在園雜志四卷。葛莊山人。劉廷璣玉衡撰。其自序云。退食餘閒。偶有記憶。輒書

一紙投筐中。漸積成帙。所志者昭代之制度。名公之經濟。其他文翰詩詞。新聞俗諺。日用尋常無不考核精詳。推原所自至。於神奇怪誕。雖驚人魄。解人頤。不同於夷堅虞初。鑿空鏤幻。悉皆耳所親聞。目所親見。身所親歷者。絕非鋪張假借之辭。又孔云亭（南仕）序云。或紀官制。或載人物。或訓雅釋疑。或考古博物。即夷堅諾臯幻誕詼諧之事。莫不游衍萬端。核而典。暢而韵。有似宋人蘇黃小品

此書之內容大畧具於是矣

在園雜志頗詳漢軍人故事。此可實也。王衎先生。即隸漢軍旗。祖漢祚。仕至福建巡撫。父某亦官江南。叔某官安徽巡撫。先生仕至江南按察使。後左遷江南分巡道。其先為遼東人。漢祚從龍入關。世居京師。先生自署曰遼海劉某所居當在遼陽海城一帶。但不知究籍何縣也。

在園雜志。老爺奶奶之稱。乃仕宦家冢。兒女之呼其父母也。愚謂此蓋就北京之習稱言之耳。若吾鄉俗。稱祖父曰爺爺。祖母曰奶奶。余嘗求其語源。始知俗呼父曰爺。（今或稱爹。蓋即爺之別字）呼母曰娘。父之父曰爺爺。父之母曰娘娘。複一字。則長一輩也。遼代遺象記。有爺爺娘娘之稱。即指祖父祖母。娘之音轉而為奶奶。然

則奶奶者。乃遼金時代之俗稱。相沿而至今日者也。至仕宦家。傭人呼其尊者曰老爺。曰奶奶。而兒女亦隨稱之。久之亦用為父母之稱矣。其源不同而其流亦異也。

王衡所著書。曰葛莊編年詩。後改稱葛莊分類詩。又以分類之稱為不當。改稱分體。余購葛莊分類詩鈔一帙。類字有糊以紙而改為體者。其說見於雜志。孔東塘南遊返。相謂曰君詩分體耳。非分類也。不見李杜有分體分類各集乎。予恍然若失。亟命梓人更而已印行者悔無及矣。孔氏之意文有類可分。如詩賦書疏序記是也。詩為文之一類。故無類之可分。詩有古體近體。故曰分體。此亦李杜集之所由分也。愚謂近代詩文分疆。謂文有類。則詩亦曷不可有類乎。曰分體。曰分類。皆無不可。孔氏之說未免沾滯。而劉氏聞而不察。遽為刊正。雖有從善之美。亦有不思之過矣。

滄園詩刪

滄園詩刪十卷。滄州王緯撰。乾隆癸酉年刊。前有沈德潛桑調元序。沈序云。滄州王明府滄園為御史大夫素臣先生之子。以名孝廉出宰秀州奉川寶婺暨

塘。鹽官。諸大邑。尤好為詩。刻有湖山雜咏。湖海謄草燕吳行草。允懷齋草。廉吏也。亦詩人也。庚午。量移江南。檄署崇明。賦詩樂志。積而成帙。名江瀛吟稿。癸酉合前後詩。稍事剪裁。會成一編。會為十卷。滄圃詩删。屬予序之。按王氏字象文瀋陽人。所謂袁臣先生曾官都憲。必尚可考。度必隸漢軍旗。其湖山雜咏一種曾刊入武林掌故叢書。鐵梅庵撰熙朝雅頌集。獨無王氏。豈以其非旗籍而遺之耶。國學圖書館藏有是書。恐為孤本。

桂林霜曲本

蔣心餘紅雪樓九種曲。內有桂林霸一種。叙清初馬文毅公雄鎮闔家在廣西殉難之事。此曲家撰述遼東人事蹟者也。唐儁公古柏堂傳奇十四種。有雙釘案梅龍鎮女彈詞麵缸笑英雄報等名目。此遼東人而為曲家者也。曩所不知。特記於此。

古柏堂傳奇

古柏堂傳奇　海寧王氏曲錄

轉天心一本　清正譜正案一本　雙釘案一本 原釣金龜

巧換緣一本　三花報一本四齣　蘆花絮一本四齣

梅龍鎮一本四齣　麵釭笑一本四齣　虞兮夢一本四齣

英雄報一本一齣改舊曲　女彈詞一本一齣改舊曲　長生殿補釭一本二齣

十字坡一本一齣

右十三種見傳刻本。名古柏堂傳奇。

笳騷一本見曲海目

右十四種國朝唐英撰。英字雋公。號蝸寄居士。瀋陽人。官至九江關監督。

謹案向聞唐氏撰古栢堂傳奇。多方求之未能即得。今於曲錄得悉詳目。迻錄於簡。以待懸求。

後王君考魚（永祥）告余。在上海書肆得見此書。已為清華大學圖書館購去。

（補記）

繩枻齋年譜

國學圖書館藏蔣勵堂自訂繩枻齋年譜二卷。殆係家刻本。所著繩枻齋詩集。亦有刊本。但未之見。蔣氏先世居遼陽。清初從龍入關。世有聞人。而勵堂尤顯

達。晚年以微眚左遷。旋卒。年六十五。

灌木莊初稿

北平通學齋主人孫耀卿殿起。通目錄版本之學。曾著叢書目錄拾補行世。茲又纂販書偶記二十卷。其例。凡見四庫總目者不錄。收入叢書者不錄。然與四庫本卷數互異者。未收入叢書者。錄之。抽印本亦錄之。余所求者。如瀋陽孫馮翼灌木莊初稿。此書亦錄及之。書凡一卷。嘉慶二年刊。惟木作沐。又孫陳二先生集目錄。作四卷。著錄叢書舉要作此一卷。未知孰是。又載亨字通乾。撰慶芝堂詩集。其父名梓。字文開。撰耕煙草堂詩鈔。余皆收入遼海叢書。孫氏據刊本。一題戴亨通撰。一題戴梓文撰。皆誤。是宜正之。孫氏向余面談著錄之書。皆經目覩。故名販書偶記。此眾人陳思纂寶刻叢編之流亞也。

鄭學齋文稿

得徐行可漢口書。并鈔寄孫鳳卿鄭學齋文稿一冊。著錄之詩。凡二十首。一許慎淮南子注序。附序畢萬術。二桓子新論序。三魏文典論序。四皇覽序。五司馬彪莊子注序。此皆見於問經堂叢書者。六重刻孫樵集序。七家文介公廷試策

跋。皆向所未見。八四庫全書輯永樂大典本書自序。此余曾輯入遼海叢書者。九樂安孫氏譜畧序。十三雅考。十一漢乙瑛碑跋。十二漢碑穿文考。十三吳天發神讖碑。十四宋普生泉井闌刻字跋。十五元趙孟頫書劉伶酒德頌真迹異同考。十六京畿金石考序。十七先公行述。十八忠愍侯祠堂書目序。十九記滇南諸苗。二十記打戩。亦為余所未見。徐氏曾得孫氏家刻本。去冬余在漢口見之商而鈔得者也。鳳卿名馮翼。先世於明初居臨榆。後乃移居瀋陽。其父曰秉。以甲科累官貴州巡撫。久宦於江南。鳳卿隨父之任。遂留寓江南不歸。今其後裔若何。已不能悉。所集刻問經堂叢書。最為有名。聞其所著書曰。灌木莊初稿四卷。與一陳姓合刻。稱孫陳二先生集。余求之多年不能得。今由徐氏得此本。題曰鄭學齋文稿。是否為灌木莊集之一部。無由考定。然其為吾鄉先正之遺籍。至可寶貴。則無待言者也。余方思續刊遼海叢書。已蒐得數種。合以此卷。更能為之生色。所慮邦家多難。未遑安居。能否實現。尚未可必耳。

後徐行可先生告余灌木莊初稿所載皆詩。與鄭學齋文稿所載不同。

經典集林三十二卷總目一卷洪頤煊輯錄孫馮翼校訂卷末有承德孫璐識孫璐晉同校於問經堂之語此孫氏兄弟蓋馮翼之子侄行也孫氏為瀋陽世族隨父宦游於外流寓江南子孫不能復歸故鄉其可考者亦僅此楊守敬氏叢書舉要問經堂叢書目中有經典集林當已刊行今世傳本之問經堂僅十八種無此書海寧陳乃乾據舊刊本景印刻行余始得購而讀之

竹葉亭雜記

竹葉亭雜記云道光初敕改三史國語軍機章京率意翻換尤可笑者金復蓋海句是總金州復州蓋平海城而言也纂者改為金復哈噶蓋誤以蓋海為人名也又睿宗傳飲酒歡甚顧謂左右曰纂者以甚顧二字改為薩賴蓋甚顧二字略有模糊遂誤以二字為人名若此之類甚多愚按續通志改東丹為都木達不知東丹乃東契丹之簡稱其可笑亦此類也

鎢石山房詩鈔及敬一堂詩鈔

鎢石山房詩話鈔六册鐵嶺楊霈慰農輯凡鈔古今詩話若干種其體仿詩話總龜雖非甚精所收頗富前有道光二十七年二月楊氏自序又敬一堂詩鈔

十六卷。混同顧八代文起撰。前有高斌彭啟豐何焻翁照等序。顧氏於八旗人中號於文學。此書則由鄂爾泰方苞諸人輯成之

古林智禪師語錄

沈夢九携來古林智禪師語錄二册。六卷。一盛京般若禪寺語錄。二遼陽如來禪院語錄。三遼陽建寧禪寺語錄。(普說)四奉天府東前山臺大悲禪寺語錄。(機緣頌古小佛事法語)五偈上。六偈下。附行狀。畧云。奉天般若古林智禪師。湖廣長沙朱氏子。六歲至峨嵋。二十受具。歷參諸方。出住奉天般若。遼陽建寧如來諸刹。康熙乙亥(三十四年)夜間坐逝。後甦。至本月三十日曰。我明日定去。靜坐約至寅時。云。吾當行矣。端坐寂然而逝。世壽七十三。僧臘六十七。塔於本山。語錄六卷行世。(弟子馬三貴撰)前有康熙乙卯(十年)四九月九日奉天府通判李渾叙云。古公得法裔公。裔公得法果公。果公得法破山和尚。破和尚得法密雲老人。古公不獲臥雲松。余不獲辭簿書。乃相遇於遼之左。此間昔有講律無宗。粤東剩公發焚繼赤公。古公黍是翕然知曹洞臨濟。剩公出自爨下。始末尤奇。詳具語錄。赤公來剩公左右之。古公來赤公周旋之。古公懷其素志。甘嚙冰雪。而大法將行。遂登般若座。闡

破山旨。三期般若。成大叢林。剩公赤公有志未行者。古公悉舉之。故人入以古公為歸。余與古公往來凡八年。轉治江右將別古公情思黯然。念關東風俗樸厚。得三大和尚開示一切。今為樂土。古公曰。子行矣。其序我語錄。余何辭。其可考者大畧如是。按剩人禪師之卒。在順治十六年。而古公之住盛京般若寺。在康熙壬子。十一年相距十三年。是古公不及見剩公明矣。惟所云赤公不詳為何人。或為剩公弟子。而與古公相契者。李渾稱此三和尚為關東三大和尚。則其名重可知矣。此備奉省方外人之文獻。宜詳記之。剩公語錄尚未求得。其中所述必可互證。姑以俟諸異日。

永濟禪師語錄

廣寧永濟融禪師。住關東廣寧普慈寺。語錄支那撰述本二卷。內云。順治庚子。自千山回廣寧。於城裏普慈寺關堂。又內有住遼陽永安寺語錄。云。順治辛丑受襄平郡城守。有倉耿居士等。恭請住永安寺。按永安寺為耿仲明所建。今稱懷王寺者是也。耿居士為仲明族人。順治十八年辛丑。是時三藩未撤。耿氏之族正盛。故請高僧至所建之寺講經也。錄中有廣祐寺萬壽寺蓮花寺泰寧寺千

山龍泉寺。皆在遼陽。又有鵝房韓景壽。新城（即東京城）徐明好王大人屯宕邦傑。徐公壁舒尚好丹兒屯王信安。諸信士。（又有微水樓今稱吊水樓）亦皆在遼陽境內。又云廣寧有雙塔寺（即崇興寺）福田寺。坤寧庵。閭山大觀音閣。蓋州花五公。皆可備吾鄉掌故又後附行實云。禪師蓋州王氏。父諱有賢。母蘇氏昆季二人。出家投寧遠西闗白衣庵。後至北京憫忠寺。又游江南諸寺。歸住廣寧。（此在靜嘉堂文庫所見本）

楝亭書目

鈔本楝亭書目。凡四卷三十六頁。藏於上虞羅氏。余假得之。欲刊入遼海叢書者也。楝亭名寅。字幼清。一字子清。漢軍鑲藍旗人。實則籍於遼陽。其詩集題曰千山曹寅是也。楝亭巡視兩淮鹽政。掌江南織造。頗饒於貲。收藏極富。又喜刻書。所傳楝亭十二種。即其一也。吾遼先正精校刊而喜刻書者。曰遼陽蔣氏（國祚國祥）承德孫氏（馮翼一名彤）及曹氏三家而已。蔣氏所刻。如前後兩漢紀。馬陸兩南唐書。又有三命通會孫氏所刻。如問經堂叢書。皆卓卓可稱。而楝亭十二種。皆覆刊宋元精本。又有楝亭五種。亦然。又著錄於書目中者。曰周易本義二冊。廣韻五卷五冊。禮部韻畧附釋文互注五卷五冊。皆注云楝亭新梓。蓋後二者。入楝亭五

種而周易本義則别出單行者也。

共讀樓書目

共讀樓書目十卷。吉林索綽絡氏國英字鼎臣所撰也。所收之經史子集碑版石刊叢藏書帖。得書三千二百餘種。二萬五千餘卷。帖四百三十餘册。其自序云。同治甲子。勸同志諸君子共立崇正義塾。廉俸所餘。獨以購書。光緒丙子。於家塾構藏書樓五楹。顏曰共讀。其所以不自祕者。誠念子孫未必能讀。即使能讀。亦何妨與人共讀。成己成人。無二道也。讀此則其用意之所在可知矣。統其所收之書。多為尋常刊本。不足以藏書自詡。刊以問世。尤屬無謂。特以爾時士子艱於求書。鼎臣能以己購之書。公之於人。實為一私立圖書館。此則難能而可貴也。其著錄之書。吾東省人得二種。一曰斯文精粹十二卷。尹繼善輯。趙氏醫貫六卷。醫無閭子撰。可輯入遼海著述考。又國英重刊武經七書彙解。孫子二卷。吳子一卷。司馬法一卷。唐李問對三卷。尉繚子一卷。黃石公三畧三卷。太公六韜二卷。附兵志考一卷。標策題義一卷。射法問答二卷。射經一卷。射義一卷。注云。按武備志雖將七書彙刊。而無註解。是書朱鹿岡纂輯。共采八十五種。

註解甚詳。但原版失藏。是以重刊。于會文友堂跋云。吉林國公滿洲世胄。敏而好學。博覽之餘。兼嗜武經。有重刊武經七書彙解一編。附於書目子部。據此則索氏為東省校刊家之一。雖不可與瀋陽孫氏馮翼遼陽蔣氏國祥曹氏寅並稱。然亦吉林盛氏之流亞。喜藏書而又能刊書。誠東省之麟鳳也。此目卷七曰古今圖書集成總目。卷八曰四庫全書總目。卷九曰永樂大典目錄六十卷。將其原奏原序撮要錄入。備學者之考鏡也。永樂大典目錄雖刊入連筠簃叢書。特以別行而罕見。此目頗錄大要。序表畧目具在。亦可徵其用心矣。

易原

多雯溪著易原十六卷。由其裔孫持稿本來。袁潔文爰有付刊之議。惟其稿本殊凌亂。不可句讀。中闕數卷且有署題易蠡者。不知是一是二。頃晤潔文告以近有某君。持易原清本來贈。謂癸歲曾得此書定本。中間遭水濡之厄。經曬晾後。重付鈔胥。幸無缺失。余於此書已無完璧之望。今竟於無意中覩之。正如毛詩多識一書稿本。初藏於盛伯熙家。劉翰怡取而刊之。惟僅得其半。後遼陽張鏞江氏遺裔。又取其全稿付之排印。若冥冥中不忍沒其苦心。而有隱為之護

持者得復傳於世。是非偶然也。余擬刊入遼海叢書第十集中。襮文極同意。且獨任刊資。此誠快心之舉

按傭廬日記。莊河李君慶彰送到。多雯溪易原八冊。前多氏曾孫慶榮送到之本殘缺不全。李為多氏之戚。家藏原稿為水浸汙。清繕成書。知吾搜求舊籍。遠道持來。

毛詩多識

毛詩多識十二卷。岫巖多隆阿著。稿本向藏戚伯熙家。惟衹上編六卷。劉翰怡取而刊之。惟遼陽張氏於往歲排印毛詩多識十二卷。署名張玉綸撰。前有張氏自敘云。此為十數年前讀漢唐注疏時所著。草甫卒。寄同年周華甫先生訂正。其後先生歿。此本遂失。辛亥偶閱舊書。見原草尚存。因重加刪潤。蓋以數年聞見參互考證之據。此則此書實為張氏所著矣。然多隆阿氏又著陽宅拾遺。早有刊本。前有平陽知府何維墀序云。同年多雯溪著毛詩多識十二卷。補毛傳鄭箋之疎。又董宇煒序云。多雯溪理學名家。博極羣書。精考據學。作毛詩多識十二卷。凡葩經所載鳥獸草木異名同物。莫不援古證今。以求其實。此即多

氏撰此書之確證也。張氏印本前有無名氏敘文一首。末云。此多氏之所識者。此由可證此書為多氏作。余考張氏夢月軒詩草。頗多與多氏唱和之作。則毛詩多識稿本。必為張氏所見。借而錄之。其後多氏殉難於平陽。原稿散失。而張氏所鈔者。未署多氏之名。其子孫遂以為其先人之作而刊之歟。論者謂張氏喜著書。非攘人之美者。然其所撰之序。殊滋人疑。幸前有無名一序。可資左證。再證以何董二序。盛氏藏本。更成鐵案。且因張氏所刊而全書具存。亦可謂不負多氏苦心矣。

夢鶴軒棋瀣詩鈔

繆東霖先生自歷城寄來其曾祖助教公夢鶴軒棋瀣詩鈔六卷。未經刊行之稿也。本公名必恩。字立莊。一字蘭皋。又號棋瀣。瀋陽人。由舉人補盛京官學助教。卒年八十六。原著夢鶴軒詩鈔二十四卷。後散失。正編六卷。起嘉慶癸酉。訖道光戊子。見於北平市上。為金息侯先生購得。經表潔大轉贈東霖先生。前有符芝壽潛題詞。後亦有符氏跋語。余欲梓入遼海叢書第十集。故向某商借而得之

夢鶴軒詩鈔卷五。讀王瑤峯遊千山詩。夢想千山廿七年。未能曳屐訪林泉。却看字字波翻峽。似見峯峯劍倚天。雲起空濛晴作雨。瀑飛潰漫水成煙。何時碑揭香巖寺。得結雲山翰墨緣。詩言香巖寺有雪庵碑 又王義門以其大父瑤峯前輩詩稿屬為校訂。因題卷後。詩前輩遺音盡典型。蕭然不以一錢名。落花啼鳥怡天性。流水行雲寄世情。大雅聲華鐘鼎重。小巫評騭羽毛輕。我生較晚兼隨宦。未向龍門獲識荊。又題義門尊人雲隨詩稿後。詩開編渺渺獨愁余。竟此生平水月虛。清氣盤旋仙露潤。高懷飄逸綵雲舒。金泥恨未承家法。玉種欣能讀父書。鴻爪衹今堪驥附。笛漁小草正相如。注云。雲隨義門之尊公也。青年早世。義門擬以雲隨詩稿附訂瑤峯先生集後。如曝書亭集笛漁小草之附刻也。按瑤峯生人子。見其家譜。號雲隨者。未詳為某子。義門之名亦不詳。東霖先生。稱遼陽王義門。近一時名士。與公倡和無虛日。其風流可想矣。向輯刊瑤峯集。未及知此。故詳志之。

棋澥之詩。患平弱。與三槐書屋詩為近。而才藻遜之。以衡解稅紀行詩。更不如矣。此老年高積學。為時所重。詩境宜高而不能造極者。才與境限之也。資非上

材而所與游非一世通人故幸苦畢生窮老盡氣仍不能造其極才與境限之也

繡餘小草

得見繡餘小草一帙初以為高文良公其倬之夫人蔡琴玉所作及閱之乃知其不然蔡夫人之作名蘊真軒小草沈歸愚清詩別裁集中錄其四首是也繡餘小草之作者曰長白巴斯哈里氏（其母弟曰辛紹元則夫人為辛氏女既為巴斯哈里之漢譯也）居於瀋陽為袁州太守惠式堂之室咸豐八年夫人年十一歲是年有詩迄光緒十九年是年隨官袁州子名榮隆詩凡六卷刻於袁州外有閨訓十二則據敘附刊詩末而此本無之或足本不止於六卷也夫人之詩意境不高去蔡夫人之作甚遠幾無可誦之作特以為女子故過而存之如咏早春云曉露不開籠柳色餘寒未去怨花遲波光漾處浮新綠春信傳來到舊枝尚為集中之差勝者則其他可知矣

瀋陽百詠

瀋陽繆東霖（潤紱）太史撰瀋陽百詠鋟版印行前見日本山下教授持一本欲為重印昨晤富雅軒先生謂其版尚在太史舊第恐不甚全今日復以舊藏瀋

陽百咏一冊見貽。蓋雅軒先生為太史之壻。知之當甚詳也。太史寓居山東歷城二年。前歸來居數月。值事變。仍赴山東。書撰於光緒四年。自署釣寒漁人太素生詩仿竹枝體。每詩後皆有識語。為考瀋陽掌故者所取資。此山下教授所以有重刻之議也。

西伯利東偏紀要

曹彝卿廷杰西伯利東偏紀要一冊。不分卷。凡七十五頁。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一字。往者日本內藤湖南博士輯滿蒙叢書。其目中列有此書。並注云。清光緒朝曹廷杰撰。關於東三省及西伯利亞東方之歷史地理。加以實地調查考證。既詳。所論尤為卓絕。如金代白城之遺址。及黑龍江永寧寺碑。皆由本書所發見。可稱為中國人滿蒙研究之急先鋒。近人卞君鴻儒又注其下云。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刊伯利探路記。即此書。余雖聽卞君之言。惟以無他顯證。尚未敢以為然也。今既購得原書。取小方壺齋本比照之。正為一書。而文字間小有節刪。又原書之末。附光緒十一年軍機大臣寄奏疏。及吉林將軍希元進呈本書奏疏三篇。而小方壺齋本無之。得此證明。而卞君之說乃定。余疑王錫祺氏刊

輿地叢書時，向曹氏索稿本，彼時命以此名，厥後又改新名，付汪氏刊之，前後名稱之參差，蓋由此耳。（小方壺齋本伯利探路記，凡十九葉，每半葉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此為活字版，字極小，故其葉數衹有原書四分之一。）

韓邊外志

張蔚西（相文）南園叢稿，有韓邊外志，韓氏居於吉林夾皮溝，今樺甸縣屬界也，一世名效忠，字瑞臣，吉（分巡道吳大澂所命名也）人，以其所居為邊外地，故以韓邊外稱之，二世曰受文，碌碌無名，三世兄弟四人，曰登舉、登雲、登朝、登庸，而登舉最有名，光緒二十六年，與俄兵戰，據險而守，俄兵不能得志而退，其善戰可知也，此志於其領土、政治、產業、外交，紀載綦詳，張氏至以金清二祖之開國承家喻之，且曰開門天子，不如關門節度，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然則韓氏之祖孫父子亦人豪哉。

孟心史諸作

閱孟心史所貽諸作，如清始祖布庫里雍順之考訂，清太祖起兵為父祖復讎事詳考，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明烈皇殉國後紀，皆極精確，可以解惑，清宗室

昭槤、漢軍唐晏、皆謂堂子所祀之鄧將軍、名子龍、與太祖有舊、而不能詳其所出。孟氏則謂子龍曾與援朝鮮之役、未幾戰死、與太祖有舊爲無據、此鄧將軍應爲明都指揮僉事鄧佐、成化三年戰死於奉集堡附近之樹遼嶺、清代堂子所祀之主神、應爲鄧將軍、凡有疫癘禱享、必有應、按滿人向稱堂子爲鄧大人廟、多不悟其故、今得孟氏之釋、始憬然矣、又考元代之斡朶憐萬戶府、即清初祖所居之俄多里、在今朝鮮咸興北道鏡城界、此日本學者考清初祖事蹟所未及詳者、又往歲魏劭卿撰吉林地理紀要、（初名鷄林舊聞錄）錄有張先生傳、條伯都訥流人李方遠所述張先生者、明昭烈皇帝第四子慈煥之易姓也、孟氏以清舊檔證之、而其說益確、此皆治清初史之創獲也、

孟心史諸作、應以八旗制度考實一文、爲最有價值、孟氏云、言清代事非從官書中求之不足徵信、於官書中旁見側出、凡其所不經意而流露者、鈎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此爲孟氏自道其考證之法、不惟考八旗事應如此、考其他清初史事亦應用此法也、

孟氏嘗於內閣大庫紅本中、發見可貴之史料、如所考之朱三太子案、孫自式

罷官業。皆由庫本中發見確證。遂得定讞。此史料所以可貴也。

雪橋詩話

雪橋詩話。因詩以傳人。多錄八旗人詩。故詩不必盡工。而有清一代之掌故可於此書徵考。蓋師遺山中州集之遺意。然而非其倫也。遺山體例至嚴。別擇至精。以詩為一。而人各繫一傳。頗便省覽。此作不然。因詩而及事。由此而涉彼。其一條中往往所論非一人之事。非細心考覽不易得其條理。特以蒐集甚富。卷帙又繁。足供人之漁獵。采伐為足尚耳。

雪橋詩話。謂歸元恭後。別號之多。無過鮑辛浦。有若喫虛翁。羼提庵主。一旅亭長。人海長翁。佞佛頭陀。梦崦居士。心隱山人。待翁。凡得八名。愚謂近人李放別號凡三十餘。其多過辛浦數倍。此為雪翁所未知者。

曩見高東指頭畫說。知為且園司冦之諸孫行。而不能詳其次。雪橋詩話餘集卷六云。考恪勤一派。涵齋朱倫瀚穀齋李世倬及甘懷園。皆親承指授。傳凱亭瑛夢禪。亦是大宗。甘和庵西靜遠衍其餘緒。恪勤從子琛徵一。孫秉清疇。皆秉家法。青疇著指頭畫說。託興丹青。兼工摹印。魁倫叙齋。亦工指畫。涵齋長子孝

先則再傳而得心印者也又高淑蒼巖善指頭畫為慶音圖作覓音圖且圖論恪勤子名澂字蒼巖孫名東字青疇又字澤公而名璥字敬一者為其侄皆可就詩話考證得之

遼陽遨遊集

遼陽遨遊集又名雲岡劍叟叢稿熊湘張大鵬所撰也大鵬字翼侯別號雲岡劍叟刊於宣統三年止一卷奉天省立圖書館藏

遼東草及遼夢草

瀋陽圖書館藏書中有遼東草一冊丁卯年作署曰抱一蓋黃任之先生居連濱時所作也詢楊素吾即可知之其題王岷源遺墨云芒角孤星芾卅門萬派并有懷贈長策無計弭佳兵小試烹鮮手殊方頌佛名雲根長不壞絕筆悟無生又贈日本稻葉君山詩云不信無徵學有徵斷金殘石盡奇珍天留大典今藏貊地發神戈昔帝秦（朝鮮掘得始皇二十五年戈）放筆萬言鐙泣鬼椅裳一笑座生春闕文直道還三代儻許乘桴見俗淳任之詩有奇氣蓋得力於游者嘉禾雷飛鵬筱秋清末榷稅鐵嶺官吉林某縣知縣頗以詩名著遼夢草一卷續草一卷題

洪味丹太守候蛩詞云。五萬春花有夢痕。香泥金粉誑乾坤。誰和一掬靈娼淚。濺入青詞細細論。西古城子晚眺云。水外山光照暮妍。片帆出沒隔人煙。客心尤在片帆外。獨倚長風送遠天。古林蒼籐老猿上坐如有所待云。老猿習隱攀空林。似感人海將陸沉。緣籐踞蹲不欲下。古林蒼煙深復深。晚行龍首山下云。邊塞春光晚。勞歌獨耐風。炊煙籠樹白。鬼燐照人紅。笳拍驚三疊。鞭絲裊四空。不堪淒絕處。殘雪小橋東。大抵為才人之詩。諸短什尤有意致。

寬城隨筆及東陲紀聞

國學圖書館藏寬城隨筆一册。署名吳燕。民國丁巳撰於吉長路局。東陲紀聞一册。無錫秦代源撰於濱江。時為民國己未。二書詳東北故事。撰者實為一人。

東北地志

在蘇州書肆購鈔本鄂多理城考。長春廳志二種。皆極簡畧。東三省地理志一册。即曹廷杰圖說之易名。強自學齋校印。前有吉林將軍希元叙。與向見之本有異同。考其目次內容。亦畧於前見之本。考圖說本。臨潢府考下。有附記一節。說明初成圖說之誤。而此本無之。又此本視圖說本缺畧甚多。始悟此乃初刻

之本。原名地理志。其後別製東三省輿圖而改此書為圖說。又多所增易。故前後多所異同也。又購施國祁禮耕堂叢說一冊。多校論金史之作。通鑑考異三十卷。較錄入胡三省注者為佳。便於參稽。故亦購之。鄂多理城考。清彭光譽撰。采入吉林通志。此為紅格鈔本。末署慶祥寫而無光譽之名。不知何故。長春廳志。恐出於楊同桂。以其曾官長春廳同知。又預修吉林通志也。

燕臺再遊錄

校柳惠甫得恭燕臺再遊錄。惠甫以嘉慶六年正月奉使。二月十五日啟程。四月初一日入燕京。五月初三日出京。六月十一日還漢城。此即在燕京及途中之遊記也。書中所記。涉於遼事者。一如瀋陽將軍未著姓名以銀五百買妓於豐潤。二如瀋陽書院諸生之姓。有金尚絅。為笠庵科撥之從子。是也。紀宗伯曉嵐名重於殊域。故柳氏一再訪之。宗伯之言曰。邇來風紀趨爾雅說文一派。朱子之書遂為坊間所無。誠有慨乎其言之矣。然柳氏則曰。紀公所云。似指時流。而其實漢學宋學考古家講學家等標目。未必非自曉嵐倡之也。見簡明書目之論斷可知也。多見南方諸子。所究心者六書。所尊慕者鄭康成。相譽必曰通儒。曰

通人。程朱之書不講。似已久矣。此又慨乎其言之也。又遇陳仲魚談川楚亂却不諱。座無他人時。書 曰天下將大亂矣。又仲魚論大學士慶桂何足道。劉墉則曰墉者庸也。遇崔陶兩生。痛言川楚匪亂。而士大夫緘口不言。為時所諱。又紀崔生言時。座中有人瞅眼禁之者。又紀問川亂始末於蒲文甲。隨問畧答。不欲暢說。此皆中朝人諱亂。而不欲外臣知之者。又言者懼觸時忌。故畧言之而不能暢也。書中所紀。大率類此。蓋殊邦人入朝中國。凡事皆用冷眼觀之。絕無利害之見存於胸中。故所云頗得真。語曰禮失而求諸野。此之謂也。然則是錄之可傳。詎不以此乎。

錄中之涉遼事者。尚有數條。其一曰。余過瀋陽。以川楚匪亂問滿洲健兒。則曰怕甚麽。又曰我出征定有功。問諸寧遠州人。則云抽州兵二十。其二曰。余之還到鳳城也。馬頭輩往遼陽買布者皆空手而回。曰無布可買。我人所稱舊遼東布。即江南布也。遼陽人言海面擾亂。南船不來。故無此布。總之此錄每以冷眼觀測中國虛實。又嘗以微言見意。在傳紗諸筆記中罕見之作也。

日本青山定男撰讀史方輿紀要索引。一名支那歷代地名要覽。頗便檢尋。實未精善。姑就屬於遼東者言之。以屬於山東之遼東都指揮司（卷三十八）及附考朝鮮（卷三十九）直隸之大寧衛（卷十八）為淵藪。是書所具之地名。僅以有標目及注內之有圈者為限。然如泊汋城則附見於積利城下。汝羅城則附於遼河城下。橫山城則附於石城故城下。類此者不可悉數。既無標目。又無圈識。尋檢者不易致力。而是書亦遺而不采。一也。又如新城之名。見於金州衛下。列入編中。固無可議。然瀋陽中衛遼濱城下。亦有論新城者。何以遺而不舉。此則以無標目及圈識之故。二也。近來新刊索引之書。紛然如雨後春筍。然衡以專門名家之業。宜相去甚遠。蓋於人所易知易見也。具其大畧。而於不易知不易見者。則概付闕如。於是論者遂鄙其書為不足觀。抑亦傎矣。即如講地名者。近刊之辭典多種。於吾遼東地名。十遺七八。且所釋多未確。余每發憤有遼東地名辭典之作。蓋慨現行辭典之不供需求。不得已而作此想也。

讀史韵語

錦州李鐵珊之伯父棣臣先生（維世）撰讀史韵語一書。內分忠鑑孝鑑妯娌鑑

三種。蓋取古事製為韻語。以教於家。所以敦倫厚俗者也。其用心亦至矣。前曾
鏤版行世。今於白佩珩師處得一册。可錄入遼海叢書目中。惟妯娌鑑宜改稱
姒娣鑑。古稱兄弟之婦相謂曰姒娣是也。

東北文獻零拾卷二終

東北文獻零拾卷三

遼陽金毓黻撰集

名賢類

遼東李氏

朱遯先先生云．遼東襄平之有隴西李氏．蓋在燕慕容氏之世．引晉書載記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乃立郡以統流人為証．又引周書李弼傳六世祖根慕容垂黃門侍郎．抑知遼東李氏其源甚遠．始於東漢之李信．李胤父子祖孫以孝行著稱當世．而李信於晉初仕至三公．族望清顯．若李根李弼皆其後裔也．又隋末之蒲山公李密．唐德宗之宰相鄴侯李泌．皆屬遼東一族．北史李弼傳書為隴西成紀人．蓋就李氏之族望而泛書之．本不足据．試攷元和姓纂唐書宰相世系表．則遼東李氏之一系本末自明．朱先生未能博徵詳引．尚嫌其略．當別攷之．

廉斯鑡

三國魏志三十引魏略曰．王莽地皇時．廉斯鑡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

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鑡因將戶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為譯。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郡表鑡功。議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按後漢書東夷傳有云。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光武封蘇馬諟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注。廉斯邑名。愚謂兩書記載詳略不同。實為一事。范書所稱蘇馬諟。疑即魏略之廉斯鑡。鑡蓋於王莽地皇中為右渠帥。至光武時始詣樂浪內附。細繹文內。郡表鑡功子孫數世之語。皆應在漢世。不得以王莽亂世當之也。廉斯本為邑名。鑡又以邑為姓。撰後漢書及為之注者。皆未知檢魏略。故彼此有歧異耳。鑡(測角切)諟同為鑡音。或因音有轉變。傳譯有異。要之。本為一事。不容有二。可確指也。辰韓地方多材木。而漢人往伐之。此為東北富於森林之證。亦為漢人經營木業之始

周存

永樂大典一零八一四引燕書一則。周存壽母至昌黎居一年。辭去。慕容氏待之甚厚。此遼東流寓之名賢。亦管幼安邴根矩王彥方之流亞也。不知今本十六國春秋曾載及此事否。明初燕書尚未亡。故得採入。

貫休

余輯渤海遺事。自謂詳盡。然猶不免有一二之遺漏。頃劉石農示我唐末僧人貫休有送人之渤海詩。亦溫飛卿送渤海王子徐昭夢贈渤海賓貢高元固二詩之亞也。貫休初為吳越王錢鏐所重。昭宗天復中入益州。為王建所禮。其時去唐亡甚邇。與徐昭夢登第於乾寧者。相去亦不遠。昭夢贈高元固詩序。有閩中相訪之語。蓋是時中朝多故。渤海自登州入貢之道。已不能通。南航至浙閩沿岸登陸。渤海人應賓貢者。必隨朝貢使以俱來。故高氏之行。道經閩中。而唐人之往渤海者。亦必自閩浙發航。貫休之詩。蓋作於居吳越之日也。

梁援

遼史道宗紀。清寧五年。上御百福殿。放進士梁援等百一十五人。又壽隆（應改作壽昌）五年十二月甲子。以漢人行宮都部署。梁援為遼興軍節度使。此為遼人梁

援以狀元而游升節度者也。元遺山集贊皇郡太君墓誌銘。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汴遼秘書監。弟援某朝宰相。故梁氏世為閭山甲族。按此廣寧即金天會中以遼顯州改置之廣寧府。其曰閭山甲族者。即以廣寧有醫巫閭山而稱之也。而隋氏遼海志略則云。梁援中京閭山人。蓋以興中府屬縣有閭山故也。此緣閭山甲族四字而誤。殊不可從。若以梁援為遼代人。則遼之廣寧屬營州臨海軍。即今之河北昌黎縣也。亦與興中之閭山無涉。余初以援應為遼代廣寧人。不應入奉天志。及讀遺山集。乃得斷定援為遼東人。而居鼎甲者。於金之張恭愈明之陳鑑外。又得一人也。且梁氏與張恭愈同籍廣寧。恭愈以第二人及第。而援則為狀元。又為遼東人科第之首選矣。援以壽昌五年為節度。下距遼亡幾二十年。則其為相。應在遼末。北盟會編又有侍從梁球。廣寧府人。石琚榜下及第。亦援之族人也。

海山大師

遼東行部志得海山文集。乃遼司空大師居覺花島海雲寺僧時所製也。故目其集曰海山。師姓郎名思孝。蚤年舉進士第。更歷郡縣。一日厭棄塵俗。祝髮披

緇。已而行業超絕。名動天下。當遼興宗時。曾崇佛教。自國主以下。親主貴主皆師事之。嘗錫大師號曰崇祿大夫守司空輔國大師。凡上章表。名而不臣。自重熙十七年離去海島。住持縉雲山。又熱河志九十八。鐵舍利塔在朝陽縣南。遼時建靈感寺。重熙中鑄鐵塔以藏佛舍利。今塔已無存。土人嘗於其地掘土丈餘。見地宮一所。週遭嵌碑文。中有一碑。字大徑二寸餘。云維大契丹國興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歲十一月丁丑朔十六日壬辰起手鑄。次年四月乙巳朔八日壬子午時葬釋迦佛舍利。記末載辦塔寺主僧則覺花島海雲寺業律沙門志全也。據此所記。則海山大師名志全。當遼興宗時聲名甚赫。而遼史不載其名。王寂拙軒集有宿覺華島龍宮寺詩。興城縣志載明天順四年鎮守寧遠副總兵焦公改脩大悲閣記云。海山有山。一塔高峙。披莽得一碑。上云覺華島大龍宮寺。肇自大遼圓融大師所建。又契丹國志。太平七年燕京僧錄犯宗真宗諱。敕更名圓融。據此則圓融大師為聖宗時僧人。移住於覺華島龍宮寺。尚在海山大師之前。又知遼代於覺華島建龍宮海雲二寺。亦遼東之名剎也。

海蟾子

王仁俊遼文萃藝文志補證。道家類海蟾子詩一卷。出鄭略。按即劉海也。碣石剩詠。海蟾姓劉名嘉。渤海人。十六登科甲。五十至相位。金文最十一。載劉海蟾堂移石刻記。有云。延直少時讀海蟾子詩帙。高風莫能企及。遼詩話上引神仙通鑑。尚未及此。又薛大訓神仙通鑑。劉元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璨。字昭遠。後得道。稱為燕地廣陵人也。

朱弁

朱弁北使見留。有炕寢詩。三十韻。見中州集卷十。詩略云。禦冬貂裘弊。一炕且跧伏。西山石為薪。黝色驚射目。方熾絕可邇。將盡還自續。飛飛湧玄雲。焰焰積紅玉。稍疑雷出地。又似風薄木。又云。惠氣生袳襦。仍工展拳足。豈惟脫膚皸。兼復平体粟。負暄那用說。執熱定思沃。收功在歲寒。較德比時燠。雖餘炙手焰。寧有爛額酷。按此金代有炕之徵也。章先生菿漢微言頗笑火炕之陋。不知北方冬令寒冱。禦冬之具正恃有炕。且其便甚多。章先生所言。殆未之深攷也。

韓常

大金國志六。遼東漢軍萬户韓常。與大行義士原明戰於真定。為原明所敗。千

戶劉慶餘被礮折其脛。金國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按馬遁齋在和龍得一銅印，文曰漢軍萬户之印。余定為元印。據此則金代已有是官。

李石

向疑李石為渤海遺族，而無明證，茲於無意中得之。金史李石傳，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貞懿皇后傳，亦止云遼陽人。石子獻可之詩，著錄於中州集，其小傳云，遼陽人，父石遼末狀元，皆不言為渤海人。惟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五引族帳部曲錄云，李壽渤海人，葛王立，母舅常為參知政事。據此為證，則石為渤海人無疑矣。再別證之。金太師尚書令張浩，渤海人也，嘗與貞懿皇后之族有葭莩誼，蓋以同出渤海之故。金史列傳，凡渤海人必云某地渤海人，如張浩曰遼陽渤海人是也。然亦有忘繫者，如李英為渤海人，見中州集而本傳僅云其先遼陽人氏也。李氏之族蓋有所諱，故撰史者不復及，輯渤海遺裔者，應在錄入之列，余特發之。

遼史天祚紀，乾統七年放進士李石等百餘人，又保大四年平州張瑴從抗金

以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名與謀之。此李石即乾統七年狀元及第者也。金世宗母貞懿皇后李氏。遼陽人。其弟名石。仕至太尉中書令。此當為別一李石非及第之李石也。考世宗父宗輔。卒於太宗天會十三年。年四十。是其生年應為遼道宗壽昌二年。至乾統七年年甫十二歲。宗輔元配蒲察氏。而李氏為次妻。則其年必小於宗輔。李石為貞懿之弟。則乾統七年之頃。或尚未生。是及第之李石非遼陽李石明矣。金史李石傳。亦未言石於遼末及第。決為二人。惟中州集李獻可小傳云。父石遼末狀元金太尉尚書令。此蓋遺山之失。考向撰遼寧通志。以及第之李石與籍於遼陽者為一人。誤矣。

張恭愈

遼東人以科第擅名前史。頗寥寥。其可考者。北盟會編二百四十五引族帳部曲錄。張恭愈字師韓。廣寧府人。狀元孫用康榜第二人及第。按孫用康金史無傳。不詳其為何年進士。張恭愈曾接伴宋使 又遼東志陳鑑字緝熙。蓋州衛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題名碑作第二人及第。孫陳二氏皆所謂榜眼也。清初麻勒吉以滿人狀元及第。然是時滿人額多人少。得之非甚難。故人之不貴也。遼陽王爾烈為二

甲一名進士，通稱傳臚，為有清一代所僅見，故人亦甚貴之，清末滿洲崇綺，狀元及第，然入關數百年，不得目為遼東人也，

王寂

金人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著錄於中州集，其小傳云，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於中都路轉運使，壽六十七，謚文肅，有拙軒集，北遷錄，又四庫全書著錄之拙軒集，乃自永樂大典輯出，非完本也，提要云，今以寂詩文所著年月事蹟參互考證，知寂自登第後，於世宗大定二年為太原祁縣令，十五年嘗奉使往白霫治獄，十七年以父艱歸，明年起復真定少尹兼河北西路兵馬副都總管，遷通州刺史兼知軍事，又遷中都副留守，二十六年冬由戶部郎出守蔡州，二十九年被命提點遼東路刑獄，章宗明昌初召還，終於轉運之職，又云，寂之刺蔡州，當以人言去國，而集中情事不具，其顛末莫能詳也，愚按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六年八月戊寅，尚書省奏河決衛州壞，命戶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徙衛州胙城縣，是提要所謂戶部郎者，乃侍郎也，又拙軒集三友軒記云，大定歲丙午冬仲月予謫侍從出守汝南，又送故吏張弼序云，

余自從官出守蔡州，大定二十六年歲次丙午，所云侍從及從官，皆指戶部侍郎也。世宗紀之文，未為提要所引，余特摭及之。

王庭筠

朱君貴如貽我王黃華庭筠書博州廟學碑記拓本全份，碑陰碑額俱全。正碑字僅寸餘，碑陰倍之，皆作米體行書，極遒麗瀟灑之致。於吾遼東蓋得未嘗有也。碑之正額，党懷英篆陰額題曰李某篆，翁覃溪跋云，此党氏筆，託名李氏耳。此亦可貴，珠聯璧合，極一代書家之大觀矣。金石萃錄具載此碑全文，惟不覩原拓，不知其美。東北大學教授傅陟湘君云，代表北方之作家，求之往代，惟一元遺山耳。其代表東北之作家，思之至久，殊無其人。陳蔭首先生數以為然。余曰吾得之矣，以王子端當之，殊無愧色。何也。王氏詩書畫三者俱臻妙詣，今世有傳本，猶可攷見，不似張浩然遺集之邈乎難睹也。子端之全集已佚，惟載於中州集之詩，全文雅之文，及見存此碑，及涿州先主廟碑，皆卓卓可考。其畫亦有傳本，以此論之，詎非代表東北之作家哉。耶律晉卿楚材亦東北先正之卓卓者，其文集具在，書法亦可攷，延光室有文正墨蹟畫則未見，亦不知其能畫與否。然晉

卿之所長不在詩文。特以發揮義理。經紀人倫。不能不假文章以表之。詩書二者。又以興到為之。非其至也。較之子端勤心力於詩文書畫。至沒齒而不已者。有專與不專之分矣。張浩然能否代表東北作者。不能懸斷。然前人亦未以此稱之者。如是則不能不讓子端獨步千載矣。余故曰代表東北之作家王子端一人而已。

元遺山王黃華墓誌云。為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斷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為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為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書鑒既高。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為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馮內院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為實錄

云。又遺山中州集王子端小傳云。子端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據此所論。黃華之詩之文之書之畫。俱臻絕境。為當世所推重。遺山不輕譽人者。而稱之如此。且曰高出時輩之右。則其造詣可知矣。董玄宰不喜黃華。嘗曰學米書者惟吳琚絕肖。黃華寥寥一波半節。雖虎兒亦不似也。玄宰蓋以黃華為北人而輕之。實非定論。凡人貴遠而賤近。重難而輕易。彼時黃華之書畫尚易得。且去玄宰較近。故從而賤視之耳。蜀先主廟在涿州。原碑具在。余有一石印本。子端撰文并書。遺山志中所稱漢昭烈廟碑文是也。

黃華老人王子端。庭筠書法學米海嶽。工詩善畫。趙閑閑稱之曰。鄭虔三絕畫書詩。是也。朱君貢如贈我博州廟學碑記。王遵古撰文。子庭筠書。庭筠即黃華老人也。此碑作行草體。全用米法。幾可亂真。董玄宰咸稱吳琚。而貶黃華。余不敢謂然也。又有蜀先主廟碑。為黃華老人撰并書。此亦用米法。與方圖庵記為近。余曩得一印本。有正書局出版。亦以為慰情勝無矣。日前于瀛海自析津寄拓片一幀。即此碑也。黃華兩碑俱於一年中得之。可謂物聚於所好。亦精神感召

所致思之轉以自熹非偶然也有正書局拓印本謂為明唐荆川先生舊藏卷末繫有子端小傳云王庭筠字子端號黃華老人遼東蓋州人（史作河東）舉進士第官至翰林修撰儀觀秀偉善談吐書法宋米芾論者謂其胸次不在米下山水古木竹石上逼古人以上所記雖簡頗有出正史記載之外斯可寶也又有一跋云王黃華蜀先主廟碑在直隸涿州朱竹垞曰下舊聞載其文而跋碑題為漢昭烈帝所錄全文又有脫誤錢辛楣金石續跋舉正之改題之說本於郝陵川後碑惟王碑之題自當仍其舊耳所論甚當此碑撰文書丹篆額均係黃華手筆惟拓本及石印本皆無篆額豈其碑額已亡耶余尚擬丐于君轉詢之如果篆額尚在求而得之尤可喜也

葉鞠裳昌熾語石云金源行書有王庭筠楊廷秀兩家楊碑多在澤州青蓮寺視許安仁為勝而不逮王庭筠庭筠為王去非之子余初見博州重修廟學記父撰而子書之雖倩盼多姿亦不無鉛華修飾及見蜀先主廟碑始知其為國色也蓋北方之范的矣愚按庭筠父遵古為博州學官號遼東夫子而王去非為之記而庭筠非去非之子也此記殊誤庭筠本善書而董玄宰頗抑之而楊

吳琚。余不知琚書何若。而庭筠固一世之佳手。葉氏以國色稱之。斯篤論矣。

王漁洋居易錄云。王黃華老人草書。字大如椀。相傳以椰瓢蘸墨汁書之。其詩即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山避暑宮。云云。有真跡石刻在汾州府學。朱翰林彝尊吳徵士雯皆曾見之。按黃華老人石刻詩著錄於金石萃編。言摹刻於雲南大理寺雙塔寺。而未言原石刻所在。今讀此語。始知原石刻尚在。可向汾州學府蹤跡得之

余輯黃華集已畢。付之梓人。頃讀元史。又輯得三事。一本紀太宗八年三月耶律楚材請立編脩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輯經史。召儒士梁涉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一本紀世祖中統二年。九月王鶚請於各路選委博學老儒一人。提舉本路學校。特詔立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敬鉉等三十人充之。一耶律楚材傳。請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置編脩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此皆為余向未撏撦。亟應補入。中統二年後。於黃華老人之卒五十九年。則是時萬慶年將七十矣

往在舊都晤吳伊賢。自號稷香館主者也。所藏之帖。有曰養雲山館集帖者。收

有黃華老人書杜工部五律四首。後附項墨林吳公謹兩跋。吳字修梅。道咸間人。即刻此帖者。其跋無甚干係。項跋云。金章宗時王庭筠字子端號黃華老人。遼東蓋平人。史作河東。舉進士。官至翰林院修撰。儀觀秀偉。善談吐。書法宋米芾。論者謂其胸次瀟灑。不在芾下。云云。按此為伊賢錄以寄余者。並附識云。錄時正除夕午夜。四外爆竹聲如海濤層起。震耳欲聾。曾幾何時。不勝滄桑之感。錄之以存故鄉文獻。又以寄屋梁月落之思焉。偶自故紙堆中檢出。謹錄於簡。

按庭筠事蹟已見文獻徵略。故本編不復詳述。

王玄佐

中州樂府王玄佐小傳。載時宰致玄佐書。頗工。乃趙閑閑手筆也。已入滏水集。茲讀金文最。始知之。

按玄佐名澮。遼東咸平人。事蹟已見文獻徵略。故不詳述。

雪巷和尚

竹葉亭雜記卷五云。雪巷和尚名普光。字元暉。號雪菴。俗姓李氏。大同人。元至元間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圖繪寶鑑但載其善畫山水學關仝。墨

竹學文湖卅。又云雪菴喜書八大人覺經。用筆俊勁。深得魯公三昧。愚按千山香岩寺內有雪菴塔銘。元皇慶間直學士陳景元撰。云。雪菴俗姓金氏。此蓋又一雪菴也。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下距仁宗皇慶間十七年。自為一時之人。惟姓李姓金之不同。則不能斷為一人耳。

張翥

元人張翥遊大寧城南三學寺詩云。城南多佛刹。結構自遼金。旁舍遺民在。殘碑好事尋。雨苔塵壁暗。風葉石幢深。一飯蒲團了。蕭蕭鐘磬音。按翥字仲舉。晉寧人。順帝至正中官翰林學士。元一統志。七金山在大寧城北十五里。下有三學寺。此云在城南。不知何故。

徐孔坪

張揚園先生未刊稿卷六。有一條題云。徐孔坪遺事。略云。孔坪紹興人。失其名。神宗皇帝朝以國子生為遼東經歷。時邊帥議割寬甸歛虜。議既成。於是虜有輕全遼之意。朝廷以安邊封蔭文武大臣邊將至侯伯者。孔坪感憤賦詩曰。會聞闢土始封侯。割土何緣賞更優。回首祖宗爭戰地。膏腴大半屬奴酋。未幾大

璫鎮遼者生日。御史宴之。出其姬以壽。大璫喜。酬之千金。當是時凡官遼東者。莫不稽首稱賀。孔坪獨不往。賦詩曰。傲吏從來懶折腰。惡娃何事並封貂。只因欲覓千金價。甘笑章臺獻阿嬌。御史不能堪。以貪墨舉之。然孔坪聲稱因之益重。既失職。猶留遼東數年。頗以詩文自豪云。楊園論曰。若孔坪者。予不詳其生平。人亦罕稱道之。獨所傳遼東二詩。才識已見。乃位不過經歷。以舉去。天下事可嘆。非朝夕之故矣。按張氏此文。當作於明季。故稱清人曰虜。太祖曰酋奴。刊全集時。以有忌諱。未之采入。此蓋可攷而知也。今日王孝魚舉以相示。余以應入遼寧通志名宦傳。故具錄之。

臨朐馮氏

王漁洋居易錄卷十。余鄉文獻舊家以臨朐馮氏為首。初閭山公裕居遼東。從賀醫閭學。中正德進士。官止副使。歸居青州。有四子。惟健舉人。惟重進士官行人。惟敏舉人。官通判。惟訥進士。官光祿寺卿。惟訥字汝言。最有文名。著古詩紀風雅廣逸諸書。惟健字汝強。以詩名。惟敏字汝行。詞曲為明第一手。惟重字汝威。名稍遜伯叔季。而其子子咸。以進士官給事中。夢天帝以韓魏公為其子。遂

生文敏公琦。官至禮部尚書。號文章經濟大儒。光祿曾孫易齋公溥。本朝少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數代皆有集傳於世。按遼東志卷六科貢。正德戊辰（二年）進士有馮裕。廣寧衛人。仕至貴州按察司副使。移居青州之臨朐。今人多知馮惟訥詩紀。不知其出於遼東也。微漁洋為之紀載。焉知惟訥之父為馮裕。裕名雖見於遼東志。亦必熟視無覩矣。

連山老人

明海鹽張寧方洲雜錄。（續說郛十八）記使朝鮮。抵遼。出連山隘口。官校詣言。北山中一老者。自宣德末已年八十。今猶強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抵所居。老者見客殊不省。問其年幾何。曰不知。問其曾至遼城否。曰昨日曾去。殆若不解人事者。蓋自來生長草野。世無服役。不過墾植收斂。或食松榛實蔬蔘蒴苗。飲泉水。不知營度憂慮。不嘗五味。清淡安全。所以致壽。所紀如此。此與近年寬甸縣阮老人無異。老人生於乾隆二十五年。享年百六十餘歲。而久居山野。與世罕通。子孫早已零落。後乃一人獨處。迄為世人所知。爭相問遺。而老人遂不能再延其年。此連山老人之類也。按連山即今本溪縣之連山關。此事可備遼東掌故。

故稱錄之張學為明中葉人，其行事，尚待攷。

清初三王

清國史本傳，天聰七年孔有德納欵，給田宅於遼陽，征旅順還，墜馮傷手，留遼陽八年，遣官為營第宅，順治二年自江南班師還，命鎮遼陽，操兵馬，又天聰七年耿仲明隨有德來歸，命給田宅於遼陽，安輯部衆，順治二年自江南凱旋，還鎮遼陽，又順治二年尚可喜亦自江南班師，還鎮海城，依此攷之，則三王者，孔耿二王俱鎮遼陽，而尚王則鎮海城也，又詔定有德軍營纛旗之制，以白鑲皂別於滿洲及舊漢軍，號天佑兵，漢軍始分八旗，有德請以部衆隸漢軍，於是隸正紅旗，又仲明每奉命出征，輒與有德偕，其軍營纛旗亦以白鑲皂，號天佑兵其後部衆隸八旗漢軍，於是隸正黃旗，可喜軍營纛旗以皂鑲白，號天助兵，及以部衆歸隸漢軍，於是隸正藍旗，此軍名及隸漢軍旗之可攷者也，按孔王墳在遼陽城東南十里之松林花園，近已為牧豎毀平，耿王墳在蓋平城東南七十里馬蘭峪，不知能否保存，尚王墳在海城，有子孫典守，故無恙，又遼陽城之正中有耿王所建之寺，曰懷王寺，殆為耿王故宅，後改為寺，孔王之宅已無攷，

余疑孔王為遼陽籍，故葬於遼陽，耿王為蓋平籍，故葬於蓋平，然皆無明文可攷，惟尚王自衛水移居海城，故書有徵，以此例彼，殆十得八九矣。

孔王所部多為遼人，其自皮島走登州也，巡撫孫元化謂遼人可用，奏授參將，及破登州，又收遼人三千，由此推之，其納款時，所攜之部衆，亦必以遼人為多，即在登州募入之兵，數必至少，孔王部衆，悉隸漢軍旗，人多為三王之部衆，且以為來自登州，故世俗有來自小雲南之傳說，茲徵以清國史本傳，乃知此說殊不必然，然則今日之漢軍旗人，殆以土著居多數耶。

千山僧

清實錄崇德元年八月乙酉，千山大安寺僧何大峯重修古寺畢，進松花餅，奏曰，食此可以延壽明目，上曰，若能勤政養人，國泰民安，上天自然默佑，豈因服松花而可以延壽明目乎，卻之，以大峰重修古寺賞銀十兩，紀此可備掌故。

函可

往讀清代耆獻類徵七十八富察善傳，敘及乾隆四十年千山和尚函可事，謂為廣東博羅人，因獲罪發遣瀋陽，刻有詩集，又謂盛京通志內載千山和尚來至

瀋陽千山之雙峰寺。建有小塔。又謂雙峰寺有函可碑塔。并語錄詩句。將雙峰寺所遺碑塔。盡行拆毀云云。余曾錄此事入遼東文獻徵略卷八。而未詳其為何人也。又讀鐵嶺縣志。寓賢有剩人者。名函可。字祖心。有明韓尚書文恪公之子。崇禎十二年十九。以出世自號剩人。順治丙戌坐文字獄為瀋陽之役。戊子奉旨焚脩慈恩寺。常結廬於邑之龍首山。郝中山先生與之相契。歲戊戌圓寂於千山龍泉寺云云。亦不詳其出何書也。頃王孝魚。以郝中山先生全集見假。其文鈔四有文一首。題曰奉天遼陽千山剩禪師塔碑銘。其略曰。千山剩大師函可。字祖心。嶺外聞家兒。以世度滄桑。號剩人。入曹溪禮祖下髮。是年二十有九。時崇禎十二年六月十九日也。甲申年三十有四。值世變再作。於戊子四月二十八日入瀋陽。奉旨焚修慈恩寺。時大清順治五年矣。六七年師知悟門已開。且就化。目衆數曰。丙戌歲本以友故出嶺。將掛錫雲谷。不自意方外臣。少識忌諱。遂坐文字。有瀋陽之役。是不知其然而然也。言訖坐逝。報齡四十九。僧臘二十。又曰。師固博羅韓尚書文恪公之長子也。文恪公立朝二十年。德業聲施在天下。門下多名儒鉅人。師得把臂論交。甲申乙酉間僑於金陵顧子之樓。友

慟國恤。黯然行諸歌吟。不悟遂以為禍。當其遭誣在理。萬楚交下。絶而復甦者數。口齒嚼然。血淋沒趾。屹立如山。觀者皆驚顧咋指。甲午九月浴。始得見師於高麗館。丁酉冬在瀋南塔院。一燈相對。師居常好跣。到積雪欄門。猶浩然白足而出。始以遠入京。絶粒七日。時有一美丈夫。手甘露瓶。倒注其口。又曰。所著書及得法人附記碑陰。自示寂之年臘月初四日龕肉身詣千山龍泉寺。護真師閱藏。辛丑迎至大安。六月十九日入塔。塔在瓔珞峯西麓下。是為康熙元年。迄十有二年癸丑四月。浴自銀州冒暑登山。裝香塔下而銘之。按函可和尚於順治五年戊子坐文字獄。謫發瀋陽。而郝公則於順治十一年甲午六月謫徙瀋陽。是年九月公晤函可於瀋陽高麗館。郝公文內未言函可卒於何年。然以崇禎十二年年二十九。甲申（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年三十四之數推之。則年四十九之歲正為順治十六年己亥。即函可之卒年也。是年臘月初四日龕肉身至千山龍泉寺。後二年為順治十八年辛丑。迎肉身至大安寺。康熙元年壬寅六月十九日入塔。又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郝公自鐵嶺入千山裝塔作銘。是年吳三桂反。十四年乙卯公得召還。此年月之可攷者也。鐵嶺縣志所紀必采自中山集。

惟云嘗結廬於邑之龍首山。不知何據。其謂圓寂於千山龍泉寺。則為臆說。蓋函可卒于何寺。郝公集中無明文。或為瀋陽之慈恩寺。函可焚修之地也。卒後奉其肉身至三山龍泉寺。非卒於龍泉寺也。又云歲戊戌三十九齡亦誤。函可卒於順治已亥。年四十九。若卒於戊戌。則年四十八。亦非三十九也。（函可年二十九為僧四十九卒則僧臘為二十一塔銘作二十微誤）縣志藝文中錄函可詩一首。題云贈清峯寺僧遊五臺回。詩云。曾向金剛窟裏回。芒鞵盡帶刼餘灰。王侯共備看花供。龍象爭傳衣鉢來。自有模形留積雪。仍將消息問春梅。從今擊破琉璃盞。滿目青山即五臺。函可詩集既已查毀。不知此詩由何傳錄。吉光片羽。致足寶也。郝公尚有涉於函可之作。其一曰。金湖庵剩師像記。略曰。浴甲午九月戍海外。得交廣東博羅剩大師。師以文字得過。先謫海外。握浴懽甚。為浴深談論語書。歲順治已亥臘月竟示滅。康熙壬寅六月。塔於海外遼陽州千山。癸丑四月。浴詣塔為銘。乙卯腸浴環。壬戌（康熙二十一年）冬剩徒今育自博來謁。博東門育為庵曰金湖。請肖剩像。象其歸。此文亦可與塔銘互證。而函可之卒為已亥年。已明書於此矣。其詩有送剩人入千山詩。（欣聞鳴鳥司鐘鼓。更有赤烏艷海棠人臥千山花氣裏月升三島水晶傍）贈剩人詩。（雲閑窈窕桃花洞雪落霏霏洗

耳泉我正不辭千日酒君來莫帶一分埽又懷剩公詩六首。又暮春過酒爐取醉詩。有無復韓公子壚頭倚。二豪之句。序云。癸丑季春廿九。同泰維紫左宏甫酤酒銀州之市。醉歸草閣。忽憶剩人在日。愚與陳心簡夜宿奉天普濟院。看月吟詩。至四更不寐。是年乙未距今十九年矣。比剩公逝世。心簡以人言怒我。不復得有昔日之歡。乃此夜得陶然與二子相對。按韓公子即指函可。此又追憶之作也。郝公有一詩題曰剩公詩云不恨猺獠死大荒又云從此千山是古堂君猺獠下注云剩自篆此章韓尚書文恪公者。明史無傳。見廣東通志二九一列傳。韓日纘字緒仲。號若海。博羅人。萬曆丁未選庶吉士。雅擅淵博。肆力於古文辭。仕至禮部尚書。歿贈太子太保。謚文恪。著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卷。採惠州志此即函可之父。志不言子某。又不為函可立傳。蓋有所諱也。乾隆中所毀之函可碑塔。當即郝公所銘。而立於千山瓔珞峰下者。瓔珞峯在大安寺附近。今千山諸峯無是名。殆即仙人臺。郝公塔銘云。於今有塔真如矢。萬峯朝拱一峯倚。又登千山瓔珞觀詩云。瞥看雲生處。翻身若靡翅。斯須欽其間。乃是高明位。千山最高峯為仙人臺。豈郝公以其名為不雅。而易以是名耶。富察善傳所稱千山之雙峯寺。不知指何寺而言。故郝公紀函可所居。不在雙峯。千山內諸寺

亦無雙峯之名。今千山下之西北十餘里。有雙峯寺。疑函可未必居此。且郝公明言爲函可建塔於千山瓔珞寺西麓下。疑在今仙人臺附近。豈所謂西麓下即今之雙峯寺耶。疑莫能明。容俟續攷。

陳夢雷遊千山記云。詰旦謀歸途。定侯極言孤山雙峯之勝。迂道而謁剩公塔焉。昔管幼安化行遼左。客斯土者。以爲美談。剩公以方外能使道俗老幼咸生敬信。桀驁椎魯。悉受範圍。余心愧之。不覺其膝之屈也。按乾隆四十年上諭謂雙峯寺有函可碑塔並語錄詩句。與陳記合。惟郝中山剩禪師塔銘。謂葬於千山瓔珞峯下。此云千山蓋爲概括之詞。孤山之雙峰寺去千山甚邇。郝氏視此地亦爲千山。故不復爲別白也。函可亦號剩人。著錄續藏經之千山剩人禪師語錄。亦即上諭所指之語錄也。

瀋陽北郊二台子村關帝廟康熙三十四年碑記云。二台在盛京北可十里。二陵之間也。心宇杜長者。發心建河東夫子廟祠(中畧)杜長者曾師事剩公。性深佛海(下畧)云云。據此杜心宇爲剩公之弟子。此又其軼事之可攷者。

池北偶談敬一主人(清世祖之庶兄)悼剩和尚詩云。一葉流東土。花飛遼左山。同塵多

自得。玩世去人間。古塔煙霞在。禪關水月開。空悲流偈處。今日共躋攀。此即指剩人禪師函可也。續藏經中有剩人禪師語錄。在海東。訪之未得。惟廣寧永濟禪師語錄已刻入日本舊板支那撰述諸經中。尚可覓。

陳其年篋衍集選錄之詩有涉及遼東者。如龔半千憶剩上人二首云。異域老僧存。今生誰討論。月明沙漠地。天迥玉關門。念故傷毛髮。還家柱夢魂。幾將書札蹙。不望上林恩。一草露夕微微。空城受落暉。歲華凋白髮。寒色卷緇衣。縱有天朝赦。知從何處歸。吞氊僧不可。洗盋對長饑。二按剩上人即清高宗所指斥之千山僧函可也。以文字獄遣戍遼東。半千名賢。崑山人。以畫名家。著草香堂集。

明詩綜錄剩人和尚詩七首。頗有聲光。如粥臣病阻白門寄書並詩次畬云。驚傳一紙到遼陽。舊國樓臺樾白楊。我友盡亡惟汝在。而師更苦復予傷。孤舟卧老長干月。破衲披殘大漠霜。共是異鄉生死隔。西風吹淚不成行。此為清初謫居瀋陽時作。詩綜小傳云。函可字祖心。博羅人。尚書韓文恪日纘子。少為諸生棄家入羅浮。江南既下。坐事戍瀋陽。有剩人詩。按剩人詩集。已於乾隆年毀禁。

故尠有流傳，嶺南詩存亦錄剩人詩數首。

民國甲戌十月五日，余同沈夢九詣慈恩寺，寺在瀋陽大南邊門內東向，寺頗宏敞，過於萬壽寺。此為順治五年剩人和尚奉旨焚修之地，詢之寺僧，乃無知者。中有一卧碑畧云，肇自天聰二年，即於本京南關內選擇勝地，創梵刹一所，號寺曰慈恩。於順治元年發心，各捐已資，復募衆緣，重脩正殿五間，兩廊十間，山門韋殿，悉皆告成，順治乙酉，是時剩人尚未至寺，故碑無其名。寺住持僧修緣室中有續藏經全帙，乃談玉庵（國桓）舊藏，移貯於是。

劉鑠華談焚燬書目，有函可語錄函可詩鈔二種，語錄一名千山剩人禪師語錄，載入續藏經者是也。

按函可事已見文獻徵畧，故本編不復詳述。

賀凌臺

蕭山毛大可（奇齡）著述等身，訶譏古人，意氣不可一世，而咸稱義州賀先生之學，蓋賀先生師陳白沙，頗主超悟，與大可鍼芥相投也。大可撰大學知本圖說一卷，載西河集，其說云，嘗坐嵩山土室中，夜半涕泣，忽有告之者曰，何不向廟

市買書觀之。余時辨偽詩傳詩說未成。思有所考校。而兼念尚書蔡傳不無可疑。欲覓孔傳參稽之。而徧觀廟寺並無一書。惟見一高笠先生。髡其首。持大學一本。即陽明先生所授。名古本者。見余語悅之。必強余讀。余何嘗讀之無所異也。至是讀訖。覺有異。乃再讀之。請受書。高笠先生曰。此非余書也。必欲受之。請間。翼日招余於嵩陽院南旅舍中。避人曰。此書非他。關東賀凌臺先生所謚授也。余嘗為先生都講。而先生以非命死。余又全家死於兵。是書將絕傳矣。吾子而無志於聖功也已矣。吾子有志於聖功。則是書可不讀歟。(畧中)余乃再拜請受業。自畫一大學知本圖以質之。又曰。往者醫閭先生賀黃門受白沙之學。歸關東設教。而其學入手猶未明著。令其孫凌臺先生實倡斯學。立學人用功之準。而不幸身死。幾於絕傳。而余既傳之。而不著所志。則忘恩負教。自今日始也。因為述其事而志之如此。又自述其所得云。當是時力行數月。復從嵩山還禹州。州守使君吾邑人。前時州署親串。有大不愜於心者。至是渾忘若太虛。然且從而相親焉。又曰。少時觀羣經每多疑義。而自受高笠先生教後。則觀經若琉璃屏。表裏皆澈。凡儒說是非纖微必見。此非本末相助之皦然者乎。毛氏自道所

得及其淵源頗詳。所謂高笠先生者。雖不詳其姓名。實即賀凌臺之弟子也。按明史賀欽傳。欽字克恭。義州衛人。成化二年進士。弘治二年為陝西叅議。卒年七十四。子士諮。鄉貢士。又明潘宸播醫閭先生墓志銘云。庚午（正德五年）十二月四日以疾終於正寢。壽七十有四。配席氏。生男四。士諮士閭士謨士詔。孫男十一。世雍世和世泰世平世清世寧世安餘幼。又陳仁錫重刻醫閭賀先生稿序云。前屯賀訓導君卿。以選貢捍危城。進香河令。公賢子孫也。乞余序以傳先生。據此則先生子孫之名俱在。毛氏謂賀凌臺為醫閭先生之孫。或即孫男十一人之一歟。陳氏所謂賀訓導君卿者。又不知為何人。豈又後於世雍等一世乎。然老先生卒於正德五年庚午。距明亡尚百三十餘年。以三十年為一世計之。應傳四世。乃至明亡。毛氏生於明末。得見高笠先生。而高笠先生又親承凌臺先生之指授。於是毛氏後於凌臺先生之生。亦不過四五十年而凌臺之生。後於醫閭先生之卒。至早亦七八十年。然則凌臺應在曾玄之列。非醫閭先生之孫必矣。毛氏稱曰其孫凌臺。蓋謂其裔孫耳。即使凌臺為醫閭先生之孫。而其壽至高。至明季而猶存。亦必至百歲內外。然毛氏明云先生以非命死。則又不得

享者壽矣。故余謂為裔孫也。然吾遼東有是人。見重於毛氏。以為待不傳之秘。又稱為絶學。此誠鄉邦之光。又烏可不盡力表章耶。

祁班孫

全息侯先生謂明末清初之函可談遷祁班孫三人皆曾居遼東。應補入通志人物志。白佩珩師囑余攷之。函可遺事已畧見前。全謝山祁氏墓碣銘云。祁六公子者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忠敏公第二子也。忠敏死未二旬。（順治二年）東江兵起。公子兄弟鬻家餉之。壬寅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慈谿布衣）有首者曰。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亟發兵。果得之。縛公子兄弟去。既讞。兄弟爭承。祁氏之客謀曰。二人並命。不更慘歟。乃納賂而背其兄。公子遣戍遼左。當是時禁網尚疏。寧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丁巳公子脱歸。巳而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咒林明大師者也。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卒。發其篋。所著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祔。乃知為山陰祁公子。自關外來者。公子性終好奇。其東歸也。留一妾焉。及披緇時亦累東游。東人或與之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

曰。寧古塔蘑菇足稱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籬下出者。又為寧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此謝山所紀之大畧也。按祁氏被捕之年為康熙元年壬寅。而遣戍之年無明文。當在康熙元年或二年。其脫身歸則為康熙十六年丁巳。蓋居於遼東已十餘年矣。其卒年為癸丑。則為雍正十一年。去其遣戍之年已七十年。則祁氏是時已近百歲。恐年壽不至如是之長。疑全氏所紀有誤。明末祁氏淡生堂藏書甲於大江以南。以遭亂而散佚。然所傳淡生堂餘苑。猶為山陰祁氏刻本。而繆藝風刋入藕香零拾之淡生堂藏書約。亦祁氏之掌故也。東行風俗記一書。余向未之見。或刋紫芝軒集。俟別求之。祁公子居東甚久。應與楊越吳兆騫之倫同入吉林通志人物志(屬賢)及寧安縣志(流寓)。非奉天通志所宜收也。朱氏一是為談遷撰墓志銘。黃黎洲為談氏撰墓表。皆僅言談氏去燕都。謁思陵。走陽城(即平陽)。而不言東遊事。朱氏謂談氏著北遊錄八卷。西遊錄三卷。北遊指遊燕都昌平。西遊指遊平陽。恐無瀋陽在內。息侯謂談氏曾至瀋陽。著北遊錄。非檢原書無由決之。若遽取以入奉天通志。亦似失之輕率也。以余所見。息侯先生所舉三氏。惟函可宜入奉天通志人物志之屬賢

類。其他二氏。則不宜取。

郝浴

鐵嶺銀岡書院。為清初郝雪海中丞浴所居。公以御史劾奏吳三桂得罪。謫居鐵嶺。公自撰銀岡書院記云。甲午（順治十一年）九月謫奉天。戊戌（順治十五年）五月下嶺。卜居於南門之右。蓋公初謫居奉天之尚陽堡。後居鐵嶺。康熙十四年赦還。（黃崑圃重修銀岡書院記公以十一年甲午九月謫奉天越五年戊戌徙鐵嶺卜地結廬）公將去。以所居為書院。並以置產二百二十五畝予之。後以經理得人。續有所置。迄今二百餘年。銀岡書院之產甲於鐵嶺。晚學之士。幾無不被郝公之惠。君子之澤。何其遠也。今於書院後楹祀郝公木主。以公所書格物致知之堂榜之。又以郝公祠三字榜於正門。院內為圖書館。所藏郝公中山集。亦可寶也。畿輔叢書收郝雪海先生筆記三卷。末附銀州讀書錄一則。又中有兩則記在鐵嶺時事。惜未見中山集。不知視此何如。今經理郝公遺產者。曰銀岡學會。

佟世思

與梅堂遺集十二卷附耳書一卷鮓話一卷。集中前十卷為詩。第十一卷為詞

第十二卷為文，往者趙鶴叔嘗取其觧詁一卷，刋入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之內，蓋在粵東時所作也。著者佟世思，字儼若，世居撫順，自著曰遼陽，為佟養性之從曾孫。高祖週，曾祖養義，俱於明末以養性附清，死於獄。祖方年為范楠壻，楠之子即文肅公文程也。方年入清，戰死灤州，子國正由拔貢仕江西巡撫，加兵部尚書，即儼若之父也。儼若一字蔭沚，又字退庵，康熙間以任子官臨賀知縣，調思恩，年四十二而卒。其集有王士禎韓菼為之序，稱美甚至，韓序尤美。儼若所撰先高曾祖三世行畧，謂世居撫順，以撫順邊烽時警，望遼陽有白雲冉冉於其上，遂家焉。據此則佟氏一族，雖居撫順，而儼若之一支則移居遼陽，故集中署曰遼陽佟某也。行畧又謂族人諱養性者，於明口口間獲罪，罪應族，於是通族之人，潛者潛，逃者逃，易姓者易姓，更名者更名。按清國史佟養性本傳，養性遼東人，居佟佳，以地為氏，因業商遷撫順，天命初見太祖功德日盛，傾心輸欵，為明所覺，置之獄，潛出來歸，此佟氏一族得禍之所由也。儼若之父若祖，受范氏之庇覆，始得生全，集中有祭舅大父文肅公文，叙佟范二姓之交親綦詳。又儼若曾受知於周櫟園，亮工 其祭櫟園先生文曰，余之見先生於

白下也。出素所為文質先生。先生悉令焚之。余惟先生教是聽。如是者數年。復出所為文質諸先生。先生稱於人曰。佟氏子可教也。每評余文。率多期許。由是可知儼若之文之壽。實由周先生督教而成。其來也有自矣。清初八旗人之能文者。於李鐵君陳石閭諸公外。應推儼若。而以不永其年。未能大昌其文。天阨之也。余讀此集。為之重有感焉。

李鐵君

昔薦青山人李鐵君（鍇）籍於遼東。而隱於盤山。盤山在今河北省薊縣。與本省之盤山縣。固風馬牛不相及也。盤山縣治。舊名雙臺子。距此而西二三十里之地名盤坨驛。清未放荒設治。因名盤山。而其地固無山。名亦後起。海城王熙春有臺序重刊薦青山人尚史。乃云李氏晚年歸隱遼東之盤山。以為盤山縣之舊名。不知李氏生於西川。居於京師。隱於薊之盤山。平生固未出榆關一步也。王氏之序。可謂巨謬。不可不辯。宜刊去之。

鄭板橋集有贈李眉山詩云。落魄王孫號豸青。文章無命命無靈。西風吹冷平津閣。何處重尋孔雀屏。注云李鍇字梅山。又號豸青山人。索相子壻也。擅博工

詩。遼東世胄。又板橋與石東村。頗往還。集中有題石東村鑄陶集及寄題東村焚詩二十八字。然板橋詩。頗傷率易。惟題畫詩為佳。

戴文開

撰。遼載之林本裕。與戴文開梓同時。康熙中人。耕煙草堂詩鈔有題林刺史益長小像云。君耳聾我目眇。鼎鼎百年相對老。造物生人原草草。無怙長飢不長飽。下闕 文開詩中屢言望北樓。一作王北樓。今瀋小北關有地名里北樓者。即其地也。詩曰。城北輝山遠難到。游蹤應被輝山笑。城南王北樓一坏。杖履不倦來丹邱。

芷江縣令

王昶春融堂雜記滇行日錄申報館叢書本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芷江縣令金君成華來見。金奉天人。與余門人進士蔣君有成相善。蓋庚午孝廉也。

郭元釪與趙霖

江左十五子詩鈔內有郭元釪詩一卷。元釪即撰全金詩進呈邀賞之人也。又丹徒趙霖於咸豐某年奉使至瀋陽。著東行雜詠一卷。詩雖不佳。而多涉東北

故事。上二書。皆國學圖書館藏本。

銅仁徐氏

銅仁徐雨芃如澍寶硯山房行狀。嘉慶十八年八月十六日補授奉天府丞兼提督學政攷取優貢三名。漢軍祁元頡。奉天丞德閎沛錦州錦縣朱自裕補攷拔貢一名奉天張震。保舉教習一名王得成。攷取前列諸生。滿洲恩詔。漢軍高孔敏。奉天邵慶雲。錦州賈時和。皆宿學之士也。恩詔以家累不赴。勉之以詩云。老眼摩挲久已花。歲科幾閱幾通家。廣寒有路分明是。底事輕雲一片遮。致仕之後。王存成選貴州縣令。閎沛知甘肅華亭縣。張震選直隸縣令。祁元頡亦就職。皆有稟啟詢起居。而祁之音問尤勤。按雨芃之子蕨塘槃。紅蕨山房詩集懷舊詩中有祁粟園元頡閎朗軒沛二人。皆見四月九日日記而不如行狀所紀之詳。茲由其裔孫尚之鈔寄行狀。故摘錄之。以備吾省掌故。

繆蘭皋

瀋陽繆蘭皋先生。名公恩。號楳澥。嘉道時以詩鳴。有詩集數冊。金息侯得於燕京小市。介袁潔文以貽東霖太史。蓋先生即太史之從曾祖也。太史官於山左

遂寓居歷城不歸。前欲刻蘭皋文集久不果。聞其篤老多病。恐詩稿遂流落。今日往見富雅軒先生韞閣。請其致函太史借抄。以便收入遼海叢書。庶太史之心事可了。而先生遺著不至散佚。雅軒為太史之壻。故往託之。

于甫筠

余前撰大名城州判遼陽于公墓表。畧敘金丹教之亂。而未能詳其始末。光緒東華錄敘載最詳。蓋光緒十七年事也。其起事首魁曰楊悅春。創立金丹道教於平泉建昌赤峯朝陽四州縣。因與蒙民有隙。以讐殺天主堂為名。乘間起事。悅春自稱開國府總大教師。其下有大王元帥先鋒軍師教頭領兵老師老道等名。皆見葉志超奏報。如劉猷堂趙金貴徐小枝皆稱大王。佟傑稱平西王。李妖師稱王。于化汶王應午呈祥稱元帥。馮令祥稱兵馬大元帥。張雙稱將帥。周寬稱副帥。梁貴稱帥。聶珩稱九門提督。李國珍稱掃北武聖人。孫發王二黑稱先鋒。張惟一孔慶廣宋先生裴某孟某稱軍師。王振芳張盡先黃某稱老師。齊保山李教明刁照稱老道。宋明稱教頭。侯陳忠稱領兵。又有楊二少師及三官廟道士吳廣生。其可攷者。大畧如此。其所奉者曰[illegible]神。有銅像。其教首衣黃袍

黃蟒袍黃衣，執黃令旗，或著道中衫衣，執劍作法，又有朱符繳咒神牌，其書有冬明曆萬全通書，紀致新書，蓋出於道教，如漢之黃巾五斗米賊，其下既有王稱，則楊悅春必稱皇帝，建有國號，其稱開國府者，其治事之總署也，度其內部必有完密之組織，倡亂三月，聚衆數萬人，竭北部之兵力，僅乃破之，可知其勢力之偉大矣，當日官軍奏報有所忌諱，故言之不甚了了，蓋明知其原委而有不便言者，其大畧則謂平泉建昌赤峯朝陽四州縣地方遼濶，自金丹教五金門假勸人學好爲名，煽惑日衆，集數萬人，到處燒殺搶掠，並膽敢妄立僞王僞侯名目，其爲謀反大逆，實屬無異，又謂此等匪徒，以在理等教誘惑愚民，散布村落，藉稱與蒙古有嫌，凡遇蒙古人及喇嘛廟宇，無不燒殺搶燬，而於民人則但圖裹脅，且稱相從入教，則從此不受蒙古人欺侮，愚民無知畏害，以致被其誘脅者甚多，又謂首犯李洛道（官報凡老道老師皆稱洛道洛師）供稱，居邊外照樹溝南四五里之石佛溝地方，廟中向用五聖道工夫，又名學好，已三十餘年，又謂逆首楊悅春供稱，妄立金丹道教多年，平泉建昌赤峯朝陽四州縣愚民被其煽惑者不少，於十月初間聞貝子府調派蒙兵一千餘人，託詞打獵，實欲剿殺金丹道

教即聚夥黨數千人乘蒙兵未齊將貝子府攻破燒殺蒙古大小男婦不可勝數旬日之間裹脅數萬又謂楊悅春為金丹道教起事總教首伴修善事煽惑愚民據此則金丹教者為在理教之別派又稱五聖道五金門（五金門疑即五聖門之訛稱）迄至今日其流派未絕余於幼年聞人言三座塔之亂三座塔朝陽之別名也此即指金丹教而言然此教之始末尚尠有紀載也

于公殉節之事亦見紀於東華錄熱河都統德福奏報云平泉建昌以北之榆樹林子等處賊匪一千餘人大名城州判于甫筠帶勇抵敵初猶奮勇死戰後因衆寡不敵全軍盡沒該署州判同時陣亡（此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初奏報也于公陣亡為前月事則為十月）又葉志超奏報云生擒帶傷之偽大王劉獻堂一名適有陣亡州判于甫筠之子于冲河因痛父情急自願隨隊擊賊知伊父死於劉獻堂之手泣求明正典刑免逃顯戮該逆本難久活遂即正法梟示（此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初旬事）按此所紀較遼陽縣志紀于公殉節事為詳其云于冲河即公之長子冲漢字雲章者是也聞雲章先生向名冲漢從無改稱奏報作冲河蓋誤記也（以上皆見光緒東華錄卷一百七）按金丹教徒起事於光緒十七年十月初殲滅於是年十二月末為時僅三閱月耳

葉志超奏報十一月十五十六日烏丹城之戰，內叙陣亡州判于甫筠之子于冲漢搜擊匪黨，又謂于冲漢等率兵勇扼要堵截，斃馬步賊百餘名。據此則前稱冲河蓋譌字也。此節見光緒東華錄卷一百八

胡鐵華

胡適之之尊人諱傳字鐵華，安徽績溪縣人，官至台灣台東直隸知州，見咸康續經世文編姓氏總目二，又是編卷八十八著錄胡氏吉林防務一篇。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帙著錄胡氏東陲道里形勢一篇，未知與吉林防務之文是一是二，未及檢覆。武進魏君劭青名聲龢，曾著鷄林舊聞錄，旅居吉林數十年，與枝江曹彝卿先生廷杰相諗，往歲語余，同時留心輿地之學者，曹氏而外即為鐵華先生，著述尚多，未及刊布。近晤適之，談及其先公官游吉林頗久，居吳清卿之幕府，著有二十萬言之日記及詩文稿若干卷，皆未付刊，正事整理，其中涉及東省輿地者甚多。余因是憶及劭青之語，如是書久不付刊，自當假觀鈔出，亦遼東掌故中一新資料也。

檢小方壺齋第一帙胡氏東陲道里形勢一文，與著錄於咸書是二而非一，又

第四帙著錄胡氏十三道嘎牙河紀畧一篇。題曰山陰胡傳。不作績溪。蓋誤。應作績溪為是。

頃致陳雪屏北平箋。寫此寄之。託致適之先生。

義州

義州李无放。名放為文石先生之令嗣。所撰八旗畫錄。已刋入雲自在山房叢書矣。今又由唐立庵向其家借來皇清書史三十四卷。畫家知希錄八卷。皆未刋之稿本也。无　於書史之版心下方。署曰義州李氏湘硯齋侍兒葉眉手鈔書。於知希錄署曰義州李氏詞堪侍兒葉眉手鈔。其所鈐之印極夥。曰繪境軒。曰繪境軒讀畫記。曰名山副墨。曰詞堪。曰義州李放。曰蓮幢精舍。曰入以甲申。曰小李。曰井上外史。曰李无放。曰鬱栖。曰木葉庵法書記。曰醫巫閭。曰蕨卿先生撰述。曰開明聖武雙志之居。曰冷吟閒醉。曰湫霜。曰玉清老子同姓金粟如來後身。曰父子崢嶸書畫學。曰撰次有清一代法書。曰義州李放原名充國字无放號捐庢之印。曰蓮幢真放。曰李放朗逸詞龕。曰饞道士筑隱居。曰辛亭。曰結翰墨緣。曰書癖。曰李浪公。曰茄蛇。曰巢客。曰博物閎監。曰憤盧。曰李立。曰居

陵迎。曰抱殘守闕。曰天遒。曰·口口　文獻口中年。曰達香踏勘唐碑。曰憮圃。曰筑史。曰放言。曰堅頑。曰寒鄉先生。曰浪公辛亥後作。曰書畫主藏吏。曰李。曰無放。曰李放長壽。曰詞龕墨緣。曰義州。曰澹持。曰大李。曰狷厓。共五十三印。可謂多矣。又書史於每卷末署曰。某　曰葉眉散愁氏校錄。下鈐小印曰葉眉散愁。葉眉為無放之侍史。而散愁則其別號也。後乃俱以筆塗去。僅第五卷末尚存。蓋失於檢查耳

嗣恭王

往聞李東園先生言。嗣恭王溥偉頗工詩。近與相晤。蓋一貫介公子而有才華者。頗熟於愛新氏家世掌故。言之甚晰。尤嫻滿洲語。每詢一事。輒能清言娓娓。此亦至難能也。大抵清室子弟皆曾從名宿講習問學。耳濡目染。見聞高雅。有如江左王謝子弟。雖不知物力艱難。而皆奕奕有神。具有豪華氣象。此自非常流所及。如嗣恭王之弟溥儒。字心畬者。奄有詩書畫三長。尤工於文章。並世莫及。即其證也。嗣恭王自言清室近裔。平居家庭。皆操滿語。由祖宗之教使然。亦不忘本之意。語雖近夸。然足以覘其所尚

古今人姓名偶同

古今人姓名多有同者。友人趙任龔名汝楳。而宋人有趙汝楳。雖非良士而有著述一也。黃黎雍名式叙。而繆筱山所刻藕香零拾某種卷末有黃式叙二也。其他亦不少概見。天下事之偶合者多矣。此不足怪也。

元景

義州元景造象記。景後魏宗室。而魏書無傳。余自弔比干文中檢得元景之名已以為難得矣。頃閱嚴可均全後魏文。有元景一首。係自魏書列傳中輯出。鐵橋采摭之富。誠可佩也。

東北文獻零拾卷三終

遼陽金毓黻撰集

郡邑山川類

遼東城

吳向之先生撰東三省沿革表。謂遼東城在大遼水之西岸。在今遼陽之西北。應入遼中縣界。此蓋因水經注大遼水逕襄平故城西一語而然。又遼東志讀史方輿紀要諸書。皆謂襄平在遼東郡西北。亦一證也。惟近人吳承志不主此說。其撰賈耽道里記考實。謂今遼陽北無大古城。可當遼東城。舍今遼陽別無可當。此語最為有據。余撰遼東文獻徵畧即主此說。蓋就魏征公孫淵隋唐征高麗諸役證之。舍今遼陽別無可當遼東城者。其曰遼口即今渾河太子河入遼水之口。乘其水漲。即可直造今遼陽城下。其曰首山馬首山。皆即今之首山凡西兵之造遼陽。勢必經於山下。此遼東城為今遼陽之證。無可疑者。頃檢通鑑卷一百九十七胡三省注云。遼東城今大元遼陽府。元之遼陽府即遼金二代之東京。亦即今之遼陽。得此一說。尤為明證。而紛紛之說可以不作。

遼東新城

滿洲歷史地理謂有遼東新城在今遼濱塔之地。遼代名遼州者。以別於遼東郡之故城。此說實本讀史方輿紀要而不知其不然也。唐遣高麗王爵高藏為安東都督。往撫高麗遺民。因移都護府於新城。凡舊唐書本紀及新舊兩高麗傳唐會要皆如此說。此即高麗之新城也。新舊兩地理志及通典太平寰宇記皆云。初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繼移遼東郡故城。繼又移新城。就此文義求之。下文之新城。蒙上文之遼東郡故城。而釋曰遼東新城。固無不可。若本紀兩高麗傳會要。皆祇曰新城。無上文之遼東郡故城可蒙。而亦釋為遼東新城。則大不可也。命高藏為都督。安輯遺民。而往新城。蓋新城為高麗遺民集居之處。故移都護府於是。其用意顯然可考。若移置於遼水西岸之地。又何所取義耶。惟隋置遼東郡於遼水西岸。應以今遼濱塔之地當之。紀要已主是說。考古者所宜取焉

新城

高麗之新城。應在今之何地。尚未求得。李勣云。新城在高麗西境。不先攻之。餘

城未易下。故唐兵渡遼水後，宜先攻新城，而新城所必去遼水不甚遠也。唐書本紀高宗永徽六年，程名振破高麗兵於貴端水。又高麗傳云，名振至新城，破高麗兵，火外郛。其本傳亦云，破高麗兵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此皆新城鄰於貴端之證。唐書或言貴端水，或言新城，或貴端水與新城並言，以其為一地也。貴端水當為今之渾河，亦即小遼水之別名。遼代有貴德州，即置於貴端水之濱。貴德即貴端也。近年在瀋陽城東郭外，發見之石棺，鐫云貴德州觀察判官孫允中。今瀋陽鄰於渾河，則貴德州當去今瀋陽不遠。吳向之先生東三省沿革表，以今撫順當貴德州，似為得之。以今撫順城亦鄰於渾河也。王寂遼東行部志，謂瀋州即高麗之新城，固亦近似。然李勣之攻新城，謂其西南山臨城而今瀋陽城之西南則無山也。日本渡邊三三君謂在今撫順城北山之古城址，為新城。此固不敢謂其確，然其西南壁山則有之，依此求之，可十得八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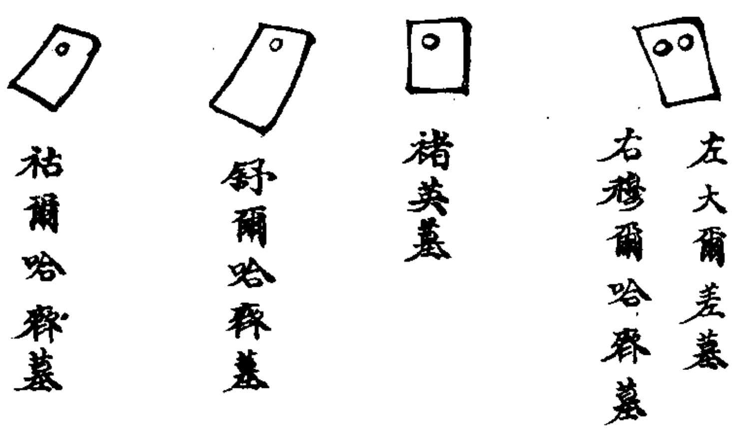
舊遼陽

朝鮮樸美爵趾源熱河日記，乃樸氏於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奉使朝清，先至熱河，賀高宗萬壽時所撰，以記途中所見，亦柳惠風瀋陽錄之類也。記中有舊

遼東記。稱今遼陽城曰舊遼陽。初不知所謂。細檢前後所紀。乃知所謂舊遼陽者。指明季殘破之遼陽而言也。又有所謂新遼陽者。指清太祖新建之東京城而言也。日記云。亭午極熱。趂馬歷高麗阿彌庄。與趙主簿達東。及卞君來源。鄭進士。李儀鶴齡入舊遼陽。其繁華麗十倍鳳城。別有遼東記。出西門見白塔。其制工麗雄偉。別有白塔記。按此所紀為今遼陽城明矣。又云還至太子河。順河而下七八里。宿新遼陽映水寺。按迎水寺在今遼陽城東北十五里。東京城北十里稱迎水寺。而冠以新遼陽。以其去東京城極近也。舊遼東記云。遼東舊城在漢襄平遼陽二縣地。秦曰遼東。漢末為公孫度所據。隋唐時屬高句麗契丹稱南京。金稱東京。元置行省。明置定遼衛。今陞遼陽州。移城距二十里為新遼陽。此廢稱舊。遼東城周二十里。按此所謂舊遼陽舊遼東城。皆指今遼陽城而言。已無疑義。至今東京城距遼陽城祇五六里。無二十里之遠。豈當日之新遼陽。即置於今之迎水寺耶。然余詢之故老。皆不知有設州於迎水寺之說且其地亦無衙署之可尋。故余以為在東京城為得實也。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偕友人王君禮鄉時敏踏凍游東京陵。陵在遼陽城東北十五里。計有四墓。外繚以甎垣。居中者舒爾哈齊墓。清太祖之胞弟也。封莊親王。又稱莊達爾漢巴圖魯親王。有順治十一年立碑。左為褚英墓。太祖之長子。世所稱為太子者也。墓門已以甎砌塞。無法入觀。右為太祖從弟祜爾哈齊墓。此三墓列於岡上。首山障於前。白岩拱於後。太子河流於足下。面坤背艮。襟山帶河。誠吉壤也。清太祖天命七年。移景顯二祖之櫬葬於是。尊為東京陵。順治十一年移葬於興京。余覽莊王與祜爾哈齊二墓之間。有隙地廣三十餘丈。當為二陵之舊址。去褚英墓東百步外。有二墓向巽背乾。共一寢園。曰穆爾哈齊。及其子大爾差。穆爾哈齊封多羅勇壯貝勒清巴圖魯。大爾差封輔國公。謚剛毅。太祖之長子曰褚英。以罪誅。鄉人傳說褚英以說稱太子河結冰被誅。因謂遼陽太子河之名由此起。不知明一統志已有太子河之名。明孫磐墓志云。葬其母於代子河東。（明人于燕芳勦奴議撫亦稱太子河為代子河）代太同音。明人既有是稱。則太子河之名不緣褚英之誅可知也。朱君孔揚告余曰。迎水寺原名東京驛。舊有驛官。此名東京陵。皆由近於東京城得名

附東京陵圖



信州城

孔郁吾談今懷德縣城（舊名八家子）之西偏南三十五里公主嶺驛之西北六七十里有一古城曰新集城縱橫各約二里周七八里蓋即信州之遺址也余檢懷德縣志古蹟門已載此城謂為信州遼東志卷九開原北陸路經歸仁縣韓州

信州城斡本城賔州站龍安站按龍安即今農安而信州城直其南韓州即今八面城而信州城直其北然則今之新集城即信州城無疑且新集即信州之對音郁吾之説信矣

安平城

古書有一字之譌則誤人頗甚漢書地理志玄菟郡西蓋馬縣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通典因之其邊防典高句麗下云馬訾水一名鴨渌水源出東北靺鞨白山去遼東五百里經國内城南又西與一水合即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新唐書高麗傳引此文而安平誤作安市殿版五局本皆同（唐書合鈔用明本亦然）余據此文以為安市在今鳳城之證及考文獻通考高句麗傳元一統志高麗圖經所説無不與通典同而通典即出漢志安平即西安平之簡稱也平譌為市故新書作安市然唐之安市城在今海城去鴨渌江入海處尚數百里安平者在今鴨渌江下流右岸九連城故云至安平入海而於海城則無與也余因博明氏鳳城瑣錄及丁傭所引僿説謂唐安市城在今鳳城故用其説而引新書以證之今檢通典乃知其誤可知讀書之難

東京城

柳邊紀畧云。沙蘭城內存石塔一。石觀音一。康熙初觀音首脫。鼻端微損。新鄉張司空桓公。名縉彥琢而小之。今高九尺。而石座又三尺餘。按此所謂沙蘭城。即今之東京城也。張賁東京記云。城南有古寺。鏤石為大佛。高丈有六。今墮其首。好事者裝而復之。前有石浮屠八角形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亦云。禁城外有大石佛。高可三丈許。蓮花承之。前有石塔向東北倚。此即柳邊紀畧所稱之石觀音及石塔也。寧安縣志云。東京城石佛寺。即今之興隆寺。盛京志載相傳金時慈聖大后所建石佛。高二丈餘。後石首墜地。有石工欲鑿為碾。甫舉錘頭涔涔痛。遂置之。是夕吳漢槎錢德維等同感異夢。於是舉石頭。湊法像冶鐵固之。即故址建剎。至今香火甚盛。秋笳集上京詩注亦云。石佛高二丈餘。今實高九尺。坐像也。土人相傳舊實高二丈餘。後因佛首剝落。經好事者改造之。是以縮短。今存者已非廬山真面云。　按柳邊紀畧所叙。較諸書為詳。石像原高二丈餘。迨張司空琢而小之。始高九尺。今之所存者是也。疑吳漢槎居寧時。石像尚未琢。故云高二丈餘。楊可師至日。則已琢而小之矣。故云高九尺。寧志未詳考

柳邊紀畧。故不能詳其原委。余故補志於此。

咸平府

金人王寂遼東行部志云丁丑(明昌元年二月)次咸平府宿府治之安忠堂又云。遼為咸州。以安東軍節度治之。本朝(指金代)撫定。置咸州詳穩司。後升為咸平府。兼總管本路兵馬事。毓黻案金咸平府治。即今之開原城。而稍偏於東北。茲立三證以明之。志云癸未登紫霞山。丙戌復歸咸平。路經西山崇壽寺。留詩於寺壁云。紫霞山寺久不來。按紫霞山一名西山。就詩中詞理可推得之。志又云謁侍御史范元濟於西塔寺。按開原縣志城西南隅石塔寺。即古崇壽寺。內有古塔十三級高二十丈。又有銅鐘移設於鐘樓。後燬於文。此石塔寺即西塔寺。舊名崇壽寺。王寂之所經也。紫霞山在今開原城北門外。縣人稱曰黃龍岡。無復知有紫霞之名。咸平府舊城應在黃龍岡之東。全遼志謂今開原城東北隅為咸平縣舊治。頗得其實。詢之縣人。謂近城之地。除黃龍岡外無他山。而黃龍岡適在咸平之西。則紫霞山一稱西山。亦由於此。崇壽寺本不在山上。惟出咸平西門。必越西山始至寺。塔當城之西。又在寺中。故又稱之曰西塔寺。咸京志始稱石

塔寺。以音近而誤也。此一證也。王氏志云。於西塔寺登九曜閣。有蔡正父所撰弘理大師碑。開原志云。崇壽寺塔之上。滿布銅鏡。近年有銅額墜地。文云金正隆元年建。為宣徽大師藏骨之所。有開原老紳王某。又謂銅額文云宣徽弘理大師。比而觀之。則石塔為弘理大師而建。而開原城為咸平府。已無疑義。此二證也。今開原城東北有地名曰花園。曰教軍廠。即為咸平府治舊壞。黃龍岡正在其西。王氏志云。甲戌次叩畏千戶營。叩畏漢語清河也。丙子次臭里合土千戶營。臭里合土漢語范河也。按清河在今開原境。范河之源在開原東境百里外。下流西南入鐵嶺境。志又云。乙酉宿清安縣。清安即今之清原縣地。應在清河流域。凡王氏之所經行。無不在開原境內。此三證也。自來考證咸平者。不曰在鐵嶺境。即曰在開原北。近人吳向之先生。精於東北地理。嘗以海龍府之地當咸平。又以開原鐵嶺二縣為咸平府之所屬。皆由未見遼東行部志。於金代地理疆域。無法徵考之故。開元初置於吉林省境。至明洪武二十一年移設於咸平府故地。又改元為原。迄於清初。為時不過三百年。乃一談及咸平之所在。竟爾無人能確指其地者。豈非以文獻無徵之故乎。至開原城之移於舊城西

南包西塔寺於城內。當在明初設三萬衛之時。此又考之全遼志而可知者。

往讀金人王寂遼東行部志。其次咸平府治之日。一曰登紫霞山。觀宇文叔通撰劉司空神道碑。一曰路經西山崇壽寺。一曰謁侍御史范元濟於西塔寺。既別。登九曜閣。有蔡正父所撰弘理大師碑。按咸平府即今之開原也。今開原城惟北門外有岡巒連亘。自東北而西南斜抱城之西北隅。其他皆為平陸。此連亘之岡巒。今名黃龍岡。殆即金之紫霞山也。王氏所稱之西山。亦即紫霞山之別名。王氏題寺壁詩云。紫霞山寺久不來。往昔破碎今摧頹。是其證也。余向疑咸平故城。應在今開原城之東北。紫霞山在其西。故以西山稱之也。及出北門登黃龍岡而望。又詢之久居是地者。皆云城之東北不見故城之跡。余因悟紫霞山在今城之西北。可北亦可西。故又稱以西山也。西塔寺今稱石塔寺。俗稱大塔寺。正統丁卯刑部主事黃瓚石塔寺記云。舊碑雖無全文可考。幸存而見者。則崇壽禪寺四字昭然。及載自唐乾元年。有僧洪理大師始創建之。遺址寬宏。大定三年入滅。因建石塔為大師龕。此寺名之所由更也。據此則石塔寺即金之崇壽寺。亦王氏所稱西塔寺也。余至寺內見明正德十五年天順四年萬

曆二十四年等碑記。天順四年碑陰有安樂州知州張麟等字。天順二年碑記亦然。真武廟塔當寺門之前、如錦州廣濟寺其形與遼陽錦州諸塔無異。高約十六七丈。中部佛像。上部十三級。周八面。遠望之成白堊色。所稍異者。惟上部稍銳耳。聞塔頂有銅版鐫云。金洪理大師所建。詧其甎背有橫紋。與諸塔同。凡遼金時代所建諸塔。皆同此式。前者常濟泉縣長贈余之明原塔甎。背無橫紋。今始知此為明代重修時所製之磚。凡余所至諸塔。皆見有明代重修之跡。而重修之人。必為李寧遠伯成梁及其夫人。由此可證李氏鎮遼東日篤信釋氏。於遼金諸古剎浮屠。有保存之功。所宜特筆紀之者也。此寺之後圃。有小石塔。如僧塚。詢之寺僧。對曰。此金洪理大師葬處也。問何以知之。曰傳說如此。且於碑記有徵。余視此塔之中部白色。八面上有字云。大明國遼東都司口口口口口正統十三年歲次戊辰八月。所紀皆明代建石塔人之姓名。余謂此白色八面石。蓋金代遺物。蔡正甫撰所撰弘理大師碑。必鐫於是石上。後為人斲去。而易以是文。今懿路站附近古塔亦有大明國遼東都司守備懿路等字。為正統三年五月立。凡中國各代無自稱為某國者。如唐稱大唐。宋稱大宋。元稱大元。皆不繫以國字是也。凡云某

國某國皆不繫大宗以示為外邦藩屬之意而此碑獨不然者蓋俗人所書不可為訓者也乾元為唐肅宗年號自乾元至金世宗大定三年時閱三百餘年弘理大師入滅於大定蓋為紀實之語其創寺於唐乾元則誓言也凡遼東諸佛寺及浮屠謂為唐代剏修者皆不甚可信其云唐太宗命尉遲敬德監修者尤為齊東野人之語不可不辭而闢之

余又至城東北隅之上帝廟內有銅真武像高約丈餘又有天順二年及嘉靖十九年碑記天順二年碑云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永樂乙未進士第盧陵陳循撰文嘉靖碑云郡人柯朝陽撰文

黃龍府

遼史太祖本紀天顯元年七月甲戌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於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于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中略）太祖所崩行宮在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後建昇天殿於此而以扶餘為黃龍府云按此文前後頗有岐異上文言七月甲戌次扶餘府是日上崩是遼太祖崩於扶餘府城之內矣乃下文又云太祖所崩行宮在扶

餘城西南兩河之間。又似不在扶餘府城者。豈所謂扶餘城者。與渤海扶餘府非在一地耶。遼史地理志。上京道龍化州。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於此。太祖於此建東樓。元年崩於東樓。據此則太祖之崩。又似在龍化州之東樓。武經總要龍化州。在木葉山東千里。(千里二字有誤)阿保機始置四樓。此即是東樓也。會病卒。葬於西南山。即今祖州也。以所卒之地。置州曰龍化。即此州也。此亦言太祖所崩之城。即為龍化州。然則本紀所謂行宮在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殆即為龍化州矣。武經總要又言。龍化州東至泉州三十里。西至降聖州五十里。西南至新州四十里。南至遂州二百里。北至夢送河五十里。考新州南至霸州三里。東至嶶(原作微誤)州二百里。西自惠州一百三十里。北至(似應作西北)永州三百七十里。(此亦據總要)霸州即今朝陽縣。新州在其北三百里。而龍化州又在其東北四十里。是其地應在老哈河與西遼河會流之東。近於今之開魯矣。遼史本紀謂。於唐天復二年九月城龍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開教寺。又後二年(即唐天祐元年)三月。廣龍化州之東城。又於神冊元年二月。在龍化州受尊號。改元地理志所紀畧同。余疑遼初祇於是地。名為東樓。迨太祖崩於是地。始名龍化州。是地既有黃龍之見。

而皇帝崩亦可云龍化。故取是二字名州也。遼史於太祖初年即題龍化州之名者。蓋由史官追記。未之細覆。非本有是名也。遼史於通州下云。本扶餘國王城。渤海號扶餘城。太祖改龍州。聖宗（應作景宗）更今名。保寧七年以黃龍府叛人燕頗餘黨置。又龍州黃龍府下云。本渤海扶餘府。太祖平渤海還至此崩。有黃龍見。更名。保寧七年軍將燕頗叛。府廢。開泰九年。遷城于東北。以宗州檀州漢戶復置。綜合上文所說。遼初置龍州黃龍府於扶餘城。亦即渤海扶餘府。景宗保寧七年以燕頗叛廢府。而更置通州。聖宗開泰九年。又遷城于東北。復置龍州黃龍府。今考通州之地。為今昌圖城北之四面城。所遷之地。即為今農安縣城。金代之隆安府。後改隆州利涉軍者是也。惟謂初置之龍州黃龍府。即在今之四面城。則甚可疑。愚謂古扶餘國王城。或近於是。遼志渤海號扶餘城一語。亦為唐號扶餘城之誤（遼志中類此之誤不一而足）非渤海扶餘府之所在也。龍化州因見黃龍及太祖崩於是地而得名。則初置之龍州黃龍府。似應在是。保寧七年府廢之後。始改稱龍化州。此地居西遼河老哈河合流之東方。（滿洲歷史地理謂在正兩合流點之東南）與遼史在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一語相應。至文中所稱之扶餘城。是否為唐

以前之扶餘滅，抑為渤海扶餘府，尚難肌斷，惟渤海扶餘府，即不與龍化州為一地，當亦在其東北方不遠之地，而後來之通州，非置於扶餘府之故地，則敢斷言矣。初置之黃龍府，如近於今之開魯，則今農安城正在開魯之東北，與遼志遷城東北之語亦無抵觸。此余近日考覽之所得，又似進於舊說者也。

臨渝關

唐書及通鑑注，皆謂臨渝關在營州西四百八十里，而永平府志則謂舊渝關以至營州，其道成一弓形，當時何不由今沿海之徑，以達遼東，徑直而順，此誠費考索之問題也。隋煬帝時有臨渝宮，地在平州之北，近於石城，臨渝關或在是處，然亦未敢遽定，俟再考之。

漆水郡

張慰西耶律文正公年譜云，集中常自署漆水耶律楚材，夫人蘇氏封漆水國夫人，孫希亮猶子鈞，皆追封漆水郡公，是漆水固耶律族望也。然考遼金地志，皆無漆水郡，惟金義州所領有漆河鎮，其地近大凌河，所稱漆水，殆即遼金大凌河之別名耳。余按契丹李儼本漢地人，天祚嬖臣，後賜姓耶律，官至南面宰

相封漆水郡王。又金石萃編涿州雲居寺碑。碑陰有漆水郡夫人耶律氏。蓋漆水本為耶律氏族望。而李儼之得封漆水者。天祚呢之。欲使上比耶律貴族也。漆水之稱始於遼代。至耶律文正之世。雖著籍義州。而仍稱其舊望義州之有漆河鎮。亦以耶律之族居此得名。非大淩河別有漆水之名。張氏之說。恐不足信。至漆水之所在。應於上京臨潢府附近求之。契丹國志所謂世里者或即其地。世里漢語作耶律 惟不能道其詳耳。

老鐵山

旅順老鐵山。晉唐時名馬石山。余嘗疑馬應作烏。烏石即黑石。亦鐵山之所由名也。鐵山之名。始見於金代王寂鴨江行部志。蘇州關即今金州南去百里有山曰鐵山。常屯甲士七千人。以防海路。每夕平安火報自此始焉。又蒙兀兒史記蒲鮮萬奴傳。歲戊寅遣御史完顏素蘭及近侍局副內族訛可由山東海道赴遼東。命上鐵山。注云山在今旅順口。此出金史完顏素蘭傳 此所謂鐵山。即今之老鐵山。明人所纂遼東志。鐵山在金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正可與前說互證。蓋此名自金元明訖今而未之變易也。

元代地圖

日本京都大谷大學藏古地圖一幀，題曰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其上端注各省路之名，首以都省，次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諸行省。其屬遼陽省者有二，其一云：

遼陽省。

大寧路。遼為中京，金為北京。

遼陽路。遼為東京。

又云：

遼陽行省。　懿。

遼陽道。慶寧

鎮東道。

其圖中所注，在南有海州、蓋州、復州、旅順口，在北有開元路、東寧路、南京、會寧、五國城，在東者有開州、婆速，在西者有廣寧府、錦、義、成川、懿、逵、利、惠、興、高諸州及大寧城。龍山武平諸縣 其稱名多與元史地理志相應，蓋為元末所製。惟有異者，其

於金陵集慶路之地。標曰皇都。此則指明太祖建都金陵而言。又為明初改注之證矣。其確知為製於元末者。元史王伯勝傳。遼陽省治懿州。伯勝拜行省平章政事。時在仁宗皇慶元年。又仁宗本紀皇慶二年十月。以遼陽路之懿州隸遼陽行省。又順帝本紀。至正十九年正月。遼陽行省陷懿州路。總管呂震死之。蓋遼陽行省。初治遼陽。（據地理志。）後移懿州。此圖於遼陽行省下注一懿字即行省移治懿州之證也。又此圖遼陽省有二。其曰遼陽省者。省之故治也。其曰遼陽行省者。指移治之地也。考遼陽省所轄於遼陽大寧二路外。尚有廣寧府路東寧路瀋陽路開元路咸平府合蘭府水達達路。而此圖僅標二路之名。蓋因圖首隙地太少。不能悉注故也。其可異者。遼陽鎮東二道之名。他書無考。或為元末所置。遼陽道治於廣寧。故注於其下。此以廣作慶者誤書也。元代有山北遼東道始見於世祖至元八年。而泰定至順至正時。皆見其名。此圖所謂遼陽鎮東二道。或為山北遼東道之改稱。總之元代於遼東諸道中間易稱。隨置隨廢。不能悉據元史地理志以繩其誤審矣。元末有大元混一方輿勝覽三卷。曾為錢辛楣所見。其地名與元史地理志稍有異同。此圖既標稱混一疆理歷代國

都之圖。愚意此必為混一方輿勝覽之附圖。不知何時流入海東。考元代輿地者苦於無圖。今得此圖正可與元大一統志元史地理志諸書印證。其可珍貴又不待論矣。今於東京研究所得見此圖攝本。青山君正從事研究。異日必公之世人。是所望也。

盛京地圖

在青山定男君研究室見二地圖。一為方輿紀要圖寫本。不知與印本有異同否。未及對核。一為盛京程站圖。此可與遼海叢書所收之嘉慶東巡紀事互照。蓋其卷二為盛京路程紀。載由北京經山海關至盛京。以及至永寧之路程。按日里至食宿甚詳。再與此圖互照。則益瞭然矣。惜不知此圖繪於何時。亦未詢購自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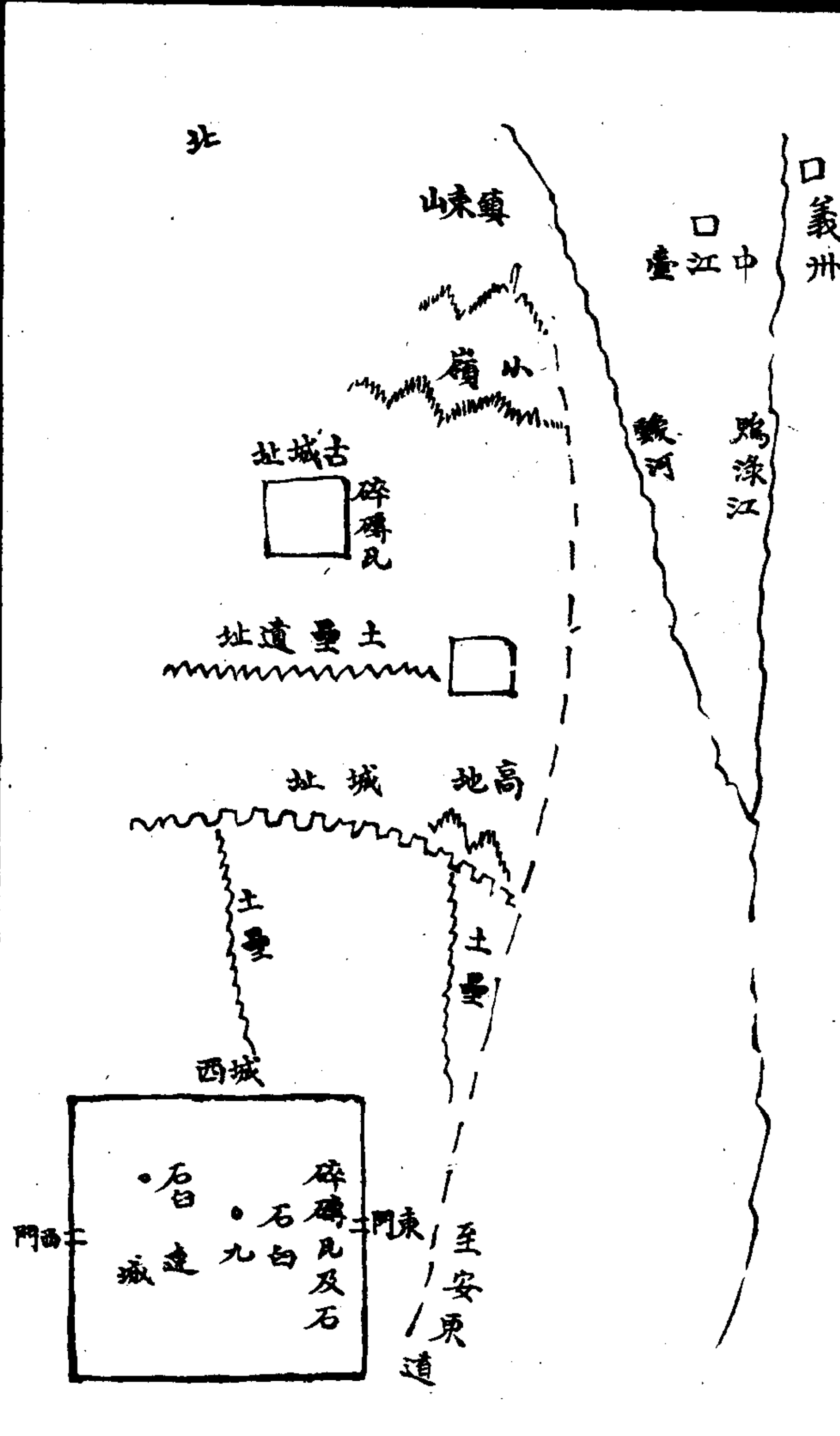
金山及哈達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和田清君。貽我明初蒙古之經畧一册。附明代東蒙古圖極清晰。如明初納哈出所居之金山。在今雙山縣北之金山堡。此余向所未知者。又以明末之哈達部。位於海龍之西南山城子鎮之西。余頗疑海龍

即哈達之音變。惜無他證。今其地有李海龍墓。或謂即海龍得名之所自。然亦爲東野人之語也。

九連城

壬申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往踏勘九連城。東邊林科學校校長秦潤甫（有德）家於是。為任引導。先由秦君贈我安東縣志一帙。其古蹟門云。九連城在縣治東北二十里。金史斡魯傳康宗時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斡魯亦築九城與高麗抗。即此地。明季築鎮江城於此。今遺址尚存。同治間土人掘地得石碣一。曰應勝門三字。古碑一。惜不知保存。剷削無遺矣。清室為朝鮮貢道所經。所載頗畧。然引金史一段及碑碣。則極有價值也。午前九時自縣衙出發。行二十餘分。至九連城街。至警察署小憩。旋出署東行。至一嶺上。今稱鎮東山。觀日俄戰績碑。日人所建也。立其上可俯瞰鴨淥江及靉河。余初以為九連城傍鴨淥江隔江與朝鮮義州相對。及至此地觀之。乃知九連城尚在靉河之西南岸。靉河再東南行數里。始入鴨淥江。義州城當九連城之東北。約十里。須先渡靉河。次渡鴨淥江。始能至也。對岸有統軍亭。孔子廟。又有薛禮廟。已毀。山上有塔。猶依稀可望



也。自鎮東山而東。逾一小嶺。其城壘遺址甚多。又有作城形者。中有碎磚瓦石片。畧如圖形。東南爲市街。又街之西南有古城址。大於前所見者。光緒八年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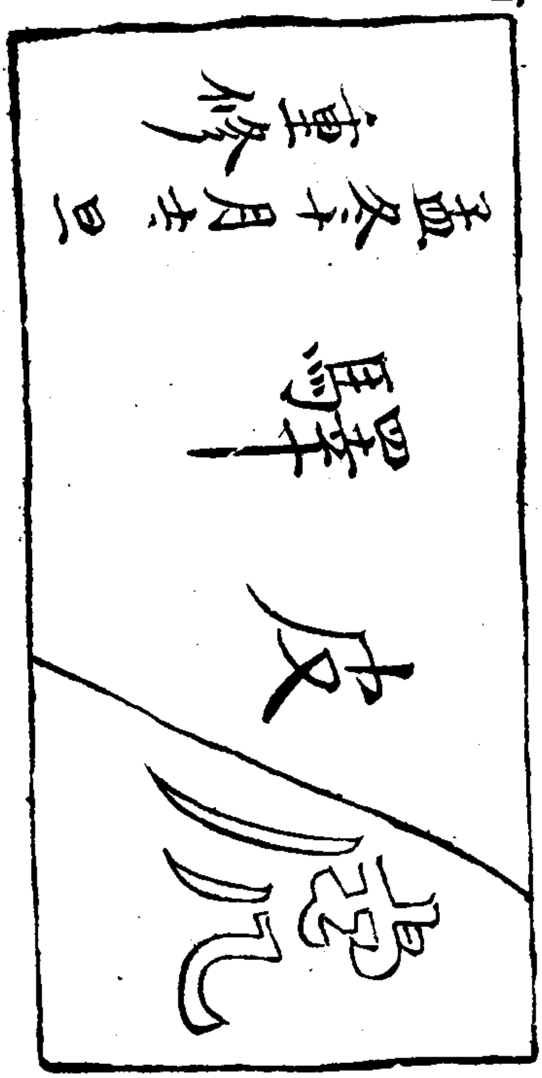
邊道陳本植於縣文內紀載甚詳。其畧云。九連城基址面靠山。前臨大路。東瞰朝鮮。西顧貢道。舊有東西二門。大牆尚復屹立。共丈外口周圍七百四十弓。計二里餘。東西寬一百五十九弓。南北長一百五十七弓。核地一百四畝。又云九連城舊址。後面屏山。細辨圍壕遺址。其勢乃長短方圓相環。共計營圍有九。與貢道旁之土城三面分峙。按此即所謂九連城也。此云營圍有九。即為名九連之由來。今則西南之土城專九連之名者。舉大以包小也。余倩張孝庭攝景十餘幀。以為紀游之資料。

虎皮驛

遼東志二驛傳。虎皮營城驛在遼陽城北五十五里。洪武二十一年設。舊瀋陽中衛正統初年調撥後衛左所帶管。按虎皮驛即十里河村之舊名也。瀋陽縣志云。虎皮驛古城在縣城南六十里。周圍一里又一百三十步。南一門。明熊廷弼經略遼東設防於是。清天命六年征遼陽。進師虎皮驛。撫降之後。改修南北二門。即今十里河。又云虎皮驛石額在城南十里河。明萬曆間立。俱古蹟門據以上所紀。則余所注意者。虎皮驛古城及石額是也。古城遺址在十里河之西南隅。

十里河繞其南西二面。垣址尚存。城內無居人。已夷為田。其北門基址猶可辨。此村有南北二門。倚古城之西南門內關帝廟有崇德七年重修碑記。石質極劣。字多不可認辨出北門外有真武廟。其廟東垣外壁上嵌一石額高尺餘濶三四尺。虎字已泐。僅餘皮驛二字。左側又鐫小字曰孟冬十月吉旦重修度其右側。必有萬曆某年。張紹房云往歲廟垣頹石額墜地。折為二段。後補修之其前段之字遂脫。今視其石色澤紋理。皆不一致。疑其前段為後人改補。非原石也。

附圖



遼水

淮南子地形訓六水中有遼水。又曰遼出碣石。高誘注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又云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按此與山海經謂遼水出衛皐山不同。蓋一山而異名也。

南蘇水

高麗圖經云。唐貞觀間李勣大破高麗於南蘇。旣渡。怪其水淺狹。問之云是遼源。按此即遼水之東源。今名赫爾蘇河。一名東遼河者是也。古名南蘇水。近水之城曰南蘇城。或稱金州曰南蘇者非是

遼海

古人稱遼東曰遼海。東軺錄遼館伴使劉經言。遼海即遼東也。樂浪玄菟之地皆隸焉。北至上國一千里。即林胡舊地。本名林荒。虜更其名曰林潢府（下畧）此一說也。又有謂遼海即東蒙古之東部者。滿洲歷史地理松井等渤海國之疆域云。魏書庫莫奚傳載後魏太祖征服庫莫奚及其他部族。伸張勢力於遼海。又於和龍備有衛戍兵。令其方面之諸部族服從之。此遼海與今直隸灣舊稱遼

海之義不同。實指東蒙古邊境、多廣漠砂磧之平野而言也。唐書薛仁貴傳載唐軍攻陷扶餘、城降服、其地四十餘城、謂為威振遼海。北史突厥傳謂木杆可汗時突厥之領土東至遼海。凡此遼海、亦與前述相同。大氏廣大之沙漠地、一見如海、故謂之海。東戈壁地方、接連遼河流域、故以遼海稱之。遼東志所載開原山川、謂遼海即指遼河而言。亦別解也。此又一說也。遼海之名、始見於魏書。是遼海之名相傳已久。而唐宋兩代、亦有是稱。余考薛仁貴攻陷之扶餘城及其他四十餘城、皆在今長春之南、奉天之北。扶餘城在今農安西南。應於懷德黎樹二縣之地求之。是已在東蒙古之邊境東南。所云威振遼海一語、不得以此一隅限之也。況劉經又有是言。而松井氏未稱引及此乎。

明史地理志三萬衛西有大清河。東有小清河。流合馬下流入於遼河。東北有艾河。流合馬謂之遼海。即遼河上源也。　又明人設遼海衛於今開原西北之地。亦在遼河上源。

東北文獻零拾卷四終

遼陽金毓黻撰集

古蹟類

東丹王墓

遼史宗室列傳。義宗倍（即東丹人皇王）子平王隆先。討高麗還薨。葬醫巫閭山之道隱谷。又其季子晉王道隱。生於唐。人皇王遭李從珂之害時。年尚幼。洛陽僧匿而養之。因名道隱。太宗滅唐還京。詔賜外羅山地居焉。按今北鎮縣醫巫閭山有道隱谷。即平王隆先葬處。晉王亦名道隱。或是谷為道隱所居。因以得名。史所云外羅山。或即醫巫閭山也。說者謂昔有道人隱於谷中。故名道隱。恐為望文生訓。非其實也。

東三省古蹟遺聞云。醫巫閭山絕頂有望海琉璃兩寺。兩寺之間山勢稍平。荒草亂石。中舊有斷碣。上鐫文云。大遼東丹王耶律貝之墓。先輩劉東閣先生曾見之。民國初年碣尚存。今則有無不可知。愚按遼史宗室傳。遼太宗改葬人皇王於醫巫閭山。今山中有人皇王墓碣是也。惟當太宗改葬之時。已追謚曰文

武元皇。其後改謚讓國皇帝。陵曰顯陵。後又增謚曰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度其陵墓。必樹豐碑。且必題帝號。而此碣猶曰大遼東丹王。一不合也。人皇王名倍。小字圖欲。清代譯改。乃名曰貝。此碣已改為貝。不作倍。二不合也。然既有人見之。必非盡妄。或有是斷碣。而文不盡如是。容再博考之

遼墓

民國十九年五月。瀋陽大東邊門外大亨公司院內。發見兩甎洞。左洞有石棺一具。男女石偶人各一。右洞有瓦罌細頸缾一。石棺作長方形。高尺餘。長三尺。寬二尺。上蓋刻雲龍類花紋。已破。四面刻四神像。皆隆起。前鐫字曰。承奉郎守貴德州觀察判官。試大理司直。賜緋魚袋孫允中開泰七年歲次戊午。三十一字。棺內鑿深五寸。初啓視時。祇有灰塵。按遼聖宗開泰七年戊午。當宋真宗天禧二年。遼史地理志。東京道貴德州寧遠軍下節度。本漢襄平縣地。聖宗建貴德軍。後更名。有汜河大寶山。統縣二。貴德奉集。又百官志。有某州軍觀察判官。今瀋陽即遼瀋州昭德軍。貴德州即在瀋州東南之奉集堡。此孫允中事蹟無考也。或官於貴德州而葬於瀋州。大理司直之官。不見遼史。數年前遼陽城東

天井山發見之金張行願墓（張浩之父）亦有瓦棺。其形式尺寸與孫氏石棺畧等。棺前製成門形。但無刻字。現尚存遼陽高麗門內蠶桑學校。棺式既小。不能容屍。或係崇奉佛教。火化之後。藏骨於是。亦未可知。遼金二史禮志均無紀載。容俟續考。

賈師訓墓志

羅雪堂先生。新撰遼相國賈師訓墓志跋云。遼史道宗五。大安五年六月壬戌以前樞密副使賈士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士勳殆即師訓。又誌所稱北樞密使乙信。即姦臣傳之耶律乙辛。信辛音近。師訓士勳亦音近。二者互證。則師訓之即士勳審矣。又云。此誌載故侍中彭城劉公雲。宣政殿學士陳公覺。故中書令李公仲僖。故相王藉。故相國太原王公言敷。故侍中邢熙年。此六人中。惟李仲禧附見。其子耶律儼傳中。仲僖賜國姓見道宗（咸雍七年）紀。他如陳覺王言敷邢熙年之名。亦均見道宗紀。而無傳。惟劉雲王藉名不見紀中。然道宗紀太康八年六月以劉筠為南院樞密使。九年閏月以王績為漢人行宮都部署。南院樞密使。雲筠籍續音近。以師訓之作士勳例之。則劉雲殆即劉筠。王藉殆

即王績矣。以上所考至精。讀此為之一快。

長編神宗元豐七年十二月辛卯。遼主遣永州觀察使耶律襄太常少卿史館修撰賈師訓來賀正旦。遼史（二十五）道宗本紀大安五年六月。以前樞密副使賈士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按師訓與士勳音近。蓋一人也。民國十九年。熱河出土遼故相國武威賈公墓志銘。首云。公諱師訓。正為奉使之賈師訓。考遼大安五年為宋哲宗元祐四年。上距元豐七年。僅為五年。其為一人可知也。余前有拓本。今已不可得。上虞羅雪堂曾舉遼史之賈士勳為證。不知尚有長編可證。且其名與碑脗合。此長編之所以可貴也。

朝陽古墓

友人黃紫綸居於朝陽。來談。朝陽治城百里。有村曰蒿村溝甸子。土人於五月十五日。在附近山坡下。掘二丈餘。見有石板。板下有洞。縋之始下。洞深一丈七八尺。寬丈餘。磚甃為頂。四周白堊。上繪山川人物。題署似篆文。中列石篋。篋前有石桌。上列瓷器。石篋內儲銅盔銀面具。石篋長八尺許。外刻雲形及花木。發掘人為丁廣丁連之高振奎等七人。所得物品皆為七人所分。又有翅石。不知

所鐫何字。後為地方警察所悉。向發掘人索其物品。而原發掘人居為奇貨。茲由黃君携來石盃二。瓦碗三。一大二小。石盃有紋理。細視似人首。頗生動。與商發掘之法。久之始去。

鳳凰城古物

吾鄉老輩梁仁山先生云。十年前鳳城縣東南某村。發見一石室。中有磁像十八。首帶金冠。腰繫金碑。得者取其金冠。毀併一處。携至省垣世興金店售之。其磁像為湯都統索去。又其一歸日本人手。亦有毀者。不知為何時人製。此等古物。至可寶貴。得者志在易錢。故不知其可貴而毀之。至可惜也。檢鳳城縣志亦不載此事。蓋撰志者不知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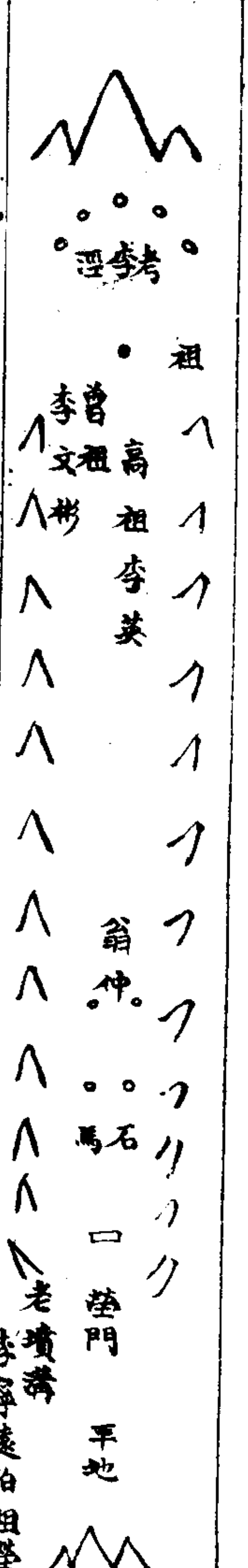
仁山先生又言。前十數年。遼陽城東岩州城附近。太子河岸崩圻出一銅像。甲胄全具。鐫曰黃初某年。有朱姓者携至北京。售與曹鋭。得數萬金。有警區官陳某曾親見此像云。

李成梁祖墓

康熙鐵嶺縣志。寧遠伯李大將軍墓。在城東層家樓。翁仲石馬。儼然在列。民國

四年新縣志李總兵墓有二其一係寧遠伯李成梁墓在城東二十五里居樓子其一係李如松墓在城東三十里小屯又謂居家樓子李成梁墓有石人石馬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余往尋李總兵墓先至居家樓其七聖祠廟碑同治七年魏燮鈞撰文云邑東有村曰古樓子蓋其地有廢樓舊址不知遺於何代因名其村俗所稱曰居家樓皆相沿之誤也村人朱子恩云此村本名居家樓村入朱姓忌用居字改稱土樓子至古樓之稱則未之聞也又一老人云村東南有廢樓址昔為富姓所居稱富家樓後訛稱居家樓或土樓子後山有古墓得一明堂碑為人推墜谷中掘而出之字已為人殘毀內有第五世入關之語又云勅贈一品夫人孫氏又似有字曰李成功又曰大清道光乙未年乙卯月敬立道光十五年乙未按鐵嶺新志有李成功入忠節又清國史本傳成功奉天人清史稿從從藍鼎元撰傳作鐵嶺人官叅將調潮州鎮中軍康熙十三年總兵劉進忠叛成功死之子名奕桂據此則為成功一族之冢非成梁墓也居家樓之東十五里過一嶺有村曰上新墳下新墳兩村之間有地曰老墳灣其地頗具形勝滿洲舊蹟志下作者八木奘三郎曾至居家樓調查李成梁墓未得聞其東十里有李氏墓地名新坟欲往探而未果據此則余之所至乃八木氏之所見也李氏之塋在是塋在山麓上坐北向南背倚大山前有兩峯環抱如門再南遠望有山為屏翁仲石馬具在皆仆於地前有石門題曰李氏塋門凡有六墓昭穆秩然有明堂碑

者四。亦皆仆於地。



其碑文云，高祖考妣昭勇將軍李公英淑人李氏合墓。

曾祖（　缺　）同知李公文彬夫人吳氏合墓。

祖考妣（缺）

皇明誥贈顯考妣榮祿大夫都督同知李公涇一品夫人楚氏合墓。

按明史李成梁傳，高祖英自朝鮮內附，授世襲鐵嶺衛指揮僉事，遂家焉。正與墓碑文合。惟曾祖以下，名不詳，可據此補之。其祖考妣之墓碑，亦在塋內，惟以碑仆字在下面，無力拽之，故不能詳記。因此考知舊志所謂居家樓之李氏墓，石馬翁仲，儼然在列者，指老墳溝之墓，且為成梁之前四代墓，而成梁自身究葬何地，尚待考求也。又小屯附近有地曰老墳嘴子，亦有李總兵墓，圖即李如松墓，新志所謂東城東三十里小屯是也。小屯多李姓，皆為李寧遠之族，存有族譜，余正擬借閱。余以

未至。不敢懸斷。凡事非親履其地。不易得其梗概。若縣志所云云。局於居家樓一地而求之。未有不誤者也。

清肇祖墓

端仲姻談清肇祖之墓。在延吉與朝鮮交界處。俗稱皇帝墳者是也。按今興京永陵內祇有三墓。與景顯三祖是也。肇祖無陵。不過虛存其名而已。且明人記載。謂清初祖猛哥帖木兒。即肇祖孟特穆。端氏之說。正與此合。

仲姻又述程家檉之語曰。清之遠祖。出自趙宋。實錄言。仙女浴於長白山之天池。天池者天水也。天水者趙氏之郡望也。朱果發祥。以影其母為宋氏。欽宗朱皇后。隨帝北遷。清之遠祖。蓋出自朱后。故云朱果也。此說出於高麗國史。彼國傳說如此云云。未審所指之高麗國史。是否鄭麟趾所撰。抑出自朝鮮實錄。然日本儒者喜徵清初掌故。無一人言及此者何耶。又清尚書鐵保自言出於趙宋之裔。此亦滿洲人出於漢族之旁徵

孔有德墓

向讀盛京通志。載定南王孔有德墓。在遼陽東南十里花園。又聞齊君蓮閣言。

於年十六七時。（光緒二十餘年。）曾至其地。俗稱松林花園。遠望有松多株。外繚以垣。中為王墓。下砌以磚。其頂以灰堊之。迄今已三十五六年矣。民國甲戌七月。余約遼閣及孫筌午同往覓之。出小南門傍城外垣東南約五六里。即至松林花園。志稱十里。尚有誤也。王墓在村之東端。僅見其地為一塘。大約三四畝。餘無所見。詢之村人黃姓。言此墓被毀之由頗晰。其言曰。光緒甲午中日戰役。有一督兵官。咸稱曰曹大人者。在遼陽附近設防。遂於王墓之前築二壘。掘地成坑。自此始。迨甲辰日俄戰役。俄人復因舊壘而增大之。又盡伐墓地之松。於是此墓遂不能再保矣。吾於幼時見此墓之外垣為方形。以磚甃之。前有門樓。圮其一半。後乃毀其門樓。毀其垣。又毀其墓。當毀墓時。於其內僅得長幅之絹綢。別無骸骨。蓋孔王遇難于桂林。屍骨未必可尋。僅葬衣冠於此。自是墓夷為平地。附近村人之取土者。皆就墓南之坑向北濬之。愈濬愈拓。於是全墓之地成一大塘。即如今日之所見也。黃姓又謂其遠祖名國材。於明末官副將。隨孔王降清。又村人有金孫楊諸姓。皆居此甚久。又謂往年於墓南得方形之石。其上刻字甚多。中有四里村等字。蓋為明代之舊名。而清代改稱花園也。余問其曾有墓

碑石馬石羊等飾葬品物否。則謂向未之見。余所得者大畧如是。至黃姓所得刻石。蓋為明代人之墓志。惜已不知流落何所矣。李傑三言幼時至孔王墓。見其石馬石羊。儼然在列。惟不見有墓碑。蓋已早致。清國史本傳言為孔王建碑於墓道。則故有碑無疑也。

耿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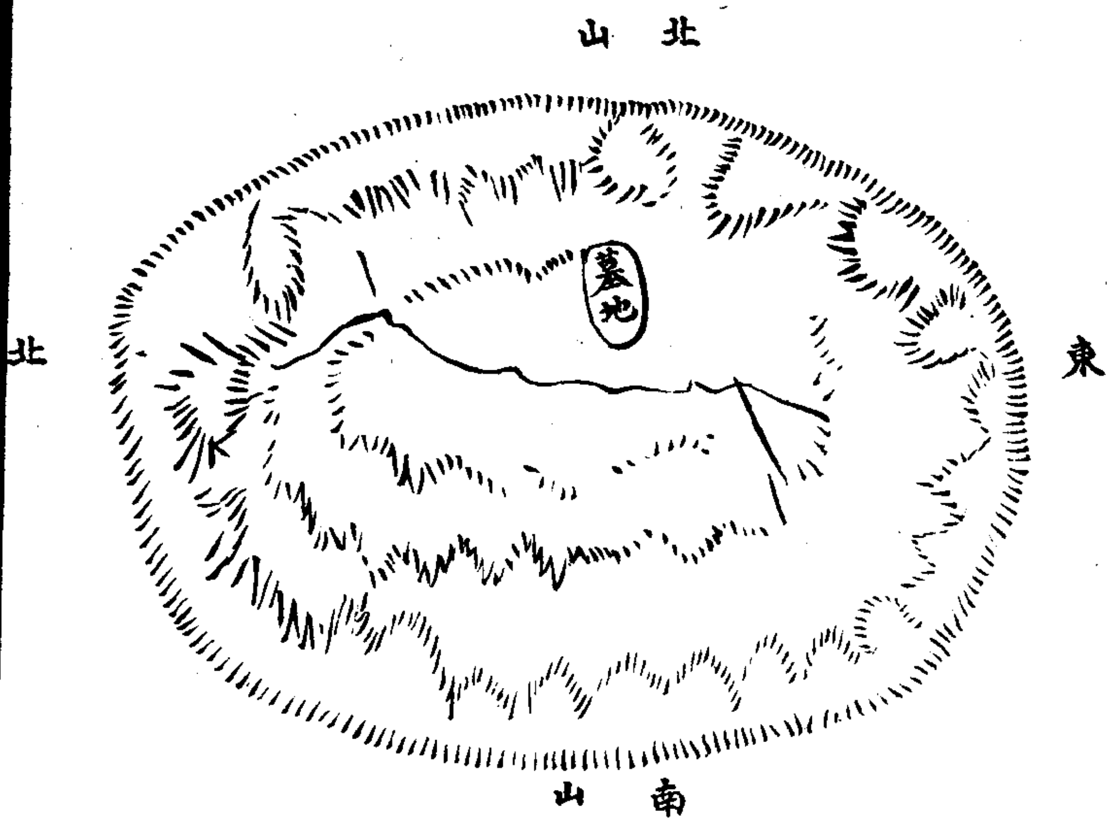
曝書亭集七十三。靖南王墓表云。靖南王既薨三十年。天子命反葬遼東。於是王孫昭忠。自福州護遺骸以北。葬有日矣。請為文表其墓。中畧 王諱仲明。字雲臺。先世山東人。徙蓋州衛。中畧 崇德元年四月。册封懷順王。順治六年五月。封為靖南王。中畧 王生于某年月日。其葬於蓋州馬蘭峪也。在某年月日。厥妃贈太妃郭氏李氏祔焉。按此表紀耿王里籍及歸葬事頗詳。允為實錄。蓋平縣志懷王按即懷順王之簡稱。墓在城東南六十五里連陰峪。墓前石人石馬。至今猶在。耿仲明籍隸蓋平。明萬曆間卜地城東連陰峪。葬其曾祖祖考。立神道碑以紀其事。子繼茂葬仲明於遼陽。自此王後雖不續葬連陰峪。而順治四年所立各墓碑字迹可辨。周垣石柱尚存。又志載耿仲明創建興隆寺碑記云。余仲

明生長蓋牟。從未奉佛云云。此皆可與墓表互證。惟有二事。尚待考訂。據墓表耿王葬於蓋州馬蘭峪。即其祖塋也。而縣志謂葬於遼陽。考今遼陽。未聞有耿王墓。似應從墓表葬於蓋州。此其一也。馬蘭峪縣志作連陰峪。此必有一誤。縣人王曉樓庚齡。居近耿王墓。謂其地名馬蘭峪。蘭蘭音近。故墓表稱馬蘭峪。按馬蘭之蘭。俗讀為連。此云作蘭非是。此亦應從墓表。二也。楊伯馨瀋故云。靖南王耿仲明。海城縣人。此尚考之未晰。瀋故又謂續順公沈志祥岫巖州人。按蓋平縣志。沈志祥墓在城東北七十里周家堡。迄今豐碑屹立。有清聖祖御製碑文。在馬王曉樓云蓋平之東北部。舊隸岫巖州。故楊氏云然。

託李君憲宜。長嘉訪查耿王墓。李君之居近於連陰峪。故託其訪之。渠轉託其友人高君志強。字劍蕭往訪。高君見任湯池小學教師。據其踏勘所得。蓋為耿仲明之先塋。至仲明是否葬此。尚不能明也。其墓地各塚皆有石碣。其序如左。

。蓋平縣馬蘭峪耿氏祖墓石碣。

蓋平縣馬蘭峪耿氏祖墓石碣



故曾祖耿[illegible]
楊氏

故伯耿口羅氏

故顯考耿公諱九
妣曹氏

順治四年丁亥

故兄耿仲金

墓地畧圖

墓地衆山環拱。墓前有小	河。共得二十一碣。別無碑	文有石翁仲等。皆殘毀。石	表一。尚矗立。距耿墓一里。	溝内有一孤塚無碣可考	或謂為耿王墓。又謂為其	祖墓

故顯考耿仲德
故顯考耿成福
妣郭氏

故兄耿仲全張氏

故□耿科□氏
故兄耿仲禮
男東賢

故伯耿三漢郭氏
故兄耿仲義

故伯耿萬鹿氏
故伯耿仲仁

故伯耿千郭氏
故兄耿仲智徐氏

故祖考耿公諱陞
妣武氏
故伯耿春郭氏

故伯耿八羅氏

故曾祖考耿公諱綱
妣白氏

故顯祖考耿公諱用
妣徐氏

故顯考耿公諱元
妣沈氏

萬曆三十四年十月仲冬吉旦立
大清順治四年季春吉日懷順王

高君謂北京之西白馬川。有耿氏墓。豈耿仲明未能返葬遼東。而留葬於是歟。然朱竹垞墓表明云。歸葬蓋平之馬蘭峪。抑何說歟。余疑孤塚為仲明墓。而墓表未立。或立而被毀。此則不可知矣。表列正中之三世。為仲明之正系祖考耿

仲明初封懷順王。順治六年改封靖南王。碣立於順治四年。故猶題曰懷順王高君不知耿王有兩封號。疑懷順王為別一人。則失之矣。

鴻臚井石刻

旅順鴻臚井石刻。始見於遼東志。而大清一統志亦具錄之。顧無人注意搜求自日本租借旅順。此石刻始顯於世。原石移送日本內府。而表著之者。則內藤湖南博士也。頃讀雪橋詩話餘集卷四。得一則云。格巖將軍福增格。嘗於旅順搜得石刻云。勅持節宣勞靺鞨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永記驗(注)按下永字應作為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三行廿九字。以拓本貽錢坤一。坤一謝其惠海物句云。井口銘貽是唐代。扇頭遺贈皆明人。是其發見拓此刻以示人者。又居日本人之先矣。向尠有人知此。故特表而出之。

契丹國書

羅君美寄來契丹文壽昌宮鏡拓本。慶陵哀冊並釋文各一幀。并有書曰契丹國書篆蓋文字上之證據幸皆得到。已將第一難關打破。據前人說遼太宗時稱遼。後改稱契丹。至道宗復稱大遼。從此前途可稍樂觀矣。繼此即為仁德皇

后及仁懿皇后之異稱。在理應為仁懿皇后。但於懿字未之見。殊可詫異耳研究此種文字。非有斗膽不可不能用。向來學者之態度所得皆是偶然屬於意外者多。惟先生知此始無顧慮也。弟前以女真譯語與此漢不相干。無心翻閱昨於無意中發見北刘義為山。實意想所不及也。

葉氏語石八云。契丹書最少。潘文勤師曾得一雙鉤本。筆畫繁重。如以漢文兩三字合成一字。余亦響搨得一通。置篋中。無能讀者。按此為論契丹書之僅見者。所云潘氏之雙鉤本。不知出於何處。其云以漢文兩三字合成一字。即指契丹字母係分析漢文以製之者。正如今日所見之契丹書也。惟下云女真書有皇帝都統經畧郎君行紀則不知此即契丹書。其不能辨已久。葉氏固未之深考也。

羅君美謂葉氏所見。即經畧郎君行紀。非別有一碑。然葉氏於此條後又云。女真書有皇帝都統經畧郎君行紀。天會十二年刻於乾陵無字碑。既以經畧郎君行記碑屬於女真書。似所見契丹書碑為別一碑。君美所論未必然也。

五代會要二十九。唐天成三年王晏球等獲契丹絹書二封來進。明宗命宣示

羣臣。莫有識其文字者。契丹本無文記。惟刻木為信。漢人陷蕃者。以隸書之半就加增減。撰為胡書。同光以後。稍稍有之。愚按此節記事頗重要。最近發見之契丹國書。蓋就隸書之半。而加以增損。唐明宗天成三年。即遼太宗天顯三年其時契丹大字已製就。故有絹書流入唐境。其不能識之字。即今發見之契丹國書也。

周春遼詩話朵莊蛇詩一則云。永平府志載朵莊社記。最為奇異。堪入齊諧之志。幾同海棗之談。記撰於金衛紹王至寧元年八月。所紀為契丹時遼與軍風堯事。文從畧。春按云風堯姓名甚奇。雖太昊苗裔而堪入夏氏。奇姓通也。風疑即凪。古風字。堯疑即尭字之譌。愚按春所釋殊誤。風堯二字。蓋用女真字書之而不知其為何音也。考華夷譯語。女真字有凪讀若罕。又有尭讀若兀。又有兀讀若上。又有凪讀若一速。風字近凪與凪。堯字近尭與光之合字。如此求之。庶可得其似也。

藏修書屋刊本遼詩話。周氏按云。風堯姓名甚奇。其字類金國書。不可識。又疑風即凪。通志氏族畧風作凪。乃古風字。元有此姓。堯疑為尭字之譌。與向見刊

本徵異。此經修改故也。云疑金國書。尤為道者語。後詢稻葉君山云。此非金國書。蓋契丹國書。而寫似今隸者。

俞理初佉路瑟吃書考云。契丹字增損隸書之半。遼神冊時造者。有契丹字（謂大字）契丹小字。（癸巳類稿七）葉氏則謂番禺凌譽釗（蠡勺編）述寄傲軒三筆之言曰。遼太祖用漢人增損隸書之半。凡三千餘言。為契丹字。又謂俞理初論契丹亦有大小字與凌說不同。（俱見語石八）愚按遼史紀載契丹大小字之製甚詳。本紀太祖神冊五年春正月乙丑始製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詔頒行之。又皇子表迭剌。（太祖之弟）性敏給。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祖曰迭剌聰穎。遣迓之。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語書。因製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此契丹有大小字之所由出也。遼史考證云。永樂大典引紀異錄。渤海既平。乃製契丹大字三千餘言。則製字在天顯元年。與史異。愚謂當從正史。以神冊五年為確。惟契丹小字之製。則年月不詳。茲定小字之製必在大字之後。本紀及屬國表皆紀天贊三年（九月）四年（四月）回鶻遣使來貢。此皆在大字製成頒行之後。迭剌之製小字。必在是時。金史列傳屢載金人兼通契丹大小字者。（阿鄰。夾谷謝奴。蕭永祺。皆通契丹大小字。）亦有專通契丹小字者。（移剌

溫工契丹小字是在金代，尚未能廢，況遼代乎。

遼陵壁畫

日人在熱河林西縣遼陵摹寫及攝取之壁畫，余在日本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得見之。其所繪之人物甚龐大，人有冠者，有不冠露頂者，冠無翅者，北面官也，有翅似宋人者，南面官也。然有冠者皆為文臣，無冠者為武臣，其可資研討者，無冠之武臣，頂髮皆髡去，而留其四圍，留髮皆下垂，而在兩鬢者尤長，正與女真人髡其四圍，而祇留頂髮者相反。輟耕錄所紀元人髡髮之制，略與此同。向謂契丹與蒙古同族，語言屬一系統，今不惟語言可考，而其髡髮之制亦同矣。今所應考者，明代之蒙古人，是否仍同元代祇髡其頂，明清實錄曾有紀載，當詳檢之。往日烏居龍藏博士曾有契丹與蒙古同出一源之論，惜未及晤面細論也。

半截山摩厓

柳河縣界半截山，有摩厓題曰大金太祖大破遼軍於節山，息馬立石。凡十五字，旁綴以女真國書。按文內稱曰太祖，此為廟號，當為後世追立。如得勝陀碑

之立於世宗大定年也。節山殆即半截山之古稱。此與海龍楊木秋子山之摩崖。可謂無獨有偶。特此有漢字。彼無漢字耳。此亦最近一創獲也。

有拓工邢王八者。為日本山下泰藏教授赴海龍縣楊木林山拓女真文碑。初聞人言。距此不遠尚有類此之石刻。且有漢字。邢某歸告於山下。山下又命其前往。竟拓得多份。左為女真文。右為漢字。文曰。大金太祖大破遼軍於節山。息馬立石。凡十五字。蓋摩厓題字也。此地名半截山。在海龍柳河之間。去海龍約一百二十里。其地又稱溝屯。距楊木林山女真國書摩厓之處約三十里。按金史太祖紀不見節山之名。天輔元年十二月甲子斡魯古等敗耶律捏里兵於蒺藜山。蒺藜二字。短言之音近節。然此役非金太祖統軍自戰。不得云息馬立石也。遼史天祚紀天慶七年。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又有乾顯大營。嚴州營。凡二萬八千人。屯衛州蒺藜山。十二月都元帥秦晉國王淳遇女真軍。戰於蒺藜山。敗之。據此則是役為大戰。金太祖即未親莅戰陣。亦以特筆紀之。故曰太祖大破遼軍。此亦事理之所宜有也。契丹國志。天慶七年十一月到衛州蒺藜山大軍就糧。八年春正月怨軍過於徽州之東。未陣而潰。燕王退保長泊魚務。女

真入新州。五月女真破黃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泰靖等五十餘城。據遼東長春兩路。蓋金太祖於蒺藜山擊破怨軍之後。遂據有全遼。不久而建帝號。此役與得勝陀之戰。同為勝負興亡之關鍵。故其後代勒石於此。以紀戰績。文內稱曰太祖。則非太祖在日所立。亦如得勝陀碑之建於世宗大定時也。然則以蒺藜山當節山。雖不能定。已近似矣。

曷蘇館與阿設罕印

金史宗室脊傳。於大定中授同知復州軍州事。先是復州合廝罕關地方七百餘里。因圍獵禁民樵捕。脊言其地肥衍。令賦民開種。則公私有益。上然之。為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廝罕猛安。按合廝罕一作曷蘇館地在遼陽之南。遼代以處女真之一部。稱曷蘇館女真。一作曷速館。其地在今復州附近。至世宗時開種其地。又設猛安以統之。雙陽馬氏藏一金代官印。文曰阿設罕謀克印。背有小字曰。大定九年九月少府監造。口（此字不明）鉢古猛安下。阿設罕與合廝罕音近。惟口鉢古猛安之官不詳。合廝罕之地即設猛安。其下必有謀克。此所以有阿設罕官印也。

又宗室傳胡十門者。曷蘇館人也。嘗曰。吾遠祖兄弟三人。同出高麗。今大聖皇帝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麗。自高麗歸於遼。吾與皇帝皆三祖之後。皇帝受命即大位。遼之敗亡有徵。始祖兄阿古廼留高麗中。胡十門自言如此。蓋自謂阿古廼之後云。據金史世紀云。始祖函普來自高麗。以胡十門之言証之。其說蓋信云

韓州銅鐘

楊蔚藍談。往歲。東豐黄泥河子。有一地似古廟宇之址。內有古井。發見一銅鐘其形狹而長。上有小孔。旁鐫韓州司獄監製。後以轉贈宜興陳藝漱六。因疑此地為金代韓州故址。然則枝江曹氏謂在今八面城者。尚不得為定論矣。往日漱六先生曾談及此事。特不如楊君之詳。故重記之

韓州司獄監製

農安石棺

報載農安縣北門外陳家機房。因築室掘地。得石棺一具。內儲骨灰。似火葬。棺狀如匣。長二尺五六寸。高一尺五六寸。棺前鐫門形之花紋。旁有紋云大定二

十一年十二月三日趙景興故。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葬靈柩記。共二十九字。尚有陶器數件。白盌已碎。黑瓶一對。為人攫去。按此石棺形與往年在瀋陽東郭外發見之遼代石棺同式。又遼陽出土之瓦棺前部亦有門形之花紋。聞此二棺前皆有瓷餅。據此可考見當日葬制矣。

天賜年號

向閱李氏紀元編。謂金貞祐中。亂賊劉永昌。年號天賜。畢氏續通鑑亦載之。而不知出於金史何傳。今讀觀堂集林卷十六。始知出金史完顏佐傳。傳云佐本姓梁氏。初為武清縣巡檢。完顏訛住。本姓李氏。為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為都統。訛住副之。戍直沽寨。貞祐二年。亂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佐執之。翌日劉永昌率衆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日天賜。佐擲之。麾衆執永昌及暉等並斬之。又宣宗紀貞祐三年二月。有梁佐李咬住誅亂賊張暉劉永昌之紀事。據此則亂軍必別有稱尊建號之主。如耶律留哥蒲鮮萬奴之徒。而劉永昌則其部將也。傳稱永昌率眾二十人持文書來。則其名位必不高於張暉。而暉亦為亂軍所遣。又必別有為之主者。特其人為誰。則不可考耳。往年錦義一帶發見一

印文曰彈壓之印。背文曰天賜二年造。此年號必為劉永昌等糾軍所建之號其所據之地。當有遼東之一部。姑就所知考之如此。

廣豐倉印

穆君允滋新得一金代銅印。文曰廣豐倉印。背鐫正隆五年內少府監造印。廣袤皆營造尺一寸六分五釐。按金史百官志。諸倉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掌倉廩畜積。受納租稅。支給祿廩之事。南京諸倉監支納官。正八品。此金代倉官之制也。食貨志畧言設倉平糴之事。而語焉不詳。義縣發見之張思忠墓志云。前錦州倉庫都監于延泰。錦州有倉。則廣豐亦地名也。金史百官志。永豐庫使所屬有鍍鐵院都監。本此以推。則都監為倉使之所屬。又南京有諸倉監支納官則倉之有監。更可知也。少府監掌邦國百工營造之事。上加內字則未詳。又印制。諸郡王及一品官印。皆方一寸六分半。八品官印方一寸一分半。此印方一寸六分半。而倉使為八品官。尺度不合。豈金尺大於現制歟。

萬戶印

金史兵志凡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之上置萬戶。萬戶之上置都統。燕山既下。

循遼制立樞密院於廣寧府，以總漢軍。天德三年，以元帥府為樞密院，罷萬戶之官。詔曰太祖開創，因時制宜，材堪統衆，授之萬戶，乃權宜之制，非經久之利，可罷是官。此金代設置萬戶之大畧也。元史兵志，國初興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為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為萬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馮氏金索有寒公萬戶之印，張叔未古器物拓文有萬戶之印，背有文曰灑字號，壬辰年四月日。張氏按云，蒙古中統以前未有紀元，但以干支紀歲，此壬辰為太宗四年，於金為哀宗天興元年，灑字其紀數之號也。頃有人自珠河得一古印拓片，文曰征行萬戶之印，未註明背面有無鑄造年月，不能定為金印或元印也。余意金代有萬戶之官，當然有印，珠河之地亦金人所久居，若元代則於此地因緣甚少，故余不定為元代物也。萬戶之上冠以征行，待考。

蒙古官印

楊蔚藍談，往歲（民國十年頃）得一元印，正面為蒙古巴思巴字篆體，中部微凸，背有小字，右云，口（不可辨）[總]蒙古軍百戶印，左云，延祐七年五月日中書省禮部造，輝發古城附近出土，已轉贈袁兆庸先生矣。迨見袁丈謂往歲攜入北京，贈於歷

史博物館。並拓文亦無之。案上虞羅氏隋唐以來官印集存。著錄元印十一方。皆巴思巴字篆體。背有小字。皆曰中書禮部。而無省字。又或作管軍千戶。或作管軍正百戶。張叔未清儀閣古器物拓文。亦著錄篆體元百戶印一方。余存一印。文曰虎賁軍百戶印。而背無小字。羅氏著錄諸印曰。至正十八年。大德三年。又至正某年。元貞某年。此印則鑄於仁宗延祐七年。後於成宗元貞大德。而先於順帝至正也。

元史百官志。有河南淮北山東河北等蒙古軍大都督府。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左翊右翊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而無總蒙古軍之名。大約不出此諸蒙古軍之外。

瀋陽萬壽寺藏經及大法寺器物

萬壽寺在瀋陽城外攘門（即小西門）外路北。余曾兩至其處。儲有藏經二部。一為明藏。正統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所刊。一為清藏。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所刊。按北鎮縣志崇興寺在城內東北隅。明正統十年置大藏經於寺內。有碑記可徵。蓋明藏經刊於正統五年。而頒於十年也。萬壽寺之藏經。當與崇興寺之藏經

同時頒發。特無碑記可考耳。清藏經頒於何年。尚待考證。余擬將其目錄寫入通志。以為一方文獻所關也。千山龍泉寺亦藏明藏經一部。為萬曆年所頒。其詳待考。

瀋陽北郭大法寺。有燭臺二。香爐一。上皆鐫大明永樂十三年大法寺製造。凡十二字燭臺高營造尺一尺四寸五分底寬四寸五分。中部寬五寸香爐周二尺二寸七分。徑七寸二分高五寸五分。別有一磬。康熙甲子年製。徑一尺二寸五分。高九寸六分。周三尺九寸二分。往歲大法寺有訟事。以有燭臺香爐而勝訴。此誠考史考者所必資也。

大將軍印

臨江縣志稿本古蹟有古銅印一條云。五區林子頭鎮正西三十里蘘賢村下甸子村民馬芝芳於民國十三年築牆掘土得一銅印。長三寸。濶二寸二分。柄高一尺八分許。篆文陽字不可辨認。惟背鐫六字曰唐大將軍之印。採訪員馬鑑文携出縣城。收存於圖書館。經變亂失去。所記如是頃晤其縣長劉君紹先雅清詢以此事。據云此印仍存馬姓之手。記有大將軍印等字。余謂此印殊可寶

曩所發見諸印罕有能及此者。唐字殊難索解。恐為誤記。因切託其詳覓如得拓本。於願足矣。

大金

海城公園有鐵雲牌一具。上鑄字曰。大金天命癸亥年鑄。牛莊城。凡十一字。按清太祖天命八年癸亥。亦即明熹宗天啟三年也。余所見大金字樣。多為天聰年間。而天命年有大金字樣者。只此一事。彌可珍也。

古泉

王希哲云。往年於遼陽立山站。工人掘地。得古泉甚多。皆戰國時貨布。上鐫安陽等字。丙見紅鏽。多為日人購去。王君所得者數十枚耳。又於渾河沿得一古鏡。背有花紋。作龍戲珠。旁有文曰咸平府毛克官造。此金代製也。闕百益義州盟刀譜所載諸刀。與胡氏泉考。形式畧同。敘云。皆自萬佛堂附近得之。胡氏稱之曰明字刀。闞氏則釋為盟刀。盟古作明。為諸侯會盟之用。故曰盟刀。此為創解。希哲又以銀三百五十九元易一般焉。亦珍品也。

熊岳城北五里鑲藍旗村。村民由地中掘出古泉甚多。皆戰國時貨布也。文有

安陽甸邑幽關諸字。大畧見於胡氏泉考所載。以余度之。古人因中原喪亂。攜泉浮海而北。或逾關而東。瘞於土中。今遼陽熊岳義州皆有是泉之發見。此正有資於考古也。余擬將在東省發見之古泉。類而聚之。作一考証。布之當世。畧引其端。以供世人之厝意。來日所獲。或有進於此。是余之望也。

後魏李明府碑

李生顯富。在帖估中得一後魏碑拓片。額曰大魏故介休縣令李明府墓志。序云。君諱謀。字文畧。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十世孫。大魏青州刺史貞侯之第二子也。按此碑已見匋齋藏石記卷七。考證甚詳。魏時選士承用九品官人之法。極重門第。遼東李氏。本為望族。故其子孫雖移居他郡。仍繫以本望也。李明府卒於洛陽。葬於彝郡安平縣。此志石出於山東安邱縣。蓋已著籍於山東矣。錄稱書勢秀逸。不在司馬昞劉玉之下。細驗拓本。語蓋不虛。

張百戶碑

日本岩間德也撰元張百戶墓碑考。徐君秋帆譯成漢文。余校讀一過。頗饒興趣。百戶名成。湖北省蘄州人。至元十二年附元世祖。十八年從征日本著戰功

元史有元兵遇颶風。推張百戶為主帥之語。是否卽此人。未可知。然固身與其役。為有關係之一人。則無疑也。碑中之行中書。卽元世祖本紀之征日本行省。亦稱行中書省。圖書編之征東行省。以高麗王兼領行省丞相。與征日本行省有別。岩間謂碑中之行中書。係指征日本行省。亦見元史百官志。的確無疑。碑文又謂二十二年。隸宣慰使都元帥阿八赤德水達達地屯田西鎮守。按元史來阿八赤傳。來阿八赤於至元二十二年授征東宣慰使都元帥。旋從皇子征交州。其子寄僧為水達達屯田總管府達魯花赤。據此則張百戶先隸征東宣慰。後從阿八赤之子往水達達之地屯田。前後次弟。本屬可考。碑文云。二十三年五月。諸王乃顏叛。七月至古州。踰四月至高麗雙城。元史亦云。諸王乃顏叛元。戰於高麗雙城。寄僧被任萬安軍達魯花赤。此卽張百戶又從寄僧征乃顏而至高麗雙城也。以碑證史無一不合。而岩間氏始則云。張百戶直從阿八赤未曾往水達達地方。繼則云。百戶之至雙城。想係從寄僧之軍。前後詞意牴牾。殆由未加深考耳。其釋水達達也。謂水達達初為部族之名。後成地方之稱。元代　達達路在松花江沿岸。逐水草而居。從事水運。故有水達達之名。余謂達

達為達字之疊語，其後又稱韃靼，近世又稱達子，或謂即為蒙古人，實則彼時汎指松花江下游居民，皆為達達，猶今日稱鄂倫春人為魚皮達子也。岩間氏謂水達達原為部族之名，此解最確。東國通鑑稱之曰水韃靼，亦即水達達也。（清臣譯改水達達曰碩達，今人稱俄屬西比利人曰碩達子，實即水達達之音小變。）凡此所考，皆有研究之價值。每覽東邦儒者論達東古事，多有掇獲，此其一也。

元史日本傳，敗卒于閭脫歸，言八月一日（至元十八年）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衆議推張百戶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久之，莫青與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合于閭為三人）。據此則為衆所推之張百戶，不死於戰陣，即為日本所虜。岩間氏引元史云遁還本國，考之元史，實無此文，蓋緣碑記而附益之也。碑云八月朔海風作，船壞，與史文合，下又云軍還至京，依此所紀，則百戶張成或先隨范文虎等以俱歸，而為衆所推之張百戶，別為一人，較然可知，否則與得還者三人之紀載不符矣。蓋征日本軍衆十餘萬，所統之百戶極多，姓張之百戶非止張成一人，且當時衆議推為主帥

呼為總管。此為極重要之事實。碑志何無一語及之。此尤可證明其非張成也岩間氏云。元史之張百戶。與碑文之張百戶是否一人。尚待考證。此尚不失慎重之意。元史又云。九月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張百戶既被推為主帥。被虜之後。亦必見殺。此亦可為推斷之事。

清福昭陵二碑

袁潔文云。曝書亭集謂清福陵昭陵神功聖德碑。為康熙時工部左侍郎顧觀廬藻所書。公精書法。在米南宮趙文敏間。聖祖覽輒稱善云。按朱竹垞長州顧公神道碑銘云。公諱藻字懿樸。號觀廬。官工部左侍郎。公書法尤精。在米芾趙孟頫間。嘗奉命書御屏又書泉林碑福陵昭陵神功聖德碑。上覽公書輒稱善。此即潔文之所見也。近人唐晏輯國朝書人輯畧。不收顧公蓋失檢也。

遼陽白塔

樸趾源熱河志白塔記云。出關廟行不半里。有塔白色。八面十三層。高七十仞。云所稱白塔者。我東皀隸順口所名也。遼東左挾滄海。前臨大野。無所障礙。千里茫茫。而白塔乃得野勢三分之一。塔頂置銅鼓三。每層檐栰懸鐸。大如汲桶。風

動鐸鳴。聲震遼野。愚按白塔之名。土人相傳已久。不僅遼陽之塔以白名也。凡關外之塔。不啻十數。皆以色白得名。而樸氏謂東國皂隸所名。豈其然耶。今視塔頂銅柱直上。中貫銅球三。俗稱銅葫蘆。豈即樸氏所謂銅鼓耶。柱之四面有練繫於塔之各角。亦不見所謂鐸者。至云風動鐸鳴。聲震遼野。尤無其事。且乾隆四十六年距今不過百四五十年。不容今昔之異。至於如是。大抵樸氏當日詢諸土人。因而筆之於書。而土人亦不免夸大其辭。以紿遠人。樸君之在遼陽。不過半日。白塔之風動鐸鳴。又烏得而聞之。其為詢而後知。又無疑也。然其所紀實足以資異聞。故取而錄之。以為方來之驗。

遼陽武廟

遼陽縣志云。武廟（即關帝廟）。在城西門外。建自元世祖。至元乙酉。至今六百四十餘年。此據廟內之元碑而紀載之也。元碑之上額已泐。其文首題曰。中議大夫同知遼陽路總管府事。左楫篆額。勅授遼陽路儒學教授葉瑞撰并書。末署大德歲次丙午。又碑陰云。□□八年辛巳。至元二十二年至大德八年甲辰。據此則丙午為大德十年。是即立碑之年也。明嘉靖二十年碑云。廟置於至元辛巳。拓

於正德己巳。按辛巳即至元十八年也。
關廟中有明碑三。其一為成化九年癸巳碑記。題額云。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遼東行太僕寺少卿會稽章瑄撰文。（已見縣志）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遼東苑馬寺少卿關中樊英撰額。其二為正德四年己巳八月重修義勇武安王廟記。署云遼東行太僕寺少卿某。苑馬寺少卿某。其三為嘉靖二十年五月遼陽重修關王廟記。署云。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奉命整飭遼東金復海蓋等處邊備帶管分守遼海東寧道山東按察司前刑部江西清吏司員外郎榆林劉九容（以上二記皆不見縣志）守廟人云。尚有萬曆年碑一通。已斷仆。移作牆基。不可見矣。
仁和戴梓字文開。康熙中謫居瀋陽。其子亨字通乾。號遂堂。即遼東三老之一。著慶芝堂文集者也。關廟有一額云。至大至剛。前署康熙辛巳秋九月穀旦。下署山西商人等熏沐敬獻。仁和戴梓書。蓋文開謫居時。應山西商人之請而書。
關廟又一額題無能名三字。前署康熙丙子。末署三韓徐廷璽。不知何許人也。
王瑤峰先生撰兩碑記。皆見縣志。其銜云。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充四庫全書處纂修官。乙未會試同考官郡人王爾烈。乾隆四十一年所建立也。

王氏又書一額曰如日在天。為乾隆丙申年題。

遼陽馬神廟

李君傑三言，遼陽城東北隅馬神廟前有地隆起，故老相傳為妙端莊王府之所在。蓋遼代某王也。余謂妙音近遼，端音近東，莊音近丹，此即遼東丹王宮之所在也。傑三又言，前四五十年，庸姓掘得窖銀一鐔，上署曰廉州府正堂。廉州府置於明代，屬廣東省，其窖銀之最先者，不出明代，是必遼東人官於廉州者家於是，當覓廉州府志，或廣東通志，一考訂之。

數十年前遼陽城馬神廟前得窖金，有文曰廉州府正堂。余意此必清初遼東人官於廉州者所藏也。廉州府志載清初廉州府知府表，一，周文，滿洲貢生，順治十二年任。二，陳良玉，奉天蔭生，康熙三年任。徐化民，奉天貢士，康熙六年任。佟國勳、董昭祚、董紹業、陳颺言、施世驥、徐成棟，皆旗籍，與奉天省有關者。余謂窖金之人，不出以上數君。清初遼東人官於廉者，先後接踵，而旗籍之士，亦出於遼東，依此求之，可十得七八矣。

東北文獻零拾卷五終

遼陽金毓黻撰集

雜錄

渤海戶

遼史太祖紀、神册四年修遼陽故城、以渤海戶實之、而地理志作渤海漢戶、此漢戶蓋為漢人之屬於渤海者、遼史營衛兵衛二志、有所謂蕃漢轉戶、蕃漢轉丁者、漢戶漢丁、即同於渤海漢戶、金元二代常僉漢人為漢軍、以別於本族、清軍又有漢軍八旗、別於滿蒙八旗、皆其類也、渤海亡後、其族人仍自成部伍、其被僉為軍者、稱為渤海軍、依此推之、渤海時之僉漢人為軍、亦必自為一部、金代之渤海人、亦不與他族相混、如張浩等稱曰遼陽渤海人、郭藥師稱曰鐵州渤海人是也、大抵遼金元三代之控制漢人、其源多出於渤海、載籍無徵、僅得此渤海漢戶一詞、而其制度亦約畧可考矣、

使遼行程

遼史地理志上京臨潢府下、引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曰云云、又契丹國志

二十四 有富鄭公行程錄。文與薛記畧同。似為一作。考東都事畧及宋史。皆有薛映傳。不載使契丹事。又宋史本紀例不書遣契丹使。故大中祥符九年亦無薛映使遼之文。遼史本紀頗載宋使姓名。大中祥符九年。即遼開泰五年。是年於宋使姓名亦畧而不書。蓋遼史殘缺。本非完書也。且考薛映之年輩。在富弼之前。東都事畧本傳。天禧初以刑部侍郎知并州。大中祥符九年為天禧元年之前一年。時映正官中朝。故膺出使之命。而是時富弼尚未顯名也。弼於仁宗初舉茂材異等。據宋使本傳。慶曆二年前以史館修撰奉使契丹。而遼使本紀與宗重熙十年正月。宋遣富弼來賀。重熙十年即宋慶曆元年也。其後弼又兩使契丹。而撰行程錄必不早於慶曆元年。且考遼史本紀與弼同使者無薛映之名。即以本傳考之。薛映已前卒矣。其記既非撰於一時。何以文語畧同。其中必有一誤。契丹國志雖出於南宋人抄㝡而語頗有據。如薛映記云。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館。此有脫文。富弼行程錄則云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窯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證以陳襄使遼語錄。治平四年六月一日至中京。宿大同館。三日宿臨都館。四日至鍋窯館。五日至松山館。鍋窯館即官

窪館所記與富錄正同，則薛映記有脫文，不待問矣。且驗以今大寧故城以北之里程，自大寧至松山故城，約二百里，益知富錄之確。遼史所錄固極可信，然執此以駁契丹國志，亦未為得也。友人傅君樂煥曾為余言，契丹國志所引之富錄，即為薛映記之誤，應從遼史。其所引證據甚多，詳所撰「宋人使遼語錄考」一文。法人伯希和氏易稱富弼為薛映，蓋為得之。至譯本牟里氏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引作富弼行程錄，蓋因國志而誤，不足據也。

遼史地理志兩錄王曾上契丹事，一見卷三十九中京大定府下，一見卷四十南京析津府下，而兩文似相銜接，蓋至燕京以後，即接敘入中京之路程也。契丹國志卷二十四王沂公行程錄，即遼史所錄之上契丹事，而文稍多，蓋為全文，此與所錄富鄭公行程錄，皆別有所據，是時遼史未成，宋人無由竊見，故其所記甚可信。宋史王曾傳不紀使契丹事，惟東都事畧本傳云，擢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而迓者邢祥辯給，好以氣陵人，稱本國宗支皆賜鐵券，曾曰大臣反側，賜鐵券以安其心，何為及宗支哉，祥大慚。下又云大中祥符六年，為翰林學士。是其奉使在六年前，考真宗景德元年，與遼人澶淵結盟，下距大中祥符

六年。時僅十年。而曾奉使適在是時。且當薛映之前。又考遼史地理志中京大定府。建於統和二十五年。為宋景德四年。據此則曾之奉使。應在大中祥符初年。而遼史本紀不載者。疏漏故也。

涑水紀聞。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辯。語與東都事畧大同小異。而於祥符中奉使。可於此徵之矣。

續通鑑長編。大中祥符九年己酉。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為契丹國主生辰使。東染院使劉承宗副之。壽春郡王友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為正旦使。供備庫使王承德副之。按此。為薛映於祥符九年奉使之證。遼使本紀宋使張遜王承德來賀千齡節。而失載薛映等。幸有李氏長編可以為證。東都事畧作刑部侍郎者。由工侍轉刑侍也。

遼人避諱

老學庵筆記。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旣下詔矣。范至虛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建中靖國後。虜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為重和耳。不必避可也。按潛研

堂金石文字跋尾。曾引及此。天祚名延禧。遼人諱禧亦諱同音及音近字故亦諱熙。余所見遼妙行大師碑。以咸雍作咸和。是又諱雍為和矣。遼史改壽昌為壽隆。或亦有所諱。然遼聖宗名隆緒。遼人正諱隆。何以又改昌為隆。誠不可解。

遼穆宗諱

羅叔言先生函言。遼哀册諱明字。乃避穆宗諱。遼史本紀但言帝諱璟。資治通鑑載璟曾改名明。契丹國志同。遼史失書也。余按先生之言是也。契丹國志五穆宗諱璟。後更名明。錢氏廿二史考異云。按李燾長編。開寶二年契丹主明為帳下所弑。即穆宗也。當是後周避廟諱更改。而史臣因之耳。蓋錢氏未考國志。故如此釋之。其實非也。後周太祖郭威之高祖名璟。故以為諱。使是說而然也。又何以解璟易為明之義。殆周人以為諱者。而宋未必諱乎。今得遼哀册之諱明證之。則穆宗易璟為明之說已得鐵證。而契丹國志亦可以信史視之矣。

又按契丹國志。景宗諱明記。更名賢。此云明記者。即明扆也。遼史景宗名賢。小字明扆。遼諸帝皆有小字。而後世不以為諱。則明字之缺筆。非諱景宗之小字也明矣。曩與羅君美蘐引此為證。故並辯之。

海東青

六研齋筆記卷四云。海東青鶻之俊者。大如鳩。春初自海入遼。不冐高飛冲天。別養馬各小青兒大如雀。亦來自海外。與海青同上。俟其飛過天鵝。小青銜去其幘。海青俯視天鵝。直下爪其眼。灑然而墜。常見搏擊之事。鷹尤相為如左右手。至於小青能去鵠幘。若喻人意者。亦奇矣。至於始事者何以能知二物之為用。又不奇哉

又二筆卷二云。使遼錄云。北馬有割去肝能走百餘里者。其法以醇酒飲之。於脅間取出。沈伯遠一研。正作馬肝色。余為之銘曰。割駿馬肝。沃以醇酒。研磨偷糜。風雷入肘。或曰。此史皇氏斧也。文匠斲削。轉相授手。愚按此二事皆可備東北掌故。故迻錄之。亦以六研齋筆記傳本頗少故也。

珊蠻

北盟會編。兀室奸猾而有才。自製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國。國人號為珊蠻。珊蠻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和神。粘罕輩皆莫之能及。案清代稱滿洲降神之巫曰薩滿。薩滿即珊蠻之異譯。其制出於女真。今謂醫疾之巫亦曰薩滿。俗稱

其降神為跳神。

白芍藥

大金國志。阿骨打之十四年。生紅芍藥花。北方以為瑞。女真多白芍藥花。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採其芽為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之。其味脆美。可以久留。金人珍甚。不敢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置楪中。以為異品。案余於近歲旅行寧古塔東京城等地。途次山中。野生白芍藥花極多。所見亦絕無紅者。此為女真故地。則金志所言信矣。

元兵入東京

元史石抹也先傳。敘也先攻取東京事甚悉。下又云。歲乙亥。移北京。據此。則攻東京在甲戌年末。攻北京在乙亥春初。此為兩地兩役。史文較然明白。蓋可考也。屠氏蒙兀兒史記本紀及石抹也先傳。改也先克東京為北京。雖與元史本紀是年無克東京之文相應。而與元史也先傳東京為金開基之地之語不合。此不可謂為定論也。余考元史耶律留哥傳。謂乙亥留哥破東京。此本與也先之克東京為一役。留哥乘金之不備。引蒙古軍一鼓而下東京。也先傳敘在丁

亥前者。記其起兵之日也。留哥傳敘在丁亥後者。敘其克城之日也。必參合兩傳以定其行軍克城之歲月。始無違誤。此又較然明白也。屠氏以金史紇石烈桓端傳載宣宗貞祐三年蒲鮮萬奴以兵侵婆速府叛迹已呈。遂以金元二史繫萬奴僭號。於十月。為海道梗阻奏報稽遲之所致。而移置於是年正月。又無以解於留哥之進攻東京。遂謂萬奴東略地於婆娑。東京空虛。留哥得而乘之。於是不能不移置東京之陷。於四月以後矣。然細心考之。貞祐三年十月。遼東宣撫司報敗留哥之捷。其後即紀萬奴之僭號。蓋留哥攻克東京未久。又為萬奴所破。東京既復。旋取咸平。至是萬奴乃侈然自大。有據地稱尊之意。此其本末次第。又極較然明白也。至若萬奴之攻婆娑。乃由金末失馭。疆臣拓地自肥。互相攻掠。亦理之常。謂萬奴臣節不虧或有之矣。謂其顧瞻叛旗。稱王僭號。則尚失之過早。試觀宣宗興定二年四月。尚不知確息。命完顏素蘭等赴遼東察訪。則宣宗有羈縻勿絕之意。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余謂必以石抹也先及留哥之攻取東京。併為一役。則東京不必改為北京。萬奴僭號之月亦不必前移。而無一事不與元史脗合。元史固多疏漏。然所紀遼東之事。尚有線索可尋。屠氏

考證元事、留於諸家、然於此事不敢謂其必得、柯氏新元史斷然從之、亦其疏也、

八旗制度

孟心史八旗制度考實、其文甚長、其中小有舛誤、茲為正之、清史稿職官志、宗人府初制、列署篤恭殿前、置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各置官署、清一統志、盛京宮殿大政殿、在大內宮闕之東、崇德二年建、國初視朝之大殿也、殿制八隅、左右列署十、為諸王大臣議政之所、又大內宮闕、正殿曰崇政殿、原名篤恭殿、孟氏謂史稿所敍宗人府之原始、乃天聰以前事、篤恭殿為天聰以前原名、篤恭殿前之列署、乃天聰以前之舊制、太祖都瀋陽後、以迄天聰所營宮殿、無外朝與內廷之別、篤恭殿即正寢、亦即正朝、所謂列署、即殿前東西各五楹之屋、崇德二年始建外朝、以宮前已臨大道、無地可拓、乃於宮之東別建一殿、謂之大政殿、左右列署十、而篤恭殿亦更名崇政殿、左右屋但名朝房、不為列署、按此據清統志而為之說也、考東華錄天聰十年四月、改元崇德、定宮殿名、大殿為篤恭殿、正殿為崇政殿、是篤恭殿即後來之大政殿、而與崇政殿同時命名者

也。朝鮮人瀋館錄。稱大殿曰大衙門。即指篤恭殿。今瀋陽大政殿左右列署各四。即為八固山議政治事之所。前門之左右又各有一署。制小於八署。當不與於八固山之列。合之為十署。俗稱十王亭是也。此十署應與大殿同時建置。在崇德前。不能別有十署。孟氏所謂以殿前左右列屋各五楹為署。亦意度之辭耳。孟氏未細檢東華錄。而為清統志所誤。故有此曲就之說。余特為辨證之至大殿何時易篤恭為大政。實錄東華錄皆無明文。當在世祖入關以後。

斬朝鮮使臣

清開國方畧。東華錄。皆記崇德二年三月甲辰。斬朝鮮斥和臣洪翼漢尹集吳達禮於市。而朝鮮仁祖實錄則云。三月初五日甲辰。殺洪翼漢。四月十九日(戊子)殺尹集吳達禮。又云縛出西門外(尹吳二人)殺之。瀋陽日記三月十五日甲寅。義州府尹林慶業以狀達來。廢尹洪翼漢斬殺於瀋陽事也。四月十九日戊子。背大(即英俄爾岱)以尹集吳達禮出置庭中。問以殺與不殺。宰臣為之請。不聽而殺之。按甲寅後於甲辰十日。蓋林慶業聞報晚耳。據此則尹吳二人之死。後於洪氏月餘。而云同日被斬者。清初紀事疏畧。可據此正之也。

康熙時各省修志

康熙十一年禮部議復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疏稱。各省通志宜修。請敕下直隸各省督撫。纂輯成書。總發翰林院。彙為大清一統志。二十二年春禮部奉旨。又檄催天下。各省通志。設局編纂。遵照河南通志例。並限三月成書。雍正三年。以一統志歷久未成。慎簡重臣。敦率就功。七年。詔各省重修通志。上之職方。以備採擇。（以上據傅振倫方志學通論）按此為修一統志而通令各省修志也。然是時所修之志。實不限於通志。各省之府州縣志。亦同時並修。且為修各省通志之材料。如鐵嶺縣志初修於康熙十六年。再修於康熙二十二年。遼陽州志修於康熙二十年。錦州府志錦縣志廣寧縣志寧遠縣志蓋平縣志皆修於康熙二十一年。開原縣志修於康熙五十七年。凡此諸志。僅鐵嶺志有刊本。餘皆為寫本。舊存學部圖書館。（今歸北平圖書館）蓋康熙間為修一統志。向各省徵取府州縣志書。倉卒編就。寫以呈部。而各府州縣未及付刊也。學部圖書館尚有寫本盛京通志三十三卷。雍正十二年修。此亦為應修一統志之徵集而呈部者。其後又依此本增纂為四十八卷。乾隆元年書成刊版。今所稱王河本盛京志是也。

滿洲祀神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紀滿洲祀神之儀頗詳。多有它書所未能言者。其畧云。滿洲之家。有西北二龕。西龕上設一杌。杌下有木三。北龕上設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之座。春秋擇日致祭。其木則香盤也。所奉之神。首為觀世音菩薩。次為伏魔大帝。次為土地。是以用香盤三也。相傳太祖在關外時。請神像於明。明與土地神。又與以觀音伏魔畫像。國初稱伏魔為關瑪法。瑪法者。國語謂祖之稱也。中壁（即北龕）所設。一為國朝朱果發祥之仙女。一為明萬曆帝之太后。關東舊語稱為萬曆媽媽。蓋其時明兵正盛。太祖議和。朝臣執不肯行。獨太后堅意許可。為感而祀之。餘則本家之祖也。按此所敍。視天咫偶聞為詳。彼祇比附古義。此則溯其原始。今詢此禮於滿洲人。多不能言其故。而此則原原本本矣。又記跳神之儀。畧同余之所見。惟謂為薩嗎者。若顛若狂。似有神來。却行後仆。作閉氣狀。又似今之為人療疾之薩滿。非祭神時諷祝文之薩滿矣。

老把頭

劉誠齋談木把皆祀老把頭。以三月十六日為其生日。是日木把設位為祭。宰

牲放假為所設之位。文曰老把頭之位

稻葉君山之論治史

日本稻葉君山博士。言其師內藤湖南。謂研究遼東史實。宜先從朝鮮入手。蓋中國史書關於遼事之紀載甚畧。而朝鮮以近在咫尺。往日朝聘往來。殆無虛日。彼邦悉紀載之。在遼東不能得者。在朝鮮則往往得之。在遼東所得莫定其究竟者。在朝鮮則得其旁證焉。近十年來依其指示求之。果多有所獲。乃知湖南先生之言為不刊之論也。又云。朝鮮之咸鏡北道北青附近。有渤海古城之發見。且有女真字摩崖。渤海之南海府。當在是處。已有一文載於青丘學叢。

東洋文庫

東洋文庫所藏之珍本有三。一曰三雲籌俎考四冊。明都御史王士琦撰。分安攘封貢險隘軍實四篇。一曰五邊典則二百卷。亦明人撰。內有遼東若干卷。一曰名臣寧攘要編。凡二函。此書曾著錄叢書舉要內。有大寧考一卷。余向求之而未得者。余閱其內容。皆明代兀良哈三衞欵服及侵邊之事。不出實錄所載。至於大寧故蹟。如元大一統志所紀者。不著一字。蓋此書以寧攘命名。故專詳

明代兵事。而於一方掌故舊聞。則不甚經意。明代談邊事諸書。幾於千篇一律。故談史者不之貴也。即如五邊典則。多至二百卷。而新史料絕少。大抵不出全邊畧記。四夷考。實錄。會典諸書所紀。以余所見惟萬曆武功錄紀明代邊事詳於他書。而如此之類。則不多見也。然如余今日所見。皆為國內希有難得之本。且聞內閣文庫亦有寧攘要編。詢之和田氏。則謂多購於二十年前。蓋吾國書賈以牟利為主義。而東邦學者為公家社團購書。肯出重價。於是爭先求售者。大有人在。其易得善本以此也。且吾國士大夫之好書者。競求善本。而不肯出重價。如繆筱珊傅沅叔皆以富收藏善鑑別著稱。而國內之善本或竟未得寓目者。蓋諸氏見有善本。即攘為己有。又靳價不予。書賈視為畏途。雖得善本。秘不之告。竟舶赴外洋求售。以得重價。外人已悟此理。且極守信義。既肯出重價。又無攘奪之慮。於是吾國之善本書與古物。漸漸流出外洋。一往而不返矣。此雖細故。而與國人之德行。國勢之興衰。皆有關繫。不禁感慨係之。

海東讀書

近來在海東讀書。嘗有意外之獲。如宋人所作乘軺錄。王仁俊遼文萃曾引用

之。不知出於何書。今日在靜嘉堂閱江少虞皇宋事實類苑卷七十八契丹一條。即全抹是錄。文凡數千言。胥為遼代史料。與王沂公薛映諸行程錄陳古靈使遼語錄余襄公契丹官儀諸記載遼事之書。可以互證。而詳贍過之。往日非不知此書已經董綬金覆刊。可求而得。然不知乘軺錄即在其中也。董氏刊入誦芬室叢刊者。即據日本翻宋麻沙本。凡七十八卷。為足本。今靜嘉堂藏日本刊本。取與董本互勘。字句亦有異同。不知何故。如乘軺錄遼海即遼東也一語。遼文萃如是引用之。蓋不誤。而此本則作遼海即東也。語不成文。謂以王氏所引。其奪遼字必矣。至董本則作遼海即東海易也為海。不知何據。而其義亦絕不可解。恐為校者擅改。孰是以衡董本似不如日刊之佳矣。第考此書之序。日刊以標題之事實譌作事寶。董本壹依本來面目。校者未嘗因此而擅改。何獨於一也字而改之耶。且余考末卷之行數。兩卷亦有異同。似所據為別一日本刊本。他日晤董先生。當面質之。四庫收入之本凡六十三卷。非足本。靜嘉堂亦有寫本。係宋槧故物也。所缺者第六十四卷至七十八卷。乘軺錄即在所缺卷內。

東北文獻零拾卷六終

序

有清易代之後史無成書談故事者樂數清代事實又以清世禁網太密乾隆間更假四庫館爲名術取威脅焚毀改竄甚於焚書坑儒之禍弛禁以後其反動之力遂成無數不經汚衊之談吾曹於清一代原無所加甚其愛憎特傳疑傳信爲操觚者之責不欲隨波逐流輒於談清故者有所辨正偶舉一事不憚羅列舊說稍稍詳其原委非敢務博貪多冀折衷少得眞相耳積若干條先後應各日報月報之約陸續刊登既刊登輒又瀏覽所及有所補訂商務印書館同人願代彙印成册因先出若干事顏曰叢刊一集續有所就以次問世談野史者或有取焉蓋無一事敢爲無據之言此可以質諸當世者也向刊史料一册犖犖大事爲談清史者所必留意玆刊多網羅軼事非史家必取之資要於襞績野史不爲一鱗半爪之談譬如博奕猶賢乎已故別於史料而名以叢刊云丙辰立春日孟森識

再版序

叢刊絡續出版至三册。後遂輟筆。葳久售罄。學界頗有思購者。歷年有函來見詢。新相識之友。見亦必問此書。且請再版。予以當初版時。由同鄉蔣竹莊惲鐵樵請以實其所辦之東方雜誌者。既登雜誌。又出專册。皆蔣惲二君主之。於商務並無報酬。亦無契約。既售罄。亦無從請求再版。遂久無以饗問者之意。頃大東書局願代印。卽以付之。當時第三册中有東方雜誌所登零星筆記。並列入焉。今皆删之。而各册亦略訂補。二十四年三月孟森又識

心史叢刊一集

目次

奏銷案

奏銷案者。辛丑江南奏銷案也。蘇松常鎭四屬。官紳士子。革黜至萬數千人。並多刑責逮捕之事。案亦鉅矣。而東華錄絕不記載。二百餘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無人能詳舉其事者。以張石州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譜中。不能定奏銷案之在何年。可見清世於此案之因諱而久湮之矣。茲爲輯而出之。雖或未備。已有可觀。他日復有所見。當更續之。心史識。

朱國治撫吳。在順治十六年冬。承鄭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後。意所不慊。可以逆案爲名。任情荼毒。當時橫暴之舉。不始於奏銷。前此有哭廟之案。起於苛徵。而終則附會逆案。殺蘇州士子多人。金人瑞卽以此罹法。國治後撫雲南。撤藩之變。爲吳三桂所戕。國史國治傳云。國治疏言蘇松常鎭四府錢糧。抗欠者多。因分別造册。紳士一萬三千五百餘。衙役二百四十人。敕部察議。部議見任官降二級調用。

衿士褫革。衙役照贓治罪。云云。國治爲奏銷案之主動。此傳文爲官書言奏銷事之正文。整理賦稅。原屬官吏職權。特當時以故明海上之師。積怒於南方人心之未盡帖服。假大獄以示威。又牽連逆案以成獄。易世之後。言之尙有餘恫焉。此外如東華錄所載實錄之文。以如此大案而不着一字。僅有定催徵條例。寥寥數語。錄如下。

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初七日丁巳。世祖晏駕。是月二十九日己卯。諭吏部戶部。錢糧係軍國急需。經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爲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係前官積逋。貽累後官。或係官役侵那借口民欠。向來拖欠錢糧。有司則參罰停升。知府以上。雖有拖欠錢糧未完。仍得升轉。以致上官不肯盡力督催。有司怠於徵比。枝梧推諉。完解愆期。今後經管錢糧各官。不論大小。凡有拖欠參罰。俱一體停其升轉。必待錢糧完解無欠。方許題請開復升轉。爾等卽會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內拖欠錢糧不完。或應

革職。或應降級處分。確議具奏。如將經管錢糧未完之官升轉者。拖欠官並該部俱治以作弊之罪。三月庚戌朔。定直隸各省巡撫以下州縣以上。徵催錢糧未完分數處分例。

東華錄所見者止此。此卽當時之所謂新令。海內所痛心疾首者也。凡入奏銷案者。固謂之絓新令。卽辛丑奏銷以後。官吏之追呼。士紳之戮辱。亦無不以新令爲陷阱。但官書所見止此。則就文字觀之。固亦整頓賦稅之一事。非不冠冕。然於朱國治奏銷之案牘。則一字不載。故知此爲淸廷所自諱。不欲示之後人。與搜查禁書。删改實錄。同一用意也。禁書亦乾隆間大案。實錄稿今入王氏東華錄者。乃乾隆間改本。所紀開國以來事實。頗有與蔣氏東華錄不同之處。卽蔣氏所據。尙少改一次耳。

奏銷案既不見於官書。私家紀載。自亦不敢干犯時忌。致涉怨謗。今所尙可考見者。則多傳狀碑誌中旁見側出之文。而亦間有具體紀載之處。蓋爲文網所未及。

僅見於清初士大夫之筆記。今當披沙而得寶者也。

董含三岡識略。記江南奏銷之禍云。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邇來役外之征。有兌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荳馬草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册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册。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逋常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撫朱國治強愎自用。造欠册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既而盡行褫革。發本處枷責。鞭扑紛紛。衣冠掃地。如某探花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夫士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罰。仕籍學校為之一空。至貪吏蠹胥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吁過矣。後大司馬龔公。特疏請寬奏銷。有事出創行。過在初犯等語。天下誦之。

又記地龍散云。金貞祐中。木虎高琪當國。士大夫每遭鞭扑。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服之。此方大行。北極之中有詩云。嚼蠟誰知味最長。一杯卯酒地龍香。

年來紙價長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輟耕錄載元初輕儒。與齊民等。翰林高公智耀上書力爭。始免徭役。崇學校。正戶籍。嗚呼。今安得有高公其人者哉。以上二則。今可分別論之。董氏籍華亭。辛丑進士。通籍後。卽以奏銷斥革。終身不仕。以筆墨自娛。其所紀自是當時目擊之事。所致慨者。一則曰軒冕與雜犯同科。再則曰元初輕儒。與齊民等。高智耀力爭。始免徭役。此等皆當時見解。挾儒以自尊。但清庭當日。實亦有意荼毒縉紳。專與士大夫爲難。斥革之不已。橫加鞭扑。其慘如此。以積年蒂欠。取盈於一朝。本非正體。原不必問儒與齊民之階級也。

董含本爲奏銷案中人。其成進士在辛丑。斥革卽在辛丑。被革時猶以舉人列參。周壽昌思益堂日札云。國初江南賦重。士紳包攬。不無侵蝕。巡撫朱國治奏請窮治。凡欠數分以上者。無不黜革比追。於是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且有中進士而舉人已革。如董含輩者非一人。方光琛者。歙縣廩生。亦中式後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吳三桂幕。撤藩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所素乘馬

與甲來。於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嘆曰。老矣。光琛從左廂出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決。軍中多用光琛謀。吳世璠敗。光琛亦就擒。磔於市。按劉健庭聞錄。方光琛字獻廷。明禮部尙書一藻子。此可知光琛家世。其事實別詳滇變中。以光琛之爲皖人。不應在蘇撫朱國治奏銷案內。是時蓋各省皆厲行此事。特蘇撫爲最酷耳。日札言欠數分以上。無不黜革。則猶未盡事實。別見下探花不值一文錢條。

宋琬安雅堂集董閬石詩序。進士董君閬石。與其弟孝廉蒼水。雲間世家也。當宗伯少宰兩先生凋喪之後。乃能聯翩鵲起。克繩祖武。人以爲今之二陸也。亡何以逋賦徵告。同時被斥者甚衆。董君自以盛年見廢。淸時旣已嘿不自得。而其家徒四壁立。於是愈益無憀。幽憂侘傺。酒酣以往。悲歌慷慨。遇夫高山廣谷。精藍名梵。喬松嘉卉。草蟲沙鳥。凡可以解其鬱陶者。莫不有詩。閬石卽含。而蒼水則名兪亦以奏銷見黜。

安雅堂集董蒼水詩序。行年三十。舉孝廉于其鄉也。居無何。江南逋賦之獄起。士紳同日除名者萬有餘人。而董君不幸絓名其間。云云董氏兄弟同遭此阨。此可證矣。

姚廷遴記事編。順治十八年八月。奏銷官儒錢糧凡欠分釐者。俱被斥革。本縣只留完足錢糧秀才二十八名。拏問欠多秀才十二名。欠多鄉宦一名。其在任者俱削籍回家。此奏銷之始。可見催科利害。所存秀才。名曰與考生員。自朱撫院起奏銷例。壞江南鄉紳無數。後朱亦被論拏問。此所謂本縣。指上海也。

又康熙元年。有方秀才。係新場鎮巨族。因欠錢糧。奉陳知縣籤拏。刎死在縣南差人陳五官家。

三岡識略所云。某探花者。葉文敏公方藹也。順治十六年一甲第三人及第。辛丑罣誤。尙爲編修。未升他職。國史稱方藹至康熙十二年始充日講起居注官。以後乃有升轉。蓋其中有此蹉跌。國史本傳不言奏銷案之被黜。略之亦實諱之。以一文

錢革職。當時固亦自知已甚也。先正事略等書。皆不及方藹之奏銷絓誤。蓋相承掩覆而已。蘇人在順治中探花及第者。有蔣超沈荃秦鉽及方藹。凡四人。蔣籍金壇。不與蘇。松等。沈籍青浦。秦原籍無錫。寄籍長洲。要之辛丑三人皆已改官。惟方藹爲新科。可以探花稱之耳。

繼又考王應奎柳南續筆。記辛丑奏銷一案云。崑山葉公方藹。以欠折銀一釐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釐。准今制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蓋公爲己亥進士及第第三人云。則探花不值一文錢。確爲葉事。更有明證矣。

大司馬龔公者。龔鼎孳也。東華錄康熙二年八月辛丑。左都御史龔鼎孳奏錢糧新舊並徵。參罰疊出。那見征以補帶徵。因舊欠而滋新欠。請將康熙元年以前催繳不得錢糧。概行蠲免。有司既併心一事。得以畢力見征。小民亦不苦紛紜。得以專完正課。下部知之。此奏當即三岡識略所贊美者。貳臣傳龔鼎孳傳亦及此奏。

邵長蘅青門簏稿尺牘。與楊靜山表兄云。江南奏銷案起。紳士絓黜籍者萬餘人。

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鋃鐺手梏。䇮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聞奉有免解來京指揮。灑然如鑊湯熾火中一尺甘露雨也。問長兄乜中迴斡。大勢神用。非佛地位人。詎能爾爾行路童叟。皆知捧手讚歎。況某亦災刼中人數耶。直下感激。餘非面莫究。

據靑門書則知絓新令之萬餘人。所得之罪又不同。中有三千人併被逮過常州而放還。所云楊靜山表兄。卽楊廷鑑字也。奏銷被逮而獲中道放免。廷鑑實與有力。所云吳門諸君子之被逮者。今從諸家文集中。略得數人。爲舉證如下。

韓菼有懷堂集。己未出都述懷詩。破巢兵撲捉。勾租吏怒嗔。輸租仍毆租。褫辱及衣巾。室毀還作室。督促舊主人。自注云。亥丑年奏銷案應連逮。時駐防兵圈占房屋。更代爲修葺。據此則韓在被逮數內。但同時蘇州有旗兵圈地之舉。韓屋被圈。旗兵逐屋主而又令屋主代爲修葺。淸初之虐政如此。而韓之被逮。則或因修屋而暫緩。旋有放免指揮。遂省此桎梏之一行。未可知也。蓋本集又有他證焉。

有懷堂集刑部尙書翁公叔元神道碑。坐奏銷案俱黜。公以隸卒。莢以官兵圈房。被迫辱俱欲死。後公寄籍永平。莢秀水。俱第一。亦俱黜。據此則韓之迫辱。似止有圈房一事。而翁叔元則受隸卒之苦者也。聊齋誌異記元少先生。受鬼聘爲童子師。臨別言公他日爲天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當奏銷及圈房之日。正其坎壈時矣。

按誌異謂元少爲鬼師後。坎壈數年。果大魁天下。而孟仁言識小編亦載此事。則微不同。今附錄之云。慕廬韓先生少貧困。鄉薦後猶藉館讀書。歲壬子暇游荆洛間。忽有人持關書聘金來寓曰。奉主人命。請先生授生徒焉。遂欣然就道。至則門閭宏壯。如公侯家。其旁爲館舍。亦精潔莫比。旣入門。主人以疾辭。弟子謁見。而英姿秀氣。迥異常人。居數月。見僕隸奔走。若主人常理事者然。而主人初不一見。心頗疑之。問之館人不答。問之弟子則又支辭以對。疑愈甚。竊欲私覘之。而主人已排闥入。若知先生之欲覘之也者。曰先生勿疑。吾實冥府官也。

敬君學品。故聘求教子。頑劣之資得沐教化。實爲厚幸。然先生功名中人。卽當大魁天下。吾何能久覊。遂厚贈之。遣使送歸。次年癸丑先生應會試。果擢第一。

今按韓爲鬼師事。已不經。但當時諸家筆記均載其事。必有此一種流傳之語。至以韓事蹟考之。似聊齋所說爲較確。韓自奏銷斥革後。無可應試。直至壬子援例納粟入監。始舉北闈。與識小編不合。

又按有懷堂集有上金陟三學憲書。題下注云。時試秀水第一。以占籍被落云云。書詞極哀。其後又有題故上學使者金陟三先生詩卷後二首。有序云。二十餘年之陳迹。撫之悽然。嗟乎。師友判隔死生。名氏如尋蕉鹿。得二絕句。詩云。曾把文章謁後塵。鶴歸不是舊時春。憐無摩詰池頭句。最泣東陽車下人。自注。先生陷賊中。卒戍所。又云。似草青衫着不成。白衣變化幾經更。十郎也歷恒河刦。說與從前隱姓名。自注。余試秀水時。更名。據此則韓試秀水時。拔置第一者爲金陟三。至康熙十二年韓登第。而十三年以後。三藩變起。金以陷賊遣戍終矣。

徐乾學憺園集翁鐵庵元配錢夫人墓誌銘。會吳中大飢。鐵庵家貧亦益甚。與其夫人及二女一老媼。人日一溢米。雜以糠覈。幸不死。其兄竟以貧死。負課甚多。追呼及鐵庵。鐵庵亦自以負課絓誤。吏索甚急。恐見辱。欲雉經者數四。夫人與其二女陰守伺之。一日聞扣門聲急。鐵庵以爲吏也。將自盡。夫人曰。往時吏追呼不如是聲。盍察之。乃與其女從門隙窺見扣門者。健兒中原人語音。奔告鐵庵。鐵庵族父山愚公方爲洛中監司。鐵庵曰。此豈洛中叔父書至耶。猶恐吏紿之出也。自窺之。果洛中人。乃敢開門使入。發書得百金。且召之去。以所得百金輸官。追呼稍緩。乃得去。其後追呼復急。吏逮鐵庵不獲。腰絙若將縛夫人者。夫人憤欲投水死。二女及鄰媼勸救得不死。乃鬻所居值二十金。盡以輸官。跳之窮鄉。其地名沙堰者。有顧氏傍水茅屋三間。倒壞無人居。夫人欣然居之。爨煙累日不興也。鐵庵去。不敢復歸。北走永平。投其族人王子。以永平衛籍薦京兆。報者至。入茅舍見其竈半沈水底。盎中僅數日儲。歎息去。丙辰。鐵庵進士及第。乃迎夫人於京邸。夫人念鐵

庵無子。爲之買一妾。與偕來。蓋鐵庵之出走。已十六年。至是始得伉儷相守云。叔元於奏銷案。雖未被逮。而逃亡十六年。夫婦始獲相見。不亦酷哉。叔元爲乾學王子順天闈所取士。

柳南隨筆云。吾邑翁大司寇叔元。致政歸里。頗極聲色之樂。嘗於暮春開宴東園。以女樂二八侑酒。座客邵青門爲賦詩云。平泉草木盡泥沙。墮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紅氍毹上數枝花。迨司寇歿。青門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玲瓏。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門西畔白楊風。據此則翁之晚節。享用甚侈。與夫婦十六年不見之時。大異矣。邵青門同時有二。此爲常熟之青門。名陵。字湘綸者也。

至實行就逮之人。則其可考者。爲王昊。黃與堅。撰王惟夏墓誌銘云。亡何而奏銷之案發。學校一空。君就急徵。得免歸。遺產斥賣已略盡。而君始以大困。按惟夏弇州之後。敬美之曾孫也。以名家子。絓新令而就急徵。可知盛暑桎梏過毗陵者。必

有此君。己未試鴻博。惟夏被薦入都。不肯應試。以老授職而歸。

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吳下錢糧拖欠。莫如練川。一青衿寄籍其間。卽終身無半鏹入縣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屬。其所飽更不可勝計。以故數郡之內。聞風蜎至。大僚以及諸生。紛紛寄冒。正供之欠數十萬。會天子震怒。特差滿官一員。至練川勘實。旣至。危坐署中。不動聲色。但陰取其名籍。造册以報。時人人惴恐。而又無少間可以竄易也。旣報成事。奉旨卽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餘人。紳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則千計。時撫臣欲發兵擒緝。而蘇松道王公紀止之。單車至練川。坐明倫堂。諸生不知其故。以次進見。旣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縛。無得脫者。皆鋃鐺鎖繫。兩隸押之至郡。悉送獄。而大僚則繫之西察院公署。此所謂一百七十餘人也。其餘猶未追錄。原旨械送都下。撫臣令其速行淸納。代爲入告。卽於本處發落。於是旬日之間。完者十萬。猶有八千餘金。人戶已絕。無從追索。撫臣仍欲械送。道臣王公及好義鄉紳。各捐金補償乃止。然額課雖完。例必褫革。視

原欠之多寡。責幾十。枷幾月。以爲等殺。今猶未從決遣也。獨吾友王惟夏。實係他人影立。姓名在籍中。事既發。控之當道。許之題疏昭雪。惟夏亦謂免於大獄。不意廷議以影冒未可卽信。必欲兩造到都合鞫。於是同日捕到府。後其餘免械送。惟夏獨行。云云。據此則惟夏之就逮。轉因當道之題疏昭雪。遂致他同罪者免械而惟夏獨赴鞫。可見淸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爲難。以威刼江南人也。

又云。吳下錢糧一案。練川之獄。得千餘人。其前就緝一百七十人。以恩赦免提。餘俱革去衣頂。照例處分。乃撫臣更立奏銷法。歲終。將紳衿所欠造册申朝。時吳中士子。未諳國法。有實欠未免者。有完而總書未經注銷者。有實未欠糧而爲他人影冒立戶者。有本邑無欠。而他邑爲人冒欠者。有十分全完。總書以纖怨反造十分全欠者。千端萬緒。不可枚舉。蘇松常鎭四郡。幷溧陽一縣。紳士共得三千七百人。既達於朝。部臣議覆。吏部先議紳既食祿。不當抗糧。現任降二級調用。在籍者提解來京。送刑部從重議處。已故者提家人。其革職廢紳。則照民例。於本處該撫

發落。吾州在籍諸紳。如吳梅村。王端士。吳寧周。黃庭表。浦聖卿。曹祖來。吳元祐。王子彥。俱擬提解刑部。其餘不能悉記時諸生惴惴恐。迺禮臣議覆俱革去衣頂照依戶部所定則例處分。但先有旨。於旨前完者。免解刑部。餘則否。於是總計續報完淸者得萬人。其未續報得八百人。八百人中。吾州三人。一陶師侃。一爲陳昌祚。一爲陵稽。師侃春初以人命繫獄。已問辟矣。昌祚則兩試劣等。已褫青衿。皆於功名事不問。竟不續報。而陵揩者。誤陵稽也。欠冊誤揩爲稽。後續報仍書揩。撫軍駁云原冊無名。於是完不報完。而陵稽姓名。實在欠冊。於是下州逮捕三人。而有凌璣者。與稽同音。卽指璣爲稽。然璣實已報完。有冊可驗。不能混。稽之卽爲凌揩。人共知爲兩人。各至州庭辨鞫。各費千金。而不能脫。據此則逮捕之舉。初本概括各紳。旋分原報續報爲二。由萬人而減至八百人矣。凌揩與凌璣兩人之拖累。尤見官吏淫威。故意魚肉。專制之政。令人毛戴。

又云。奏銷提解諸人。於康熙元年五月。奉特旨無論已到京未到京。皆釋放還鄉。

吾婁淩揞。前以詿誤提者。撫臣韓公特與之具疏辯白。部臣題覆。以為淩揞於三月十九日完事。在未奏前。有司何得朦混。於是總書徐來江。知州呂與興。知府余廉徵、署兵憲者撫臣朱國治。應各議處。奉旨依議。人心一快。此為淩揞淩璣兩人事之結局。蓋非朱國治去任。固不能得此也。

又云。紳士嘗解刑部。可數百。吾郡顧兼山贄顧松交予咸。沈韓世奕輩。極力營幹。遂得免解。此則合之前則釋放還鄉。即邵青門書中之吳門諸君子也。所營幹之中。有楊廷鑑等輩在。

逋糧册中人。處分之法又不一。有斥革而止者。有鋃鐺起解者。既如上述。又有見任官與在籍官之不同。見任官降調。而在籍官與士流俱黜革。吏部又上下其手。有所出入。今據錢氏家變錄所載錢朝鼎劣迹。可以推見。家變錄者。錢謙益死後。其妾柳如是為族人逼死。錄中專載其事者也。

家變錄瞿邑尊公揭云。況朝鼎自緣事以來。已在籍十七年。欠糧奏銷。例應照回

籍官等革職。而倅列解任行查。降二級調用。猶鑽營從副憲議。降冒補大理寺少卿。賴廷議清查。貽累銓政。有廉恥者當跼蹐轅下。稍示貶損。而朝鼎橫行鄉黨。愈肆鴟張。船額燈籠。大書都察院字樣。假冒各憲。私違禁制。欺君如兒戲。何怪其殺一庶叔祖母而不顧。云云。瞿名四達。常熟令行取入都。牧齋之門人也。

奏銷罹罪者萬餘人。止為辛丑一案之事。其實辛丑前後。士人橫遭鞭扑。甚至畢命者。不可勝數。是又不在奏銷案中矣。三岡識略。地龍散之慨。固指其前後數年之事。非僅指奏銷一案也。今更舉其各證如下。青門簏稿與楊靜山表兄第二書云。先人貽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間為某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只白送與人耳。昨陳生來。辱垂論。士君子制行不可好奇。恆產不可無。非老成忠告。某安得聞此言。顧某之為此。亦自有說。私念先府君孺人舉某極遲。又獨子奇愛之。稍長略讀書識字。亦望稍有樹立。橫遭廢斥。此事便已。竊見兩年來。新法如秋荼凝脂。縣令如乳虎。隸卒如猘犬。書生以逋賦笞辱。都成常事。某實不忍以父母遺軀受縣卒摔

曳入訟庭。俛酷吏裸體受杖。乃憤而出此。爲紓禍計耳。然緣此得家累漸輕。故吾亡恙。罌有十粟之儲。家無打門之吏。菜羹啜水。讀書自娛。亦未必非息黥補劓之道也。緣長兄愛我之切。敢覼縷奉聞。昨偶見八十歲鄙翁舉俚語一則。元時富人。往往以田爲累。委田契於路。伺行人拾取。遽持之大呼曰。田已屬爾。我無與矣。幷書上一笑。

據此書。承第一書而來。第一書已在奏銷案發露之後。青門之革學籍在奏銷案中。前書所謂災刦中人數也。第二書又在其後。知所謂書生以逋賦笞辱。都成常事。乃奏銷以後情狀。吳門諸君子被逮。正在暑令。而青門之父海鷗公卒於辛丑十月十八日。見青門自撰先考妣行述中。則青門黜籍時海鷗公尚在。而書中稱先人貽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間爲某斥賣過半。明係青門遭大故後乃有此舉。故知當時田賦之禍。固不以奏銷一案止也。哭廟案亦以追比田賦起。則酷吏示威。自庚子年已如此。時新令尚未定。有司用以摧折江南士類者。主旨已定。豈有倖

哉。

陳玉璂撰青門山人傳。未幾。江南奏銷案起。絓誤者萬人。而山人亦黜弟子員籍。又云。初山人之被黜也。先人遺田及千畝。一月間忽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鄉里竊笑之。未幾。里諸生十餘人以多田賦逋。伍伯纍纍縶頸去。被箠笞荷校府門。至有畢命者。乃詫曰。邵君其智人耶。據此則尤可證青門賣田在奏銷後。又其後里諸生以田爲大累。則可知清廷以田賦威江南士人。爲禍正無底止。陳與邵同時同里。所見自必實狀。

青門爲常州武進人。顧其時常州士人之罹奏銷禍者。較他郡爲獨輕。則以常州府教授郭公之惠也。郭公名士璟。卽揚州十五子中郭元釪之父。張雲章撰郭士璟墓誌。甲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釋褐常州府學教授。又云。太守崔君某淸愼愛下。緩於催科。以徵調不副例。當落職。公爲手作示揭四門。以爲民得官如崔公。不可以有二。今且罷去。爾等其何依。今與諸欠者約。設櫃四門。欲留賢使君。則隨其

力。各委輸焉。日未暮。投匭者輒足。崔公以此獲久於常數載。又云。十八年。巡撫某。憤其所屬士大夫之逋糧者。彙爲籍疏上之。悉將褫革。名曰奏銷。自搢紳先生。多陷密網。士子有至空庠者。常之士數百人。皆掛籍中。公夜扣府聽事。撾其鼓請見太守。請按三日不發。且卽榜示通衢。許以三日內補輸。數百人無不保全者。

據此則郭教授先使常之民有德於太守。洎奏銷案起。又使太守有以報常之人。所云數百人無不保全者。宜有實效。然邵青門卽在褫革之例。罔亦未盡保全矣。意邵於三日內不能補輸而及耶。哭廟案中有蘇州府教授程翼蒼。奏銷案中則有常州府教授郭士璟。可見當時良心未喪者。多不肯爲縣令。往往自請改教職以就閒散。其能爲縣令者。則邵青門之所謂乳虎而已。

以催徵鞭扑士子。蓋自辛丑新令以來。官吏無不以奉行爲能事。又不但蘇撫朱國治之轄境已也。張文端英撰黃貞麟墓誌。年二十五。舉孝廉。冠其經。次年成進士。越六年。授鳳陽司理。又云。蒙城懷遠天長盱眙四縣。子矜逋賦者各百餘人。令

咸速之獄。獄隘。諸生無置足地。公聞之。謂令曰。被逋賦者皆未驗其實。忍令殞死於獄乎。悉還其家。及訊。則或舞文吏妄爲註名。或誤報。或續完。悉得原而釋之。又云。公生於庚午年八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五。卒於甲戌年十二月四日。然則黃之生也。在明崇禎三年。年二十五爲順治十一年甲午。明年乙未成進士。又六年授鳳陽司理。正辛丑歲。新令初行之年也。

其與哭廟案相連接也。則如顧予咸之不坐哭廟被絞。卒坐奏銷落職。韓菼所作墓表所云。及獄具。搒掠諸生萬狀。必欲引先生。不承。乃强入之十八人者。竟傳會逆案。皆斬。坐先生絞。奉旨復官。尋入以奏銷案。竟落職。嗟夫。直道之難明如是云云。蓋其證矣。予咸卽俠君太史嗣立之父。字松交。有溫飛卿詩集補注。乃松交父子共成之。

其見任官之降調者。韓菼大學士徐公元文行狀。會江南奏銷案起。奸胥竄公名其中。謫鑾儀衞經歷。公恬然安之。又四年而事白。復官。按張石州編顧亭林年譜。

於康熙元年之末。云是年公肅甥以江南奏銷案罣誤。謫官鑾儀衛經歷。自注云。穆據有懷堂集補。檢有懷堂原文。並無康熙元年之說。會江南奏銷案起句之上。則云。辛丑春世祖賓天。公號慟若私喪。公除猶不止。歲以是日齊居慘戚者終身。云云。今以諸家之文證之。無不稱辛丑奏銷案者。有懷堂集亦明與世祖之喪相接。則石州誤也。

再考徐元文國史本傳。則云。聖祖仁皇帝初御極。元文以名列江南逋賦籍中。降鑾儀衛經歷。夫不曰康熙改元。而曰仁皇御極。明謂順治十八年聖祖卽位之後耳。世祖以正月七日發喪。辛丑一年。幾全爲聖祖卽位以後事。石州或因此誤編入康熙元年。要之當石州時。此等鉅案。正舉國所諱言。故亦不易得其詳也。至元文復官。石州亦編入康熙五年。則以韓文所云四年而事白推定其年。自注亦云據有懷堂集。可知其非有他出矣。

他如宋犖撰汪鈍翁傳。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遷員外。改刑部。遷郎中。會

江南奏銷案起。例奪二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又施閏章撰曹顧庵墓誌。章皇帝升遐。今上登極。遇國恩追贈其兩世。君益勤厥職。坐族子逋賦累。奪級南歸。此皆見任官之降調者也。

吳偉業亦入奏銷案中。已見前顧湄撰吳梅村先生行狀。未幾。朱太淑人沒。先生哀毀骨立。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先生怡然安之。按梅村集秦母侯孺人墓誌。侯孺人以庚子八月十六卒。中云。又一年。吾母至於大故。則朱淑人之歿。卽在辛丑。梅村以艱歸。後入奏銷案。當援回籍官革職之例矣。梅村以順治十年被迫就徵。十三年授祭酒。至是落職。實爲至願。蓋從此可以不再就羈矣。梅村終身以再出爲恨。實出至誠。當其就徵之日。卽有弔侯朝宗詩。所云死生總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淚滿尊之句。朝宗於前數年卽以梅村名重。勗以韜晦。壯悔堂有與吳駿公學士書。至是卒爲門戶計。不免一行。其寄周芮公詩。所云但若盤桓便見收。詔書趨迫敢淹留。可知其係實情。非有文過之意也。

奏銷案中亦闌入一二浙西人。如前所紀曹顧庵。卽嘉善籍。顧庵名爾堪。狀言曹氏自華亭徙嘉善。已歷十世。坐族子逋賦累。必其族子之尙留華亭者。嘉善與華亭接壤。田產或有關連。固亦常事。曹奪級家居後。以僮奴與縣卒角。誤觸尉怒。尉膚愬長吏。語過激。事聞。坐謫。當徙關外。一時朝士親交惜君者。爭助私錢用營建例得贖無出塞。亦見施氏行狀中。可見當時有司之橫。

彭孫遹亦浙之海鹽人也。然亦入奏銷案。彭固順治十六年進士。奏銷詿誤後。至康熙己未舉鴻博第一。始入翰林。國史不言其詿誤事。三岡識略云。鹽官彭公孫遹負才名。風流儒雅。爲一時之秀。與余結契甚深。亦爲奏銷詿誤。以札寓余。頗極感憤。兼寄一律云。秋林落葉點風埃。寒雨空江日夜哀。難後弟兄多病老。霜前鴻雁尺書來。壯年俱抱懷沙痛。盛世仍虛入洛才。好賦東巡獻行在。聖明早晚祀之萊。後應博學鴻祠。入翰苑云云。彭之詿誤。當亦緣有田土在蘇也。

順康閒名人爲奏銷詿誤者。不一而足。有懷棠集翰林院檢討范先生行狀。辛丑

試春官下第。始改今名。尋以奏銷罣誤。凡七年而牽復。按范名必英。己未鴻博入翰林。又外舅西淵李先生玉洲行狀。會江南奏銷案起。而先生遂謝舉子業矣。又云。先生之來京師也。以奏銷案所連及紳士。無慮萬餘人。輒太息曰。吾老矣。豈復欲從諸生後取科名哉。顧如此無辜者何。則走京師將直其寃。會不果。而京士大夫咸樂就先生。

陳僖撰黃祖顓墓誌。西山張公視江南學政。拔項傳第一。手其卷謂諸生曰。此子今歲不發解。吾不相士矣。既而項傳試鎖院不遇。而適有奏銷之事。先是項傳居太倉。而諸生之籍隸長洲。有富而狡者。借其名以避役。項傳不知也。及歲試。竟以新例見斥。項傳頌於有司。有司漫不省。則走之浙。應童子試。學使者金公賞其文亦寘第一。有忌者毆諸塗。項傳匿絮中以免。按西山張公即張能鱗。學使金公即金陟三。

國史計東傳。年十五。補諸生。聲譽日起。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十八年。以江南

奏銷案被黜。悒鬱十餘年遂卒。見耆獻類徵。又秦瀛撰錢陸燦傳年四十餘。始舉順治十四年鄉試。以逋糧案絓誤。既而復還授通判職。又耆獻類徵引無錫縣志。秦松齡。字留仙。弱冠中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以逋糧案削籍。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復原官。按松齡之削籍。國史本傳。但稱尋罷歸而已。不載奏銷事。

王士禎撰何訥墓誌。十七年庚子。充武會試同考官。是年大計吏。舉卓異。會江南奏銷事起。公名注籍中。去官。又錢氏家變錄中孝女揭云。曾則爲奏銷之黜衿也。於分爲曾姪孫。於誼爲授業門人云云。則錢遵王亦奏銷案中人。淡墨錄。宋實穎順治辛卯舉順天鄉試。與吳下諸名人倡愼交社。聲譽籍甚。後以江南奏銷案絓誤。康熙戊午。復還舉人。己未。以博學鴻詞召試罷歸。

以上諸人。俱就涉獵所已及者撮舉之。全案一萬三千餘人。其中涉及名人者當更不少。則此固未足盡之也。

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閩人崔殿生以明經入對。素志欲謁孔林。及試後南歸。迂道謁曲阜拜陵。聖裔密語殿生云。舊秋八月。陵中哭聲。動天地百里盡聞。三晝夜而止。其吾道將衰乎。比順治辛丑八月。遂起奏銷之禍。罪及孔氏。殆先徵耶。崔至松。與友人林岱生述之。奏銷一案。以諸生抗糧而起。庠序一空。諸紳以此罷斥者亦不少。江蘇因朱撫軍國治之酷。其禍尤甚云。據此則奏銷案並罪及孔子。此尤事之駭人聽聞者。且言江蘇以朱撫而加酷。則各省皆罹此刦可證方光琛等事之非誣。

常熟丁秉衡荷香館瑣言。引陸文衡嗇庵隨筆云。撫公朱因見協餉不前。創爲紳欠衿欠之法。奏銷十七年分錢糧。但分釐未完。卽掛名册籍。目以抗糧。司農方擬駁覈。而曹溪相國子姪。亦册欠有名。亟上認罪一疏。於是槪不敢議寬免。照新例革職枷責者。至一萬三千五百十七人。按曹溪相國。謂金文通之俊。余嘗見錢圓沙與錢亮功手書。極詆曹溪。有逢惡助虐。爲三吳大罪人之語。蓋卽指其認罪疏

也。云云。金之後以貳臣而固其寵。當是偵知當時朝旨。認罪以示小心。必謂惡虐由此而始成。猶是讀書人過則歸臣之例耳。

研堂見聞雜記。撫臣朱國治。旣以錢糧興大獄。又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適以丁憂罷。故事。隸旗下者例不丁憂。守喪二十七日。卽出視事。公守喪畢。具疏請進止。朝議許其終制。另推新撫韓公世琦。尙未莅位。朱恐吳人爲變。倉猝離位。輕舟遁去。吳中爲幸。朝議以大臣擅離汛地。擬降五級。而嚴旨切責。革職爲民。後於康熙十一二年。復撫滇中。値吳三桂變。提去開膛梟示。此一一與國史本傳相合。所云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卽指哭廟案也。

朱方旦案

士大夫談清代軼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詳。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賢徐鴻儒之類。此緣專制時代官文書所束縛。又政教不分。學問中禁閼自由思想。動輒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經遭戮。傳者遂加甚其詞。印定耳目。無能言其眞相

者矣。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經學臣吳郁生奏參。幾罹於法。尙是專制束縛之餘習。迹朱方旦之所犯。並無罪名。當時侍講王鴻緒所參三大罪。一則談傳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階級也。二則信徒之多也。三則發明記憶在腦不在心。以爲立說新異也。由今觀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後一端。所謂新發明之腦力作用。尤爲生理之定義。學界之雅言。若以爲大罪。則今日之書籍。皆當焚禁。學校皆當封毀矣。

清代有宗教之形似。而不從異域之梵釋耶回各教脫胎者。除鄙背秘密各雜派外。其緣飾以儒學。出入於九流者。厥惟程雲莊之大成教。今其流派尙有存者。雖經黃厓殺戮之慘。崇奉之信徒。曾不徑絕。如毛慶蕃其人。固無人不知爲大成教徒者也。朱方旦之教旨。信者多讀書通文義之士。所比擬者。皆孔子程朱老莊之倫。所著中說補。發明腦之功用。當時雖已有利瑪竇等。挈西學東來。然朱方旦不言與耶教有關。且能著書立說。必自有心得。非拾人牙慧。時人之崇拜方旦。詡爲

前知。必自有異術。如西國之所謂預言家。又其書據參案謂所言皆修養鍊氣之術。則必於生理學別有會悟者。舍是諸端。若妻妾田宅子弟入官。不能指爲罪狀。又可知其無祕密結合妨害治安之處。玆舉官私各紀載之頗有首尾者。條繫如左。

蔣良騏東華錄。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二月。九卿等議覆翰林院侍講王鴻緖疏參。楚人朱方旦。自號二眉道人。託修煉之名。陰挾欺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祕書。其書有曰。古號爲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顧宏齊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刋書流布。蠱惑庸愚。侮慢先聖。乞正典刑。以維世道。經湖廣總督王新命審實具題。朱方旦詭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罔悖逆。應立斬。顧宏齊陸光旭翟鳳彩。甘稱弟子。造刻邪書。俱斬監候。從之。

又宗人府題。閒散宗室勒爾錦。贈朱方旦至人里聖人堂匾額。原任巡撫張朝珍。贈聖教帝師匾額。應行文查明上諭曰此事毋庸行查。前勒爾錦領兵在荆州時。朕已聞此事。曾諭云。朱方旦係狂妄小人。軍機大事。萬不可聽其蠱惑。又對秦路經武昌。張朝珍語之云。朱方旦果一奇異神人。爾宜相會。由此觀之。所贈匾額是眞。尋議勒爾錦現在羈禁。毋庸議。張朝珍已經病故。革所予世襲官。

王先謙東華錄康熙二十一年二月癸未下先錄宗人府題一段。詞意相同而略詳。仍錄如下。宗人府題。閒散宗室勒爾錦。贈朱方旦至人里聖人堂匾額。原任湖廣巡撫張朝珍。贈聖教帝師匾額。應行文巡撫王新命查其果有憑據否。或係朱方旦自行標榜。俟問明具題到日再議。上諭大學士等此事無庸行查。前勒爾錦領兵在荆州時。朕已聞此等事。曾諭彼時差去之人。朕知朱方旦係狂妄小人。軍機大事。萬不可聽其蠱惑。又對秦遣往軍前。回時路經武昌。原任巡撫張朝珍。向對秦云。朱方旦果一奇異神人。爾宜相會。遂接見以賓禮優待。由此觀之。勒爾錦

等所贈匾額是眞。着即議結。尋議勒爾錦見在羈禁。張朝珍已經病故。俱無庸議。

得旨。張朝珍所賸世襲官革去。

是月癸巳以後。始錄九卿等議覆王鴻緒奏。詞頗簡略。再錄如下。九卿詹事科道等。議覆翰林院侍講王鴻緒奏參楚人朱方旦詭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罔悖逆。經湖廣巡撫王新命審實具題。朱方旦應立斬。顧宏齊陸光旭翟鳳彩甘稱弟子。造刻邪書。傳播中外。俱應斬監候。從之。

以上爲官書所載。朱方旦事蹟。定罪在康熙二十一年二月。考耆獻類徵所鈔國史王鴻緒傳。鴻緒之參方旦。事在康熙二十年七月。略敘所奏之詞。此亦官書也。彙錄如下。國史王鴻緒傳。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諭奬奉職勤勞諸講官。加鴻緒侍讀學士銜。時湖廣有朱方旦者。自號二眉山人。聚徒橫議。造中說補。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又自詡前知。與人決休咎。初爲湖廣巡撫董國輿以左道惑衆劾奏。逮至京。得旨寬釋。及逆藩吳三桂反。順承郡王勒爾錦統師駐荊州。方旦以

占驗出入軍營。巡撫張朝珍稱爲奇異神人。聖祖密諭勒爾錦。軍機大事。勿爲蠱惑。方旦乃往江南浙江。二十年七月。鴻緒得方旦所刻中質祕書。遂以奏進。指摘其與徒答問語。有誣罔君上。悖逆聖道。搖惑民心。三大罪。言方旦擁妻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其所造中說補。不外坐功鍊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謂今之眉山。古之尼山。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刊書流播。向在荊州軍前。煽惑兵事。後復徧遊江浙。乘輿張蓋。徒黨如雲。遠近奔走。祈問吉凶。常聚至數千人。輒以小信小惠。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臣叨恩侍從。本無言責。因見邪教橫行。不勝憤激。具疏糾劾。得旨。朱方旦以市井匪人。妄言休咎。詭立邪說。招致羽黨。誣罔悖逆。搖惑民心。情罪重大。此疏所劾俱實。著湖廣巡撫嚴拏究擬。在外督撫不先究治。在內言官未曾糾劾。並嚴行申飭。方旦尋論斬伏法。

官書之外。私家著述之可以證明此事者。張伯行誌王鴻緒墓。所載鴻緒參奏。其

詞較國史本傳爲詳。但亦非全文。此與蔣氏東華錄。可以參證。張志與蔣錄。中間亦互有詳略。合而觀之。可見當時周內方旦之罪者。不過如此而止。更錄如下。張伯行撰原任戸部尙書華亭王公墓誌。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曰朱方旦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爲所煽惑。公本無言責。具疏劾方旦三大罪。言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鍊氣之名。陰挾欺世惑民之術。盛姬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祕書。更有逆天三大罪。方旦本被參究問。宥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王。公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念在趨避。良心自存。皆有修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夫皇上九五至尊。而方旦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旦敢揑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布傳。大逆不道。此誣罔皇上之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旦妄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卽伊所造中

說補。亦不過坐功鍊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覺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逆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惑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徒黨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衆輒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尚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乾斷。將方旦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奉旨該撫嚴拿究擬具奏。

於是方旦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

當時紀載之書。則有董含之三岡識略記此事。董生明末中順治十八年進士。以奏銷案被斥。是爲目擊其事而敍述之。又附載南懷仁事。南所著窮理學。在方旦之後。亦以談記憶在腦而被焚毀。合而觀之。可見方旦所謂中道在山根之上。兩眉之間。正是發明腦之功用。非有異說。王鴻緒等既不足以明此。又於公牘中故

爲離奇。截去首尾。成此可笑之文字耳。西學東漸。於生理則發明思慮在腦。於推步則發明地球繞日而行。今成定論。而當時以爲悖逆。蓋思慮在腦。則道學家之心學爲兩歧。地繞日行。則天圓地方地靜不動之舊說皆廢。故曆法早從西說。且世以西人爲欽天監監正。然地動之說。則必以非聖無法絕之。阮文達之疇人傳猶然。可以見百年以前中國儒者之心理矣。南懷仁書之見焚。朱方旦身之爲戮。其故一也。錄如下。三岡識略。辛酉年左道伏法條下云。楚人朱方旦以左道惑衆。自號二眉道人。美田宅。廣僕從。擁妻妾子女。如富家翁。詭言有奇術。妄談休咎。前楚撫參處下獄。倖脫。愈肆行無忌。其黨推爲聖人復出。督撫藩臬及士大夫無識者。皆投贄執弟子禮。王侍講鴻緒特疏參之曰。妖人朱方旦。陽挾修鍊之名。陰挾欺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祕書。其書中有曰。古號爲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顧宏齊者。則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

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庸愚。侮慢先聖。乞正典刑。以維世道。上震怒。方旦立斬。翟鳳彩顧宏齋秋後處決。光旭後放歸。陸君登兩榜有名。惟喜術數。故與斯禍。厥後又有欽天監南懷仁者。上所著窮理學一書。其言以靈魂爲性。謂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語既不經。旨極刺謬。命立焚之。

方旦於未被戮前。漫游江浙。故江蘇士大夫多言及之。三岡識略所述既如彼。而同時有汪懋麟之辨道論。以力闢方旦爲見長。可見方旦聲勢之盛。而文人不從其教者。辨駁之不能已也。文作於逮京出獄之時。逮方旦得罪之後。自然以辨道論爲有先見。其實亦專制之錮習。視時君之喜怒。爲文字之聲價耳。據徐乾學憺園集所載。更錄如下。憺園集刑部主事季用汪君墓誌銘。君文之最有名於時者。爲辨道論。是時妖人朱方旦。被逮至京。旋出獄。妄爲人言禍福。走者如鶩。君辨之。略曰。國家幸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玩弄足矣。今傳者崇奉太過。或謂孔氏

復生。或謂大禹再見。甚謂移檄玉皇。則祈雨立應。不惟上侮聖人。亦且獲罪天地。此亦士大夫之過也。且京師奸邪雜處。易於動搖。萬一朝廷震怒。問以妖言惑衆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吾師孝感熊公掌翰林。聞之卽往訪其邸。與之定交而返。

以上爲方旦同時士夫之議論。所指目者不過如此。歷時稍久。則傳聞失實。語多怪誕。不可究詰矣。今擇錄乾嘉間著述有名。而敍次較詳贍者二則。以見官文書之錮人耳目。而文人之陋。雖名士俱不能免也。其一爲王應奎之柳南隨筆。王書爲乾隆間所成。所紀尙有彷彿近實之語。其二爲錢泳之履園叢話。錢書爲嘉慶間所著。則更謬悠矣。

柳南隨筆。漢陽人朱方旦。號爾枚。其妻本狐也。衣襦履襪之屬。皆以紅爲之。方旦挾術游公卿間。多奇中。皆其婦出神告之。徐先生水南淑云。方旦以符水濟人。人趨之者日以千計。湖撫董國興。恐其爲變。執而下之獄。遞解至京師。臨發。送者尙

數百人。方旦揮使去曰無害。此行主得財也。時刑部議以妖術惑衆。法當斬。出就西市矣。而太皇赦忽至。遂不死。尋召入。言事皆奇驗。上命館於內城。侍衞羅列。賜賚頻煩。諸王公貴戚日候於門。問禍福。其應如響。方旦苦於酬接。力請乞歸。上許焉。歸舟所載不貲。悉用以營祠宇。不以自潤。董既欲殺方旦不克。且聞上寵待。諸貴隆禮。心疑方旦傾之。日夜憂懼成疾。屢疏乞休。遂罷歸旗。癸丑。滇南亂作。上恐方旦爲滇所致。再驛召之。方旦至。頓首言此方數百萬人民之刦。致朝廷宵旰。然無能爲也。二三春秋。當有定奪。山人受恩本朝。決不敢負。上益禮之。時董已在京。方旦執禮往叩。董愧謝不遑。方旦曰。公爲國大臣。誼當持正。某豈敢怨。聞公抱恙。敬來相療。勿疑也。董大喜。因命取無根水一杯。以朱筆畫符水面。而朱不散。董服之卽愈。且曰。公運當稍滯。三年後必復起用。後果如其言。又裕親王妃產三日不下。王憂懼。延方旦治之。方旦攜王手入別殿靜坐。有頃。王心恐甚。數欲起。方旦曰。無庸。少間當有物來助也。逾時。內侍來報。有白鶴翔於正殿。方旦曰。未也。再覘之。

又逾時報云。多至數十矣。方旦曰。更覘之。少頃又報云。多至百餘矣。方旦乃起賀王曰。此卽向所云來助者。王入內而妃已娩矣。其神異如此。一時禮之爲師者自王而下。朝貴至數十人。方旦羽翼既衆。潛謀奪龍虎山張眞人所居。一旦。張之祖道陵。降神於其徒曰。妖狐謀不利于我。已殛之矣。朱婦果震死。自其婦死。朱懵無所知。有司捕下獄。尋棄市。

履園叢話。湖廣人朱方旦。鰥居好道。偶於收舊店買得銅佛一尊。衣冠如內官狀。朱虔奉之。朝夕禮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緣。其形宛如佛像。朱心異之。延之坐。因問此佛何名。道人曰。此斗姥宮尊者。談論投機。道人問朱曾娶否。曰未也。道人曰。某有女年已及笄。願與君結絲蘿可乎。朱大喜。請同行。俄至一處。門庭淸雅。竹石瀟灑。迥非凡境。少頃。有女出見。芳姿豔雅。奕奕動人。道人曰。老夫將倚以終身。君無辭焉。朱曰諾。遂涓吉合巹。伉儷情篤。日用薪水。不求而自不乏。居無何。女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聞京師爲天下大都會。與君居之。始可稍伸驥足。道人力阻

不從。嘆曰。此數也。遂別而行。朱與女既入都。賃居大廈。廣收生徒。傳法修道。出其門者以千百計。時京師久旱。天師祈雨。無有效也。女慫朱出。教以法咒。暗中助力。朱甫登壇。而黑雲起於東南。須臾甘霖大沛。有司上聞。聖祖因召見賞賜甚厚。儼然與天師抗衡。天師不得已。心妬之。乃佯與之親昵。以探其爲何如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一年。女忽謂朱曰。妾有一衣。懇天師用印。諒無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師心疑。與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驟印。姑以火炙之。竟化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與君緣盡矣。妾非人。乃狐也。將衣求印。原冀升天。詎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僅存。死期將至。卽君亦禍不旋踵矣。彼此大慟。遂不見。其日天師已奏進。下旨將朱方旦正法。先是雲間王侍御鴻緒。劾朱妖言惑衆。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王錢二家紀載。王稍有事實可據。而其荒誕處。皆爲錢之所本。方旦與張天師有無轇轕。今姑不問。要其被捕。實在本籍。不在京師。自董國興究辦解京。釋出後卽

在楚省原籍。入順承郡王勒爾錦軍中。至勒爾錦得罪。乃遊江浙。旋由原籍地方大吏逮捕。歷考官文書可見。此足證王錢之說之不合。今再以勒爾錦之縱跡證明之。自康熙十三年至十九年。未嘗離荆州。方旦之名動王公要人皆在此時。非於輦轂之下。有所轟動也。勒爾錦蹤跡。在耆獻類徵所鈔國史宗室傳。勒爾錦係多羅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第四子。襲順承郡王。清太祖之玄孫也。順治九年八月襲。康熙十一年八月。掌宗人府事。十二年十二月。逆藩吳三桂反。命為寧南靖寇大將軍。由湖南進征。十三年三月。駐荆州。十五年三月。統兵自荆州渡江。擊賊大平街。失利退荆州。具疏請罪。上復切責之。十九年二月。命進取重慶。尋奏留將軍噶爾漢之兵於荆州防禦。七月。王率兵赴重慶。中途返。具疏自劾。請解大將軍任。往沅州效力。上責令率所屬官兵還京。十一月。議以老師糜餉。坐失事機。削爵。是年十二月。以勒爾錦第三子勒爾貝。襲順承郡王。

王鴻緒參奏。在當時或博持正衛道之名。其實鴻緒為僉邪。後世自有定論。不但

當其生時經郭琇嚴劾。有罪名可指也。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稱鴻緒黨附皇八子廉親王允禩。魏源明史稿書後。指其汚衊建文。誇張靖難。意在鼓吹廉親王之擁兵奪嫡。凡此皆可見鴻緒之爲人矣。夫奪嫡。爲清室一大案。理密親王之是否狂惑。世宗之應否正位。頗有疑詞。允禩謀奪理密親王之嫡。結爲黨羽以傾之。其後乃予世宗以漁翁之利。鴻緒等身與允禩之謀。處人骨肉。不以其正。決非端士。乃以修史重任。出私意以亂是非。致使前朝事實。不爲信史。讀書論世之士。視此等舞文作姦。其罪更浮於一時之結黨矣。允禩後由世宗改名阿其那。疾之如此其甚。而於鴻緒不過不甚禮之。身後特命勿予諡典而已。初未嘗一網打入黨案之內。蓋鴻緒以富貴爲本懷。見允禩無成。卽傾心於世宗。且歿於雍正元年八月。後來黨禍。已非鴻緒所能預。而其前此之傾覆儲宮。於世宗不無敺除之益。故得免追論於雍正之朝乎。此事當別紀專篇。

劉健庭聞錄。十二月初一日。康熙十二年三桂東行。是日營歸化寺。初五日。貴陽

兵譁。總督甘公文焜。自度不支。謀東扼鎮遠。知府張惟堅。副將江義。先已受逆命。阻公毋東。兩人猶豫不決。有守備某以考試懷恨。力勸從賊。且自請阻公。公之未顯也。嘗問終身於朱山人。山人曰。一路功名到吉祥。公被阻。逡巡度橋。見吉祥寺。愕然曰。前定矣。遂自縊。子筆帖式雅圖華善從。此朱山人卽方旦。國史甘文焜傳。亦言文焜至吉祥寺。江義以兵環之。文焜歎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事至此無能爲矣。整衣冠望闕再拜。遂自刎死。與庭聞錄合。惟子名國城。筆帖式名和善雅圖。所敍較明晰。又據陶貞一撰甘文焜傳。從死之筆帖式爲二人。則一名華善。卽和善。一名雅圖也。又據張漢撰甘公祠記云。先是公問卜。繇曰。一路功名到吉祥。公喜無慮也。至鎮遠。裨將江義夙怨公。執公不得脫。公知勢不可爲。北面稽首拜曰。人臣死封疆。義也。乃自殺。及其幼子。是爲吉祥寺。始信吉祥之卜。凶讖也。然則甘文焜吉祥寺之預言。傳者甚衆而確。劉健則指爲朱山人所言。亦方旦一軼事矣。

榕村語錄二十道釋。朱方旦初至京。傾動一時。猗氏衛先生在朝班。極詆之。適

史子修聯坐。色殊不懌。猗氏並責之。子修曰。我非孟浪信從其教者。彼實能起死人而生之。雖欲不信從得乎。猗氏詢其詳。子修曰。吾妻病已三年。委牀待斃。聞朱至往叩之。朱曰。俟吾察其命盡與否。君姑還。余卽至。某問先生能遽來耶。朱曰。不須余來。病者自知。是夜妻竟安臥。又聞室中有異香。至雞鳴時。妻欠伸而覺曰。汗透矣。索衣易之。勸其少間。妻曰。我愈矣。適夢至一公廨。有大官命吏檢簿。須臾吏白曰。史鶴齡妻壽限未盡。但災厄甚重。忽聞屛後有人曰。既壽限未盡。令其夫婦皈依道教。以禳解其災可乎。大官起立拱諾曰。受朱先生教。因命余歸。遂蹶然而起。猗氏聞言悚然。遂與子修俱詣朱。朱曰。余閉目見諸賢聖。開目見天。注想既久。自然與天及賢聖同歸。公輩讀書而不知其何義。顧諟天之明命。非此之謂耶。猗氏遂亦大服。嘗邀某同往修謁。某先索方旦所著書觀之。得其中說質言二種。書中別字無數。想來天上無不識字的神仙。遂堅辭不往。後方旦被罪。行刑於湖廣市曹。監斬者卽其弟子王新命也。將斬前一日。尙

慰其弟子曰。無怖。明日午時當有赦至。其怪誕至此。問當史家求禱時。何以能然。曰妖術本不足論。但以吾道推之。何妨如是。當其清修苦行。或者鬼神亦甘爲所驅使。逮至奉儗王侯。驕淫過度。則鬼神棄之矣。至所云注想。亦有可取。我輩平生。何嘗注想一件事。都是悠悠忽忽老死而已。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有能晝夜不忘。念念不舍者。吾未之見也。　猗氏衛旣齊。字伯嚴。安溪庚戌會試中式房師。康熙三年甲辰進士。官至貴州巡撫。此一條。乙亥再版時補記。

科場案

專制國之用人。銓選與科擧等耳。古用鄉擧里選之法。最近文明。後漸成器械之事。凡汲引人材。從古無有以刀踞斧鉞。隨其後者。銓政縱極清平。能免賄賂。不能免人情。科擧亦然。士子之行卷。公卿之游揚。恆爲躐取科第之先導。不足諱也。前明如程敏政唐寅之事。沈同和趙鳴陽之事。關節槍替。經人擧發。無過蹉跌而止。至清代乃興科場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姪連坐而同科。罪有甚於大逆。無

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縛而馳驟之。蓋始於丁酉之鄉闈矣。

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舉。至亡國時爲極盛。餘毒所蘊。假清代而盡洩之。蓋滿人旁觀極清。籠絡中國之秀民。莫妙於中其所迷信。始入關則連歲開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繼而嚴刑峻法。俾枝求之士稱快。丁酉之獄。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誅戮及遣戍者無數。其時發難者漢人。受禍者亦漢人。漢人陷溺於科舉。至深且酷。不惜假滿人屠戮同胞。以洩多數僥倖未遂之人。年年被擯之憤。此所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

丁酉獄蔓延幾及全國。以順天江南兩省爲鉅。次則河南。又次則山東山西。共五闈。明時江南與順天俱有國子監。俱爲全國士子之所萃。非一省之關係而已也。清兵下江南。雖已改應天府爲江寧。廢去南雍。然士子耳目，尙以順天江南爲觀瞻所係。是年科場大獄。卽以此兩闈爲最慘。同時並舉。以聳動迷信科舉之漢兒。用意至爲明顯。今分闈敍述。首順天。次江南。又次河南。而以山東山西。附見於河

南之下。蓋三省之獄。皆以磨勘爲起因也。

一順天闈

東華錄。順治十四年十月甲午。先是給事中任克溥。參奏北闈榜放後。聞中式舉人陸其賢。用銀三千兩。同科臣陸貽吉。送考試官李振鄴張我樸。賄買得中。北闈之弊。不止一事。乞皇上集羣臣會訊。事下吏部都察院嚴訊。得實奏聞。得旨貪贓壞法。屢有嚴諭禁飭。科場爲取士大典。關係最重。況輦轂重地。繫各省觀瞻。豈可恣意貪黷行私。所審受賄用賄過付種種情實。目無三尺。若不重加懲處。何以警戒來茲。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舉人田耜鄔作霖。俱着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陽堡。主考官曹本榮宋之繩。著議處具奏。

十一月己酉。諭禮部。國家登進才良。特設科目。關繫甚重。況京闈乃天下觀瞻。必典試各官。皆矢公矢慎。嚴杜弊竇。遴拔眞才。始不辱求賢大典。今年順天鄉試。發榜之後。物議沸騰。同考官李振鄴等。中式舉人田耜等。賄賂關節。已經審實正法。

其餘中式各卷。豈皆文理平通。盡無情弊。爾部卽將今年順天鄉試中式舉人速傳來京。候朕親行覆試。不許遲延規避。

十五年正月甲寅。上親覆試丁酉科順天舉人。諭曰。頃因考試不公。特親加覆閱。爾等皆朕赤子。其安心毋畏。各抒實學。朕非好爲此舉。實欲拔取眞才。不獲已爾。衆皆頓首稱萬歲。

諭禮部。朝廷選舉人才。科目最重。必主考同考官。皆正直無私。而後眞才始得。昨因鄉試賄賂公行。情罪重大。已將李振鄴田耜等特置重辟。家產籍沒。今會試大典。尤當愼重。考試官同考官及天下舉人。若不洗滌肺腸。痛絕情弊。不重名器。不惜身命。仍敢交通屬託。賄買關節等弊。或被發覺。或因科道指參。卽將作弊人等。俱照李振鄴田耜等重行治罪。決不姑貸。爾部卽刊刻榜文。徧行嚴飭。使知朕取士釐奸至意。二月庚辰。諭禮部。前因丁酉科順天中式舉人。多有賄買情弊。是以朕親加覆試。今取得米漢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會試。蘇洪濬。張元生。時汝身。

霍於京。尤可嘉。陳守文。張國器。周根部等八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舉人。
四月辛卯。諭刑部等衙門。開科取士。原爲遴選眞才。以備任使。關繫最重。豈容作弊壞法。王樹德等交通李振鄴等。賄買關節。紊亂科場。大干法紀。命法司詳加審擬。據奏王樹德。陸慶曾。潘隱如。唐彥曦。沈始然。孫暘。張天植。張恂俱應立斬。家業籍沒。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尙陽堡。孫伯齡。郁之章。李貴。陳經在。邱衡。趙瑞南。唐元廸。潘時升。盛樹鴻。徐文龍。查學時。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張旻。孫蘭茁。郁喬。李蘇霖。張繡虎。俱應立絞。余贊周應絞監候秋後處決等語。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寃枉。特命提來。親行面訊。王樹德等俱供作弊情實。本當依擬正法。但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尙陽堡。餘依議。董篤行等本當重處。朕面訊時皆自認委係溺職。姑從寬免罪。仍復原官。曹本榮等亦着免議。自今以後。凡考官士子。須當恪遵功令。痛改積習。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蒙寬典。遂視爲常例。妄存倖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大學士王永吉以其姪樹德私通科場關節。自請處分。得旨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受恩深厚未見克盡職業。實心爲國。負朕簡任之恩。王樹德係其親姪。豈不知情。著降五級調用。

六月辛未。一甲一名進士孫承恩。坐胞弟暘科場事。應連坐流徙。上特宥之。

以上爲官書所載丁酉北闈事。

痛史丁酉北闈大獄紀略。(一)大獄記略序。(二)題丁酉大獄記。(三)記略本文。備錄之如下。

(一)大獄記略序。西之初冬抵燕。正値索瘢場屋。鼎沸燎原之際。據所見聞。援筆記略。瑣屑粗俚。大似小說演義。然事眞情確。不以愛憎喜怒毀譽一人。增減一事。文飾一語。低昂一字。或曰。雖然信史。後有稗官野乘。編載順治丁酉科闈事。亦可取爲藍本。然作者婆心。豈徒然乎。豈徒然乎。彼蓋感慨係之。垂鑒切矣。於其中可以觀世風之升降焉。可以觀制科之得失焉。可以觀一時之功令焉。可以觀大臣

之致君焉。可以觀言路之建白焉。可以觀鞫訊之枉信焉。可以觀黨部之輕重焉。可以觀刑誅之嚴厲焉。不但已也。可以觀禍福之倚伏焉。可以觀宦途危機焉。可以觀女子小人爲難養焉。可以觀輕狂傲笑爲身災焉。可以觀躍冶速化。萬有餘喪焉。可以觀帷薄不修。非止蒙詬焉。可以觀比匪之害必大焉。可以觀害人適以自害焉。閱此者論世知人。反觀體驗。雖作緯治編。經濟錄讀可也。作醒世驚世書。太上感應篇看。亦無不可也。予豈敢無端饒舌。貽遐陬遠滋。輾轉傳聞乎。

(二)題丁酉大獄記。語曰。極則必反。又曰。勢重難反。未反之際。雖世運所係。實主權也。是故治用輕典。亂用重典。人皆知之。非英爽之主不能斷。今天子赫怒。輕重差罪。且勒爲令。永無赦。彼以賄敗者。原以賄進。父兄子弟之所昜。妻兒朋僕之所咻。情極勢復。法行而報顯矣。獨其品之穢汚。事之鄙劣。遠媿黨部清流有光斧鉞耳。雖然敗者不敢寃。而賄者猶有倖。似乎明主之權未尊。而此輩之受禍。猶爲未慘也。國與應運。風行雷厲。可謂隆矣。乃習未丕變。猶俟用亂國法。作者讀者。其能

無憂患乎。順治十七年歲在庚子。二月三日。信天翁書。

(三)丁酉北闈大獄記略。

歲丁酉。大比貢士於鄉。舊典也。權要賄賂。相習成風。曳白濫觴。寒酸浩歎。久矣。天子雅知流弊。先期嚴敕。著之令典。曰考官閱卷有弊者。殺無赦。秋。孟學使者遴八府之秀。計有四千員名。而合天下之拔貢。歲貢。官生。民監。又一千七百餘人。中式額名。止限二百零六人。而鄉士與貢士。各居其半。平情論之。鄉士之進取爲難。貢士之命中較易。乃貢士爲四海九州拔尤而進之首善以觀光者。故非父兄爲高官。則家內稱殷實。非遊縉紳以博名稱。則挾詩文結壇社。以相恐嚇。屯聚羣囂。人人自以爲探囊高魁。唾手折桂。蓋關節路徑。盡人而然。恬不爲怪。

賓興居期。天子遣翰林侍讀曹本榮。侍講宋之繩。主場屋事。而又選各衙門有才名散官。分校五經房。如大理左右評事李振鄴。張我樸。國子博士蔡元曦。行人司行人郭濬等。共十有四人。乃鄴等雖名進士。然皆少年輕狂。浮薄寡慮。其間雖未

必盡貪財納賄。而欲納結權貴。以期速化。攬收名下以樹私人。其用心則同也。然徑竇囑託甚多。而額數有限。闈中推敲比之閱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爵高者必錄。爵高而黨羽少者。乙之。財豐者必錄。財豐而名不素布者。又將乙之。諸如此類。難以枚舉。而鄴尤爲孟浪。其在外所通關節者二十有五人。在內一時難以尋獲。親隨有奚童名靈秀。頗黠慧。遂手畫藍筆一紙。託秀尋對。一一具見。止中五名。外二十八人不中。事已。宜索以冥迹。而鄴竟置之若忘也。乃秀以此紙示同伴馮元。元固鄴素遇之寡恩者。遂攫去。藏於樸。思以籍其主。尚未發。至榜下。人情大譁。彼時諸分考。倘能謹言引罪。猶或可止。而樸等輒向人曰。某某我之力也。某某本不通。我以情故。得副車也。某某我極力欲中。無如某老中隔何也。歷指數十百人。無少顧忌。而怨恨者愈甚。

苕溪貢生張漢。素戇駭。以別有隱恨。翦髮刻揭。投送科道衙門四紙。嘉善蔣文卓亦寫揭。匿名徧傳。又有杭州貢生張繡虎。原係光棍。拐妓逋寓京師。慣爲拿訛紥

詐之梟。從中鼓煽恐嚇。藉張蔣二人爲囮。詐得張李二房考銀一千二百兩。吏科陸貽吉與聞。而實未嘗爲過付。乃蔣揭載其名。吉知而大怒。蔣隨削去陸名。而陸心不自安。對刑垣任克溥曰。今歲科場濫觴。蔣張揭其弊。不料涉吾名。吾將自疏檢舉。然雖對同官言。而又中止。詎知溥受山左諸大老意旨。久銜攷官。又爲孫伯齡所咻。不無垂涎於分考。分考不應早已欲甘心諸人。奈南黨諸老各遂所私者。極力禁散。故溥尙爾觀望。

會上幸南海子。面召諸漢大臣及科道官。嚴諭以盡職掌無徇庇等語。溥遂以爲天假我以見風力之會。不可失。隨於十月十六日。具疏彈劾科場大弊。據張刻揭蔣寫揭爲憑。以陸貽吉爲證。以張李蔡爲臯首。以田賀二生爲顯跡。奏上。上大怒。即傳旨拿本內有名人犯。至吏部會審。

維時滿人尙未洞然關節爲何等也。王太宰掀髯抵掌。詮註解釋。圖海科爾坤始心恨南蠻子之狡。引問時。鄰贓證有據。張蔡形迹無憑。乃鄰轉攀張蔡。自相攻擊。

堂上援筆定案曰。張我樸蔡元曦雖堅不承認。但李振鄴執稱不已。賄弊是實。叵耐王太宰欲邀懽於滿大人。特召逆僕馮元至膝前。溫言色餂之。元遂出樸中所藏親筆。按卷而對。自是瓜蔓相尋。一網打盡。

當是時太宰方詑爲得情。不意二十五關節中。首爲陸慶曾。係二十年名宿。且曾藥愈振鄴。借中式以酬醫。而非入賄者。亦卽逮入。不少恕。第二名卽太宰嫡姪王樹德。太宰於是色如死灰向滿人告明迴避。上疏自劾。得旨云王樹德審明處分。不必先期陳乞。太宰慄慄靜聽。此十月二十五也。

越明日而吏部獄詞上。奉旨依議卽決。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尙陽堡家產沒入。二十七日而張李蔡及新舉人田耜賀鳴郊騈首菜市矣。陸貽吉不先檢舉。亦坐知情過付同僇矣。

諸人正典之次日。該部卽檄各省。逮繫各家老幼。抄籍各家資產。隨又提拿各犯。緹騎四出。於是而張次先父子。孫伯齡父子。郁光伯父子。學士諸震。張漢之兄中

書舍人張嘉。又中書張恂。光祿李倩。次第就逮。嗣又遣校拿常熟趙某。湖州沈某二人。閔某二人。皆有關節而不中者。嗣又聞馮元口供。有八公子。於是而大老有子獲雋者。人凜凜焉。

初我楑恃諸大臣營救。故忍死不肯攻訐諸大臣。迨臨刑。始頓足大呼。如丁汝夔罵介溪故事。旋被批頰勒啣。恨恨而死。

總之滿漢水火。而漢之無恥者。又欲借滿以傾漢。傾漢以結滿。借馮元之口舌爲刀俎。馮元亦不惜以一己性命。快宿昔之睚眦。至若暗揭之蔣文卓。明揭之張漢。挾詐之張綉虎。同時在繫。或云終當分別定罪也。諸人死後。在籍家口未到。在寓家伙沒去。盈車累軸。驚喜過望。奴僕多人。將分給各旗。拘集部解。只存四命婦。初喚入戶部圈中。尙有被襆可攜。聲問可通。至十一月初四。忽又喚入刑部。有八人押去。弓鞋不能疾驅。旋爲八人辱罵鞭策。是晚嚴寒。人人歎息。値聖駕於是日幸南海子。至初五日午刻。忽傳刑部會同司官召該坊官。領此四人。復歸振鄴舊寓。

著二老媪看守。官給煤米。訛傳上以初三日地又震。將行寬減。此不經之說也。
閱二十餘日。盛京有人至京。探得諸奴僕法當分給。內有親戚肯贖。可規厚利。否則撮販西虜。亦無失計。遂納價於部。爲居奇焉。
十二月初四日。繫累男女共一百八名。出關而去。內有三十人。不與同局而同沒焉。
又數日聞王樹德斃於獄。蓋太宰陰戕之以滅口也。不仁哉。殺所愛子弟以殉之。弄巧成拙。一至是乎。

二

先是李振鄴與張漢交密。漢以貲斧蕭條。依傍於鄴寓。又以鄴必分校秋闈。呈身援附。可爲倖售地。鄴亦以漢足跡頗廣。可藉以招搖善主。二人各各懷私。而遂爲忘形交。會鄴於京邸娶一妾。居久之。忽聞家中夫人將至。鄴有河東之懼。遂思出此妾。而未得其人。一日偶與漢閒譚間。遽曰。汝客邸無聊。曷不覓一姝以自遣。漢

以無資對。鄰曰。我家眷將來京。有一妾可以相贈。房帳什物。照前一切相需。漢喜極拜謝。遂以妾與之。

豈知夕則張氏新姬。晝爲李氏外室。一日淫媾間。妾乃抱怨於鄰曰。主卽憐我。當擇一富家兒郎。了我終身。今隨此酸鬼。不幾忍凍餓以卒歲耶。鄰應曰。無妨。吾籌之熟矣。必令汝穩坐煖坑。煤炭罏罏。畢歲無缺也。吾卽日入棘闈。汝可隱隱對新郎說。教他尋覓好主。每主六千。使用加二。我得正數。汝家得使用。倘能覓三人。不幾三千餘金可坐致乎。如是汝尙何憂貧也。妾喜而告之漢。漢聞而轉計曰。與其爲人謀。何如自爲謀。何不卽將關節與我。我止奉半價相償。而叨惠其半。若然。汝且爲夫人矣。又何三千金是羨乎。汝當以此計進。想必不汝吝也。妾伺鄰來以告。鄰未卽許。妾撒嬌癡。乃許之。遂出枕中祕以相授。門生座主。內外通家。雖昆季之好。無以易也。

漢於是時興豪致逸。日馳逐於華冑富豪之傍。冀招攬牽頭。以爲名利雙收之局。

乃與論場屋者。羣曰今年北闈難矣。郎李振鄴一人。不知賣出幾多人矣。尙何公道可問乎。漢聞卽歸。憂形於色。其妾叩之。告其故曰。吾始以所授者不數數。則獲售可必。今人言藉藉若此。吾料價昂者升。色淡者退。果能息壤在彼乎。妾又以漢言告鄴。鄴不審人之爲言。誤以漢對人議己也。大怒曰。吾以腹心待汝。汝何在外毀敗吾事。遂索馬馳尋張漢。漢正與諸紈袴子弟。會聚於佑聖觀坐間。方侈言李與我聲氣最密。欲以賈重於京華。言未畢而鄴至。亟起恭迎。連遭批頰。叱名醜詆。坐客駭愕。力解而散。漢乃羞赧欲死。促步歸。亦將鄴痛罵以答之。聊以解嘲於衆。猶冀有內寵而終或邀照拂也。孰知鄴已無曩日情懷矣。

忽忽數日。奉命入簾。內中雖曰糊名易書。而皿字號千餘卷。無不舉目瞭然。張漢愚猶將心傳塡入篇內。鄴得而大行塗抹之。上昇之丹。竟爲點額之的矣。然漢無從知也。奈伊時諸分考房房各有私人。打閧交互。尋剔翻索。譁然大亂。而張李二人。又恃年少聰明。輒笑諸同房。同房將欲呈卷。必要奪而詢其賫。以侵奪其柄。同

事者共不平此二人。

有行人郭濬。年邁而癡。二人不以人理待之。適郭得札人蔣廷彥。將首薦於堂。張攫住而勒問曰。此卷吾已得其人矣。汝明對吾說。其價幾何。居間何人也。蓋實未知其名。而故詐之耳。郭無奈。紿之曰。是太倉蔣姓者。張遽悟曰。勿欺吾。吾知此嘉善蔣文卓也。是人大不通。何可中。中之必遭物議。郭遂逡巡而不敢薦。然張止與文卓素隙。第知文卓來京二年。爲倖捷計。思有以傾之。實未知爲廷彥卷。卽濬亦但知爲善邑蔣。而不知文卓之非廷彥也。後畢出闈。張李市恩卸怨。侈肆旣無擇言。郭以其打破好事。啣切骨恨。急對廷彥曰。兄卷已中。張故不許。卽張漢卷。亦已中。李故檢而毀去也。於是二蔣共謀。一寫一刻。而匿名揭行。張漢剪辮佯狂。而出名揭布。張繡虎乘機恐嚇。而買求贓入。自是形迹大露。莫可掩護。職是故也。

七人旣罹法。而是案直窮到底。方興未艾。推鞫文卓。文卓云。得之郭濬。濬素未識文卓。憤然曰。光棍素昧平生。又鞫文卓。文卓曰。吾兄廷彥。卷落濬房。濬對吾兄言

甚詳。故與聞之。於是並逮廷彥。時廷彥已知掣肘。兼程遁。方抵家。而緹校在門矣。卽械而北。至三月二十五日投下到獄。乃濬先於十二月中已憤恨死刑部司房矣。雖其自取。亦文卓累之也。

案內有沈旋。向爲名下。館於大司寇白陽城家。歲得百金。總寄與茶行陳顯之。取什三之息。亦掏得捷徑。急欲得白物以押信。不意陳氏用去。未有以應。沈心急氣莽。破面而詬。傍觀者卽疑及之。適善邑有于子文。販茶而亦主於陳。雅欲結士大夫。見居停束手。慨與解圍。出貲應陳。轉與沈持去。果得售。卽策蹇干謁於山西熟識。而緹檄已行原籍矣。沈在山右聞知。卽自擬詔獄。而陳以知情於以被執。並拷掠長繫焉。

又有李燧升者。候選漳州司理。亦與同人說合。剖分謝儀五十兩。升已領憑赴任。行至蘇州。未見邸抄。方有干於榷關。而榷關門已知之。遂擒解赴部。其餘株及者。更僕未能數也。至十二月。朝署半空。囹圄幾滿。鎮撫司前開張茶酒館。飯食舖。鬧

盛過於前門。各獲大利。當是時。一日數驚。旦暮鬼扑。幸滿朝爲皇子出家於閔忠寺以祈壽。又爲太后患疹以祈安。屢屢齋戒。一切獄詞。延緩不奏。該部請先行覆試。時諸新舉人多半歸里。祠部文移嚴厲。該府縣拘縶鎖項。押送起解。如同隸囚。無不震恐兼程。會朝廷避痘南院。覆試未有期。諸舉人僦寓家家畏同疫鬼。未去者驅出恐後。復至者閉戶不納。流離凍餒。與諸保解雜役。偃息於破寺廢觀。頹垣倒屋之間。爨烟如燐。面灰如死。猶執卷咿唔。恐以曳白膏斧鑕。情形至此。亦可笑可憐極矣。士風士氣。蕩埽無遺。國家體統。不無殘損。

當是時人人自謂天威嚴重。此二百人者。不知幾許登鬼錄。幾許禦魑魅。幾許錮終身。得返初服者幸矣。安望同上春官哉。不期日轉天旋。雷霆頓霽。於正月十五日。集諸士覆試於太和門。每人以滿兵一人夾之。仍諭之盡心構藝。不必畏懼。供給茶烟。未嘗缺乏。卽所監押。亦盡小心執禮。安慰致囑。絕非外間凌侮之輩。題目乃上所親定。閱卷某某等。上所猝點。甫二日而榜出。止革去白丁霍某某等八人。

餘皆准會試。諸士慶幸更生。且爲天子門生。懽呼忭舞。烹甘擊鮮。京師肴酒。爲之湧貴。持刺交賀。車擊軫摩焉。

方事在蜩螗。乘風襲唾。彈劾科場者大起。陰應節參南闈。而主考分考十八人逮。蔣胤修參河南陝西。而主考逮。山東磨勘一字訛。而疏逮房官。俱非北闈事。不載入。若言路諸公素稱表表者。以諸臣章滿公車。無庸置喙。且見法外施刑。得禍甚慘。不忍以他人數十家性命。博一己之能稱。況首發大弊。原在刑科。同官有諤諤矣。隨聽喋喋。亦孔之醜也。乃朝廷以職掌不言。烏用是言官爲。忽於正月二十九日將禮垣董篤行。散員魚飛漢。下詔獄。柯聳已於八月中選吏垣矣。而亦被逮。金紫汾新入禮垣。得倖脫。乃自陳候旨。監場御史亦與焉。廷尉分別擬處上請。疏輒留中。相傳待大案。爰書既定。一併敕下。旋以皇子出殯。營造山陵。齋戒不視事。至四月中尙未有處分也。至若曹宋二學士。亦經論列。上以日夕陪侍。特恩姑免之。

三

是獄遷延半載。皐陶曰殺之三。堯未卽曰宥之三也。上意未測。爰書莫定。人人必死。戶戶無生。供給官旗。浩繁空匱。刺探伺候。力疲精衰。於是在內之病者死者時相聞。亦有託爲詩歌。若鳥死哀鳴。以冀動人聽。在寓之奔者躱者日相聞。亦有製詩寫怨。先期縊殉。以明不相負。甚有親子讀書懷古。矯矯口談節俠。見其父無生理。索性無賴。賭錢宿娼。與諸臧獲酣適。囊空竟自南去不顧者。又有心計歷練之人。見張李迅不及藏。家計洗罄也。夜輦輜重而深藏之。留粗重匿細軟。竟似家徒壁立。日討册籍而分別之。花實產沒。寄戶每每害延親朋。

至四月二十二日。忽接上傳。拿取各犯御前親錄。故事朝廷若有斬決。鎭撫司開南角門。刑部備綁索嚼子。點劊子。工部肅街道。是日早聞備綁索四十副。口嚼四十枚。劊子手四十名。厲行切刀數口。簇擁各犯入太和門。當是時。上御殿引問。鬼怕惕息。便溺皆靑。獨張天植自陳孤蹤殊遇。臣男已蒙廕。富貴自有。不必中式。况又能文。可以面試等語。特蒙賜夾。校尉蝦等。欲夾雙足。上豎一指。遂止夾一足。堅

不承認曰。上恩賜死。無敢辭。若欲屈招通關節。則必不承受。上回面向內久之。傳問曰。朝廷待汝特厚。汝前被論出。朝廷特召內陞。何負於汝。平日做官。亦不甚貪猥。奈何自羅於辜。今俱從輕。各拿送法司。卽於長安街重責四十板。候旨。駕起而科官不論列。以引咎而免責。其牽連在內。如于子文等。首難如蔣文卓張漢等俱不與焉。當有刑部員役。遵旨行杖。杖太重。若必欲斃之杖下者。然維時大司寇噤不出一語。獨少司寇杜公奮起大訴諸皂曰。上以天恩特賜寬宥。爾等必置之死。以辜負上意耶。止可示辱而已。若不幸見罪。余請獨當之。爾輩不肯聽吾言。吾將蹴踢死若曹矣。於是諸校始稍稍從輕。得不死。是晚杖畢。仍係至刑部獄中。

翌日刑部等開門。欽奉上諭。開科取士。原爲遴選眞才。以備任使。關係最重。豈容作弊壞法。王樹德等。交通李振鄴等。賄買關節。紊亂科場。大干法紀。命法司詳加審擬。據奏王樹德陸慶曾潘隱如唐彥曦沈始然孫暘張天植張恂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尙陽堡。孫伯齡郁之章李倩陳經在丘衡趙瑞南唐

元迪潘時升盛樹鴻徐文龍查學詩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張旻孫蘭茁郁喬李蘇霖張繡虎俱應立絞。余贊周應絞監候秋決。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寃枉。特命提來。親行面問。王樹德等俱口供作弊情眞。本當依議發落。但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尙陽堡。餘俱依議發落。董篤行等本當重處。朕面問時。皆自認委係溺職。姑著免議。自今以後。凡考官士子。須當恪遵功令。痛改積習。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從寬典。遂視爲常例。妄存倖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爾等衙門卽行傳諭。欽此。隨行原籍催提起解。該撫按州縣。具憐憫心。借搜籍之名。文移往返。未卽拘解。於是諸臣亦得長繫刑曹。未束關東裝也。

先是拿入刑曹者。不下獄。俱鎖繫於十三司火房。身有九鍊。每一人有二撥什庫監守。每二人又有章京日輪檢押。飲食若流。銀錢湯雪。至是詔下刑部獄。既免鎖繫。又省供費。散拘在內。各擇所厚。共據一室。室之湫隘。搭蓋粉飾。置設鍋几。鬭牌

賭色。欣欣更生。福堂乎。仙境矣。有親知入候問。相勞苦。或談及流徙。皆答曰。只當遠近搬場耳。何戚焉。嘻斯言也。其俱有達天知命之學者歟。

大獄記略綴餘

朝廷銓部之選甚重。四司主政員缺。必選中行評博貲俸及格。及知推欽取入者考選。張我樸心羨。志必欲得之。事機多阻。丁酉改歲。先行考取台臣。西台較入銓部爲稍易。諸當路者勸之。樸將應命。夫人朱氏阻之曰。御史奉差事繁忌集。汝獨不見顧仁臯首菜市乎。而思蹈之也。遂不果。

入夏適點廣東主考。次應及樸。夫人又曰。路遠世亂。且考銓期至矣。應典粤試。必相失。可計避也。樸以爲然。先期病假。假滿轉給季夏稱愈。

旋分校北闈。冀於闈中摸索要人子弟。而得其歡心。自無與我並驅爭衡者。故張於闈中事。絕不從鑽貲起見。今概與諸婪汚同科。似未得情也。初樸以婦言避台選。繼又以婦言避典試。亦有稱其夫人者矣。至事潰。又莫不詆其夫人以爲篤於

衽席。不使暫離。卒膺大戮。惟婦言是用故。然亦成敗論人。未足深非也。第大難之餘。似有可異焉。當十月十八日刑部軍校收逮樸。時樸在外會友軍校直入內室。夫人厲聲曰。樸命官。必不逃。大人們當在外坐俟其歸。何得入內。失朝廷禮。諸校且唯唯退也。及對簿訊掠。夫人刺血修章。請以身代。詞理哀切。步至長安門。將擊登聞。爲司寇銀台所抑。不果上。朝列聞之。嘖嘖慕義。乃菜市伏鑕。竟不能匍匐一訣。痛哭上祭。如前史所傳。前勇後靡。莫測何故。

至二十七晚同家人。媳婦輩入戶部。二十八日入刑部。徧拜別諸婢僕曰。主累汝輩。今不能相顧矣。幸好自活。因出所藏鏹。盡分給之。無不痛哭。聞者哀焉。

追初四日出刑部。爲滿漢官役所目笑。恬無戚懼容。有筆帖式熟視而戲問曰。汝非張家老婆歟。何以手掩面也。夫人卽去手朗應曰。任汝瞧。汝非筆帖式。向以某事至吾家。今何得無狀。諸人相視而嘻。觀者駭焉。

及至羈所。與李夫人同院。患難姊妹。誓無外心。李夫人柔弱貞靜。傾心尊奉於張

夫人。以其才也。哭罷。共商苟活之計。曰。遼東舉目無親。惟有金錢。可以自度耳。李夫人曰。實不敢欺。吾尚有餘資。深藏於地。今身不可出。可奈何。張曰。何不通信於令親莊某老。令爲之計。李然之。聞於莊。莊遣一信使賂監守。隨同李夫人掘地。果獲四千金。以一大錁謝監守。一錁勞媒媼。訖。張曰。我乏資給。暫借百金。餘悉持寄莊室。約以逢赦。卽盡奉還。否則。零寄支用。無幾何日。微有郤。未幾而分爨。又未幾而詬誶。又未幾而大相慭恨。忽於二月中旬。張夫人竟逸出。浼人負至順治門。捨而跨騾。馳至鎭撫司。出懷出首狀。首告李夫人欺官隱贓銀四千兩。寄與親家莊某。伊僕扛去。司官見首有重資。喜笑欲狂。急拿李夫人及妾一人。婢一人。並莊僕夾拶並施。張夫人堅執如敵國焉。於是盡數追獲。內缺百金。張曰。小婦借用了。問官以有功首人。笑而不問。典守官役。各蒙嚴處。莊舉家觳觫。不可名狀。伊僕至今繫刑曹也。

當是時。見者聞者。共不直張夫人。幾欲唾其面。而共憐李夫人。導其報復。李夫人

曰。已矣。吾所以忍死至今者。欲俟吾翁一訣耳。若幸赦而不來。或來而得語。何難一死以相從。尙暇與是人較乎。卒無他語。張尙狺狺不置。然人咸憎怨。且防守嚴密。不能出入自由矣。非此自貽伊戚乎。

無名氏曰。李評事肇隙於張漢也以妾。張評事舍生而趨死也以妻。嗟乎。古來有天下者。聽婦言而滅亡。何况二人乎。然以張夫人之末路。則李評事雖目爲凶短折。猶瞑目矣。哀哉。

此記者自諱其名姓。第曰信天翁。不解其故。後閱我郡許觀察鶴沙先生東還紀程云。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魚。日夕立水次。俟魚鷹所得偶墮者。拾而食之。藍廷瑞詩云。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此外所見丁酉順天鄉試關係事跡。其無出入者不足錄。今錄其可資印證者。

有懷堂集。翰林院檢討范先生行狀。丁酉舉順天鄉試。以恭人訃歸。甫抵家而當赴都覆試。倉黃首塗。含哀茹痛。所過舍輒長號幾絕。舍者咸爲悲也。既試。以才高

得不落。歸居廬三年。思慕如一日也。據此則丁艱不能延緩覆試之期。范檢討名必英。後至康熙十八年。乃舉鴻博入翰林。當丁酉中式時。不過入是科一榜之內。非指名被嫌疑者。乃以牽累赴覆試。値弇喪甫抵家之日。而倉皇泣血。迫令應試。亦大悖於孝治之旨矣。

郭在遠史館雜記。丁酉順天主考曹本榮宋之繩。以不能覺察同考官作弊。俱降五級。以本衙門用。同考李振鄴張我樸舉人鄔作霖田耜俱伏法。覆試取米漢雯等一百八十二名。革舉人八名。據此則東華錄所云。曹本榮等亦着免議云云。與此殊有異同。再考計東撰曹公本榮行狀。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取舉人萬嵩等二百六人。九月。充經延講官。冬以失覺察同考官不法事。降五級。十五年九月。特旨復任云云。計東亦丁酉順天舉人。爲師門作狀。自必詳實。東華錄所云免議。當在已降級之後矣。

陳康祺郎潛紀聞。順治戊戌狀元孫承恩。常熟人也。先是承恩弟暘。舉丁酉北闈。

以事遣戍。臚傳前一夕。章皇帝閱承恩卷。其頌語有云。克寬克仁。止孝止慈。玉音稱賞。拆卷見其籍貫。疑與孫暘一家。遣學士王熙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詢。學士故與承恩善。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沈淵。決於一言。囘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賣弟。學士歎息。旣上馬復囘顧云。將毋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章皇秉燭以待。旣得奏。尤喜其不欺。遂定爲一甲第一名。其弟赤崖孝廉暘。實才人也。以科場獄謫戍邊外。蒙恩放還。己卯聖祖南巡至蘇州問孫暘在否。暘獻詩行在。有君王猶記小臣名之句。爲時傳誦。夫以海隅下士。曾竄遐荒。湯網宏開。堯天重戴。已是再生莫大之恩。乃事隔數年。天語拳拳。猶齒及菰蘆之姓氏。此夜郎儋耳。昔賢無此遭逢。想一時獻賦迎鑾。儒冠萬頂。當無不感激涕零矣。按此則得自傳聞。或不盡確。據東華錄。書承恩登第在四月辛未。至六月辛未。乃特宥其連坐流徙之罪。紀聞則發覺在讀卷之日。因其從實自承。乃拔取一甲一名。似稍不同。或旣拔取之後。廷臣又照例請旨。取一特宥耶。至暘於

己卯獻詩。已距順治丁酉四十餘年。事隔兩朝矣。人主偶然一問。紀聞輒詡爲無上之光榮。專制時之科目中人。心理如此。

上條紀聞所言皆出王氏柳南隨筆。其言孫承恩事。即王氏原文。至孫暘獻詩在王氏隨筆。乃舉以爲訾議語。隨筆云。詢字韻書入十一眞。相倫切。音同荀。咨也。尙書詢事考言。詢謀僉同。毛詩周爰咨詢。詢於芻蕘。左傳咨親爲詢等處。皆作平聲讀。而吳郡人訛作去聲者大半。先是孫孝廉赤崖暘。以科場事戍遼左。蒙恩放歸。己卯聖駕南巡。問孫暘在否。赤崖獻詩行在。有君王猶詢小臣名之句。詢字竟作去聲。滿大臣阿蘭泰摘其妄。一時以爲笑柄。又本韻中閩字並無上聲。今人亦多訛讀。不可不知。韓退之有言。凡爲文詞宜略識字。况詩本以聲韻爲主。豈可以不識字乎云云。紀聞乃改詢爲記。

孫暘與陸慶曾俱有才名。吳梅村有贈陸生一篇。作於此時。與江南闈之吳兆騫遣戍時。梅村爲作悲歌贈吳季子一首。皆以名作爲科場案紀念。梅村又有吾谷

行一首。則專爲孫氏兄弟作也。吳詩集覽引蘇州府志。孫承恩初名曙。字扶桑。順治戊戌殿試第一。授修撰。數被顧問。寵遇日隆。從幸南海子。賜騎御閑名馬。適大風揚沙。中寒疾卒。年僅四十。弟暘字赤崖。少遊文社。名與兄埒。順治丁酉舉順天鄉試。科場事發。爲人牽連。謫戍尙陽堡。聖祖東巡。獻頌萬餘言。召至幄前。賦東巡詩。試以書法。上歎惜其才。大學士宋德宜疏薦。不果用。久之還里。所著有蔗菴集。集覽又載孫赤崖還家詩三首云。歲歲還鄉夢。今朝夢始眞。到家仍作客。無地可容身。山色迎人好。湖光入眼新。念年成底事。悔不早投綸。弟妹何年別。盤飧此夕同。看來頭盡白。語能淚俱紅。垂老重聞亂。還家舊業空。但能長聚首。不必問窮通。少小離鄉縣。何堪老大歸。出門童子問。見面故人稀。道路忘南北。溪橋半是非。青山色在。猶到舊柴扉。據此詩則遣戍不過二十年。吳翌鳳註吳詩。謂暘後於康熙丙子九月。年正七十。得援例贖歸。云云。丙子爲康熙三十五年。去暘遣戍時幾四十年矣。當不確也。又按徐乾學撰宋德宜行狀。故人孫暘吳兆騫徙遼左。捐金

贖之還。則暘之贖還。與吳兆騫爲同時。時在康熙二十年辛酉。又行狀中稱甲子七月。以文華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丙寅晉太子太傅。丁卯六月。以疾卒於官。然則德宜卒於康熙二十六年。斷不能於三十五年。復預於贖暘之事也。又暘詩所云垂老重聞亂者。暘童時經鼎革之亂。在戍時將歸之前數年。復聞三藩之亂也。少年求名念切。至此可勝惘然

吳兆騫秋笳集。與孫赤崖酬酢之詩文頗多。有撫順別孫赤崖詩。蓋吳戍寧古塔在吉林境。孫戍尙陽堡。猶在奉天境內也。聖祖東巡謁祖陵。徧歷盛京境內。在康熙十年。赤崖得獻頌幄前。並試書法。然非贖猶不能望赦還也。

陸慶曾。字子元。華亭人。梅村贈陸生詩。吳翌鳳註引錢湘靈曰。子元以機雲家世。與彝仲大樽爲輩行。轗軻二十年。垂老乃博一舉。復遭誣以白首禦窮邊而死。一妾挈幼子牽衣袂。行路盡爲流涕。又吳詩云。陸生得名三十年。布衣好客囊無錢。尙書墓道千章樹。處士江邨二頃田。集覽。尙書謂其祖陸樹聲。按明史陸樹聲傳。

字與吉。舉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歷官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慶曾以世家子爲老名士。其輩行與夏陳諸公相等。夷諸公成仁久矣。慶曾老不自惜。復冀邀一薦之榮。其反而得辱。殊不甚足惜也。

董含三岡識略。陸文定公孫慶曾。素負才名。居丙舍。頗擅園亭之勝。以序貢入都中式。事發遣戍遼左。先是墓木悉枯。棲鳥數日內皆徙巢他往。曾見湧幢小品載李景隆未停爵前。冢樹皆枯。不久幽廢。又慶曾至杭。祈夢于忠肅公祠。夢公授紙一幅。展視乃瀋陽圖也。至是果驗。

集覽引袁才子曰。陸慶曾。字子元。雲間人。順治丁酉舉人。以科場牽連得罪。戍遼東。辛亥以事至京師。酒闌。長歌梅村贈詩。慷慨泣數行下。云云。錢湘靈謂其禦邊而死。此又謂其辛亥至京師。辛亥乃康熙十年。子才所說當不確。湘靈名陸燦。卽順治丁酉舉人。當時所言必可信。且湘靈最老壽。至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預於崑山徐尚書乾學等耆年之會。湘靈年八十四。列首座。秦松齡年五十八。居殿。其中

有孫暘。年六十九。見王應奎柳南隨筆。據此則孫暘之年。亦可考定。吳翌鳳所云康熙丙子年七十贖歸。尤可見其不合。乾學自有詩。紀此會，見憺園集。

丁酉北闈案中之陸貽吉。王蔣兩東華錄俱同。蔣錄尤稱其官名爲科臣。記略亦稱刑科陸貽吉。然據梅村吾谷行。前山路轉相公墳。宰木參差亂入雲。枝上子規啼碧血。道旁少婦泣羅裙。羅裙碧血招魂哭。寡鵠羈雌不忍聞。同伴幾家逢下淚。羨他夫壻尙從軍。此段乃指常熟一處。有同罹科場獄而處斬之人。尙羨孫暘之得以遣戍未死也。其人且爲故相之後。集覽相公者。嘉靖大學士嚴訥也。王夏日錄嚴貽吉。字子六。相公裔孫。癸未進士。官給諫。爲科場居間。事發。腰斬籍沒子妻妾俱流尙陽堡。然則貽吉乃嚴姓。敍其家世爲嚴文靖之後。此必無誤。官爲給諫。尤與刑科合。是本案內必無另有陸貽吉其人。或嚴字子六。而訛六爲陸。又訛爲其姓耶。抑貽吉官名姓陸耶。此俱不可知矣。

再按柳南隨筆。許定向。字志先。大司成石門之孫。邑諸生也。其妻之父爲嚴給事

貽吉。嚴坐丁酉科場事腰斬。臨刑時志先目擊慘狀。驚仆在地。從此遂類癡癲。每日游行市中。衝口哦詩。嘲謔雜出。而依韻和嚴文靖公讀書詞一首。則大類見道者。錄之。月明雲淺悄。一個蒲團。禪關參照。塵氛不到空王寺。鐘動寒樹鳥叫。澗水風吹。聽笙簧無邊高調。絃指外滄海桑田。一枕黃粱驚覺。世間何故閒煩惱。衣紫腰金。誤人年少。老僧高嘯。只愁個九品蓮臺難到。慈降虎豹。畢竟是潛藏牙爪。可知乃圓覺華嚴。要人探討。然則貽吉確爲嚴姓。官書及案牘中俱作陸貽吉。必自有故。

此外又有全敍北闈事大略可資印證者。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科場之事。明季即有以關節進者。每科五六月間。分房就聘之期。則先爲道地。或伏謁。或爲之行金購於諸上臺。使得棘闈之聘。後分房驗取。如操劵而得也。每榜發。不下數十人。至本朝而益甚。順治丁酉壬子間。(按順治無壬子。又自丁酉後當有戒心。未必仍明目張膽。以營關節。殆爲戊子之誤。戊子以前。人心未定。關節當亦不盛。

）營求者蝟集。各分房之所私許。兩座師之所心約。以及京中貴人之所密屬。如麻如粟。已及千百人。闈中無以爲計。各開張姓名。擇其必不可已者登之。而間取一二孤貧。以塞人口。然晨星稀點而已。至北闈尤甚。北闈分房諸公及兩座主。大率皆輦下貴人。未入場已得按圖挨次知某人必入。故營求者先期定券。萬不失一。不若各省分房。必司理邑宰。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甲午一榜。無不以關節得倖。於是陰躁者走北如鶩。各入成均。若傾江南而去之矣。至丁酉。輦金載寶。輻輳都下。而若京堂三品以上子弟。則不名一錢。無不獲也。若善爲聲名。遨遊公卿然。惟富人子或以金不及額。或以價忽驟溢遜去。蓋榜發無此中人矣。於是蜚語者亦上聞。天子赫怒。逮繫諸房官。而虞山有陸貽吉。崇禎癸未進士。官給事中。爲舉子居間。事發。立就獄。明日腰斬西市。家產入官。妻子長流尙陽堡。一子方四五歲。妻妾皆殊色。間關萬里。匍匐道左。行人爲之淚落。同時受禍者共七八人。其姓名不能悉詳也至舉子株及者亦七八人。皆嚴刑拷掠。三木囊頭。陸慶曾。子玄雲

閒名士。平泉公之後。家世貴顯。兄弟鼎盛。年五十餘矣。以貢走京師。慕名者皆欲羅致門下。授以關節。遂獲售。亦幽囹圄。拷掠無完膚。一時人士。相爲惋惜嗟歎。而其餘則不能悉詳也。云云。以下敍南場事。別詳於後。

二江南闈

東華錄。順治十四年十一月壬戌。給事中陰應節。參奏江南主考方猶等。弊竇多端。物議沸騰。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鉞。係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懸成亨咸膏茂之弟。與猶聯宗有素。乘機滋弊。冒濫賢書。請皇上立賜提究嚴訊。得旨。據奏南闈情弊多端。物議沸騰。方猷等經朕面諭。尙敢如此。殊屬可惡。方猷錢開宗。並同考試官。俱著革職。並中式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行詳審。本內所參事情。及闈中一切弊竇。著郎廷佐速行嚴查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囘奏。

十二月乙亥。少詹事方拱乾囘奏。臣籍江南。與主考方猶從未同宗。故臣子章鉞

不在迴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齒錄可據。下所司查議。

十五年二月庚午。御史上官鉉劾奏江南省同考官舒城縣知縣龔勳。出闈後被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中式舉人程度淵。嘖有煩言。情弊昭著。應詳細磨勘。以釐夙奸。得旨著嚴察逮訊。

丙申。禮部議覆御史上官鉉奏江南新榜舉人。嘖有煩言。應照京闈事例。請皇上欽定試期。親加覆試。以覈眞僞。但直省士子雲集。闈務不便久稽。其江南新科舉人。應停止會試。從之。

三月庚戌。上親覆試丁酉科江南舉人。

戊午。諭禮部前因丁酉科江南中式舉人。情弊多端。物議沸騰。屢見參奏。朕是以親加覆試。今取得吳珂鳴三次試卷。文理獨優。特准同今科會試中式。一體殿試。其汪溥勳等七十四名。仍准作舉人。史繼佚。詹有望。潘之彪。洪濟。黃樞。秦廣之。陳邇漢。許允芳。張允昌。何亮功。何炳。曹漢。馬振飛。朱扶上。萬世俊。黃中。董粵固。韓揆

策。謝金章。許鳳揚大鯤。周篆。沈鵬舉。史奭等。亦准作舉人。罰停會試二科。方域林
大節。揚廷章。張文運。汪席。陳珍。華廷樾。顧元齡。劉師漢。夏允光。程牧。孫弓安。葉甲。
孫長發等十四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舉人。
十一月辛酉。刑部審實江南鄉試作弊一案。正主考方猷擬斬。副主考錢開宗擬
絞。同考官葉楚槐等擬責遣尙陽堡。舉人方章鉞等俱革去舉人。得旨。方猷錢開
宗差出典試。經朕面諭。務令簡拔眞才。嚴絕弊竇。輒敢違朕面諭。納賄作弊。大爲
可惡。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懲治。何以警戒將來。方猷錢開宗俱著卽正法。妻
子家產籍沒入官。葉楚槐。周霖。張晉。劉延桂。田俊民。郝惟訓。商顯仁。朱祥光。文銀
燦。雷震聲。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菡。王國楨。龔勳。俱著卽處絞。妻子家
產。籍沒入官。已死盧鑄鼎。妻子家產亦籍沒入官。方章鉞。張明荐。伍成禮。姚其章。
吳蘭友。莊允堡。吳兆騫。錢威。俱著責四十板。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併流
徙寧古塔。程度淵在逃。責令總督郎廷佐。亢得時等。速行嚴緝獲解。如不緝獲。伊

等受賄作弊是實爾部承問此案徇庇遲至經年且將此重情問擬甚輕是何意見作速回奏餘如議

十二月丁亥先是刑部諸臣遵旨回奏審江南鄉試作弊一案躭延情由下吏部議至是吏部議尚書圖海白元謙侍郎吳喇禪杜立德郎中安珠護胡悉寧員外郎馬海主事周明新等讞獄疏忽分別革職革前程並所加之級仍罰俸得旨圖海等本當依議姑從寬免革職著革去少保太子太保並所加之級其無加級者著降一級留任

十六年三月戊子再覆試丁酉科江南舉人

以上爲官書所載丁西江南闈事

北闈所株累者多爲南士而南闈之荼毒則又倍蓰於北闈北闈僅戮兩房考且法官擬重而特旨改輕以市恩猶循殺之三宥之三之常格至南闈則特旨改重且罪責法官兩主考斬決十八房考除已死之盧鑄鼎外生者皆絞決蓋考官全

體皆死罪矣。又兩主考十八房考。妻子家產皆籍沒入官。家產入沒已酷。又幷其妻子而奴虜之。明燕藩篡弑。謂之靖難。其後大戮建文諸忠臣。以其妻妾配象奴。方之丁酉科場。慘酷正等。夫行不義殺不辜。爲叔世得天下者之通例。不從弑逆者。卽例應以大逆坐之。科場案則何爲者。士大夫之生命之眷屬。徒供專制帝王之游戲。以借爲徙木立信之具。而於是僥倖弋獲。僥倖不爲刀下之游魂者。乃詡詡然自命爲科第之榮。有天子門生之號。嗚呼。科舉之敗壞人道。乃如是哉。

研堂見聞雜記。南場發榜後。衆大譁。好事者爲詩爲文。爲傳奇雜劇。極其醜詆。兩座師撤棘歸里。道過毗陵金閶。士子隨舟唾罵。至欲投磚擲甓。桐城方姓者。冠族也。禍先發。於是連逮十八房官及兩主司。總督郎公又採訪舉子之顯有情弊者八人。上之於朝。其八人卽於京師就緝。同主司嚴訊。凡南北舉子。皆另覆試。北場爲先。天子親御前殿。士子數里外攜筆硯。冰雪僵凍。立丹墀下。頃刻成數藝。兵番雜沓。以旁邏之。如是者三試而後已。榜發。黜去數人。南場覆試最後。皆不得與會

試。所覆一如前。亦黜去十餘人。而最後一二十人。復停三科。其解首則竟爲進士。是役也。師生牽連就逮。或就立械。或於數千里外鋃鐺提鎖。家業化爲灰塵。妻子流離。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間者。血肉狼籍。長流萬里。

又一節云。丁酉之役。江南兩座主及分房諸公與遠繫舉子。既訊鞫後。天子不復嚴問。以爲可因緣倖脫。或長繫獄中矣。至歲杪。忽降嚴綸。兩座師駢斬西市。十六分房諸公皆絞死於長安街。舉子則各決四十。長流寧古塔。而財產皆入官。諸父兄妻子。各隨流徙。按寧古塔在遼東極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積雪。非復世界。中國人亦無至其地者。諸流人雖各擬遣。而說者謂至半道。爲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飢人所啖。無得生也。向來流人俱徙尙陽堡。地去京師三千里。猶有屋宇可居。至者尙得活。至此則望尙陽如天上矣。分房諸公。向有一司理。主者以其甲科。必欲援入內簾。而三拈鬮皆得外。於是不樂殆甚。而孰知反得首領無恙。又吳江一富家子。已道地爲之關節矣。而迺父知之。嚴呵止。必不欲爲因賤售於一貧

者。竟相株連。舉室北轅。長爲異域之鬼。禍福所倚。思議難及。而守拙守命。終爲顛撲不破。分房一選。向以爲宦途極榮。而貪緣倖竇得登桂籍尤爲豔如花熱如火者。豈知俱送入鬼簿乎。

又云。丁酉南闈舉子。天子既廷覆之。黜數人。餘各有所殿最矣。至己亥。二月。忽奉嚴綸。再行覆試。郡縣敦促上道。聞命之日。倉皇束裝。父母兄弟。揮涕而別。慮必發遣。既去。一日數驚。有謂就械登舟者。是役因震霆之後。諸家無不罄產捐貲。以爲道地。以因緣上下。一榜俱安然。而道途之踉蹌。腰纏之忙迫。孝廉風景煞盡。

戴璐石鼓齋雜錄。順治丁酉科場大獄。相傳因尤侗著鈞天樂而起。時尤侗湯傳楹。高才不第。隱姓名爲沈白楊雲。描寫主考何圖。盡態極妍。三鼎甲賈斯文。程不識。魏無知。亦窮形盡相。科臣陰應節糾參。殿廷覆試之日。不完卷者鋃鐺下獄。吳漢槎兆騫。本知名士。戰慄不能握筆。竟無情弊。流尙陽堡。張文貞玉書。時方十八歲。從容抒寫而出。公輔器度。固自不凡。按吳兆騫流寧古塔。此云尙陽堡。誤也。北

闈流者不過尙陽堡。南闈則皆流寧古塔。亦加重於北闈之一端。又凡流寧古塔者。旨內有父母兄弟妻子幷流之語。尤爲奇酷。然據事實言之。則似妻子同流爲可信。父母兄弟。卽有幷流有不幷流。不盡同也。未知當時辦案諸公。作何斡旋之法。說詳後。

三岡識略。記鄉闈異變云。江南鄉試前數日。嚴霜厚三寸。旣鎖闈。鬼嚎不止。放榜後。弊發。主考方猷錢開宗。房考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文銀燦。周霖。張晉。朱滋。朱祥光。田俊民。李大升。龔勳。郝惟訓。朱建寅。王國楨。盧鑄鼎。雷震聲。俱駢戮於市。前此江陵書肆刻傳奇名萬金記。不知何人所作。以方字去一點爲萬。錢字去邊旁爲金。指二主考姓。備極行賄通賄狀。流布禁中。上震怒。遂有是獄。北闈李振鄴張我樸。有張千李萬之謠。事發被誅者亦數十人。按此段江陵二字。當作金陵。或作江寧。今刻本作江陵。而法式善槐廳載筆引此則。亦作江陵。姑仍之。

張維屛松軒隨筆。西堂先生自恨不登甲乙榜。然才子名士之目。受兩朝聖人之

知。比於太白東坡洵文人之奇遇。余少時題西堂集。有句云。飄零法曲傳千載。游戲文章達九重。出句謂讀離騷鈞天樂諸傳奇。對句謂秋波制藝也。此鈞天樂卽丁酉科場之謗書。

許嗣茅緒南筆談。順治丁酉南闈之獄。其禍起於萬金記。及尤侗之齊天樂。吾郡朱紹鳳首彈之。紹鳳爲順治朝直臣。後謫驛丞道卒。按此則多有傳聞之誤。尤侗所作樂府。名鈞天樂。非齊天樂。彈江南闈者爲陰應節。非朱紹鳳。紹鳳乃彈河南闈者。今奏議具在可據也。紹鳳之謫驛丞。以救周櫟園之故。

緒南筆談。葉忠節。余外母祖也。父中丞公有聲。明史有傳。六七歲時。塾師督之仿字。暑晝倦而隱几。師呼之醒。告曰。夢一人口授余詩。令錄之行間。今固在。師視其詩云。君是王魁三世身。桂英仍著石榴裙。一枝遙寄湘江水。半幅平裁楚岫雲。弔古有情憐賈誼。請纓無路歎終軍。春風得意長安日。莫負香羅帕上人。後於順治丁酉登秋試。萬金記獄起。同年中名士。如吳漢槎陸子元。皆戰慄不能終卷。公與

張相國葉學士吳詹事等。從容揮灑而出。辛丑捷南宮。越數年。大參楚省。時三藩底定。裁兵令下。公以糧道署藩篆。議奏明緩辦。三年中有缺無補。可不動聲色而汰矣。巡撫某不從。遂刦餉而叛。以夏包子爲首。夜戕巡撫於署。公聞變。遣長子尊護太夫人從水門出。朝衣冠坐廳事。拔劍自刎。僮奴或泣而掣其肘。公叱之。謂紀綱僕某曰。汝助我。諭諸僕。勿作細人姑息。誤乃公事。某乃助之。斷喉血淋漓遍身。目猶瞪視也。洞開重門。賊入見之。皆泣曰。恩主何至如此。羅拜而散。僕某走告太夫人欲從死。太夫人曰。不可。汝大有事在。以遺疏授之。令走京師。上聞震悼。贈工部侍郎。謚忠節。翠輦南巡。召見太夫人。賜長子尊一品蔭。選沂州刺史。旋改陞府。卿以尊爲郡守。再巡。又賜次子芳員外郎。卿妻之外祖也。三巡。復問奏云第三子已前卒。止有孫鳳毛在。復賜中書。太夫人深嘉其僕。以爲能成主忠。遂以爲族孫。削主僕籍。初公有妾某。小忤旨。妾憤自縊。應童時夢中詩讖。至正命時。妾亦見公叱之。拜曰。君今歸冥。婢又當復侍巾櫛耳。此與說部中張睢陽妾事相類。第以索

命而適得全忠。非怨耦乃嘉耦也。此僕此妾。均可附公不朽矣。

按葉應榴之爲王魁後身。事極荒唐。周密齊東野語。載王魁之說所由來。乃宋夏噩詆毀王俊民者。王魁本無其人。烏有後身。陸子元乃北闈案中人。尤與南闈無涉。皆所謂傳聞之誤者也。

李延年鶴徵錄。田茂遇。字□淵。江南青浦人。順治丁酉舉人。授山東新城知縣。不赴。著有水西草堂集。按丁酉科場事發。九重震怒。命嚴鞫之。覆試之日。堂上命二書一賦一詩。試官羅列偵視。堂下列武士。鋃鐺而外。黃銅之夾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未刻繳卷。諸生文皆如格。撫臣以覆卷奏進。事乃解。復原名。先生其一也。惟有據者充發數人。世皆以吳漢槎兆騫爲可惜云。據此則丁酉覆試命題。書義外兼有詩賦。制義一名書義。故房稿謂之房書。蓋即四書義也。又名八股。當時科舉專用八股。並五言詩而無之。乃覆試試非所習。亦屬掩其所不備。

王應奎柳南隨筆。陳絳趺先生名式。邑貢生。余王母之父也。嘗作燕都賦一篇。俾

其子溯潢熟誦。丁酉科場之變。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試瀛臺。題卽爲瀛臺賦。宿源亦於是科登賢書。在御試列。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悉惴惴其慄。幾不能下筆。宿源卽以燕都賦改竄成篇。頃刻而就。世祖覽之稱善。欽定第二名。據此則賦題爲瀛臺賦。陳溯潢據東華錄。在罰停二科之列。溯作遡。當是一人。則欽定第二名之說誤也。特不遭斥革耳。

據上兩則。覆試時旣威之以鋃鐺夾棍腰刀。又每一舉人。以兩持刀之護軍夾之。護軍卽北闈記略之所謂滿兵。語言不通。非我族類。持刀恐嚇於舉人之旁。其不能下筆宜矣。觀此乃知吳兆騫等所以曳白之故。

柳南隨筆又云。鄧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順治丁酉。將赴省試。祈夢於韋蘇州廟。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竊意是科可中。但當從此知止。歸老田間。無望甲科矣。追榜發。邑中中陳溯潢。溯潢父名式。力田者。合之爲男字。言中式男。鄧無分也。按鄧以不售而免於此獄。豈非大幸。

三岡識略。寧古塔近魚皮島。無廬舍。掘地爲屋以居。地極寒。四月盡。佈火燒之。凍始解。五月可鋤。急種蔬菜。六七月便採食。一交白露卽枯。至寒露則根亦腐爛矣。或曰。此卽昔之五國城也。桐城方孝廉膏茂。曾戍其地。爲予道其詳如此。按膏茂卽方章鉞之兄。此卽諭旨所謂父母兄弟妻子併流徙寧古塔也。膏茂如此。拱乾夫婦可知。其餘諸兄懸成亨咸又可知矣。吳修撰方享咸小傳。字吉偶。號邵村。桐城人。太僕拱乾子。順治丁亥進士。官御史。工詩文。善書。精小楷。兼長山水。與程青溪顧見山稱鼎足。此小傳不言其遣戍事。宋琬安雅堂集。送方邵村歸桐城詩。氈車猶憶赴辰韓。抆血郊原不及餐。一別北梁張儉去。再封三府蔡邕還。盧龍塞外霜鴻絕。鴨綠江深雪窖寒。襬被連牀驚復喜。方知蜀道未爲難。此可知享咸亦新自寧古塔還矣。宋琬自爲其族人告密。誣其與于七通謀。繫獄兩年始出。流落南中數載。康熙九年庚戌入都。此詩次於入都諸作之間。必庚戌辛亥間事。琬丁亥進士。蓋與亨咸爲同年也。

方拱乾之戍也。還京作寧古塔志。其首有弁言云。寧古何地。無往理亦無還理。老夫既往而復還。豈非天哉。親友相見問對。率倉皇無端緒。邸舍無事。偶追憶而條晰之。以省問對。衰年性健忘。似多漏軼。記與吳漢槎及兒輩。屢屬其撰志。而不先就。亦曰此生豈有還理。則此生之儌天幸者。殆昔人所謂從死地走一回。勝學道三十年。老夫玆愧矣。康熙壬寅七月二十七日。書於荷陰客舍。據此則拱乾歸在壬寅。蓋援辛丑聖祖登極恩詔。再據宋琬詩。所謂再封三府蔡邕還。則其子亨咸乃再赦始還。懸成膏茂。當亦相同。章鉞之還否不可知。但三藩變後。既有贖例。亦當與吳兆騫輩。同有納贖之望矣。

懸成者。孝標之原名也。孝標於南山集案中。爲大逆之首。剉骨於既死之後。全家遣戍黑龍江。蓋又遠於寧古塔焉。清一代無敢存孝標隻字。今於賴古堂尺牘新鈔中。尙存孝標書三首。新鈔在乾隆間本禁書。惟易代之後。未知孝標文集。尙能再見否。尺牘新鈔方孝標下。注略歷云。字樓岡。原名元成。江南桐城人。有光啓堂

集。再按全祖望江浙兩大獄記。桐城方孝標。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據此則孝標卽爲丁酉遣戍方章鉞兄懸成明矣。孝標子登嶧。登嶧子式濟。式濟著龍沙紀略。四庫收之。式濟子觀承。乾隆間爲直隸總督。卒諡敏恪者也。龍沙紀略提要稱式濟父澄嶧。遣戍。式濟因往省而著此書。此誤甚。式濟父名登嶧。非澄嶧。父子俱戍。見東華錄。又袁枚撰方觀承神道碑。姚鼐撰觀承家傳。亦稱登嶧式濟並戍。其往省者乃觀承兄弟耳。

父母兄弟妻子。爲家有一中式之士子覆試不及格。而一併遣戍寧古塔。在今日視之。豈非駭聞。然以吳兆騫之事觀之。則止有其妻葛氏隨往。父母及兩兄俱未行。大約當日必以出嗣別支等語。爲之開脫。兆騫秋笳集首。有其兄兆寬一詩。題云。余弟漢槎。自塞外貽書徐健庵。以所著秋笳集奉寄。今健庵亟謀剞劂。不負故

交萬里之託。余爲愴然感泣。賦此志謝。詩中並有華萼離居廿餘載語。可見非偕成也。秋笳集又有與方坦庵方樓岡方邵村諸人酬酢之作。坦庵拱乾字。成還後。改甦庵。

以方氏兄弟命名之義例推之。亨咸之兄。自當名元成。東華錄在清初書罪人之名元者。例作懸。如侯峒曾之子元演元潔元瀞。元皆作懸。可證也。元成之滇黔日記。所作悖逆語。今固不可知。但戴南山乃熱心科舉之士。文字皆作頭巾氣。斷不敢顯然觸犯滿廷。不過紀其事實中有滿廷所不喜宣布之語。方戴皆以歷史視之。故入紀載。決非如後世之詆斥滿廷也。以丁酉之獄。方氏合門遭難。可爲至酷。文字中微有不平。則或亦不免。至清初士大夫不得於朝。則往依藩鎭。本有唐人風。其時西選之官。且半天下。原不能指爲罪也。

吳兆騫之兄弟。不與同戍。諸家紀載。但稱兆騫妻葛。白首同歸。傳爲佳話。顧貞觀詞中。亦以已賦悼亡。而翻羨兆騫有伉儷之樂。今據徐乾學懷友人遠戍詩。吳詩

集覽所引。以爲爲兆騫作也。其第二首云。已甘罪譴戍荒蹊。又發家人習鼓鼙。孟博暫能隨老母。子卿猶得見生妻。鶺鴒原上聞猿嘯。雞鹿山前聽馬嘶。夢裏依稀歸故國。千重關隘眼中迷。則其母似亦偕戍。至鶺鴒鴒原上聞猿嘯。未知爲指兄弟之別離。抑兄弟之同難。或定罪之初。本令父母兄弟同遣。後經斡旋乃已。蓋其兄之未戍。則可信也。檢憺園集。此詩次於懷漢槎在獄時之前十餘題。恐遠戍之友。爲另一人。非指漢槎。但集中又有贈弘人詩云。相逢多難後。憐爾二毛生。憶弟風霜劇。思親涕淚橫。延陵喪子痛。奉倩悼亡情。莫以窮愁累。須傳千載名。憶弟與思親並稱。又未知與遣戍事有涉否。弘人者。兆騫長兄兆寬也。

丁酉科場案。向來以吳兆騫之名。而膾炙於世人之口。兆騫固才士。然秋笳集亦非有絕特足以不朽者在。其時以文字爲吳增重者。實緣梅村一詩。顧梁汾兩詞耳。梅村於科場案中。贈陸慶曾有詩。贈孫承恩而及其弟暘亦有詩。顧皆不及其悲歌贈吳季子一首。尤爲絕唱。兆騫得此。乃其不朽之第一步。今錄其詞如下。

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爲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學經並學史。生在江南長紈綺。詞賦翩翩衆莫比。白璧青蠅見排詆。一朝束縛去。上書難自理。絕塞、千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復何倚。彼尙愁不歸。我行定已矣。七月龍沙雪花起。槖駝腰垂馬沒耳。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鬐爲風沫爲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聰明愼勿喜。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祇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

吳詩所云寧古塔地之恢詭。可見當時滿漢之隔膜。在淸代寧古塔乃發祥之地耳。直至二百數十年之後。爲外人鐵道貫於關東三省。如寧古塔等處。吾輩視爲無上之樂利。此則非當時所料矣。豈惟寧古塔。卽再北至龍沙極邊。孰非吾同胞移殖之大利哉。梅村詩在吳赴戍之初。而其獲歸乃緣顧梁汾詞。更錄如下。

賀新郎亦作金縷曲二首。題爲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詞曰。季子平安否。便

歸來生平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料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勾。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第二首云。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凄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吳德旋聞見錄。太傅明珠子侍衛成容若夙知漢槎之才。而與顧梁汾善。梁汾爲漢槎求援於侍衛。未卽許。乃作金縷曲二闋。寄漢槎。侍衛見之。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梁汾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爲期。侍衛告之太傅。遂以康熙辛酉入關。云云。自有此段故事。兆騫益不朽矣。

兆騫之歸。尙需納贖。爲措贖金最踴躍者。爲徐乾學。於是輦下名流。以不與此事爲歉。故於兆騫歸日。無人不有詩以紀之。諸家集中皆見此題。多不勝錄。惟王士禎有和健庵喜漢槎入關之作云。丁零絕塞鬢毛斑。雪窖招魂再入關。萬古窮荒生馬角。幾人樂府唱刀環。天邊魑魅愁遷客。江上蓴鱸話故山。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此則囘顧悲歌。足了一段公案。梅村於康熙辛亥下世。至此剛十年。然漢槎寃獄之動人。仍不能無藉梅村之詩。爲之種其因矣。

丁酉南闈之獄。發難於尤侗之鈞天樂。追漢槎入關。諸公有詩。而西堂亦有詩。此時西堂已由鴻博入翰林。未知於搆難之起因。尙有怵於中否。今併錄之。亦一公案。于京集。吳漢槎自塞外歸。喜贈二首。二十三年夢見稀。管寧無恙復來歸。餘生尙喜形容在。故國翻疑城郭非。燕市和歌宜縱酒。山陽聞笛定沾衣。（自注感念弘人聞夏）西風紫塞重囘首。不斷龍沙哀雁飛。天上金雞初解嚴。流入萬里望江南。妻孥並載如馳傳。親友相逢爲脫驂。野史雅堪收寄象。秋笳還足譜伊甘。（

自注秋笳漢槎詩名）采尊剩有扁舟在。唱入垂虹百尺潯。

徐乾學爲成容若鄉試舉主。世傳通志堂經解。實徐所裒集。乃以容若名刊行。故徐氏兄弟驟貴。有明珠黨之嫌。吳兆騫之贖鍰。由徐倡首。而適有容若之助。於梁汾兩詞之外。亦不無聲氣矣。兆騫有奉酬徐健庵見贈之作云。金燈簾幙款清關。抱臂翻疑夢寐間。一去塞垣空別淚。重來京洛是衰顏。脫驂深愧胥靡贖。裂帛誰憐屬國還。酒半却嗟行戍日。鴉青江上渡潺湲。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選此詩入之。評曰。此贖歸後晤健庵尙書作。感激中自存身分。見古道矣。

按乾學憺園集。有走筆與成容若九首。其末首云。嗚珂里第會朱輪。清徹芙渠迥絕塵。慚愧十年東嚮坐。相逢不是掃門人。徐爲容若王子座師。十年師道。乃慚愧不作掃門之人。此意從何說起。若曰。那拉家門。公卿進謁。祇可執掃門之禮。今乃以師生之故。忝顏東嚮。自覺不安耳。徐之諂事明相。可見一門驟貴。非無所憑藉而然也。

又憺園集新刻經解序。末云。予感竹垞之言。深懼今時所存十百之一。又復淪歿。責在後死。其可他諉。因悉予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嶽。無錫秦對巖。常熟錢遵王毛斧季。溫陵黃俞邰。及竹垞家藏舊版書各鈔本。釐擇是正。總若干種。謀雕版行世。門人納蘭容若尤慫恿是舉。捐金倡始。次第開雕。經始於康熙癸丑。踰二年訖工。藉以表章先哲嘉惠來學。功在發予。其敢掠美。因序其緣起。志之首簡。據此序亦並未以裒集之功。歸之容若。不當云刻經解一端。亦乾學之所以媚其徒也。

姚廷遴記事編。順治十四年。丁酉。商知縣到任。嚴州府人。係成化時三元商輅之後。大有才名。中乙未進士。因對答皇上口音不懂。不點翰林。除授上海縣。九月。有坍石橋陸秀才名杉者。世稱大族。家貲巨萬。因賦役繁重。頃刻蕩廢。當日商知縣比較。刎死縣堂。合邑哄然。可見徵科之迫。是年。商公入簾。有關節者甚多。及至出榜。只中趙半眉葉蒼崖。各省俱科場事發。南場更甚。皇上將舉人廷試。有才者留

之。無才者黜革。甚有拏問者。明年商公絞死。據此則房考中之商顯仁。係由上海縣任入簾。且可知其家世。又當時以科徵之迫。至令士子自刎公堂。不以爲罪。乃用試事縲首。可見清廷政刑之所注意矣。其時距辛丑奏銷。尙有四年。又可見朱國治特以奏銷爲一大結穴。定作年年例行之舉。其實草菅人命之苛斂行之已久矣。

丁酉南闈之關係。以陰應節參方氏關節始。後開南山集案。此爲一種因果。然世不甚著。世所最藉藉者爲吳兆騫。吳之最繫人口者爲顧貞觀金縷曲兩闋。與成容若之周旋其間。今並詳其前後各節目。南闈案始末。略備於是矣。

三　河南山東山西闈

東華錄。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壬申。給事中朱紹鳳。劾奏河南主考官黃鈊丁澎。進呈試錄四書三篇。皆由己作。不用闈墨。有違定例。且黃鈊居官。向有穢聲。出都之時。流言嘖嘖。又挾恃銓曹。恣取供應。請敕部分別處分。得旨黃鈊著革職嚴拏察

究。丁澎亦著革職察議。

十五年二月庚午。禮部磨勘丁酉科鄉試硃卷。劾奏違式各官。河南省考試官黃釓丁澎。用墨筆添改字句。山東省同考官。同知袁英。知州張錫懌。知縣唐瑾。吳暹。何鏗。章貞。用藍筆改竄字句。山西省考試官。匡蘭馨。唐賡堯。批語不列銜名。俱屬疏忽。得旨。俱著革職逮問。

七月辛酉。刑部議河南主考黃釓丁澎。違例更改舉人原文作程文。且於中式舉人硃卷內。用墨筆添改字句。黃釓又於正額供應之外。索取人參等物。黃釓應照新例籍沒家產。與丁澎俱責四十板。不准折贖。流徙尙陽堡。命免釓澎責。如議流徙。

以上爲官書所載丁酉河南山東山西各闈事。

丁酉山東山西考官革職逮問之結果。東華錄未載。想是實錄中本不見之。蓋其罪名不過疏忽二字。則逮問後自亦無大處分。故可以略之。河南闈副主考丁澎。

係淸初名士。紀載頗及此事。則有可錄者如下。朱紹鳳彈河南闈之原奏。今見朱自刻奏議中。是年以參劾試官爲最趨風氣之一事。於是臺諫中思有所表見者。無不欲毛舉一二細故。以合時尙。觀紹鳳奏可覘風會。其詞曰。刑科右給事中加一級朱紹鳳謹題。爲主司違例可疑。闈卷並宜嚴察事。竊惟設科取士。關係匪輕。主司銜命而行。動曰矢公矢愼。公者。屏絕苞苴之謂也。愼者。欽遵功令之謂也。少涉私情。便干物議。天威有赫。殷鑒昭然。乃臣於黃釚丁澎。不能無議焉。復查順治十一年五月內。禮部題覆臣同官孫珀齡科場關係大典一疏。內開試錄宜用闈墨一款。凡科場題目。預先洩漏。種種奸弊。多因主考場前預撰試錄程文。今應如科臣議。用諸生原墨。稍加裁訂。以刊程文。違者糾參等因。奉有兪旨。歷科各省。罔不通行。獨今年河南試錄則大異。是首篇刻李模。僅同四句。次篇刻李敏孫。一語不符。三篇刻李士召所存者兩股耳。若以爲文堪首列。何不揚於王廷。若以爲理礙進呈。何以壓於多士。苟非狥私。便爲抗旨。百口難爲二人解也。又聞黃釚出都

之日。嘖有流言。及乘傳入闈。挾恃銓曹聲勢。恣取供應。地方官積不能堪。事屬風聞。未敢輕告。要之釓服官素著穢聲。典試復多闕失。似又不可與丁澎同日而語也。伏祈勅下該部。將釓等分別從重議處。以爲人臣專擅者之戒。其闈墨全卷。務須嚴加磨勘。據實指陳。庶不負朝廷書升之重典。並皇上邇來懲誡之盛心。功令肅然。科名幸甚。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具題。□□日奉旨。據所參河南錄文違例。並黃釓服官素著穢聲。出都之日。嘖有流言。挾恃銓曹恣取供應等情。殊干法紀。著革了職。嚴拿察究。丁澎係副考官。也著革了職。一並察究議奏。該部知道。

紹鳳原題如此。觀其置黃釓恣取供應於後。而以試錄違式爲要點。奏末又明言皇上邇來懲誡之盛心。可見當日本意。在搆成一種科場案。以投時好。紹鳳奏議有龔鼎孶序。稱與少同鄉舉。垂三十年。白首弟兄。則大約亦前明科目。特尚未考其爲何科進士。據緒南筆談。朱紹鳳父業農。爲葉中丞僕所笞。歸而泣。紹鳳時年十三。刻苦用功。成進士。葉中丞卽葉應榴之父。紹鳳松江人。與鼎孶同舉於江南

闈。故稱白首弟兄也。

吳顥杭郡詩輯。丁澎字飛濤。號藥園。仁和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禮部祠祭司郎中。有扶荔堂信美軒藥園等集。少時爲白雁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採摭。書之衫袖。居鹽橋。與仲弟景鴻弋雲。季弟濚素涵。並有名。號鹽橋三丁。初官法曹。時治獄多鉤摭毛舉。救正無術。因爲兩議之說。觀其上劉尚書書。眞仁者之言也。繼以大婚襄禮需才。移春曹主客。時貢使至。廉知主客爲藥園。以貂鼠犀玉易其詩歸。與祥符張文光。汴州趙賓。萊陽宋琬。宣州施閏章。餘杭嚴沆。仁和陳祚明。相倡和。號燕臺七子。

又云。順治丁酉。主試中州。爲榜首數卷更易數字。廷議謫戍奉天。値冰合不得汲。取蘆粟小米和雪嚼之。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暇則乘牛車行遊紫塞中。作遼海雜詩。磊落雄秀。絕無失職不平之慨。戍五年而歸。徧游天下名山大川。著述益富。浙督李尚書欲薦之。作書辭焉。

藥園之成也。亦以全家往。林璐歲寒堂存稿。丁藥園外傳。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后車妾亦喜曰。得非聞中朝賜環詔耶。藥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渡遼海。望長白諸山。七人以魚爲飯。粮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之曰。卿有友。必簞食迎客。藥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此段一則見丁赴戍之挈妾。一則旁及同時出關諸名士。可見科場獄之寃濫。林文以蘊藉出之。若形容藥園爲書癡不曉事也者。正憤時之激烈語也。（按今世說李容庵相國天馥爲藥園是科所取士）

自此次磨勘與大獄之後。科場試錄。遂無硃墨眞卷。揭曉之日。發現違式。皆知照本人換卷。終科舉時代皆然。取士而以穿窬之盜度人。科舉功令至不足道。防弊與作弊。二者較之。當諒作弊者之不得已矣。

右丁酉科場案。從涉獵所及。可資援引者錄之。先是順治十一年會試。以官僚相軋。斥革會元程可則。程字周量。清初名士。撰述甚富。當時以范文程參奏。謂

程文理荒謬。首篇尤爲悖戾經註。士子不服。通國駭異等語。以此傾試官胡統虞成克鞏。意不在程。此尙不得爲科場案。自丁酉以後。科舉不得志之士。動輒造作蜚語。遂興大獄。如康熙己卯。李蟠姜宸英典順天試。有老姜全無辣味。小李大有甜頭之謠。因是下獄。李論戍。姜以老病卒於請室。見石鼓齋雜錄。

康熙辛卯。江南左必蕃趙晉典試事。必蕃廣東舉人。素無文望。晉則少年鼎甲。任意妄爲。視左如木偶也。榜發多中揚商子弟。士論沸騰。遂有左邱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之聯。貢院匾改作賣完。總督噶禮在揚州逮訊。左以不知情論戍。趙定罪。王樓村與趙同年。時告假在籍。入獄探視。趙卽於次日伏法。有謂王帶病僕進獄易趙出者。遂下王獄。通緝數年無獲。王方得釋。亦見石鼓齋雜錄。

以上兩則皆丁酉以後之科場案。康熙己卯。姜李皆丁丑同榜。李爲狀元。姜爲探花。而榜眼則嚴虞惇。姜李旣得罪。嚴亦以子弟中式。而與兩主試同榜。亦獲

鑓。此王士禎居易錄所謂鼎甲之衰未有如丁丑者也。
王樓村。名式丹。康熙癸未會狀。趙晉爲是科榜眼。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小傳。式丹歸里後。以同年友累至於對簿辨雪。未幾遂成古人。藝林重其才。因悲其遇云。又鄭方坤小傳。王式丹。字方若。一字樓村。寶應人。爲諸生。卽負海內重名。差池晚達。年幾六十。始登壬午賢書。癸未會試第一。臚唱復第一。都人士踴躍歡呼。快若景星鳳凰之先見也。史館十年。長假歸里。乃以同年生科場事發。牽連對簿。久之事得白。又二年卒。諸傳皆不言其對簿之所以然。惟戴潞石鼓齋雜錄詳之。所云帶病僕進獄易趙出。眞演義盲詞中之奇聞。不知當時何以得此。至癸未鼎甲。王趙而外。探花爲錢名世。武進人。蒙御題名教罪人額。勒令回籍。亦可云癸未鼎甲之衰矣。
試官得罪之酷。順康以後。雍正間。有丙午江西闈查嗣庭。此則文字獄而非科場案矣。石鼓齋雜錄。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鴻圖典江西試。以君子不以言舉人

二句。山徑之蹊間一節命題。其時方行保舉。有意譏刺。三題茅塞子心。不知何指。其居心不可問。因查其筆札詩草。語多悖逆。遂伏誅。並兄愼行嗣瑮遣戍有差。浙人因之停丁未會試科。俞鴻圖自認出日省月試題免罪。旋出學差。仍不知檢束。亦論死。

查嗣庭所命題。何以謂之譏刺。何謂居心不可問。孔孟之言。乃有爾許避忌。此必先有成心。乃以此罪之。清前半朝文字之獄。當另輯專紀。玆因科場事略及查嗣庭所云筆札詩草。語多悖逆。今所可考見者。則有柳南隨筆所載一則。錄如下。

柳南隨筆。文人借筆墨嘲訕。最屬輕薄。況語犯君上。尤自蹈滅亡也。海昌查某。與錫山杜太史紫綸素善。上嘗賜杜御書一幅。爲程明道春日偶成詩。查戲成一絕云。天子揮毫不値錢。紫綸新詔賜綾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詩成不以寄杜。錄之日記簿。杜茫然不知也。後罹罪籍其家。日記簿塵御覽。

上摘其大不敬語。數條。此詩其一也。杜聞之。驚怖致疾。賴上明聖。謂其事與杜無涉。遂不之究。初杜得御書賚歸。建樓庋之。取詩中語。顏其額曰雲川。以志恩寵。因自號雲川居士。按詩中雲淡風輕之雲。傍花隨柳過前川之川也。嗣庭兄愼行。原名嗣璉。在太學日坐國忌演長生殿。與趙執信洪昉思等皆除名。後改名登第。再坐弟累。幾不免。至嗣庭筆札之所謂悖逆。其實不過遊戲出之耳。

柳南隨筆又有一則云。海昌查某以誹謗朝廷。身羅國法。其女亦徙邊塞。女故工詩。途次題驛壁云。薄命飛花水上游。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怨。羅袖香消土滿頭。吾友汪西京沈琇嘗次其韻云。弱息憐教絕域游。魂飛何祗似驚鷗。覆巢卵在漂流際。薄命人丁瑣尾秋。綺閣低迷空昔夢。邊笳淒切咽新愁。伶仃歷盡崎嶇苦。任爾青春也白頭。

按嗣庭之兄愼行。敬業堂集中有中山尼一首。爲萊陽宋荔裳之女而言。宋女

以滇亂。與父相失。由少寡而爲尼。由爲尼而被掠。由被掠而漂流遂無底止。爲尼在滇亂之時。被掠在滇平以後。當時所謂弔民伐罪之王師。紀律可想。荔裳父兄皆有明忠臣。己旣仕淸。一再下獄。至于七之案。得蒙矜恤。亦已皮骨僅存。僑居吳下十年。文字友朋。不爲不樂。當時有南施北宋之譽。乃老爲馮婦。眷口遂陷於蜀中。愼行中山尼詩。結句云。不知皂帽天涯住。何似紅裙馬上歸。蓋深痛荔裳之多此一出矣。豈知及其未死。又身陷牢獄。親見查氏女之流落而不能救。專制時代。何事而可爲哉。類舉之可以悲矣。

心史叢刊二集

目次

西樓記傳奇考

近人考小說者甚多。西樓記一書。尙未見有詳明之考證。偶讀俞曲園集。其考西樓記者兩則。殊未能得穆素暉蹤蹟。因檢各書稍稍鉤貫。似略有端倪。綴輯如下。

曲園集小浮梅閒話。歷談各小說。又及西樓記。余曰。袁子才隨園詩話。龔端毅公定山集。有觀袁凫公水部演西樓傳奇一首。所云虞叔夜者。卽凫公之託名。蓋康熙初年事也。王子堅先生曾親見凫公。短身赤鼻。長於詞曲。莫素輝亦中人之姿。面徵麻。貌不美。而性耽筆墨。故兩人交好。爲趙某所忌。故假趙伯將以刺之。又紀文達公如是我聞云。西樓記稱穆素暉豔若神仙。吳林塘言其祖及見之。短小而豐肌。一尋常女子耳。以袁紀兩公所言徵之。則穆素暉果實有其人也。

又茶香室三鈔。記袁于令西樓云。國朝顧丹五筆記云。袁籜庵于令居因果巷。以妓女穆素徽一事。褫革衣衿。順治乙酉。蘇郡紳士投誠者。浼袁作表齎呈。以京官

議敍荆州太守。十年不調。監司謂之曰。聞公署中有三聲。弈棋聲。唱曲聲。骰子聲。袁答曰。聞明公署中。亦有三聲。天平聲。算盤聲。板子聲。監司大怒。揭參落職。其著西樓記。譏吳江沈同和趙鳴鳳也。因素徽從同和。鳴鳳爲之撮合。故銜之。西樓在四通橋。穆妓所居也。沈亦作望湖亭傳奇。嘲袁痳子。今金鎖記長生樂玉麟符。瑞玉等傳奇。皆袁所作。（按小浮梅閒話略及西樓記。今又記此。然於穆素徽一事。仍未得其詳也。）

以上二則。皆曲園原文。所據各書。不免皆有傳聞之誤。穆素徽爲傳奇中之假名。泥定其有此人。宜乎不得其詳。龔芝麓觀演西樓傳奇詩。作於順治二年乙酉冬。觀劇已在順治初。其與沈同和爲愛戀之敵。實在明天啓初。不得謂爲康熙初年事。王子堅先生。必係子才所及見。其人能見袁凫公。理或有之。袁歿於康熙十三年甲寅。詳後所引三岡識略。時年七十餘。王子堅能於雍乾間以所見告子才。則當康熙十年左右。必尙幼稚。而穆素徽與袁交好。必爲袁少年事。安得幷由王子

堅親見之。至紀曉嵐述吳林塘祖之言。但稱穆素徽。未能舉其眞名。恐亦無稽之語。

至顧丹五筆記所載事實。當必不謬。但謂袁爲荆州太守。十年不調。則亦微誤。袁任郡守斷無十年之久。順治四年。袁當以工部官監督臨淸關。其守荆州被劾。則在順治十年。至多不過五六年之久。不得云十年不調。說詳下。

陶煦周莊志流寓明沈同和字志學。吳江人。美丰姿。善詞賦。獨不長於制藝。萬曆乙卯舉於鄉。乃其親趙鳴陽之文。丙辰會試。僅成一藝。餘亦鳴陽代作。同和中會元。鳴陽第六。京師譁然。事遂上聞。有救者言其能詩。卽命殿前賦梅花詩一百首。頃刻而成。上意欲赦之。或曰。國家以八股取士。未嘗用詩。仍令覆試。以士憯茲多口。命題。竟日不能成篇。遂與鳴陽同黜。罪以流。時有丙辰會錄斷么絕六之諺。後遇赦歸。隱居鎭中。復營別業於鎭西之張家濱。與潯陽灣陶唐諫善。朝夕往來相隔一溪。故有詩云。昨夜燈前曾有約。今朝移艇渡溪來。妓穆素徽者。四方名士爭

欲得之。同利匿之張家濱。有不歡於同和者。製爲西樓記傳奇。所稱池三公子。卽指同和也。西樓遺址。嘉慶初年尙存。素徽卽葬於此。

據此則池三公子。確爲沈同和。趙伯將。確爲撮合之趙鳴鳳。與顧丹五筆記之說。頗可印證。惟池三公子所納妓。仍名穆素徽。是從傳奇本所云。尙未究其眞姓名也。以穆妓之通文墨。宜見諸家稱引。今檢列朝詩閏集。青樓小名錄諸書。俱無穆素徽其人。而名妓能文。卒歸沈同和者。實爲周綺生。當知穆素暉乃周綺生之化名矣。

錢謙益列朝詩閏集。周文字綺生。嘉興人也。體貌閑雅。不事鉛粉。舉止言論。儼如士人。檇李縉紳好文墨者。每召綺生卽席分韻。以爲風流勝事。綺生徵詞多所譏評。有押池韻用習家池者。綺生笑曰。無乃太遠乎。諸公皆拂衣而起。綺生嘗有詩曰。掃眉才子多相忌。未敢人前說校書。蓋自傷也。新安王太古。詞場老宿。見綺生詩。擊節曰。薛洪度。劉采春。今再見矣。李本寧流寓廣陵。與陸無從顧所建結淮南

社。太古攜綺生詩。詫諸公曰。吾能致綺生入淮南。以張吾軍。諸公大喜。相與買舟具裝。各賦四絕句。以祖其行。太古比及吳門。松陵一元氏者已負之而趨矣。綺生既辱身養卒。斂衣毀容。重自摧廢。晨夕炷香。於佛前祈死。不復爲詩。時作小詞寓意。一元氏以五七言回環讀之。迄不能句。綺生乃開顏一笑也。無何悒鬱而死。嘗有句云。侍兒不。解春愁。報道杏花零落。聞者咸傷之。

牧齋名沈同和。爲松陵一元氏。松陵爲吳江縣古名。一元氏當以其曾得會元而除名。因以牛嘲之。證之竹垞所云。固無疑義。李本寧名維楨。其罷官在天啓初。四年再出。六年卒。然則結淮南詩社。必在天啟四年以前。綺生之歸沈。亦必於其時。袁籜庵亦吳下舊家子。當康熙十三年爲七十餘歲。則天啓初正二十左右之年。其與沈爲戀敵。必卽在此日。牧齋攜抑同和。必別有故。說詳下。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周文字綺生。嘉興妓。綺生善小詩。沈純父林居。端午召客。呼之侑酒。不至。次日始來。問其故。曰。昨偶席上賦詩未就耳。純父曰。爾能詩。試卽景

以五月六日爲題。綺生朗吟云。酒賸蒲觴冷。門懸艾虎新。座客咸擊節。由是詩名大起。縉紳若高元期。李君實。皆與酬和。綺生嘗有句云。掃眉才子多相忌。未敢人前說校書。蓋自傷也。錢氏列朝詩集。謂爲松陵一元氏。負之而趨。悒鬱而死。所云一元氏者。除名會元沈同和志學也。予於乙酉冬猶及見之。酒間談論。援今證古。娓娓不休。亦未至以五七言讀詞。囘環迄不能句。第於帖括則全不解耳。詠懷云。幾點愁人淚。不許秋風吹。吹到長江裏。江流無盡期。（按綺生詩別見下。徵有異同。）

據竹垞說。松陵一元氏。確卽沈同和。竹垞於乙酉冬見其人。是年爲順治二年。是冬卽袁于令京邸演西樓記。具見龔芝麓曹秋岳諸家詩者也。牧齋集中不見袁于令之名。知亦非所厚暱。然力貶沈同和。陰袒于令。至爲造作蜚語。儕同和於籧篨戚施之倫。此必有所爲而然。吳江沈氏本望族。同和大有貲力。故能博名妓之歡。奪他人之愛。趙鳴陽亦一時名下。於明末黨局。皆所羅致。恐後之人。大約同和

不肯與侯方陳冒四公子。同爲復社鼓煽聲氣。鳴陽亦矯矯自異。不倚聲氣。觀其後以逆瑠票擬俱出鳴陽爲疑。則清流之欲以相誣。固非一朝一夕之故。沈趙相連。故牧齋恣其詆毀歟。

李中馥原李耳載。張青毛鳳翥。余長男岳也。入陽曲庠有名。潘侍御延江南趙公鳴陽至晉。爲子弟師。青毛亦從受業。將三載。趙公南旋。爲仇者所陷。言逆瑠魏忠賢票擬。俱出鳴陽手。逮至京下獄。青毛奔命叩閽。言某年至晉課徒。某年方去安能分身禁地也。趙公得白出獄。嘆曰。吾將有以報子矣。偕青毛渡江。南遊蘇杭諸勝地。將返。盡以所著舉業。及行文科律授之。庚午薦元。更置第二。趙公子名玉成者。亦中式北上。握手歡甚。言家君見山西試錄。拍案大喜曰。吾言驗矣。

原李耳載有中馥曾孫從龍識語云。舉孝廉不仕。闖賊嘗遣宋獻策脅以仕。婉辭之。賊卒不敢加禍。所交遊皆嚴正。如方崧生傅青主張華陽諸先生。率常以節義相高。時亦或以文字互砥礪。據此則中馥爲明季孝廉。趙鳴陽入晉三載。在天啓

間。至以逆璫爲罪。則必在丁卯思宗登極以後。張青毛與鳴陽子玉成同舉庚午。

庚午爲崇禎三年。距丙辰鳴陽與同和同捷南宮時。已十五年矣。近人丁寶銓撰

傅青主年譜。先生兄子襄。其婦李中馥女。襄二十而夭。婦同日仰藥以殉。年十九。

又引山西通志文學錄。中馥甲子舉人。蓋天啓四年也。耳載書名。亦見李略歷中

青主集有敍靈感梓經。爲中馥作。卽年譜所本。

從顧丹五筆記。則西樓記所詆之趙伯將。乃趙鳴鳳。而沈同和鄉會試之捉刀人。

則爲趙鳴陽。鳴鳳鳴陽。俱吳江人。或係弟兄。然據焦循花部農談。則云。西樓之趙

不將。祇以口筆嫌構其父。父禁于叔夜不許私妓在趙。因洩私忿。而其言非不讜

正。以是而遭雷殛。眞爲枉矣。蓋袁于令與趙鳴陽素隙。心恨之。思得雷殛乃快。西

樓之趙不將。卽指鳴陽也。鳴陽人品學問。豈袁所及。故馮猶龍刪改西樓。毅然刪

去此折。是也。然則里堂先生固以趙不將爲卽鳴陽。無所謂趙鳴鳳矣。

朱國禎湧幢小品。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圍。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污穢若此。

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

趙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並罪除名。吳爲水國。遂應其占。亦一阨運

也。蘇州人爲之語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蓋名次適應其數云。趙最有才情。特以

館穀落其度中。余見代筆者數人。皆無他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末減。

又曰。自制義盛行。凡大家必延名士。爲師友教子弟。卽聖人復起。亦不可廢。居常

譚文課藝。一遇考試。同坐商量。職也。亦情也。勢也。余少年館穀餬口。有某大家邀

致甚力。將赴之。先君子獨否。曰一入其中。卽以文字受役。不可推不可拔矣。固辭

之。觸怒。賴有解者。且以明年爲期。乃得免。其年戊子中式。由今追思。先君子其殆

聖乎。凡貧士有文章名者。宜於此際深思。趙之覆轍。可鑒亦可憐也。

沈氏爲吳江大族。同和事蹟。未見專傳。其諸沈之曾與西樓有涉者。明詩綜載沈

幼玉有女郎綺生卜居江上云。窈窕紅樓隔舊京。重簾瑟瑟擁雕楹。樓前咫尺官

橋路。認得蕭郎白馬聲。此詩宛然見西樓光景。首句有隔舊京字樣。當亦從金陵

舊院中來。綺生蓋非始終株守嘉興者。其適同和。乃自南都移住吳江也。靜志居詩話。沈珣字幼玉。吳江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山東道御史。巡按貴州。尋轉福建參政。歷湖廣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山東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有淨華庵稾。先伯祖贈尚書君輿公爲沈公分校南闈所拔。其後申以婚姻。公之曾祖漢。正德辛巳進士。伯位。隆慶戊辰進士。同懷兄琦琉。從兄璟瓚。先後皆衣柳汁。釋褐門閥之盛。甲於平江。而子姓繼之。文采風流。代各有集。則尤世祿之家所難矣。晚愛逃禪。所至廨舍。輒事掃除。或笑以爲傳舍。何必乃爾。公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吾未見故廬非傳舍也。其達觀如是。詩頗圓熟。略與昆弟雁行。按幼玉科分。前於同和十二年。其爲綺生題詩。頗饒風趣。

幼玉題綺生卜居江上詩。據趙慶楨青樓小名錄。所記殊有不同。小名錄綺生事蹟。乃合錢朱所撰兩小傳爲之。而末附幼玉詩。則云周綺生卜居江上詩云。十里紅橋柳萬株。白蘋紅葉滿青渠。從今管領秋江色。總屬風流女校書。鴉黃初褪晚

妝慵。獨上朱樓盼遠鴻。無賴秋光偏欲暮。惱人花外鯉魚風。此下有注云。按明詩綜載幼玉綺生卜居江上詩一絕。與此不同云云。大約幼玉此題詩。本非一首。明詩綜採其一。而小名錄所據之書。則別採其二也。

近人姚光懷舊樓叢錄。西樓記爲袁籜庵所撰。我友吳江陳去病撰五石脂言吳江沈同和。字志學。隱跡白蜆江之潯陽灣。築西樓以居之。以私匿名妓周綺生。故好事者遂爲西樓記傳奇。記中所稱池三爺者。卽指同和。穆素徽以比綺生云。此則所指。最爲明確。

沈同和以會元除名。恰當清太祖建元天命之歲。野史家曾據此以言災祥。計六奇明季北略。萬曆四十四年丙辰。清朝建國號大清。太祖武皇帝卽位建元天命。開科取士。始有會元。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洪承疇登進士。是清有元而明無元。承疇後爲清之勳臣。俱天也。按計氏此則。附見於紀異之中。當是傳聞附會。未可盡據。淸太祖初建號時。國名。後金。並未有大清之號。凡稱後金者二十。

一年。至太宗天聰十年。始改國號曰清。各家紀載皆同。王蔣兩東華錄。雖無後金之號。然改號爲清。則明在天聰十年。北略本書亦託始於丙辰。開卷第一條卽云。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是爲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此文明明甚確。所記沈同和事。未免矛盾。又丙辰後金改元。自是草草僭號之事。安有所謂開科取士。東華錄天聰八年四月辛巳。初命禮部考取舉人十六名。蔣錄並有注云。此設科取士之始。語必可信。其云清有元而明無元。當是其時一種流行語。謂天命建元之年。會試適無會元耳。計氏因謂清於是年始有會元。亦誤。

綺生以能詩名。今就列朝詩閏集所採周文詩二十首。錄之以見一斑。游韜光庵與沈千秋分韻作。轉徑白雲近。回風清磬殘。霜花欺客眼。江雁怯秋翰。片石泉聲細。千峯日影寒。烟深鳥不語。歸路已漫漫。中秋鴛湖夜別。泣別鴛鴦湖。湖流淚不竭。去住無兩心。水天有雙月。吳江夜泊三首。去魄如秋水。清暉未破雲。眼看林影

黑何處照離羣月明波上白風送友聲寒數點兼葭露渾疑淚眼看愁人幾點淚
不許秋風吹吹入吳江裏江流無盡時中春道中送別酒香衣袂許追隨何事東
風送客悲溪邊飛花偏細細津亭垂柳故絲絲征帆人與行雲遠失侶心隨落日
遲滿目流光君自惜莫教春色共差池秋日過吳門感舊香殘帶緩不勝愁又見
蕭條一片秋身到故鄉翻是客心惟明月許同舟數聲新雁凌江下幾點寒鴉逐
水流遮莫平生多少恨閒吟攲枕更悠悠秋日汎舟懷友臨風思永夕極目感深
秋月落應同照溪陰故獨流鳥啼淸露下雁過薄寒收衰草猶如岸空依此夜舟
夏日和友人見贈並謝蘭膏名酒睡起獨憐人吟詩感歎頻蠶眠知入夏溪漲覺
餘春搔首慚膏沐停觴憶飲醇蒹葭餘一水何處問通津題徧碧苔牋吟殘綠水
篇流霞穿樹出明月隔溪懸乍聽聲聲笛還逢汎汎船琴心誰共識山水自相憐
有懷二首捲簾何所思獨立數歸鳥不恨落日遲惟憐君去早醉罷見明月照我
還照君如何君不見又見天邊雲暮春五首曾共看花發無端又落花春歸君亦

去誰與惜年華。鳥聲泣暮雨。蝶夢繞東風。花落不堪問。春光半已空。坐起愁如織。空齋但寂寥。不關風雨妬。春色爲誰凋。堪嗟分手日。春色冷湖頭。柳絮空飛盡。長條轉繫愁。舊愁聊自息。新恨便相催。欲寄愁千織。無由隻雁來。有所思。兩眼斷夕陽。兩鬢羞明鏡。重門閉不開。唯與愁相競。二十初度。作惡春風二十年。愁眉常到鏡臺前。去年楊柳爲誰折。今歲梅花黯自憐。

以上爲西樓記中之池三爺趙不將穆素徽各種脚色。此外更詳其撰人袁于令。即記中之于叔夜。

汪琬堯峯文鈔袁氏六俊小傳。臥雪公袁褒。生子年。萬曆丁丑進士。歷官陝西按察使。孫堪。萬曆庚子舉人。歷官肇慶府同知。坊。歷官絳州州同。曾孫于令。歷官荆州知府。按袁氏六俊爲谷虛先生袞。志山先生裘。陶齋公表。謝湖先生褧。臥雪公褒。胥臺先生表。皆以文行知名。堯峯夫人爲胥臺四世女孫。故撰六俊傳。蓋汪琬妻爲于令從姪女也。

褚人穫堅瓠續集。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往就正於馮猶龍。馮覽畢置案頭。不測所以而別。時馮方絕糧。家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今夕餽我百金矣。乃戒閽人勿閉門。袁相公餽銀來。必以更餘。逕引至書室可也。家人皆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及至見門尙洞開。問其故。曰主人方秉燭在書室相待。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尙少一齣。今已爲增入矣。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是記盛行。而錯夢所以尤膾炙人口者也。按前據里堂先生語。則馮自有改本西樓記。旣可删雷殛一折。亦可增錯夢一折。未必受袁氏之賂而爲改之。

于令之勇於作傳奇。在明季啓禎之間。顧丹五筆記。已舉其金鎖記長生樂玉麟符瑞玉等諸名。其瑞玉一種。爲五人墓事。雷琳等漁磯漫鈔。明袁籜庵作瑞玉傳奇。描寫逆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及織局太監李實。搆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詞曲工妙。甫脫稿。卽授優伶。羣紳約期邀袁集公所觀唱演。是日諸公畢集。而袁獨未至。優人請曰。劇中李實登場。尙少一引子。乞足之。於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

袁至。告以優人所謂。袁笑曰。幾忘之。卽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平添一段忙。待織就。迷天網。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諸公歎服。遂各毀其所作。一鸞聞之。持厚幣倩人求袁改易。於是易一鸞曰春鋤。

于令以乙酉蘇郡投誠。代紳士作表齎呈。以京官議敍守荊州。已見前引顧丹五筆記。今考于令之得京官。當在投誠以前。其與沈同和爭一妓而革衣衿。自是天啓年事。其製瑞玉傳奇。敢於直揭璫惡。而毛一鸞無奈之何。至納賄以祈免。此必在崇禎閹逆案既定之後。蘇省投誠。在乙酉六月。而乙酉春于令已在北都。龔鼎孶定山堂集。有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懷詩。下有天慶寺送春和舒章彝庵爾唯諸子。以下又有過鞏鴻圖都尉故居。過城東戚貴諸里第二題。皆注乙酉。則送春乃送乙酉之春也。是時袁在北都。至六月北兵下蘇州。袁賚表迎降。似由北而往。當已爲北人間諜。

定山堂集又有朱遂初謁告得請。和袁鳧公韻爲贈。此詩亦在乙酉。其下有題云。

秋夕有懷和遂初。其前爲懷方密之。在密之走粵以後。然則夏秋之間。袁仍在北。是其奉表迎降。或係馳草俾蘇人遵用。其身並未離北。

鼎孳以丙戌六月丁艱。定山堂集有袁鳧公水部招飲。演所著西樓傳奇。同秋岳賦。鳳管鵾絃奏合圍。酒場新約醉無歸。可憐薊北紅牙拍。猶唱江南金縷衣。詞客幸隨明月在。淸歌夜遏彩雲飛。上林早得琴心賞。粉黛知音世總稀。寒城客思繞更籌。夢裏橫塘阻十洲。一部管簫新解語。六朝人物舊多愁。烏棲往事談何綺。鶯囀當筵滑欲流。落魄信陵心自苦。徵歌莫訝錦纏頭。本詩有寒城字。以下數詩亦有冬寒等意義。此在乙酉以下。又丙戌冬鼎孳已出都。則此必乙酉冬。至此始稱水部。或至此方得京官。前以遊士留京歟。

定山堂又有鳧公舒章重九集飲有作。遙和原韻。此爲乙酉秋。又有冬夜同秋岳舒章鳧公集爾唯藥房限韻。此爲乙酉冬。又有謝袁鳧公水部雨中寄懷首句。簷桐受雨綠初深。此當是初夏光景。其下題卽爲午日李舒章中翰招同朱遂初孫

惠可兩給諫。集小軒演吳越傳奇。得端字。按丙戌春夏。壹己由水部郎任清源司榷。所。云寄懷。蓋由清源見寄。

定山堂有袁凫公水部將之清源。同秋岳雪航集小齋賦別。卿孟辭朔雪。肯惜客衣單。梅閣宜乘興。詩名恰稱官。鄉懷生渭雨。春草逗雕鞍。撚指桃花舫。聯吟比彈丸。自注。余擬春初乞歸。橫笛吹行色。燕姬玉轡馱。風萍憐帶緩。烟柳愛裙拖。南國人初少。西樓夢漸多。座中公瑾散。絲竹悞如何。味此詩是乙酉歲杪。約丙戌春南還。當過清源相聚之意。山東通志。清源驛在東昌府臨清州東水門外。蓋于令於其時爲臨清關監督也。賦別詩意。正在冬春之交。惟必爲乙酉冬。丙戌夏秋。鼎孳過清源。別有與于令相聚詩。

乙酉冬京邸演西樓記。龔詩題言同秋岳賦。今檢秋岳侍郎靜惕堂集。正有此作。題言令昭水部招同百史豈凡兩少宰。芝麓奉常。孝緒太史。雪航侍御。爾唯舒章兩中翰。演自度西樓曲。卽席賦二首。據此則席間客數咸備。大抵皆南中故人。而

溧陽吳江兩相。其時皆爲少宰。芝麓爲奉常。據貳臣傳順治二年九月。遷太常寺少卿。是可證其的爲乙酉。又曹詩下一題爲芝麓閨人初度。則此詩在是年顧橫波生日以前。橫波生於十一月三日。別見橫波夫人篇。

曹詩云。油碧簾深步障圍。客中嘉會緩思歸。塡詞白紵喧檀板。貰酒紅樓出舞衣。吳國迢遙雲未散。才人彷彿鳳初飛。若非江左知音在。安使當筵誤曲稀。勝日聯牀佞酒籌。依然絲管坐西州。宮園法部人人豔。紈扇新聲夜夜愁。走馬呼鷹餘樂事。攀嵇慕藺總風流。長安此後傳佳話。輕薄名居最上頭。此詩用韻與龔詩同。自是同席所作。

曹侍郎又有西樓曲贈令昭云。麴塵乙夜吳茵惹。袁公驕許鬢眉者。鳳指排笙恨兩開。粵珠論斛當筵瀉。鏤成元枕飛瓊羽。叢粉堂深吹襞縷。麟帶斑囊七尺人。化作紅窗幽月語。小蘭罵客輸㦸舌。飄情甲帳楊絲熱。十二湘波舞絳釵。吐香媚雪步臨階。鈿車遙遙春瓣打。沈腰新細宮中把。花星九野妖姬壓。難消入骨歌難招。

齊梁書客天無才。濃絃刮玉吹青苔。

定山堂有袁凫公水部。自清源貽詩見懷。依韻寄答二首。空齋冰雪裏。日日憶袁安。尺素愁中得。清歌興未殘。舊歡霑酒幔。新夢託漁竿。衆女方謠諑。蛾眉好自完。水部稱才子。詞場起建安。同時人自失。當戶草先殘。物總催蓬鬢。狂應舞蔗竿。春吟吾漸減。粗報藥欄完。此詩首言空齋冰雪日憶袁安。乃乙酉冬送袁作別後事。末言春吟。乃丙戌春語。丙戌夏秋。龔出都。詩集別作起訖。此爲未出都時。時袁正榷關清源。何以知其在清源爲榷關。龔集中又有一題云贈清源霍龍淮水部。此地舊爲袁籜庵榷差公署。余五年前南還。曾集於此。云云。五年前者。丙戌也。其後二題。爲盧紫房先生留飲畫扇齋。賦謝四首。第一首中有句云。看顏健較五秋多。自注。丙戌秋杪。晤先生於杜亭。按此皆辛卯年詩。辛卯龔起復還朝。再經臨淸運河北上。故其言如此。

龔詩又有五排寄懷袁籜庵水部。用杜少陵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有小引

云。丙戌秋。扶服南還。抵清源。則已爲中秋前二日。籜庵存我甚至。痛楚中得見故人。屬且聞戒。小爲停泊數宵。瀕行復挐舟送我幾及百里。此義古人哉。不孝孤。於世棄核耳。自傷七尺。當骨人口。或不免以餘波濺知己。而籜庵長者。顧且安之。卽一日不死。豈敢忘旅食彭衙時耶。濟寧守渡。用杜韻粗述鄙懷。神理久荒。原唱復爾軋茁。勉而就此。知不滿大雅一軒渠也。按丙戌六月。龔丁父艱。其秋南下。八月中旬抵臨清。途中始聞孫垍齡之嚴參。故云聞戒。彭衙行見杜集。于令當丙戌歲正在榷關任。

靜惕堂詩。舟過清源。袁令昭水部留飲數日二首。曰斜行酒對高臺。脫贈吴鉤勸莫哀。地接燕齊渾介胄。身當强壯轉蒿萊。河橋隔幔檣烏出。雪隴沾花獵騎迴。欲使片帆歸計穩。危疆仗爾發硎才。清源城市鬱嵯峨。十日淹留奈別何。恆衞北流蘭契少。干旄中斷鶴飛多。玉盤春讌搖鄉夢。錦帳郊迎變徵歌。却怪同人來往數。那無一字記經過。自注。去歲舒章芝麓過此。俱不留詩也。按此詩必作於丁亥。李

舒章扶柩南還。亦在丙戌。李龔過此。皆奉諱時。宜其無詩。然龔至濟寧。即寄詩。已見前。據此。則丁亥于令。尚在清源。又按曹詩亦有袁令昭水部以酒醬見貽賦二十韻。末云。知君南去後。饑渴遍吾儕。自注。時令昭以分司清源將出都也。此爲乙酉歲杪。與龔賦別詩同時之作。

于令于丁亥以後。得外簡荊州守。曹侍郎集有彰德道中遇袁令昭詩。是爲于令將赴荊任時作。其詞云。步出邯鄲城。道廣容軒車。忽逢同鄉人。下馬牽我裾。問我何所行。顏色何焦枯。凄雲西北起。猛虎臨路衢。暫辭堂上親。時艱不遑居。且欲守情志。敢復圖歡娛。欽子善自保。列綬多敷腴。五十郡太守。良勝殿中趨。雙騶夾朱轂。直往荊南驅。愧乏一斗酒。何以明鄙軀。相去各數里。車頓馬踟躕。客子還送人。觀中爲欷歔。此詩明言于令向荊南赴任。而其自述則曰顏色焦枯曰守情志而不圖歡娛。皆失職頹喪之語。貳臣傳曹溶傳。順治三年三月。遷太僕寺少卿。先是恩詔錄七品以上京官子弟各一人。由附生充監生。由廩生增生充貢生。溶任學

政時。所舉充貢監。有曾于明季襲世職及中武舉者。至是事覺。坐失察降二級調用。尋復以選拔貢生逾額。革職回籍。此傳文之一節。自三年三月起。當已敍至四年間。丁亥與于令敍于清源。已見曹前詩。今復以出守與曹相遇於彰德。必已在清源去任之後。詩中淒雲西北起四句。當指闖賊破都城。身陷於賊之事。而此詩前二題爲以事北征。留別同社諸子五首。則至彰德遇袁。乃回籍後再北上矣。當在順治五年以次。

尤侗艮齋雜説。籜庵守荊州。一日謁某道。卒然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謂圍棋聲。鬭牌聲。唱曲聲也。袁徐應曰。下官聞公亦有三聲。道詰之。曰算盤聲。天平聲。板子聲。袁竟以此罷官。此則與顧丹五筆記略同。爲于令任荊州時事。

吳詩集覽引程迓亭曰。順治十年三月。湖廣撫臣題參袁于令等官十五員侵盜錢糧。時布政使林德馨已內陞左副都。而工科給事張王治。遂幷劾之。是爲于令由荊守罷官時事。

于令既罷官。終身以西樓傳奇自豪。朋輩投贈。亦皆以此相推者。復爲綴輯如下。

吳偉業梅村詩集。贈荆州守袁大韞玉。有序云。袁爲吳郡佳公子。風流才調。詞曲擅名。遭亂北都。佐藩西楚。尋以失職。空囊僑寓白下。扁舟歸里。惆悵無家。爲作此詩贈之。據此序有遭亂北都語。益知甲申之役。袁方在燕。乙酉清兵下江南。用袁以誘蘇人。正是爲北方作虎倀。敘功得官。固非敘其在籍投誠也。

吳詩云。曉日珠簾半上鉤。少年走馬過紅樓。五陵烽火窮途恨。三峽雲山遠地愁。盧女門前烏臼樹。昭君村畔木蘭舟。相逢莫唱思歸引。故國傷心恐淚流。霓裳三疊遍天涯。浪跡巴邸度歲華。賴有狂名堪作客。誰知拙宦已無家。西州士女章臺柳。南國江山玉樹花。正遇秋風蕭索甚。凄涼賀老撥琵琶。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鶴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擊筑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江情。原注。袁西樓樂府中。有楚江情一齣。善才已死秋娘老。溼盡青衫調不成。湘山木落洞庭波。杜宇聲聲喚奈何。千騎油幢持虎節。扁舟鐵笛換漁簑。使君灘急

風濤阻。神女臺荒雲雨多。楚相歸來惟四壁。故人優孟早高歌。此詩舉西樓記中楚江情一折。楚江情者。朝來翠袖涼一折。穆素徽爲于叔夜所奏音節極佳。記中最勝處也。

周在浚尺牘新鈔。鄧漢儀與袁籜庵。承示諸箋。得吳梅村太史奉贈四詩。風流婉約。眞如張緒當年。又如商女隔江唱六朝新曲。可妬亦可憐也。至讀曹秋嶽先生老淚霑歌板。歸裝儉秫田之句。又爲黯然。世有一代才人如袁令。而竟乏司業酒錢之贈乎。可爲世道嘆。並可爲遊人戒矣。按孝威此書。以吳曹兩家贈詩爲于令重。今再錄曹詩如下。

靜惕堂詩。喜値袁籜庵。贈詩三首。聯舫邗溝路。雲濤興渺然。柳無終歲別。月似故鄉圓。老淚霑歌板。歸裝儉秫田。桓家寒具美。一飽足高眠。自注。籜庵以環餌餉予。救貧無善策。長歎各征衣。江上風波闊。口前喘息微。健帆因我住。古調向人非。近注蒙莊了。逍遙是德機。曾見熊幡出。章華弔故宮。罷傾沙市酒。閒掛廣陵篷。六代

嗚弓外。三山拄笏中。盛傳金縷曲。吹盡柳條風。自注。籜庵罷荆州守歸。僑居白下。于令有音室稿。今未之見。見尺牘新鈔所引。與安公書云。公詢老夫近況耶。昨題齋中一聯曰。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況。如是而已。此等語氣。必在罷官以後。梅村詩所爲杜宇聲聲喚奈何。正指此。

集覽引吳之紀春日袁荆州令昭過訪百花洲口占二絕。契闊經今兩白頭。建牙吹角古荆州。東山嘯咏西樓夢。故國重逢話昔遊。一曲纔成傳樂府。十千隨到付纏頭。當時記得輕分手。王粲高樓鸚鵡洲。此亦以西樓記推袁者。之紀字天章。

宋犖筠廊偶筆。袁籜庵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賓。演霸王夜宴。輿人曰。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籜庵狂喜。幾墮輿。

吳詩談藪。引鄒祇謨訏士倚聲集。袁籜庵以樂府擅名。塡詞獨樹。寂然。紅樓唱和小令。乃猶不減風流。梅村先生云。淒涼法曲楚江情。阮亭云。紅顏顧曲袁荆州。正

不必賀老琵琶爲寫照也。按音室稿既未見。據鄒說袁獨傳樂府。詞尙罕見。詩更可知。所云紅橋唱和小令見淸王昶所輯國朝詞綜。袁于令浣溪紗。郭外紅橋半酒家。柳陰陰下有停車。笙歌隱隱小窗紗。曲水已無黃篾舫。夕陽何處玉鉤斜。綠荷開徧舊時花。

靜惕堂有贈徐君見詩四首。第一首云袁家樂府盛流傳。許汝新詞配蜀絃。夜半虎邱遊舫絕。一聲腸斷月明前。自注。袁籜庵贈君見詩。甚稱其能。此詩亦以樂府推袁。而因及徐。且稱袁有贈徐詩。今未之見。

定山堂於袁罷荊州後。丙申有詩。贈臨淸馬生。十一年前秋月圓。今來叢菊抱霜眠。浮雲車馬人何限。驢背西風送客船。野水淸尊載荻牀。每攜翰墨當歸裝。袁宏烟艇空江遠。入座還憐馬季長。自注。生善書。曾識於袁籜庵坐上。今籜老罷荊州守歸矣。

宋犖西陂類稿漫堂草。何次德見過漫堂感賦。廚俊英遊幸拍肩。侯嬴鞭弭共周

旋。緇衣需次仍遺老。白首重逢話往年。柳暗隋堤花是雪。月明遂步酒如泉。雲烟過眼嗟三絕。疏雨青燈一惘然。自注。曩次德遊梁。主侯朝宗家。余同雪園諸子賦詩送之。後遇於金陵。與周櫟園袁籜庵諸公。讌集秦淮丁繼之水閣。今屈指三十餘年矣。按前二題有康熙二十二年字樣。此當略在其後。漫堂在通永道署中。舉分守時所題。其云屈指三十餘年。乃溯次德遊梁之歲。雪園諸子雅集在順治十年以前。故云然。其與籜庵等聚於秦淮。則康熙八年事。次德爲明故相何如寵之子。

漫堂年譜。康熙八年己酉五月。觀競渡罷。返金陵。寓邀笛步丁叟繼之水閣與周侍郎袁籜庵于令諸公。盤桓月餘。遂還楚。刻將毋樓詩集。修黃州洗墨池。有記。按觀競渡蓋在吳門。其時籜庵老矣。

籜庵之年。在康熙八年。當已踰七十。其歿在康熙十三年甲寅。籜庵作郡時。曹侍郎詩中有五十郡太守一語。時當爲順治五年左右。所云五十。亦未必正爲五十。

今假定爲順治五年己丑。籜庵五十。則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其年爲二十。踰二年辛酉。天啓改元。此後卽李本寧罷官。結淮南詩社。沈同和娶周綺生等事。皆在天啓四年以前。蓋四年爲李本寧復起之歲也。籜庵與和同爭寵。正在其時。年方二十餘歲。同和以乙卯丙辰聯捷。在萬曆四十三四年。齒必甚稚。但略長於籜庵耳。

靜惕堂詩。又有客從白門來。得令昭于皇近信。寄懷二首。其第一首自注爲令昭作。詩云。列卉讓蘭茝。當風布芬芳。麗藻不恆有。屯運多摧藏。袁生擅逸思。變雅爲雕章。手自握翠羽。咳唾成宮商。荒淫感人心。勸戒理則長。懽會破幽默。質衣羅朋觴。今年七十餘。矯舉鍾山陽。酣暢如童嬰。我屬徒悲涼。尙憶廣陵城。彈棊夜未央。泛舟采紅蕖。錦席侈高張。羈蹤限南北。江流望湯湯。安得諧素期。並坐還鼓簧。近映珠玉輝。拂拭塵土腸。據此詩籜庵已七十餘。

董含三岡識略甲寅年記口舌報一條云。吳中有袁于令者。字籜庵。以音律自負。

遨遊公卿間。所著西樓傳寄。優伶盛傳之。然詞品卑下。殊乏雅馴。與康王諸公作輿臺。猶未首肯。其爲人貪汚無恥。年逾七旬。强作年少態。喜談閨閫事。每對客淫詞穢語。衝口而發。令人掩耳。余屢謂人曰。此君必當受口舌之報。未幾寓會稽。冒暑干謁。忽染異疾。覺口中奇癢。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墮。不食二十餘日。竟不能出一語。舌根俱盡而死。按此則頗詳籜庵態度。董氏性情長厚。不事放蕩。同時不喜金聖嘆。於籜庵尤斥言之。要其所斥之狀態。則必甚確肖其人也。

尺牘新鈔又有袁于令與人書云。辱君虛懷好問。敬以四語奉助。名譽。人之賊也。安逸。道之賊也。聰明。詩之賊也。爽快。文之賊也。輕薄人學作見道語。殊亦可聽。

復考周綺生以能詩擅名北里。竹垞謂在沈純文父林居之日。純父名思孝。明史思孝傳。敍其與孫丕揚分黨互劾事云。其秋丕揚去位。思孝亦引疾馳傳歸。朝端議論始息。久之。丕揚復起爲吏部。御史史記事復詆思孝與顧天埈合謀。欲搆陷丕揚。顧憲成高攀龍力辨其誣。而思孝卒矣。丕揚罷吏部。在萬曆二十四年閏八

月。思孝傳所云其秋。即二十四年之秋也思孝亦引疾。此後皆爲林居之日。三十七年四月。丕揚復任吏部。至四十年二月致仕。俱見七卿表。丕揚再任吏部而史記事復詆思孝顧高爲思孝力辨而思孝亦卒。則思孝卒在萬曆四十年以前。且其林居召妓。五月六日吟詩。尤必在萬曆三十八年以前。明施紹莘花影集樂府卷二。舟中端午曲。中有酒䐹蒲香冷一句跋云。名姬周綺生。才色兩絕。酒䐹蒲香冷。其鴛湖口占句也。辛亥午日。偶譜入小詞。庶令個中人殘唾遺珠。猶博人間幾匹絹耳。綺生予未曾識面。閒閶之闇生。大約風流高韻人也。應是値得一死。乃西樓記成。而于鵑身黜名等。殊色誠可憐。美才亦可惜。爲一婦人身爲逐客。嗚呼悲夫。然吾輩惟此一點情血。庶爲人間解穢。彼朝規而暮矩。左繩而右墨者。不知情字作何點畫。子夏曰。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吾謂此輩當亦云。今于鵑身隱而西樓記傳矣。才名不朽。差可無憾。乃知天之佫才人養情脈。未始不寬其途耳。自跋。按集中屬見闇生姓顧。戊午舉人。其前一科乙卯登乙榜。蓋萬曆四十三至四十六

年科目。乙卯卽沈同和中鄕試之年。辛亥端午。用周綺生句。入所作端午曲此句卽綺生在沈純父座中所作。其時爲端午後一日。則必在辛亥年以前。故知必在辛亥以前之庚戌。或更在其前。庚戌爲萬曆三十八年。故知綺生之豔名。必早著於三十八年以前。至四十二年甲寅。距康熙甲寅袁于令之死已六十年。于令年七十餘。當前甲寅爲十餘歲。未必便能與沈同和爲情敵。而作西樓記爲時傳誦。前所斷爲天啓初年事。必不妄。然去綺生作五月六日詩時。已越十年。則其時綺生年齒已稍長。必長於于令若干歲矣。袁沈俱吳郡世家。沈純父嘉興人。竹垞記其林居召妓。施紹莘亦謂爲鴛湖口占。則其時綺生初出應徵。乃其在嘉興里中之日。後流轉舊院。至卜居吳江稱西樓。當是已暱就沈氏。傳奇亦名西樓記。皆沈同和與綺生已有深交之後。而于令强欲攙奪其間。事不就而撰傳奇以詆毀之。顧丹五記其因此褫革衣巾。施紹莘所云于鵑。當是于令始倘有此號。亦謂其身黜名辱。又云身爲逐客。身隱而西樓記傳。當時多右袁而抑沈。大致如此。施之口

吻。閏于令一輩人也。華亭章鳴鶴荀儔谷水舊聞。施子野紹莘花影集詞極工。然描情畫意。讀其詞者。得毋墮入韓冬郎香奩乎。此等書爲導淫文字。維風化者當焚之。鳴鶴爲南明大學士曠之孫。有謨其從父也。乙亥再版時補記。

王紫稼考

易代之際。倡優之風。往往極盛。其自命風雅者。又借滄桑之感。黍麥之悲。爲之點染其間。以自文其蕩靡之習。數人倡之。同時幾徧和之。遂成爲薄俗焉。由近日之事。追配明清間事。頗多相類。偶舉王紫稼一則。與時事相比差。亦論世之一慨也。清初文字之盛。以江左三大家爲眉目。三大家者。錢牧齋龔芝麓吳梅村是也。王郎之名。適盛傳於三家筆墨中。讀之令人神往。似亦勝於時下俳優之作。今考三家集。並採諸家記載。綴輯如左。

尤侗艮齋雜說。予幼所見王紫稼。妖豔絕世。舉國趨之若狂。年已三十。遊於長安。諸貴人猶惑之。吳梅村作王郎曲云云。而龔芝麓復題贈云云。其傾靡可知矣。後

李琳枝御史按吳。錄其罪。立枷死。識者快之。然當時尚有惜其殺風景者。見吳詩集覽引。

梅村王郎曲後自跋云。王郎名稼字紫稼。於勿齋徐先生二株園中見之。髫而晳明慧善歌。今秋遇於京師。相去已十六七載。風流儇巧。猶承平時故習。酒酣一出其伎。坐上爲之傾靡。余此曲成。合肥龔公芝麓口占贈之曰。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尙如絲。酒闌却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據上兩則。王郎生長於吳。固爲吳中士大夫所狎。三十而北遊。然後以冶習動京師者也。其始出顚倒吳人。蓋在崇禎十年左右。梅村王郎曲。編次在順治甲午。據牧齋詩自注。王郎以辛卯北遊。西堂言年已三十。遊於長安。卽指辛卯時事。梅村言遇於京師。相去已十六七載。則當爲甲午年語。十六七年前。王郎爲十五時。則必在崇禎丁丑戊寅之際。卽十年十一年間也。

王郎曲云。王郎十五吳趨坊。覆額青絲白晳長。孝穆園亭常置酒。風流前輩醉人

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結束新翻善財舞。鎖骨觀音變現身。反腰貼地蓮花吐。蓮花婀娜不禁風。一斛珠傾宛轉中。此際可憐明月夜。此時脆管出簾櫳。王郎水調歌緩緩。新鶯嘹嚦花枝暖。慣拋斜袖嚲長肩。眼看欲化愁應懶。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數移來發曼聲。最是轉喉偷入破。殢人腸斷臉波橫。十年芳草長洲綠。主人池館惟喬木。王郎三十長安城。老大傷心故園曲。誰知顏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五陵俠少豪華子。甘心欲爲王郎死。寧失尙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聲聲頓息。移牀攲坐看王郎。都似與郎不相識。往昔京師推小宋。外戚田家舊供奉。只今重聽王郎歌。不須再把昭文痛。時世工彈白翎雀。婆羅門舞龜茲樂。梨園子弟愛纏頭。請事王郎教弦索。恥向王門作伎兒。博徒酒伴貪歡謔。君不見康崑崙黃幡綽。承恩白首華清閣。古來絕藝當通都。盛名肯放優閒多。王郎王郎可奈何。

老穆卽指勿齋。集覽清風使節圖詩注。引艮齋雜說言勿齋之子昭法。昭法名枋。

其父名汧。字九一。然則勿齋即汧。汧殉國。投虎邱新塘橋死。枋濟其美。操行極高。梅村之識王郎。在勿齋座中。忠孝大節之士。不廢風情如此。集覽引蘇州府志。徐文靖公汧宅在周五郎巷。汧少以氣節名。晚死國難。詳明史本傳。

牧齋有學集。辛卯春盡。歌者王郎北遊告別。戲題十四絕句。以當折柳。贈別之外。雜有寄託。諧談無端。讔謎間出。覽者可以一笑也。桃李芳年冰雪身。青鞋席帽走風塵。鐵衣毳帳三千里。刀軟弓敧爲玉人。官柳新栽輦路傍。黃衫走馬映鵝黃。垂金曳縷千千樹。也學梧桐待鳳凰。自注。時聞燕京郊外。夾路栽柳。紅旗曳掣倚青街。鄴水繁花未寂寥。如意館中春萬樹。一時齊讓鄭櫻桃。篳篥休吹蘆管喑。金尊檀板夜沈沈。莫言北地無鸜鵒。乳燕雛鶯到上林。多情莫學野鴛鴦。玉勒金丸傍苑牆。十五胡姬燕趙女。何人不願嫁王昌。壓酒胡姬墜馬妝。玉缸重碧臘醅香。山梨易栗皆凡果。上苑頻婆勸客嘗。閣道雕梁雙燕棲。小紅花發御溝西。太常莫倚清齋禁。一曲看他醉似泥。自注。王郎云。此行將倚襲太常。可是湖湘流落身。一聲

紅豆也沾巾。休將天寶淒涼曲。唱與長安筵上人。邯鄲曲罷酒人衰。燕市悲歌變柳枝。無復荆高舊徒侶。侯家一嫗老吹篪。自注。以下三首。寄侯家故妓冬哥。憑將紅淚裛相思。多恐冬哥沒見期。相見只煩傳一語。江南五度落花時。江南才子杜秋詩。垂老心情故國悲。金縷歌殘休悵恨。銅人淚下已多時。灰洞溟濛朔吹哀。離魂昔昔繞蘇臺。紅香翠暖山塘路。燕子楊花竝馬回。自注。范石湖云。涿南燕北謂之灰洞。春風作態楝花飛。清醥盈觴照別衣。我欲覆巾施梵呪。要他才去便思歸。左右風懷老旋輕。捉花留絮漫多情。白頭歌叟今禪老。彌佛燈前詛汝行。自注。錫山雲間徐叟。

辛卯爲順治八年。是年春盡。芝麓尙未入都。蓋已作行計。而王郎告別於虞山。亦未必卽日俶裝也。芝麓被譴。久居南中。至是北行。王郎遂倚以偕往。牧齋旣贈其行。而時論非之。見董含三岡識略。

三岡識略云。海虞錢宗伯謙益。一代偉人。操海內文章之柄。一時名流。奔走翕集。

晩自號蒙叟。賓朋譜謔。觴詠風流。躋貴仕。享高年。邇來文人罕見其比。然其大節。或多可議。本朝罷官南歸。有無名氏題詩虎邱。以誚之云。入洛紛紜興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是羞江總。靑史何曾惜蔡邕。昔去幸寬沈白馬。今歸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章臺柳。撩亂秋風問阿儂。又嘗作詩贈歌童入燕。纏綿哀豔。熊侍郎文舉和韻以諷曰。金臺玉峽已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淸淚送王郎。錢見之。不懌者累日。

按虞山送王郎詩。爲態雪堂所譏。董氏識略。謂錢見之不懌者累日。觀後來自定有學集。備載此十四首。則謂不懌累日者。未必確也。雪堂固亦貳臣傳中人。且曾從賊。未嘗非虞山一流人。五十步與百步之間。宜其亦不足相笑。淸初漢人大官。長於文字者。以陳百史名夏爲領袖。雪堂芝麓諸公。皆恃陳爲援引。陳最得攝政王倚信。王薨數年。陳卒以黨誅。雪堂先以丁艱歸。丁酉芝麓使粵歸。以門下士之誼。謁雪堂於里第。雪堂贈詩。有何人當國愁孤掌。有客還山避老

參之句。此輩宦味可想。然其後且再起補官。老而不已。故論出處大節。殊不足以人重其言也。

又按嘲虞山之入洛一詩。鈕琇觚賸謂是陳臥子作。檢王蘭泉輯陳忠裕公全集。以此詩列入補遺。而加案云。此詩徐雲將鈕玉樵俱云是黃門作。但細玩詩意。語涉輕薄。絕不類黃門手筆。姑存之。以俟博雅審定云云。惟紛紜作紛紛。已是作早已。悔作愧。撩亂秋風作憔悴西風。

牧齋既以詩送王郎。芝麓郎有和韻之作。定山堂集。贈歌者王郎南歸和牧齋宗伯韻。吳苑曾看蛺蝶身。行雲乍繞曲江塵。不知洗馬情多少。宮柳長條欲似人。醉拋錦瑟落花傍。春過蜂鬚未褪黃。十里芙蕖珠箔捲。試歌一曲鳳求凰。香韉紫絡度烟霄。金管瑤笙起碧寥。誰唱涼州新樂府。舊人彈淚覓紅桃。漁陽鼓動雨鈴喑。長樂螢流皓月沉。不信銅駝荊棘後。一枝瑤草秀中林。將身莫便許文鴛。羅袖能窺宋玉牆。歸到茱萸溝水上。一叢仙藥擁唐昌。盤髻搊箏各鬭妝。當筵彈動舞山

香。酒錢夜數留人醉。不是胡姬不可嘗。生成珠樹有鸞棲。丞相鐘鳴邸第西。爲報五侯鯖又熟。平津花月賤如泥。長恨飄零入洛身。相看憔悴掩羅巾。後庭花落腸應斷。也是陳隋失路人。蕭騷蓬鬢逐春衰。入座偏逢白玉枝。珍重何戡天寶意。雲門誰與奏塤篪。天半明霞繫客思。杜鵑無賴促歸期。紅泉碧樹堪銷暑。妬殺銀塘倚笛時。金谷人宜障紫絲。杜陵猶欠海棠詩。玉喉幾許驪珠轉。博得虞山絕妙辭。煙月江南庾信哀。多情沈烱哭荒臺。流鶯正繞長楸道。不放春風玉勒回。韋公祠畔乳鶯飛。花下聞歌金縷衣。細雨左安門外路。一行芳草送人歸。初衣快比五銖輕。越水吳山並有情。一舸便尋香粉去。不須垂淚祖君行。

芝麓是詩。當作於順治十一年甲午。蓋梅村王郎曲。次於壽龔之後。龔以甲午壽四十。其時王郎猶在都。則送其出都。至早必在甲午。且知梅村之王郎曲。大約亦係送行之作。又王郎之出都。至遲亦不得過甲午。據褚人穫堅瓠集。李森先訪拏王子嘉。正爲甲午。則一出都卽見法。同在一年中也。龔生日爲十一月十七。梅村

壽詩。未必逼近芝麓誕辰。否則吳詩敍次。不過大概以年爲次。並非細排月日之先後。

王郎以順治八年辛卯北行。十一年甲午南返。其間三年。皆其在都之日。定山堂集。有順治九年一詩題云。上巳。韓聖秋丁野鶴鄧孝威段雨巖白仲調趙友沂過集。聽王子玠度曲。題注。是爲順治九年。碧窗樽酒聚繁弦。風日依稀玉漱邊。韋曲氣佳三紀月。永和代易九爲年。招尋花事重遊騎。浩蕩春情逼杜鵑。荃蕙勿憂蒼菉損。當門已讓野夫先。子玠卽紫稼。褚氏作子嘉。皆卽其人。

李森先以明代國子監博士。受闖賊禮政府祠祭司從事之職。入清又爲臺諫。乃以風力著聞。蓋亦色厲而內荏者也。森先字琳枝。或作琳芝。計六奇明季北略從逆諸臣單。國子監一單。李森先。山東掖縣籍。平度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博士。僞禮政府祠祭司從事。清國史無傳。故不見貳臣之稱。李桓輯耆獻類徵。例不錄貳臣。以不詳森先本末。仍輯各家紀載。列森先於耆獻。清初人事蹟。類此者頗多。檢從

逆名單。入者獻者不一而足。至幸而不入從賊案者。當更不乏濫入者獻之人矣。
堅瓠集。順治甲午。李按院森先。訪拏三折和尚及優人王子嘉。立枷於閶門。三日而死。後一人自北濠歸家。聞水濱有二人淸談云。惡人受報不爽。三折和尚死後。仍問斬罪。王子嘉死後。又問徒罪。變成馬騾之類。日日受負重行遠之報。互相歎息。其人駐足審視。二人豁然入水而去。方知爲落水鬼也。褚爲蘇人。且紀錄於康熙間。於順治甲午。耳目相接。

阮葵生茶餘客話。王漁洋謂諫官稱楊以齋魏環極。御史稱李琳枝。銓曹稱王伯勉。總督稱李鄴園。巡撫稱湯潛庵張孝先。按以齋環極潛庵孝先及武定蔚州。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稼卽龔芝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王郎者也。李素豪於飲。家有園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又附戴璐按。琳枝名森先。書陝西道鐵面冰心匾尚存云云。此則陳康祺郎潛紀聞採取之。三遮和尚作遮。與褚氏作三折不同。總之是對音字。但褚係蘇人。且

時代稍前。當以褚說爲近是。

王郎爲李森先所斃之。龍又有挽詩。作於丙申以後。定山堂丙申使粵迄辛丑邸舍稿。王郎挽歌。江左烟花盛綺羅。靑春對酒復當歌。白門病死王郎殺。天寶風流已不多。風急江城捲暮潮。銀樽碧月倚春宵。王郎已死淸歌歇。愁聽東吳紫玉簫。春風幾日拂朱絃。玉骨生將塵尾塡。雲散畫梁人未老。轉傷紅豆李龜年。鶴氅瑤笙去渺茫。雙扉依舊掩垂楊。杜鵑滴碎紅蘭血。到底閶門片石香。當門芳草泣千春。欲殺猶憐總一身。腸斷墮樓兼賦鵩。天公作意有名人。龍松寒月夜鐘分。慣醉當筵白練裙。偏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不逢君。韋公祠畔紫游韁。鶯作淸歌對海棠。今日山塘花似霰。玉芙蓉翦五更霜。分手金昌雪打頭。風花重到海天舟。蕭條伏枕春纔半。月黑吳峰冷似秋。寒食梨棠野水昏。孤舟細雨隔江村。鷓鴣聲急千山暮。玉笛分明話斷魂。五陵風日縱雕鞍。寶瑟珠簾夾道看。不及永豐坊畔柳。長條天半恰春寒。柳七春風蛺蝶飛。一聲河滿淚沾衣。虎邱石畔眞娘墓。重與遊

人數落暉。錦纜橫塘繫晚春。玉箏彈淚上羅巾。只愁衞玠應看殺。那得焚琴汝輩人。

龔詩落花時節句。風花重到海天舟句。春纔半句。似是使粵歸途過蘇州作。那得焚琴汝輩人句。詞甚怨毒。若深惡李琳芝者。其實龔李雅故。其患難相同。出處相類。可想見其臭味之近。定山堂集中詩。與李往還甚多。丙戌以前詩。則有送李琳芝侍御還山云。憂時賈傅心誠痛。請劍朱雲事獨難。鼎鑊自甘編虎齒。斧柯終擬斲龜山。殿爭氣逼千尋上。袖草風吹萬壑寒。睨柱衝冠君不覺。艱危頭與璧俱還。此則知甫仕於淸。卽遭蹉跌。身事異族。遽以諫官氣節自鳴。俯仰身世可爲一歎。又辛卯迄丙申。寄懷李琳芝侍御。犢車揮手悵離羣。襟袖芳蘭忽御君。同日書曾連杜衆。大呼廷尙懾朱雲。滄洲落月懸千里。旗鼓當風振一軍。宣室急籌前席對。近傳天語索彈文。龔自辛卯仍以太常還朝。連躋臺省。正在要地。此詩末聯。頗有窺伺中旨。出賣風雲雷雨之意。要之均是熱中人。則可知也。

又丙申使粵迄辛丑。偕六招同琳芝。晚花香傍綠樽開。百尺招邀驄馬來。此度賜環恩更重。一生攀檻老難迴。自注。琳芝三復官矣。天心最識批鱗苦。時論還誇繞指才。頭白故交須盡醉。黃沙戍角夢頻催。按自此以下。當皆已在殺王郎之後。

又洞門招同琳芝看家樂。時偕六石江共集。坐中和友沂韻。似琳芝。十四年前諫草寒。此宵明月酎同看。素交正愛鬚如戟。長路何當髮指冠。縱酒客多三黜後。聞歌聲似萬峯端。銀籥絳燭春風滿。恰有青霜凍玉盤。按縱酒客多三黜後句見座中人升沈之感。洞門爲趙開心字友沂爲開心子而汴。開心出處與龔李同。皆歷三朝。皆遭三黜。得無謂窮達有命。徒齒貳臣耶。然非諸公所及見也。

又送李琳芝侍御察荒中州。親見攀轅淚萬行。金昌城下水茫茫。圖書淨對三吳雪。緹騎驚無一鶴裝。河內火寧煩汲黯。都亭輪久憚張綱。戰餘民力還深惜。閭閻春開待皂囊。嵩洛行行雨滿轅。桑麻扶杖總君恩。已傳封事關陲遠。尚喜新詩犢背存。杜下汝爲眞鐵漢。山中吾有舊柴門。安危促膝須籌策。分手風烟那足論。

森先之殺王郎。吳人似無冤詞。據艮齋雜說。謂識者快之。然當時尚有惜其殺風景者。則西堂固以惜其殺風景爲非。王郎與三遮和尚罪惡果至何度。下當詳言之。但從殺風景而論。森先實有此嫌。堅瓠集又載其一事云。順治丙申秋。雲間沈某來吳。欲定花案。與下堡金又文重華致兩郡名姝五十餘人。選虎邱梅花樓爲花場。品定高下。以朱雲爲狀元。錢端爲榜眼。余華爲探花。某某等爲二十八宿。綵旗錦幰。自胥門迎至虎邱。畫舫蘭橈。傾城遊宴。直指李公森先聞而究治。沈某責放。又文枷責遊示六門。示許被害告理。下堡有嚴五於鼎革時取又文餉已而又文告官。置嚴五於獄。嚴妻顧氏因赴訴。刎於直指前。李公杖斃又文於獄而釋嚴

松陵徐崧花場即事詩云。自是雲巖色界天。綺羅簫鼓日紛然。騷人競欲題紅葉。冶女私曾寄白蓮。自欲酒澆歌舞地。何如粉飾太平年。無端一夜西風起。葉落枝頭最可憐。

據褚氏所記。森先之摧折豪士。可謂酷矣。顧當時文士。祖森先者頗多。最錄如下。

王士禎撰李正華傳。李正華。河間獻人。以明經爲令。累官知松江府。廉潔爲江左第一。順治末。東萊李御史森先。巡按下江。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擕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臣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强投舟中。復又製一衣獻之。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行李之費。既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渭南南禮部廷鉉官河間。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正華已歿。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漁洋與森先有鄉誼。頗纚其美。茶餘客話既言之。觀此傳。因敍正華事而旁見森先節概。亦具見傾倒。正華在當時頗有名。清初松人記載。就所見有譽者。亦有毁者。其毁者之說。似指所見不同之一事。言之不足爲據也。附錄如下。

章有謨景船齋筆記。李公茂先。諱正華。河間獻縣人。以恩貢爲吾松太守。爲人狷介。不畏强禦。搢紳莫得干以私。吏胥不敢玩法。鼎革後巨寇猖獗。自公至。羣盜立斃杖下。無一幸免。境內肅清。民得安寢。皆公賜也。松民比之龔黃。旣以事去職。士民慟哭。爲之罷市。公有對聯書府門云。是非秉天理之公。一任知我罪我。賞罰協民心之正。豈肯殺人媚人。

董含三岡識略。知府李正華。議分華亭之半爲婁縣。正華患逋賦山積。委罪無從。謀立官以分咎。於是力請撫軍。分華之半爲婁。至順治十二年始得請。自分縣之後。凡學宮衙署。官吏廩餼。勢不得不增。而遊手無賴。投充胥役。弊端愈繁。民生騷然。而積逋如故。其貽害有不可勝言者。正華初未審究利弊。博採輿論。徒恃臆妄行。而上官誤信。我郡諸君子又不起而力爭之。吁可慨也。後言路屢陳。應照舊制。合併爲一。竟不可得。正華之罪。可勝擢髮哉。

諶瑤述聞錄。李森先。平度州人。順治中。巡按江南。置奸胥之十一人於法。民大悅。

趙林成記事。李森先字琳之。平度州人。順治中。以監察御史莅汝州查荒。剛正廉明。士民戴如二天。時汝民公呈。懇發弓式。以杜紛更。卽刻石於州治前。永爲畫一之制。以廣開墾而杜弊端。至今奉行。其遺澤遠矣。大宗伯龔公鼎孳送李侍御之中州查荒詩云云。洵公實錄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記李森先事。乃掇拾漁洋李正華傳。及阮吾山茶餘客話爲之。惟夾注云。按李自選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原官。後又以言事謫戍尙陽堡。尋赦還。至是已四黜矣。

從以上各說。堅瓠集載森先殺王子嘉等在甲午。殺金又文在丙申。漁洋文記森先中讒被逮。在順治末。而察荒中州。芝麓送行詩。有親見攀轅淚萬行。金昌城下水茫茫之語。必在吳門就逮之後。據趙林成記森先莅汝州查荒。仍在順治中。然則被逮失官。爲時甚暫也。查荒時之德政。因汝民懇發弓式。遂爲之畫一而刻石於州治之前。此等應舉之政務。不能明定於前。至煩士民自請。而所畫一者又僅

敷衍汝州一地。不能推之國家。使謹權量。此眞天下之冗闒吏耳。紀述之士。輒張之以爲美談。專制國民之易與如此。

又按森先之四黜。未必俱在淸世。卽未必俱在諫垣。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記數十年來之巡方。謂以余所見。未有如祁公彪佳。張公愼言。秦公世楨。李公森先者。祁按吳在崇禎間。張秦李相繼皆在順治間。其專記李事一節如下。

李公森先。山東平度人。崇禎庚辰進士。自秦公去後。繼之者皆不稱職。無何而李公來。公爲人寬厚長者。而嫉惡特嚴。當秦公時。大憝元惡。皆已草薙無餘。而踵起者猶蔓衍不絕。公一一擒治之。始根株盡拔無孽矣。其最快者。優人王子玠。善爲新聲。人皆愛之。其始不過供宴劇。而其後則諸豪胥奸吏。席間非子玠不歡。縉紳貴人。皆倒屣迎。出入必肩輿。後棄業不爲。以貪緣關說。刺人機事。爲諸豪胥耳目腹心。遨游當世。儼然名公矣。一旦走京師。通輦下諸君。後旋里。揚揚如舊。其所汚良家婦女。所受餽遺。不可勝紀。坐間譚及子玠。無不咋舌。李公廉得之。杖數十。肉

潰爛。乃押赴閶門立枷。頃刻死。有奸僧者。以吃菜事魔之術。煽致良民。居天平山中。前後奸淫無算。公微行至其所。盡得其狀。立收之。亦杖數十。同子玠相對枷死。當時子玠所演會眞紅娘。人人嘆絕。其時以奸僧對之。宛然法聰。人見之者。無不絕倒。又有一金姓者。爲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勢橫甚。而家亦豪貴。爲暴甚多。前有殺人事。未白。李公既來。復聚全吳名妓。考定上下。爲臚傳體。約於某日親賜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諸名妓將次第受賞。虎阜其唱名處也。將傾城聚觀。公廉得之。急收捕。並訊殺人事。決數十。不卽死。再鞫。斃之。歡聲如雷。此其彰明較著者。會公收捕貪墨。內有淮安司理李子燮。蘇州司理楊昌齡。皆巧宦善賁緣。前後諸上臺皆薦剡。而公獨發其奸。收之下獄。其司理既百計欲脫而擠公。諸上臺曾騰薦。恐天子震怒。將株及。亦媒孽之。不遺餘力。一日。公在郡考察諸吏。以次入。其超異者。鼓吹緋酒送出。吳人謂幾百年無此快典。方掩署。忽有緹騎數人排門突入。卽於堂上縛公出。片紙。云有詔就械。卽拳梏不少縱。而搜檢衙署如風捲。幸貧無金。是時

公困大駭。不知事所從來。而吳民相聚號呼。知即日械送京。乃立櫃通衢。曰願救李御史者。投金於此。頃刻滿。彼緹騎旣縛公。而又須多金。今公貧無所得。乃長吳兩令及巡撫張。各醵金十萬與之。張公固所謂媒蘗者也。至是解橐亦甘心矣。停一夕。械去。吳民送者。道路號泣。咸願一見李使君。時公已入舟。緹騎不得已。露一面與之。公揮涕謝諸父老。幸自愛。毋念我。送者數十里不絕。至梁溪稍返。有感公德者。變裝挾金。間道尾公。願隨至京。以身代。鬨公在路備極楚毒。緹騎以公入皮袋中。掛兩馬間。身據其上。體無完膚。至京。方知在雲間。曾出一重犯。而有人於其間中傷。以爲必入賄出獄。以此激天子怒。遂下於理。當鞫時。凡四十一棍。奄奄幾絕矣。後上怒稍解。知其無罪。仍賜還原官。入西臺理事。江南額手相賀。迺入臺未幾。而公薑桂之性愈辣。前有建言諸人。以論事觸上怒。流上陽堡。後雖陰用其言。而賜環無日。公入臺。以爲事莫切於此。即抗疏廷諍。願予生還。上復赫然怒。謂方瀕滌。汝復嘵嘵。再下獄。部議公徒罪。上不允。按李公碩然偉長。貌極慈仁。紫髯過

腹。待人以恩。絕不以尊官自恃。而頓折殆甚。當烈皇朝。即以科場事。下詔獄。與難者禓枝起。救之者桐城孫晉也。後李賊破京。亦受轗軻。至此再蹶。秦公短小。如不勝衣。兩目閃閃有光。而貌嚴冷。專以搏擊爲事。李公則威斷中復兼愷悌。要之兩公皆千載人。而秦終任去。李遇奇禍。使竟於施。必更有可觀者。

從上所言。王郎之罪狀較晰。即三遮和尚之罪狀亦略明。蓋皆以事關風化。故爲衆論所切齒也。森先之四黜。據此則一在明季。其在賊中所受轗軻。當指迫受僞職而言。至順治初以諫官落職。則在丙戌以前。龔詩所以有送李琳芝侍御還山之作。三黜則吳門被逮。到京即復官。仍入臺。察荒是臺官偶膺之使命。旋復以救他言事獲譴者下獄。無名氏言部議公徒罪而上不允。然則其後果抵何罪。本文不明。據郎潛紀聞謂謫戍尙陽堡。或有所據。

研堂見聞雜記。又言張能鱗督學江南。贓汚狼籍。所述張之舉動。俱出情理之外。張以理學著聞。學案小識特載其言論。研堂乃述其見聞如彼。詞多不備錄。末言

吾婁有諸生李漢者。目擊不平。條其事。上之李公森先。李公卽面授張。張面如土色。叩首謝無狀。卽辭病告歸。而按君故持之。意將有所搏擊。適被禍去。張於是肆爲貪濫。狂瀾至不可收拾。迺索李生甚急。李生遂亡命江湖。於張任不敢歸。更可怪者。張喜道學家言。修輯宋儒書而布之。梓吾婁陸桴亭道威。實助之成。每搜諸生小過。坐以罰金。爲梓費。而要其梓費無多。蓋一書成而張之囊橐纍纍矣。其造玉峯書院。亦用此術。按張能鱗督江南學在順治十三年。至十六年去任。十三年爲丙申。正森先殺金又文之年。能鱗爲森先所案。會森先被逮去。乃得終任。則森先被逮必在十六年以前。能鱗中順治四年丁亥進士。十三年督江南下江學。俱見淸祕述聞。

至茶餘客話謂王郎卽龔芝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龔吳詩俱見前述。陳詩未見。今按王郎盛時在明末。其年年輩在後。未合有所陶寫。至順治中葉爲京師貴人所愛玩。其年亦未通籍。故應不在詠歌之列。檢陳全集。惟詞集中有浣溪紗贈王

郎一首。其詞云。十五吳兒渲額黃。鵝笙氽罷口脂香。依稀記是小王昌。未解褰簾通暗語。已能映柱惱廻腸。箇儂年紀未須防。據此詞所贈王郎年甚稚。當是又一王郎。決非王紫稼也。

按淸一代御史題名。順治二年。有李森先。下注山東掖縣人。前進士。由國子監博士。考選江西道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復原官。又以請寬言臣之罰。流徙上陽堡。宥免起用河南察荒。陝西道有題鐵面冰心匾額云云。前進士者。明進士也。國子監博士。係明故官。賊中所受職。自不復及。頗與前所述合。其流徙上陽堡。在江南巡按被逮還京再復職以後。宥免卽察荒河南。其距江南被逮時甚近。知並未赴戍所。卽見宥也。當時巡按是差非缺。本官仍爲江西道御史。故履歷中竟未之及。但題名中他人履歷。恆見巡按巡漕巡鹽督學等差。亦非定不入履歷也。

橫波夫人攷

往余因近說董小宛卽清世祖董鄂妃之不經。爲作董小宛事考一篇。因頗憶明淸之際。秦淮諸豔迹。又見曲園老人撰茶香室叢鈔。以略得橫波夫人一二軼事。舉爲珍異。似於橫波事實所見甚少。爰更輯橫波夫人一篇。

余懷板橋雜記。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姸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眞。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来一傖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塡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孼

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傖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傖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豪雄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書者。縑箋動盈篋。司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桓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棒巵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鄧孝威吳園次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殮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

橫波小傳。以前述澹心所記爲較詳。按澹心雜記。自言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崇禎有兩庚辛。三年庚午。四年辛未。距萬歷末年戊午己未。不過十二三年。必非遊四方作書記之日。至十三年庚辰。十四年辛巳。距萬歷末爲二十三四年。澹心蓋以其時跌宕南都。親見煙花之盛。其爲眉娘解圍。馳檄以逐傖父。此傖父爲南少司馬之姪。而澹心爲南大司馬范景文幕賓。此中不無憑藉。以故訟事易解。而終身得以方氏堂中演劇爲壽。有以見德於眉娘者自豪矣。

傖父與詞客爭寵。此傖父與詞客。今皆未能舉其名。但前乎芝麓而寵眉娘者。故紙中得一人焉。吳德旋聞見錄。記錢湘靈陸燦事云。先是湘靈友劉芳。與妓顧橫波約爲夫婦。橫波後背約。而芳以情死。湘靈爲經紀其喪。蓋尙氣好立名節。固其天性云。湘靈爲清初老名士。於牧齋爲族孫。康熙甲戌年八十三。與崑山徐健菴尙書之耆年會。居首座。見柳南隨筆。則當崇禎末年。已三十餘。其與爲友之劉芳。

當不失爲詞客。約爲夫婦。可謂寵矣。後卒背之。以身屬龔。而劉爲情死。此亦橫波少年一負心事。同時文士。侈言歸龔之盛。無道劉芳事者。旁見於錢湘靈行實中。特爲拈出。意卽所謂寵顧之詞客其人也。

橫波之未嫁也。所居眉樓。豪侈已略具前小傳矣。曼翁雜記中。更時時見眉樓軼事。偏摭之。以存橫波在風塵中事實。

雜記曰。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召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又曰。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都府。佐魁來訪之。閽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扑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隣。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卽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

界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篦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洒劑。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

又曰。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如皐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按劉漁仲名履丁。郎玉成。董小宛之歸冒者。陳則梁名梁。爲巢民死友。南都時巢民避馬阮之難。挈家往依則梁於海鹽。皆見影梅菴憶語。呂霖生名兆龍。而張公亮名明弼。則後爲小宛作傳。傳之至今者也。

又按冒襄同人集。載則梁盟文。其題爲盟言跋。題下注云。癸未長至後。書於樸巢。蓋盟於丙子。跋在癸未。文曰。某月某日。某與某友善。天地父母。無不聞吾語。見吾誠。乘車戴笠。永矢勿諼。古之事也。某月某日。某與某盟。異日者富貴棄眦睚殺之貨欺之。或老死不相聞問。情之常也。爲其古之事。而不怪其情之常。君

子之自處也。丙子。烏衣巷口之事。燕毛序齒。諸君兄我。其時皆以忠孝文章自負。道義相期。爾年以來。或近依輦轂。或分寄守令。獨余與冒生。數會於呼叱刺棘之間。囚服蓬頭。相顧相憐。眷眷不已。乃扁舟過訪於樸巢。雖平原十日。左相萬錢。皆三倍過之。余心甚釁然。然命駕千里。或亦追蹤僅見之事。至如靑漳四弟之艤舟邗水。金沙仲子之小謫西湖。天與意外之奇緣。轉覺流離之可樂。會辟疆刻盟書將竣。屬余重題之。古少者任勞事。長者筝焉。禮也。夫牲盟不若臂盟。臂盟不若心盟。願與諸弟共持之。

又曰。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妝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在目。按雪衣李十娘湘眞字。

以上想見眉樓遊客之繁。眉娘豔名之噪。顧其時曲中品第。則門庭如市之盛。尙居其次。雜記雅游篇中又曰。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鬭勝誇奇。淩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灩灩。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沈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擫笛搊箏。

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卞爲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按二李爲李大娘宛君。李十娘雪衣。卞爲卞賽。卽後來之玉京道人。沙爲沙才沙嫩姊妹。顧則橫波。鄭乃妥娘家。本爲曲中舊望。但妥娘已老。牧齋金陵雜題中有一首云。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閑開閏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頓爲頓小文。琵琶頓老孫女。崔爲崔科。馬爲馬嬌馬嫩姊妹。皆見雜記小傳。言橫波自窘於傖父。然後摧幢息機。矢脫風塵。則前此之切切私訂嫁娶。因青樓慣技。劉芳竟以是情死。過矣。至其果有從良之決心。尚賴陳則梁之一勸。尤可見劉芳所訂之無謂。雜記云。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爲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從此逗入歸龔一段正文。今據定山堂本集排比事蹟。旁參之以諸家記載。庶稍備觀覽焉。

按同人集陳梁致辟疆書。有一首云。眉兒今日畫扇有一字。我力勸彼出風塵。

尋道伴。爲結果計。辟疆想見。亦以此語勸之。邀眉可解彼怒。當面禁其此後弗出。以消彼招致之心。何如。此卽横波窘於傖父。則梁勸令適人之事。受窘雖經曼翁檄文而解。然釋怨之道。暗暗仍由則梁周旋其間。旣邀眉以解彼怒。可知横波有向彼服禮之舉。又禁横波復出。使彼無可招致。則欲不擢幢息機。胡可得也。又按則梁與横波最善。觀同人集所載與辟疆書中及横波者不一。稱之曰眉兄。或曰媚兄。具見愛敬此君。座無此君不樂之意。彙錄如下。

頃張公亮過我。知媚兄明日作主。請公亮。公亮辭以有方密之席。彼云卽赴方席。一更二更過我不妨。然則尊諭訂廿五。又成謊矣。少刻公亮又有話至我處。不信可面質也。

又夜來甚擾。客中作此慰寂之事。獨費獨勞。爲不安也。媚兄有風人之致。可與角飮。當爲申報。一豆之舉。於監試之後。不識卽可借重威靈。邀致之否。容面圖之。卽往監。不及走謝。留此布感。鄒臣老處遣使行否。兩日可卽達也。按一豆之

舉。是當日一種宴會之法。監試卽南京國子監之錄科。是年爲丙子鄉試。借重冒氏威靈。冀可邀致。是時則梁蓋與橫波。尙無雅故。而冒以貴介之素望。其氣力爲復社諸公所倚仗。則在曲中運用。故當不同。鄒臣老。卽常州鄒臣虎之麟。又今日姚兄送我一舟。卽泊小寓河亭之下。又送媚兄來。朱爾兼。顧仲恭。張幼青。諸兄俱在我舟。吾兄可竟到我處。我來則迂道。且恐諸兄到。失倒屣。適一友送伽楠香。亦須法眼一賞。別眞贋。媚兄情緒。今日當見之。按同人集別有松陵周永年安期一律。題云丙子秋。秦淮社集夜泛。同冒辟疆。暨顧仲恭朱爾兼陸孟鳧陳則梁張公亮呂霖生趙退之周勒卣周簡臣。及顧范二女史。二女史善畫。顧復善歌。詩云。畫船十隻任分擕。隔舫傳箋互索題。人聚同心頭半白。酒收中戶量難齊。淸歌一起徽喧寂。紛本初成黛色低。正復不勞明月照。晚涼煙景滿靑谿。據此則橫波所善。除畫又有歌。至善畫之范女史。據板橋雜記。范珏。字雙玉。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豔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瀹

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善畫山水。模倣史癡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磵。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又趙慶楨青樓小名錄。並稱范珠范珏。云珠珏皆金陵妓。珠字照乘。畫山水。能對客揮毫。

又張卯官陸三官管五官項子毅諸君共十位。俱已約定。在院中大街顧家。有鴟住作主人。魚仲副之。我輩公分。倘須每人五金。此事一夕有百金之費。不可無此。亦不可有此也。按此下有注云。以上丙子。蓋則梁前數書皆崇禎九年作。皆秋試時事。橫波時年將及笄。正曲中煊爛時也。

又惠我太多。當之殊媿。夜臥思遠使相招。古人之誼。此段情緒。何以消受。更在餉贈之上也。老叔惠不敢辭。百川到海。無不收納。覺無厭足。奈何。午後欲覓一舟。同漁仲過我。弗從陸來。媚兄一扇。當簡煩致之。元美適有一信至。董孟履處。已作字問之。又漁仲過我。卽以二十六自考倚仗陶英人之說語之。漁云已爲我致書少司成。可得囘書。俟囘書看過。再作商量也。今日賤體略可。已進粥二

碗。但精神以絕粒三日畏風如虎。守到二十六。只可支持監考。承漁仲勸我移寓。雖今日感其殷殷。畢竟初八過辟老之說爲妥。但遠之相約訂八月十五出塲之夜。卽出城。相聚無多日。思之耿耿。千思萬思。漁仲二十二移入新居。我二人不可無費。各出三金。戲酌一敍。於心稍安。是日弗搭外客一人。或止邀眉兒。共四人。外二卓。內送一卓。卓不過三品。不妨盛酌之會如夢裏。別如海外。榜後光景。不知若何。此會不可省也。按此又屆鄉試矣。當在己卯以上各書。皆有一橫波在內。以則梁之奇才高節。當時傾倒橫波如此。橫波奢靡之習。祇可與芝麓爲偶。似不無稍辱則梁之知愛矣。茲述則梁之人品如下。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陳梁字則梁。海鹽人。有莧園集。則梁好讀異書。索異解。與董思白交。不效其書。與鄒臣虎交。不效其畫。詩文詞必己出。寧晦不庸。晚歲隱居。僧服茹葷。治生壙於郭外。結屋三楹。覆之。語其友曰。此亳社遺意也。題其柱云。此佛自來耽米汁。至今孤冢有梅花。又云。天下何思何慮。老僧不見不聞。暇

輒召客。縱飲壙前。亦達士也。

王廷詔撰陳梁小傳。陳梁字則梁。海鹽人。善書工詩。自稱散木子。又號龠者山翁。亦稱浣公。亂後爲僧。稱个亭和尙。有莧園龠者浣筆池个亭諸集。

由此以觀。則梁固以明諸生爲淸初逸老。隱於僧而茹葷縱飲。不廢承平時意態。其歿以順治十五年戊戌。同人集則梁最後一書。注云戊戌絕筆。書中書先寄一香。乞焚致叔臺墓舍。爲言陳生相從九京不遠云云。蓋當辟疆奉父諱之後也。

又按則梁與公亮霖生漁仲辟疆輩訂盟。在丙子八月朔。同人集則梁有詩。其題爲丙子桂月之朔。同公亮霖生漁仲辟疆盟於眉樓。卽席放歌。同時公亮有結交行同盟眉樓卽席作。呂霖生亦同作。劉漁仲則有五交行七古五首。每一人繫以一詩。是爲眉樓一盟所傳之文字。其中以公亮詩爲與橫波最暱。且若爲橫波所眷而反不輕許者。然則亦一詞客之邀寵者也。節錄如下。

結交行中有云。噫吁嘻。大地自有人。區宇難格物。朅來秦淮道上初見顧眉生。倭墮爲髻珠作䄂。本歌巴蜀舞邯鄲。乃具雙目如星復若月。脂窗粉榻能鑒人。黃衫綠衣辨鴻碩。何年曾識琴張。名癡心便欲擲紅拂。顧我自慚瓦礫姿。女人慕色慕少恐負之。以玆君贈如意珠。我反長賦孤鴻辭。但有此心三山二水相證驗。彤管瑤篇無媿詞。薛濤老去眞堪醜。崔徽留卷徒爾爲。詳其詩意。殆橫波果有心許之事耶。或亦劉芳之類耳。

公亮又有壬午秋仲揭陽署中寄懷辟疆盟弟詩。中亦云。昔年交會白門垂。亦有顧家女郎能修眉。江南秀氣盡一室。至今秦淮之水異香澌。凡此津津而道。知有餘慕。夫壬午則橫波已歸芝麓。雖未北去。名花固有主。乃猶戀戀舊好歟。

芝麓之入眉樓。始不過尋常狎邪之遊耳。定山堂集有登樓曲四首。蓋卽爲始入眉樓之作。詞曰。曉窗染研注花名。淡掃臙脂玉案淸。畫黛練裙都不屑。繡簾開處一書生。芳閣詩懷待酒酬。粉牋香豔殢殘籌。隨風珠玉難收拾。記得題花愛並頭。

彩奩勻就百花香。碧玉紗廚掛錦囊。淡染春羅輕掠鬢。芙蓉人是內家妝。未見先愁別恨深。那堪帆影度春陰。湖頭細雨樓頭笛。吹入孤衾夢裏心。按此詩旣寫出初會情境。而末首又見一晤卽須告別之意。蓋北上過金陵時也。此下卽接江南憶四首。正憶眉樓。其詞云。銀蒜低垂月過牆。金屏小睡背蘭缸。春風玉枕含嬌怨。似訝遲來錦瑟傍。繡句驚人思未降。珊瑚筆格對雕窗。團香擘玉無人見。親領明珠廿八雙。別袂驚持人各天。春愁相訂夢中緣。縷金鞵怯長安路。許夢頻來桃葉邊。手翦香蘭簇鬢鴉。亭亭春瘦倚闌斜。寄聲窗外玲瓏玉。好護庭中並蒂花。此詩第二首。知眉樓有贈芝麓詩五十六字。殆七律一或七絕二也。末首珍重護花鈴。殆已聞有傖父相窘事。

橫波以畫蘭擅名。詩不見多。據芝麓言曾有見贈之詩。今按許夔臣香咳集選存有徐橫波一家。詩一首。其小傳云。徐橫波字眉生。一字智珠。號眉莊。本姓顧。名媚。江蘇上元人。合肥尙書龔芝麓側室。著有柳花閣集。然則橫波詩固成集。不但偶

見已也。今柳花閣集。未知尚有存書否。香咳集中所存之一首。題爲海月樓夜坐。詩云。香生簾幕雨絲霏。黃葉爲鄰暮捲衣。粉院藤蘿秋響合。朱欄楊柳月痕稀。寒花晚瘦人相似。石磴涼生雁不飛。自愛中林成小隱。松風一榻閉高扉。

又陸以湉冷廬雜識。程春廬京丞。博雅嗜古。所蓄書畫甚多。余常於其姪銀灣參軍世樾處。見顧橫波小像一幅。丰姿嫣然。呼之欲出。上幅右方款二行云。崇禎己卯。七夕後二日。寫於眉生樓。玉樵生王樸。左方詩二首云。腰妬楊枝髮妬雲。斷魂鶯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遣羅敷嫁使君。淮南龔鼎孶題識盡飄零苦。而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著兩頭花。庚辰正月二十三日燈下眉生顧媚書。二詩中一係橫波作。併錄於此。

按己卯爲崇禎十二年。是年七夕後二日作畫於眉生樓。則固未離眉樓。爲橫波尚在風塵之日。畫徵錄。王樸字玉樵。保定人。以人物士女名於北。歷代畫史彙傳。繫之淸初。蓋亦鼎革時之有名人物。芝麓詩集中不見。其詞氣似尚未得橫波允

嫁。而又知橫波有厭倦之意。但尙有障礙於其間耳。明年庚辰正月二十三。橫波自題詩。則係已定嫁龔。又係甫經定約者。殆卽以此照及詩爲允嫁之證耶。定山堂集於前詩江南憶之下。卽爲長安寄懷一首。其詞云。纔解春衫浣客塵。柳花如雪撲綸巾。閒情願趁雙飛蝶。一報朱樓夢裏人。此詩或亦爲橫波作。但無確據。

芝麓明末官給事中。有上元後一夕入直禁中四首。末云口將嫖姚未解圍。淄靑將士鐵爲衣。不知何地軍中樂。一片蘆笳傍月飛。此有缺字。當指壬午淸兵入塞。直至癸未春。盤旋於靑萊間。其缺字以犯淸諱而刊落之。則此上元乃癸未上元。癸未爲崇禎十六年也。其下卽爲秋夜省中賦懷。則多作膩語。蓋已娶橫波後作。其詞云。暖豔寒香繡戶迴。昨宵詩思謝家才。擕將天上金盤露。灑向花間玉鏡臺。傾國溫柔老是鄉。却憐襆被待明光。鴛鴦瓦上如霜月。祇覺今宵玉漏長。秋砧遙送玉壺遲。辜負香衾是此時。小翦蘭膏封鈿合。退朝親爲點蛾眉。綺屏紅袖護初

寒。賸有冰絃語夜闌。封事經秋殊冷落。乞將筠管代花彈。宮衣百濯鬢香浮。畫省人如畫閣幽戶外玉繩低苑柳。棲烏應報漢宮秋。未央前殿月痕移。團扇猶吟桃葉詩。身是花間雙蛺蝶。金風吹上萬年枝。玉臺淡掃遠山生。當代爭傳是小名。珍重近來千喚熟。珊瑚敲枕易分明。天涯約夢到長安。□□□□□□□。今夜鳳凰池畔夢。依稀同作隔年看。揚雄初賦已成篇。淸蘸芙蓉執戰邊。好傍玉鑪添五夜。曉窗憑几有香肩。練裙閒改道人妝。斗室新開貝葉堂。聽鑰翻經風露迴。金門遊戲總淸狂。

以上數詩。玉臺淡掃一首。明謂眉生係此君小名。珍重近來千喚熟珊瑚敲枕易分明。語意尤爲淫豔。其天涯約夢一首。卽述前江南憶中之第三首。可見江南憶之卽憶橫波。其中缺一句。當是指山東路阻。卽壬午淸兵入塞事。依稀同作隔年看。是必癸未所作。然則橫波庚辰題詩。雖有許嫁之意。恐仍是靑樓獻媚。以身許人慣態。至壬午兵警時。尙作詩相憶。癸未乃圓成好事耳。僉父之難。排解者爲余

曼翁。而曼翁自敍其就幕南都。在庚辛以後。橫波既紆難。尙有許多周折。至陳則梁苦勸。然後果於從良。故知庚辰正月允嫁之詞。乃口惠而實不至者也。

橫波癸未歸龔。乃指其北上而言。其先必已爲金陵外宅。龔集中有稱金陵閨人者。見其輓許太君詩自注。輓詩雖作於丙申以後。所敍事實。當爲追溯之語。則橫波自有已正名爲閨人。而尙居金陵之日。輓詩別詳於後。

又曹溶靜惕堂詩集。贈龔芝麓二首。題注。龔有金陵姬。故及之。詞云。人間無賴酒壚空。玩世今看曼倩工。失意戚姬燕趙曲。送懷湘客蕙蘭叢。神仙歲月消毛潁。煙水秦淮問守宮。一自玉臺遺詠貴。飄零轉得見雄風。異方乘興恰秋清。扼腕同聲氣未平。抗俗文心留玉躞。懷香燕寢照桃笙。荒園歷落隨魚鳥。仕路交情問雨晴。連夕與君傾斗酒。烽煙息處望江城。此詩前一題爲八月十五夜。後一題爲易州署中九日感懷。詩中稱恰秋清。當是八九月間作。又稱煙水秦淮問守宮。當是橫波已約定歸龔。而久未北來。時清兵入塞。故及烽煙。江浙未被兵。故言息處望江

城。詳味詩意。爲崇禎壬午事。

甲申襲詩。有題善持君畫羅襪梅花水仙云。雒妃乘露水雲鄉。疎影橫斜月未央。林下美人迴玉趾。倚闌親寫十三行。又有墨畫荷花詩。亦題閨人畫。當亦爲橫波而作。其詞云。花何嫋嫋葉田田。露質煙心晚自憐。倩取墨光描鬢影。美人兼許號青蓮。

此下有生辰曲。當是橫波歸襲後第一生辰。橫波生於十一月三日。事更詳後。則此詩癸未仲冬作也。是時芝麓以疏劾周延儒王應熊陳新甲呂大器等忤旨鐫秩。故其詞云。一林絳雪照瓊枝。天冊雲霞冠黛眉。玉蕊珠叢難位置。吾家閨閣是男兒。奇襟逸思湧春潮。吐蕙含蘭靜若遙。長倚菱花隨意看。風前鬢影偪難消。閒裁好句鬬丹霞。碧玉奩藏錦字賒。翠羽明珠驚入掌。生成解語卽名花。綠紗窗几靜無塵。點染秋山入練巾。雙黛聯娟宜淡掃。倚風身是畫圖人。博山香冷鬱金釵。蔬筍看經月一街。繡佛應憐人寂寞。太常妻子更淸齋。蕭條四壁不堪愁。酒債琴

心自唱酬。近識文君操作苦。侍臣無復鷫鸘裘。九閽豺虎太縱橫。請劍相看兩不平。郭亮王調今寂寞。一時意氣在傾城。星高魚鑰一燈寒。貫索烏啼夜未闌。敢望金雞天際下。妝樓小帖暫平安。琉璃爲篋貯冰霜。諫草琳琅粉澤香。笑泣牛衣兒女態。獨將慷慨對王章。今日初辭神武冠。明朝貰棹白鷗灘。五湖大有同心客。弋外冥鴻天地寬。按集又有癸未十月初七日以言事下獄二首。

又靜惕堂集更見芝麓因閨人初度。招飲同社。用前韻二首調之。其詞曰。中聖連旬解帶圍。歌場踏月竟忘歸。西崑選豔驕蘭畹。南國知名照玉衣。桃葉渡方迎短檝。伯勞生未解孤飛。謝公不撤簾前樂。此日因令盛德稀。虬箭頻催丙夜籌。畫屏開處飲芳洲。三山縹渺分羣玉。六代聲華記莫愁。金屋自宜鄰漢闕。錦帆何日下江流。鳳樓一曲音如昨。肯遣新詩怨白頭。此所謂前韻。乃前一題之韻。前一題爲令昭水部。招同百史豈凡兩少宰。芝麓奉常孝緒太史雪航侍御。爾唯舒章兩中翰。演自度西樓曲。卽席賦二首。蓋爲順治二年乙酉冬間事。與芝麓之作生辰曲。

不在一時。特類及之耳。

此下題云。寒甚。善持君送被。夜臥不成寐。口占答之二首。橫波嫁龔後。龔號之曰善持。自此以後。皆稱善持矣。是時爲崇禎十六年癸未之冬。當是鐫秩後尚有待訊等事。夜不歸寓。送被以暖之。故其詩中自稱羈臣也。詞云。霜落幷州金剪刀。美人深夜玉纖勞。停針莫怨珠簾月。正爲羈臣照二毛。金猊深擁繡牀寒。銀剪頻催夜色殘。百和自將羅袖倚。餘香長繞玉闌干。

甲申爲明亡之年。定山堂於前各詩之下。有上元詞和善持君韻。此必爲甲申上元。蓋去國亡不遠。龔於平世雖沈溺聲色。要猶敢名好客。自附淸流。其所糾彈。未嘗不符公論。此詩亦與前數詩。頗有自許之意。其詞有云。紫霧晴開鳳闕初。五侯絃管碧油車。芳閨此夕殘燈火。獨照孤臣諫獵書。意態可想。

甲申三月十九。流賊陷都城。明亡。龔於是爲從逆案中人。其本身之貽玷。當別有紀載。今惟錄其關係橫波者。明季北略從逆諸臣六科給事中單。龔鼎孳。南直合

肥籍。江西撫州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科。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顧媚也。湖廣按臣黃澍有疏。按馬士英疏定從逆案。亦及此語。

冷廬雜識。龔鼎孳娶顧媚。錢謙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龔以兵科給事中降闖賊。授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卽顧媚也。見馮見龍紳志略。顧苓河東君傳。謂乙酉五月之變。君勸錢死。錢謝不能。戊子五月。錢死後。君自經死。然則顧不及柳遠矣。按錢死非戊子。冷廬所引有誤。

芝麓於鼎革時旣名節掃地矣。其尤甚者。於他人諷刺之語。恬然與爲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無愧恥之心。蓋後三年。芝麓丁憂南歸。有丹陽舟中值顧赤方是夜復別去。紀贈四首。中有多難感君期我死句。自注。赤方集中有弔余與善持君殉難詩。云云。生平以横波爲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而他人之相諷者。亦以龔與善持君偕殉爲言。彌見其放蕩之名。流於士大夫之口矣。

芝麓事蹟。凡不涉橫波者。本篇畢不闌入。惟其旣陷於賊。旋卽降清。始終皆與橫波俱。集中秋日感懷六首。述亡國事。述賊中事。述南都已立君。身爲叛逆事。於龔當時情況。大可想像。特過而存之。其詞云。碧瓦朱楹半刼灰。曲池衰柳亂蟬哀。飛虹橋外淸宵月。曾照含元鳳輦迴。佳麗春殘苑草荒。葳蕤金鎖過斜陽。門前誰繫青驄馬。爭道新開政事堂。罘罳曉日舊曈曨。寶瑟塵生玉帳空。座上休文愁不語。金猊對數落花風。萬年枝上月黃昏。鐘鼓沈沈掩涕痕。海內舊游膠漆解。故宮無復奏雲門。柴車日夕碾春沙。紫鳳驕垂白鼻騧。只有玉河橋畔柳。解吹飛絮入宣華。小葉疎花綴石斑。梳妝樓上隱煙鬟。千年雲物驚彈指。又過銷魂萬歲山。

按此詩第一首。思舊宮也。第二首。言時事之變。政地皆馬上英雄也。闖賊入都。命西來逆官得騎馬。在京迎降者止許騎驢。或卽指此。但秋日感懷已當九王攝政之日。所謂新開政事堂。當是清政府矣。第三首。降臣中必有沈姓其人者。與龔爲同類。且云對數落花風。必是春夏間同降闖賊者。考北略從逆名單。有沈自彰。上

元人。由吏部文選司郎中。夾二夾留用。又有沈元龍。吳江人。由光祿寺署丞爲僞兵政司。頗用事。爲吳中逋客主人。二沈於龔爲江南同鄉。從逆單中沈姓者僅此則所謂休文者殆必居一於是。第四首海內舊遊膠漆解謂南都擁立。查辦從賊諸臣。第五首柴車事。自指滿兵以馬草爲重。橫行京師。吳梅村讀史偶述三十二首。皆指時事。注家不敢斥言。遂謂皆遼金元明軼事。祇可多所闕疑。其中第二首云。雪消春水積成渠。芻藁如山道不除。怪殺六街驕唱少。只今驄馬避柴車。與此詩正相印證。紫鳳用杜詩天吳紫鳳事。言敝鞍雜用故衣等物。此種無狀騎兵。猶着一驕字。皆指滿人之橫。第六首明點烈皇殉國自縊身亡之地。其曰銷魂宜也。橫波既於明亡時。因小妾不肯之言。爲史書一大紀念。旋於二年後。順治三年丙戌。又入彈章。而傳國史清貳臣龔鼎孳傳及流賊李自成陷京師。鼎孳從賊。受僞直指使職。巡視北城。本朝順治元年五月。睿親王多爾袞定京師。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給事中。尋改禮科。二年九月。遷太常寺少卿。三年六月。丁父憂。請賜恤典。給

事中孫埍齡疏言。鼎孳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蒙朝廷拔置諫垣。優轉清卿。曾不聞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爲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哄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及聞父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獨冀邀非分之典。誇耀鄉里。欲大肆其武斷把持之燄。請飭部察核停格。疏下部議。降二級調用。

橫波之掛名奏牘者如是。所云聞訃而歌飲留連。實爲確事。觀集中丙戌南歸正匍匐扶櫬之日。而所至聚飲留題。與平時無異。且叙其哀戚之事。輒用大篇藻麗之詞。蓋芝麓於禮教大防。直爲本性所不具。驚才絕豔。自是天賦。以此爲樂。遂不擇地而施之。集中五言排律。如南歸舟中述懷寄秋岳。用杜工部寄司馬嚴使君五十韻。如寄懷袁籜庵水部用杜少陵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皆作於奔喪時山東道上。組織太工。若讀者按其身世而論之。已足齒冷矣。

南歸舟中述懷寄秋岳詩。明言貽累橫波事。中有云。巧值焚琴候。羞稱感遇篇。蓼

莪章自廢。謠諑語還傳。錄罪連螺黛。追讎及管絃。周攻眞有策。劉肋合承拳。令細譴驅客。人狂競飲泉。排疑煩一網。案坐訐同年。虎噬都無避。蛾眉那可捐。不妨投昊贊。幸有劚芝田。江令頭皆黑。揚雄字尙玄。浮沈聊復爾。草土獨休焉。此詩卽此數語。已見龔之人格。旣值焚琴。然後羞稱感遇。則其先鴻毛遇順。自慶其擇木而棲可知。貳臣之無忌憚如此。此下直叙糾及橫波事。周攻有策。用周顗阿奴火攻出下策語。以輕薄孫珀齡。劉肋承拳。用劉伶語。以自訴其孤弱。寧遭虎噬。不捨蛾眉。歸守薄田。甘投有昊。江令黑頭。幸此身[illegible]未老。揚雄玄學。料問字之有人。蓋將浮沈草土終矣。數語頗不失爲丈夫氣。但亦惟爲橫波。而後有此氣節。此蓋梅村所詠吳三桂。衝冠一怒爲紅顏之類也。

秋岳者。曹侍郎也。侍郎與龔。出處略有相似者在。又同以文字爲嗜好。年輩又相埒。故於橫波事一再見於集中。旣如前述。玆於龔之得罪南歸。據靜惕堂詩。亦有牽率於橫波之處。蓋淸初於明之舊臣。偶一招致。以冀潛消反側。旣來則務摧抑

之以作養奴隸犬馬之習。龔既由陷賊而降清。至乙酉江南略定。南人除兵事倚辦者外。其餘本在有意淘汰之列。至於丙戌丁憂。以請封誥之常事。引起彈章。在龔固有遺行。而清廷之必欲剝奪漢人名譽。以遂從龍諸武夫貴族之野心。龔等非不知之。其不能先幾決去者。又受小妾之累矣。請再以曹詩證之。

靜惕堂集再次前韻。爲芝麓見招以事不克赴二首。中云。松桂已申來歲約。蓴鱸事爲美人留。可知陰有去志。並不待丙戌之丁憂。其遷延不行。乃順橫波之意。是詩作於乙酉冬。與前芝麓因閨人初度。招飲同社之詩相次。橫波初度之辰爲十一月初三。此詩則作於其後八日。何以知之。則其第二首末云。招隱遊仙無不可。知君更約飯青精。自注。逾六日爲芝麓誕辰。夫芝麓誕辰爲十一月十七。故知此詩作於十一月十一。龔有去志。而優柔不決。始終以橫波尸其名。其實橫波何與大計。但爲龔分謗。或亦爲悅己者容之一道耳。

丙戌南歸以後。湖山文酒。時時有橫波點綴其間。論龔顧之性質才藝。未始不適

合所長。但勢利富貴。又爲此二人所一日不可缺者。然則名爲跌宕風雅。實訴其三月無君之苦矣。

定山堂集有沂湖晚泛同善持君限韻。時小雨初霽二首。承上首南歸舟次。有懷都門故人作之後。蓋卽丙戌扶櫬時途次。其詩卽可見毫無戚意。詞云。殘霞如綺壓孤艭。夜色微茫客倚窗。北望風煙迷短岫。南來鷗鷺習寒江。驚秋殘荻聲長溼。近水征鴻影自雙。賴有謝家晴練句。爲寬愁鬢向銀釭。百頃煙波暮色開。輕帆信不數龍媒。五湖伴侶留煙月。六代江山付刼灰。衰柳斷汀眠鷺熟。遠村漁火捕魚迴。客心入夜偏蕭瑟。無限西風鬢髮催。

又有偕善持君至山半西來精舍同賦。末云。戰伐孫劉江水逝。眉峯青到亂山前。蓋在鎭江作。其下有丹陽舟中値顧赤方。是夜復別去。紀贈四首。卽扶櫬由運河一路南下也。又有舟次丹徒。乘夜疾發同善持君限韻詩。亦作於此時。

丙戌又有題善持君畫蘭詩。詩適當缺葉處。未及見。橫波能畫。尤以工畫蘭擅名

後世。諸家集中。往往有詩。尤侗看雲草堂集題顧眉生畫蘭云。佳人竟體是芳蘭。自寫湘君小影看。只有青青河畔柳。同移春色向雕闌。自注。謂河東君也。朱彝尊曝書亭集。題顧夫人畫蘭。眉樓人去筆牀空。往事西州說謝公。猶有秦淮芳草色。輕紈勻染夕陽紅。自注。夕陽紅。蘭花名。見金漳趙氏譜。彭孫遹題顧眉生畫蘭冊。無復當年弄墨辰、斷紈影裏認前塵。青溪畫閣秋如水。寫出芳蘭竟體人。

又查爲仁蓮坡詩話。錢虞山之於柳如是。龔合肥之於顧橫波。同類。惜無蘭湯以洗之。宣城梅耦長題顧眉生畫蘭云。半幅雙鉤楚澤春。南朝舊部總傷神。蘼蕪詩句橫波墨。都是尙書傳裏人。原注。蘼蕪。柳小字也。託諷遙深。亦屬實錄。耦長有漫興集。按耦長自撰知我錄。有此則云。己未春。詞人麕集都下。偶題橫波夫人畫蘭卷。予詩云云。汪舟次肩拍予曰。有此二十八字。吾輩何容着筆。厲鶚樊榭山房詞集。小桃紅題橫波夫人畫蘭扇云。秦淮不見翠雙蛾。摺扇香痕潤。往事眉樓有誰問。墨花春。靈均舊怨都銷盡。南朝豔粉。才人風韻。題詠到湘裙。自注。龔宗伯有題

畫蘭裙子如夢令。爲橫波作也。按龔詞集未見。
畫徵錄。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號橫波。龔宗伯芝麓妾。工畫蘭。獨出己意。不襲前人法。又陳維崧婦人集。顧夫人識局朗拔。尤擅畫蘭蕙。蕭散落拓。畦徑都絕。固當是神情所寄。綜上所談。橫波畫蘭。固是一代絕詣。橫波以畫蘭名。據定山堂題畫詩。則略知其亦有他筆。又能畫人物。傳世者有所摹小青像。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翁大人得隙地於孤山。爲菊香小青兩女士修墓。並建蘭因館。其上爲夕陽花影樓。樓左爲綠陰西閣。祀小青。右爲秋芳閣。祀菊香。先是爲明女士楊雲友。修墓於智果寺西。因以祔祀。徧徵海內題詠。裒爲蘭因集。端亦賦四律。第二首詠小青。末云。最憶橫波摹小影。眉樓一角寫斜陽。自注。顧眉生曾摹小青小影。按端爲陳文述子婦。所云翁大人即文述也。又題河東君小像詩後云。前詩意有未盡。更題三絕。其第二首云。嬋娟閨集費搜羅。翠羽蘭膏指摘多。自注。河東佐選明詩閨集。於徐小淑梁小玉許景樊小青等。多寓譏貶。非篤論也。冷雨幽窗圖倩影。愛才終讓

顧橫波。自注。橫波嘗繪小青小像。按明詩閨集。牧齋託言柳如是助成之。其於小青。直謂拆情字之謎。並無其人。後世因疑小青傳爲寓言。皆據牧齋之說。惟張山來書小青傳後云。讀吳口紫雲歌。其小序云。馮紫雲。爲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髦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云云。後人信小青爲有是人者。又皆據此。憶曾見某紀載中。言得諸陸麗京先生談小青事甚悉。所云馮生。謂卽馮具區之子雲將。惜今不能舉其書名。附記於此。海內倘有代爲舉出者。當據此書之價值。以考定小青事之眞僞焉。

又按馮雲將納妾。及八十壽辰。牧齋皆有詩。見有學集。納妾在順治八年辛卯。八十壽在十一年甲午。小青傳世有二本。一卽張山來所跋。一見李衛西湖志志餘中。爲支如增作。支傳言小青死時年十八。爲萬歷壬子。壬子爲萬歷四十年。距順治甲午四十三年。若以馮雲將之年歲論。萬歷壬子爲三十八歲。亦無不合。且小青書中之楊夫人。世又指爲進士楊廷槐之妻以實之。牧齋則謂傳

與詩皆其邑人譚某所造。其傳及詩俱不佳。云云。夫謂其事不實。可也。謂其不佳。則所選明詩中。更下於此者尚夥。牧齋於沈同和。直謂其籧篨戚施。讀小詞不能句讀。陰祖袁于令之西樓記。當時皆知其誣。朱竹垞亦謂親見同和。決非如牧齋所云。則小青事亦或爲馮雲將諱耳。生平多曲筆之人。原難盡信。幷附於此。

婦人集有注云。顧字橫波。合肥龔大中丞夫人。中丞名鼎孳。其尊拙集中。辜負香衾事早朝。及不知何福得消君諸絕。俱爲夫人詠也。據此則龔別有尊拙集。其詩尙不在定山堂集內。橫波之稱夫人。實受淸廷封誥。非泛泛美稱。板橋雜記。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綳繡褓。雇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後龔竟以顧爲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尙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

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按此則張潮刻雜記入昭代叢書。删去不載。蓋爲龔諱也。

橫波之艱於子嗣。並見求子之切。曼翁旣狀其誕矣。考橫波無子而有一女。惟亦幼殤。阮葵生荼餘客話。龔合肥司寇所寵橫波夫人生女嬰痘殤。司寇爲建醮於城外佛寺。時江南某上舍適寓寺中。寺僧以幡幢屏聯。囑其代書及女嬰靈前一聯曰。已現童女身。而無壽者相。次日司寇見之。詢其名籍。贈百金力揄揚之。遂知名。此見前刻客話之一卷本。後出足本雖較多。然亦往往不載原刻所有之各條。此條卽其所不載者也。

橫波幼女。殤於順治十五年戊戌。定山堂丙申迄辛丑詩。花朝一絕句。題下自註。時有殤女之感。友沂園次過慰。其詩云。隔歲雲迷五嶺斜。自注。去年是日雨中過嶺。鷓鴣聲裏夢還家。那堪對酒花朝過。腸斷東風落一花。按丙申秋龔以上林監丞使粵。明年春北還。花朝過嶺。集中有花朝雨中扶病過梅嶺。時天已暝矣二首。

蓋在丁酉歲。此詩又稱之爲去年。故知其爲戊戌。集又有雪夜長椿寺爲文漪禮懺。感悼四首。第一首有三年三哭少年人句自注。前年愛女殤。去年今年。連有內戚之痛。此則在庚子年矣。

芝麓於丙戌丁憂南下。又獲譴謫官。遂久不赴闕。至辛卯乃北行。其間多寓居湖上。卽曼翁所謂杭人目爲人妖時也。其時有秋分同善持君冒雨重游天竺靈隱。漫成口號十二首。其第十二首題下注云時同禮送子大士。此亦求子之一證。其詞云。蕭條生事臥柴桑。種秫無田也不妨。他日五男能紙筆。不知誰得老夫狂。方在無子而虔求。已作多男之想。可謂善頌善禱。是詩第十首云。萬里關河去住非。千秋香草碧牽衣。空山靜處消金甲。回首乾坤一朵薇。於從賊從清之後。因謫官忽自擬采薇。覥之無羞惡。往往如此。其第十一首云。京兆畫眉能惱人。長卿酒賦不憐身。鹿門大有龐居士。攜汝香衫作道民。惓惓於枕席之愛。固是芝老本色。按此詩第一二三四五各首。皆以缺葉未見。

丙申以後。有輓石疏母夫人許太君二首。其二有花外斗壇明絳燭句。自注。太夫人爲吾金陵閨人禮斗祈嗣。石疏之號屢見集中。未能詳其名氏。大約芝麓門下士。當時通殷勤於龔者。非假橫波之途不可。曼翁所作小傳。有門人楚嚴某。當夫人生辰。長跪上壽。殆卽類此之流。龔以顧爲命。顧又以求嗣爲大恩。石疏有母爲效此勞。勢利之交。又何所不有也。

芝麓挈橫波寓居吳越時。在順治三年丙戌以後。八年辛卯以前。其間有冬仲三日。善持君三十設帨之辰。十七日。又余始降。達公於此月朔。爲誦經竟日。感其意至。因賦二首兼記歲月。形容誰早歲。風俗尙他州。月放瓊花里。鴻高貝葉樓。浮生安杖笠。白髮抵觥籌。逃世還瀟灑。盧家有莫愁。寒天鐘磬發。歌吹古揚州。歸鳥銜殘日。深燈擁寺樓。戀閑蘇酒病。分興送更籌。白髮他時事。香林滅片愁。按此詩當作於戊子。蓋其前有聞警憶弟孝積。用少陵得舍弟消息韻。詩中自注。壬午迨今七年。家園之變三見。舍弟皆未離膝下也。自戊子上溯壬午爲第七年。是年東華

錄。二月甲戌。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奏江西總兵金聲桓據南昌叛。僞稱豫國公。王德仁僞稱建武侯。餘將各稱僞職。用僞隆武年號。攻陷郡邑。刼掠船艘。聲言將浮江東下。窺伺江南。請速發大兵以圖撲滅。章下兵部。辛巳。國柱又奏官兵恢復無爲州。擒斬賊首王洪圖等。並獲降賊州同李斆沅。得旨李斆沅著正法。是爲皖北兵警之證。

橫波三十設帨在戊子之冬。則其生爲萬歷四十七年己未。崇禎登極後數年。已十餘歲。正秦淮水榭高張豔幟之時。以故曼翁所記眉樓盛事。頗歷有年。上追李卞之蹤。其視董小宛輩。則猶雛也。己卯爲崇禎十二年。玉樵在眉樓寫照橫波年已二十有一。壬癸之間歸龔。據集中詩。似自癸未秋始見獵豔已獲。暢然得意之作。然則橫波適龔時已二十五歲。而龔則二十九歲也。

芝麓之年。長於橫波者不過四歲。定山堂集有和陽叟荀德齋與余先後同乙卯。歷年九十五。神明不衰。賦贈一章。以志人瑞。中有句云義熙甲子六朝多。自注。翁

在先朝已閱六帝。蓋嘉靖乙卯也。嘉靖隆慶萬歷泰昌天啓崇禎爲六帝。後乙卯爲萬歷四十三年。龔爲崇禎七年甲戌進士。時二十歲。作此詩時爲順治六年己丑。正三十五歲。順治十一年甲午。龔四十壽辰。吳梅村錢謙益中集皆有壽龔四十詩。

芝麓登第後以縣令仕湖廣。補蘄春令。崇禎九年丙子鄉試。梅村偕宋九青典湖廣試。時龔爲同考官。見吳詩集覽宋萊陽人。卽淸詞章家宋玉叔琬之兄也。己卯當是行取入京。過秦淮而入眉樓。遂有婚嫁之約。至癸未而始遂。橫波從龔二十餘年。至康熙三年甲辰七月乃卒。得年四十有六。遭遇世變。除世以名節相糾外。其於文字之樂。翰墨之雅。揮霍之豪。聲氣之廣。頗極一時之盛。以下逐一詳之。

龔顧丙戌南歸。寓居湖上之日。可徵引之文字最多。徐釚詞苑叢談。龔定山尙書。與橫波夫人。月夜泛舟西湖。作醜奴兒令四闋。自序云。五月十四夜。湖風酣暢。月明如洗。繁星盡斂。天水一碧。偕內人繫艇子於寓樓下。剝菱煮芡。小飲達曙。入聲

旣絕。樓臺燈火。周視悄然。惟四山蒼翠。時時滴入杯底。千百年西湖。今日始獨爲吾有。徘徊顧戀。不謂人世也。酒語情恬。因口占四調。以紀其事。予贈有云。何地無月。但少閒人如吾兩人。予則謂何地無閒人。無事尋事。如吾兩人者。未易多得爾。詞云。一湖風漾當樓月。涼滿人間。我與青山。冷淡相看不等閒。藕花社榜疏狂約。綠酒朱顏。放進嬋娟。今夜紗窗可忍關。又云。木蘭掀蕩波光碎。人似乘潮。何處吹簫。輕逐流鶯度畫橋。白鷗睡熟金鈴悄。好是蕭條。多謝雙篙。折簡明宵不用招。又云。情癡每與明蟾約。見了消魂。爾許溫存。領受嫦娥一笑恩。戲拈梅子橫波打。越樣心疼。和月須吞。省得濃香不閉門。又云。淸輝依約雲鬟綠。水作菱花。蘇小夭斜。不見留人駐晚車。湖山符牒誰能管。讓與天涯。如此豪華。除却芳樽一味賒。

又有雨中同閨人善持君汎舟雷峯諸勝。有春日山游卽事十首。其第八首自注。與善持君同至韜光絕頂。其詞云。勝地招尋逸興繁。花簇決策勇林端。春禽慚引山蘭密。羅襪應防石蘚寒。京雒十年偕隱誤。登臨一刻畫眉難。險經豺虎留青眼。

消得雲屏任意看。又有歷十八澗至理安寺。與箬上人坐松巔閣。因觀法雨泉。迫暝歸。八首。第七首有團蕉坐下衣香散句。自注。時與善持君同禮佛座。又有初夏偕善持君游法相寺。坐石浪軒。筆墨閒適。看作畫蘭數枝於壁間。因漫題一絕。冀他日重游山中。幽窗竹石。吾兩人不謂生客也。詞云。道人不打午時鐘。石浪晴搖綠雪重。寫罷湘煙同隱几。畫眉啼上最高峯。凡此皆湖山游蹟也。

又有爲善持君初度和巖子四首。巖子卽卞琳之配。才女卞元文之母。一家以才名譟海內者也。其所謂初度。未能定爲何年。不知卽三十設帨之辰否。其詞云。水晶簾捲萬山開。百和深籠玉鏡臺。貝葉靜翻花雨落。衆香國裏對如來。一笑東華墮謫仙。玉皇香案記前緣。嫏嬛奇字何年讀。咳唾都成白雪篇。名山勝水度芳辰。此夕香奩韻事新。身在碧天圖畫上。半分銀月一雙人。犢鼻棲遲興未殘。遠山如黛吐珠欄。生涯只愛成都酒。賣賦黃金總不看。

陳文述西泠閨詠。藕花居詠吳巖子卞篆生。其小傳云。按巖子初卜居石城青溪

閭。江東亂乃與徐夫人智珠登金焦。游虎阜。後至明聖湖。縱覽孤山葛嶺之勝。詩篇日富。所著名青山集。魏禧爲作序。晚年好道。得奇疾。疾作則右手自運動作字。不能自休。書紙上悉成元理。白髮朱顏。奕然有丹砂之色。長女元文。工詩辭。次女德基。善畫。先後歸劉。徐智珠卽顧眉生也。橫波適龔後。改姓徐。前已詳之。改名智珠。則始見於此。

巖子有橫波初度詩。芝麓有和作。已見前矣。至巖子由金陵移杭。定山集七古中。又有至白下。吳巖子以詩見貽。展玩之餘。輒爲遙和此篇。兼送其卜居湖上。蓋丙戌南還。初至金陵作。而五律中又有登北固和吳巖子韻三首。此則所謂與智珠夫人登金焦時矣。定山集中和巖子詩甚多。皆順治四五年丁戊間作。則可知善持君初度詩。卽爲橫波三十設帨之歲。卽戊子冬也。

西泠閨詠又有湖上懷顧橫波詩。其小傳云。橫波名媚。字眉生。一字眉莊。秦淮人。歸龔芝麓。改姓徐。字智珠。封一品夫人。工詩詞。善畫蘭。詞有云。藕花社榜疏狂約。

藕花社。湖上舟名也。著柳花閣集。有海月樓坐雨詩。月夜泛舟西湖。芝麓賦醜奴兒令四闋記之。

冒辟疆影梅庵憶語。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贊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此指董小宛所著之奩豔也。又定山堂有金閶行爲辟疆賦一首。此卽影梅庵憶語中所謂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龔奉常獨譜姬始末。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者也。往考小宛事蹟時。尙未見此詩。今乃見之。所云數千言者。誇詞也。其實不過五十二韻。七百二十八字耳。所云必須辟疆自注之桃花瘦盡春醒面七字。正在其中。又有憶君四十是明朝句。與辟疆言合。其末云更起爲君酹一斗。神仙游戲藏花酒。不須遙羨白雲鄉。栖烏各有長干柳。正謂己有橫波。足與小宛相匹。不相歆羨之意。

又同人集。芝麓辛卯與冒書中云。董社嫂淸恙。計已平好。紅窗擁爐。寒香初放。令人飄然有藐姑射之思。弟婦之懷想企念。又可知矣。董社嫂卽小宛。弟婦卽橫波。

辛卯新正二日。小宛歿。在冒氏得此書在辛卯。書尾署嘉平十九日。當是庚寅歲杪所發。

以上皆辛卯以前事。辛卯龔還朝。是爲順治八年。自後詩中見善持君者較少。蓋龔在公卿中。固爲浪子宰相一流。然已不能終日作冶蕩語。就定山堂集中觀之。惟有善持君臥病枕上口占四首。爲還京以後之作。至其時友朋之以顧夫人爲詩料者。則有錢謙益有學集。乙未年有燈屏詞十二首。爲龔孝升顧夫人作。其詞云。天河橫轉酒旗斜。月駕青銀駐絳紗。歌闋落梅人未醉。碧桃何事旋開花。神索風傳臺柏枝。天街星傍火城移。袖中籠得朝天筆。畫日歸來便畫眉。御席駝羹宣賜稀。金盤行酒著珠衣。笑他寒餓東方朔。自拔鸞刀割肉歸。換徵移宮樂句和。玉簫風急渡銀河。星娥月姊驚相詰。天上何人竊九歌。絡角星河不夜天。花開花合不知眠。小紅一片才飛却。却怪人間又一年。油壁青驄莫浪猜。飈輪倒景坐徘徊。香風却載紅雲下。忉利新看香市回。潑墨崇蘭泛曉霞。石城玉雪漾平沙。騷人香

草休題品。此是西天稱意花。靑瑣丹梯詰曲迴。燈花交處見樓臺。仙禽梵鳥紛如織。不涌身雲不入來。陽翟新聲換竹枝。秋風紅豆又離披。轉喉車子當筵唱。恰似儂家絕妙詞。璧月珠簾共一堂。繁星列宿正低昂。只嫌舞袖弓腰鬧。尙是人間百戲場。醉鄉麴部總華胥。唱月催花建酒旗。贏得夜珠簾幙外。諸天風雨細如絲。三月煙花玉蕊遙。文章江左倚靈簫。不知誰度燈屏曲。唱遍揚州廿四橋。

定山堂集。有燈屏詞。次錢牧齋先生韻同古古仲調。第七首云。繡佛名香去不迴。春人春日罷登臺。錦屏看遍吹簫女。可似姍姍佩影來。自註。虞山燈屏曲爲善持君壽也。

乙未爲順治十二年。是年。龔以疏論任輔弼等事。牽涉馮銓。累經諭責。又以每於法司章奏。事涉滿漢。意爲輕重。降八級調用。又以他事再降二級。十三年四月補上林苑蕃育署署丞。旋使粵。蓋攜橫波南下。至錢塘而別。龔獨入粵。集中所謂丙申使粵以後稿者也。有月夜虎林與善持君言別詩。有善持君移舟相送詩。題注。

仲冬十七日。自錢塘開舟。皆丙申事。十四年丁酉。返自粵。逗留南中。至十一月初三。爲橫波開壽宴於金陵。已見前小傳。宴畢。即北上。十七日泊舟清江以北陸家墩。集中有仲冬十七日長至。爲余始降。舟泊陸家墩四首。第一首末云。遙知回棹客。此夜憶黃河。故知陸家墩爲沿南河地名。第三首起云。他夕錢塘路。寒星對轉蓬。自註。去年以是日發舟錢塘。又知其爲丁酉冬北上。此行蓋往返攜橫波。橫波當在金陵相待。久而後入都。自此一行。無復生出國門之日。曼翁所謂還京師以病死。正指此矣。

芝麓自康熙元年復官。至康熙五年丙午。又請假南還。則以橫波之柩歸葬矣。芝麓當康熙初。歷刑部兵部禮部尚書。累充會試正考官。清初名流。多出其門。十二年癸卯。八月致仕。九月死。諡端毅。未及撤藩之役。以芝麓之爲人。雅合貳臣資格。原可無災無難。平步公卿。順治間。尙有愛名餘習。附和溧陽海寧二相。未免略袒漢人。遂致蹉跌。再起以後。想能效法金之俊王熙等。容容尸位。故以大官終。計其

年不過五十九耳。詞華極富。科第甚早。若當平世。豈非風雅總持。惜乎遭際之不幸也。

何以知橫波之歿。在康熙三年甲辰也。定山堂集。壬寅迄丙午稿。送李素臣歸八寶。時南宮已雋復失。兼値悼亡。聊志同病之感一律。康熙自壬寅至丙午。惟甲辰年有會試。送李下第而兼悼亡。稱己同病。必龔之悼亡。亦在其時。東華錄康熙三年四月丙戌。賜嚴我斯等一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則南宮下第之信。自在春夏之交。但送李詩未必逼近榜後。據後錄詩。橫波忌辰禮懺。乃在中元。雖不必正爲七月十五。要當在秋初也。

此下有同古古伯紫諸君夜集限韻六首。首云。他鄉椒酒動芳春。當是乙巳新年。末云。傷心青眼綦巾者。不見吾曹擊筑歌。自注。追憶善持君。每佐余急朋友之難。今不可復見矣。下一題爲人日同古古諸君作。則前詩尙在乙巳人日以前。橫波助龔輕財下士。曼翁小傳已言之。又戴延年秋燈叢話。國初宏獎風流。不特名公

鉅卿爲然。卽閨中好尙亦爾。龔尙書芝麓顧夫人眉生。見朱竹垞詞。風急也瀟瀟雨。風定也瀟瀟雨。傾奩以千金贈之。按此則朱題橫波畫蘭。所云往事西州憶謝公者。不但於龔有存歿之感矣。

靑樓小名錄引袁子才云。明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顧橫波。其尤著者也。俱以色藝受公卿知。而所適錢龔兩尙書。又都少夷齊之節。兩夫人恰禮賢愛士。俠骨嶙嶒。閻古古被難。夫人匿之側室中。卒以脫禍。據此則龔詩對古古懷善持。並非泛作。古古名爾梅。徐州奇士。世所稱白耷山人者也。淸初高逸民之節。時有不遜語。如溧陽相欲令以前朝孝廉就會試。使親信許贈以會元。爾梅令伸掌書一嚇字示之。事見堅瓠集。集又言鼎革後。百史入內閣。在漢人中最用事。古古奔走於外。當事物色之。禍將及。乃入都。與百史相聞。據此則古古被難。正以明亡後奔走國事。百史卽溧陽相字。旣因難而與溧陽相聞。溧陽欲羅致之。仍以腐鼠相詣。其傲可知。而橫波以傾身營救聞。殊見風義。堅瓠集又言古古詩有誰無生死終難必。各

有行藏兩不如。亦上百史句也。百史見之。不敢復言云云。則溧陽亦殊解事。

又曝書亭詩集。龔尙書輓詩八首。其第六首云。別有新詞麗。樽前賦物華。歌翻舊桃葉。笛按小梅花。檀板柳三變。金荃溫八叉。江南斷腸句。回首向誰誇。自注。公最賞予阻風湖口詞。按竹垞江湖載酒集。阻風湖口酷相思詞。社鼓神鴉天外樹。見渺渺江流去。向晚石尤君莫渡。大姑也留人住。小姑也留人住。杜宇催歸朝復暮。轉把歸期誤。儘燈火孤篷愁幾許。風急也瀟瀟雨。風定也瀟瀟雨。此詞卽秋燈叢話所謂顧夫人傾奩以千金贈之者也。讀輓詩。知竹垞亦自述其事矣。

橫波之憐才好士。爲清初名輩所稱。其中固不無芝麓之標榜。然橫波詞筆實亦不凡。其詩已輯於前。茲因其能愛竹垞詞。又考其倚聲之學。徐乃昌選閨秀詞鈔。有橫波詞三首。徐自注見衆香詞。蓋亦自選本錄出者。其詞如下。

花深深閨怨云。花飄零。簾前暮雨風聲聲。風聲聲。不知儂恨强要儂聽。妝臺獨坐傷離情。愁容夜夜羞銀燈。羞銀燈。腰肢瘦損。影亦伶仃。虞美人答遠山夫人寄夢

云。春明一別魚書悄。紅淚沾襟小。卻憐好夢渡江來。正是離人無那倚妝臺。朱闌碧樹江南路。心事都如霧。幾時載月向秦淮。收拾詩囊畫軸稱心懷。千秋歲送遠山李夫人南歸云。幾般離索。只有今番惡。塞柳淒。宮槐落。月明芳草路。人去眞珠閣。問何日衣香釵影同綃幕。曾尋寒食約。每共花前酌。事已休。情如昨。半船紅燭冷。一棹青山泊。憑任取長安裘馬爭輕薄。

閨秀詞鈔所輯橫波事蹟。均爲本篇所有。惟引惲珠閨秀正始集一則。中言龔尙書以爲亞妻。改姓陳。此爲異聞。他書皆言改姓徐。此獨言改姓陳。當是傳聞之誤。遍檢各家。無不言徐夫人者。

王寅迄丙午稿中。又有中元爲善持君忌辰禮懺六如師以詩見慰。和答二首。其詞云。歲歲香燈憶水濱。慧光應不墮幽燐。獨憐愛海何時竭。每到西風涕淚新。竊麌惟悟去來因。妙偈頻寬病後身。世相縱空難盡遣。斷腸歲月白頭人。按此必爲乙巳中元。蓋丙午春龔卽請假南旋。請假以後詩。另入丙午迄庚戌稿。故丙午秋

詩。不當列此矣。詩又言每到西風涕淚新。可見忌辰之實爲中元。或其相近之日。
丙午迄庚戌稿。其開卷之始。有寒食感懷。爲善持君旅櫬將南發。其詞云。寒食春
風廣柳時。兩行人去惜臨歧。吞聲已是三年別。悲莫悲兮死別離。自甲辰歷乙巳
至丙午。是爲三年之別。

又有清明同古古伯紫仲調兔牀諸子。登妙光閣感悼二首。題注閣爲善持君所
建。其詞云。淚痕沾灑到花光。散遺春愁此一方。拈草偶留霞外剎。撥灰難覓定中
香。人隨寒食亭亭去。日落冬青樹樹長。老眼憑欄何限事。三更杜宇五更霜。石火
平催白首春。芳蘭折盡感芳辰。布金園闊忘家儉。炊玉心枯念客貧。化去魂歸無
色界。悲來佛是有情人。讓他簾外雙飛燕。又見垂楊碧草新。布金一聯見橫波之
揮霍。既佞佛又好客。務爲其身後市惠也。

前詩之後。有善持君櫬南歸。六如上人禮懺有作。因和原韻。詞云。經年業海逐申
韓。暫脫韝籠夢亦安。廣柳人分三月雨。青蓮露灑六根寒。身爲杜宇啼歸晚。佛散

名花笑刦殘。愧負生公頻說法。黃泉碧落斷腸看。此詩首聯言刑部請假。貳臣龔鼎孳傳。康熙三年。由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其至刑部任。尚在三四年之間。故丙午春尚稱經年。廣柳人分三月雨。直是以三月出都耳。

是年又有仲冬三日。山左道中有感。是日爲善持君生辰。詞云。朔風蓬轉正天涯。雲斷鄉山暮嶺斜。萬事呑聲成死別。君歸黃土我黃沙。生辰歲歲炷名香。幢蓋蓮華繡妙光。今日客途鐘磬杳。梅花沁水酹空王。慧業生天定不疑。蒲團燈火夜闌時。傷心拋下青螺管。懶向人間更畫眉。月病雲愁剩此身。青天碧海事沾巾。瑣窗豈少閒花鳥。四海論心有幾人。此蓋橫波葬後。龔復回京時途中作。云歸黃土。可知已葬。云懶更畫眉。云豈少閒花鳥。當是龔尚有他妾。特示其不忘舊之意。觀下詩可證。

定山堂庚戌秋冬近稿。雪後古古檗子礎日子壽方虎荊名湰棨康侯錫鬯湘草武曾緯雲竹濤青藜仲調穀梁武盧同集小齋。古老限杜韻。卽席四首。是日稚兒

初就塾。按庚戌秋冬近稿。爲定山堂集最後之詩。集由龔手定。當是定於辛亥。故以庚戌冬截止。稚兒初就塾。可見龔尙有兒。初就塾則以前固未入塾。詩中有呼兒誦讀從吾拙。勿遣陳咸睡觸屏句。又有閒身送日逃三雅。薄宦傳家笑一經句。皆老年期望後人之意。計此子當得之甲辰以後。若爲乙巳所生。則庚戌爲六歲。且在冬季就塾。恐尙生於乙巳之後。必非横波出可知。此又横波畢生祈子之歸結也。

靜惕堂集有龔芝麓宗伯請告南還。寄贈十首。中有承歡玉樹枝句。請告在癸丑。是子又長三年矣。是年芝麓卒。蓋有子送其終。故竹垞輓龔詩。亦有含玉遺孤在之句。横波無子而芝麓卒有子。瑣窗花鳥。殆亦不盡偷閒。卽畫眉亦未必盡懶也。

俞樾茶香室三鈔。國朝戴璐藤陰雜記云。妙光閣建自合肥尙書。近見定山堂集。乃姬人善持君所作。卽所謂横波夫人也。横波仲冬三日生辰。恆於閣下禮誦。按顧横波稱善持君。十一月三日爲其生日。皆人所罕知也。云云。藤陰雜記係得之

定山堂集。而曲園則未見此集。故以爲異聞云。

孔四貞事考

清一代好爲文字之禁忌。本期隱蔽事實。憑其自造之官書。以彰美而諱惡。革命以後。流言轉多。多有不可究詰者。如王杲事。如董小宛事。皆嘗有所辨證矣。向見近人筆記。有謂孔四貞。亦晚入清宮。曾有曖昧事者。四貞少長宮中。自有一段故事。據耳目所及。輒爲搜輯而證明之焉。

四貞於清宮最有關係之事。爲淸世祖曾有册立爲妃之意。此說官書固皆不載。私家著述。記此事者無多。以故前人卽以爲疑。而生當淸代。雖疑之而不敢深究。及今始可詳言。且不詳言之。則不經之說。將無所糾正也。按吳梅村詩集。有倣唐人本事詩四首云。聘就蛾眉未入宮。待年長罷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衞中。錦袍珠絡翠兜鍪。軍府居然王子侯。自寫赫蹏金字表。起居長信閤門頭。藤梧秋盡瘴雲黃。銅鼓天邊歸旐長。遠愧木蘭身手健。替耶征戰在他鄉。新來

夫壻奏兼官。下直更衣禮數寬。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舉頭看。靳榮藩吳詩集覽云。或云。爲定南王孔有德女賦。俟考。吳翌鳳梅村詩集箋注云。案集覽謂詩爲定南王女四貞作。四貞適孫延齡。康熙三年四月。上疏爲父請恤。見八旗通志。細案詩意。第二首以下或詠此事。第一首疑別有所指。

今按梅村四詩。無一字不直揭四貞事蹟。以少女而充宿衞。開軍府。襲封爵。恆奉太后起居。來自藤梧。親扶歸旐。未能替耶征戰。而致輿尸。夫壻兼官。則以妻貴。校旗下令。至於不敢舉頭。其時其地其人。非四貞孰能當此。箋注謂第二首以下。當是詠四貞事。而第一首疑別有所指。蓋以聘就蛾眉待年長罷等語。不敢指實耳。集覽亦指出定南王女。而又云俟考。皆以此故。梅村歿於康熙十年辛亥。滇亂事非所及見。此詩當作於康熙初元。所云昭陵宿衞。則世祖之新喪也。所云新來夫壻。則與孫延齡始成婚也。其聘就蛾眉二語。就清初紀載。僅得一證焉。

葉夢珠續編綏寇紀略卷三爭挾主篇云。九年壬辰。時定南王孔有德鎭廣西。李

定國悉銳攻之。連破靖州沅州武崗州。湖南震動。有德發兵迎敵。輒解甲降。如是者三四次。調遣將盡。有德大怒。親帥師決戰於嚴關。敗績。退保省城。定國作長圍困之。有德料乘城將士。僅八千人。氣衰不振。七月四日城陷。有德自經死。家屬一百二十餘人皆過害。有女曰思貞。單騎突圍出。奔京師。上疏言其父死難。及續順公沈守忠頓兵不救狀。世祖憐之。將冊立爲妃。知先許字孫延齡。乃止。至康熙元年。遣回。給配將軍孫延齡。據此則冊立爲妃。當時實有此意。終世祖之世。未嘗遣回給配。亦以四貞方幼。既未可給配。亦卽未可冊立。其遲遲之故。不盡緣四貞已許字也。梅村詩言聘就。言待年。當得其實。

世祖之欲納孔四貞。不必定緣漁色。草昧國家之軍隊。但知爲一姓家奴。無所謂國家觀念。當時廣西一軍。尚屹在線國安輩。惟知爲孔氏家將。故以四貞遙領軍事。則可以維繫之。納四貞卽所以定廣西也。四貞之名。爲官書所印定。其實不必定是此二字。葉夢珠紀略作思貞。而據劉健庭聞錄。則云孫延齡妻孔氏似貞。定

南王孔有德女也。有德歿。朝廷以延齡爲將軍。攝理王府事。然則又名之爲似貞矣。庭聞錄又云。有德子士訓。三桂之壻。爲李定國所戮。故以延齡攝軍事。夫有德子名廷訓。官書屢載之。此言士訓。或其乳名歟。又士訓與似貞。或作思貞。官書作四貞。士似思四。殆皆爲一聲之轉。其兄妹乳名上一字本係同字歟。

東華錄。順治九年八月丁巳。有兩諭。一諭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諭言聞賊入廣西。於七月初四日。攻陷桂林府。定南王孔有德自盡。一諭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亦言此事。是有德之死。爲壬辰七月初四。貳臣傳敍有德死事。但書七月。又接敍大兵復桂林。女四貞以櫬歸京師。賜祭葬。立碑墓道。給四貞白金萬兩。並視郡主食俸云云。按桂林之復。仍爲有德部將線國安之力。東華錄。順治十一年二月癸酉。敍桂林戰守功。加提督總兵官線國安太子太保。總兵官全節左都督。餘各升級紀錄有差。無名氏四王合傳孔有德傳。亦言其將李如春。線國安。收集潰兵。大破定國之衆。廣西復平。可知有德雖敗死。孔軍尙復振。淸廷必以

四貞爲奇貨而羈縻之。勢使然也。按四王合傳。七月初四日。有德兵敗於嚴關。退守桂林。越三日。桂林乃破。

有德喪歸。東華錄載之順治十一年五月戊戌。又是年十月丁丑。書爲有德建祠。至十二年四月癸未。乃書上以定南武壯王孔有德。建功頗多。以身殉難。特賜其女食俸。視和碩格格。護衛儀從俱仍舊。當時雖以四貞維繫孔氏舊部。然有德子被虜。未有死訊。故尙未以四貞掌定南王府事也。貳臣有德傳。十六年。大兵定雲南。隨征總兵李茹春。舊爲有德護衛。訪知廷訓於十五年十二月。爲定國所殺。乃收其骸骨乞歸葬。奉旨。定南王子。久陷滇中。尙冀大兵克取。來京有日。據奏慘遭逆害。深可憫惻。下部議恤。特予祭葬。蓋至十六年乃得廷訓已死確耗。於是四貞遂爲孔軍所係屬。而淸世祖欲得四貞以收一軍之心者。當亦始於是矣。

四王合傳。定國兵至城下。時粤西初定。人心未固。定國攻城。守陴者皆不力。桂林遂陷。有德整衣冠。默無一言。久之。謂夫人曰。不幸少入軍中。飄泊鐵山鴨綠間。冀

立寸功。垂名竹帛。及大將軍以忠受戮。歸命本朝。歷被兩朝知遇。爵以親王。錫之藩土。榮寵至矣。我受國厚恩。誓以身殉。若輩亦早自爲計。夫人曰。君毋慮我不死。指其子及女曰。第兒曹何罪。亦遭此刼乎。囑老嫗負之去。泣而送之曰。此子苟脫於難。當度爲沙彌。無效乃父一生。馳驅南北。下場有今日也。言畢。與其妾皆自縊。有德縱火焚其府。北向再拜。拔劍自刎死。家口百二十人悉被害。其子尋爲定國軍士所跡。死於安隆。女亦見獲。以年幼羈養軍中。上聞有德合門死難。震悼撤朝。下詔哀卹。謚忠烈。賜葬京師。歲時祭祀。其將李如春。線國安。收集潰兵。大破定國之衆。廣西復平。有德之女得歸。守臣具疏以聞。世祖與太皇太后憫有德沒於王事。其子廷訓已見殺。止遺一女。令送入宮。爲太后養女。名孔四貞云云。傳文不甚注重於提清年月。故四貞之歸。與廷訓之死。似併在一時。當從東華錄乃確。且有德謚。貳臣傳東華錄及八旗通志。皆作武壯。此言忠烈。亦當以官書爲準。謚法固官中事。實錄必不誤也。有德所言大將軍徐鼒小腆紀年。引此文而註其下云。謂

毛文龍。是也。有德之死。王澐漫遊紀略。亦作自刺死。官書皆作自縊死。

東華錄。順治十一年六月辛酉。書有德櫬還。和碩親王以下郊迎。三品以上官。除諸王外。皆留喪次一宿。癸亥。遣禮部侍郎恩格德齎銀萬兩。賜孔有德女。令充日用之費。有德女跪受訖。隨奏曰。臣父骸骨。原命歸葬東京。但臣兄既陷賊營。臣又身居於此。若將父體送往東京。孝思莫展。請卽於此地營葬。便於守視。恩格德以其言奏。上允之。甲子。命工部給與定南武壯王孔有德葬地。造墳立碑。據此則有德遺櫬。確爲四貞由廣西載歸。足證梅村詩第三首之不可移易。

四王合傳。四貞年十六。太后爲擇佳壻。四貞自陳有夫。蓋有德存日。已許配孫偏將之子延齡矣。因下詔求得之。奉太后命爲夫婦。賜第東華門外。廣西之再定也。以線國安統其衆。部曲如故。而藩府久虛。上念孔後無人。且慮及孔師無主。乃封四貞爲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遙制廣西軍。此梅村所謂錦袍珠絡翠兜鍪。軍府居然王子侯者也。合之前言入宮爲太后養女。則又所謂自寫赫蹏金字表。起居

長信閣門頭矣。
四王合傳云。延齡爲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延齡美風姿。曉音律。長於擊刺。體勁捷。能超九尺屏風。惟不善讀書。然遇有章奏。令幕官誦之。輒能斟酌可否。與人交必盡其誠。能容人之過失。時年十六云。四貞美而不賢。自以太后養女。又掌藩府事。視延齡蔑如也。延齡機知深狙。以太后故。貌爲恭敬。以順其意。四貞喜出入宮掖。日譽其能。由是太后亦善視之。寵賚優渥。亞於親王。四貞不知延齡奸愚之也。謂其和柔易制。事益專決。延齡因愈不平。思所以奪其權矣。又逆臣孫延齡傳。孫延齡。遼東人。父龍。隨孔有德來歸。隸漢軍正紅旗。授二等男爵。世祖章皇帝時。封有德定南王。鎮廣西。龍爲部將。有德以女四貞字延齡。及有德殉節桂林。龍亦歿於陣。予卹典。以延齡襲二等男。復加一等雲騎尉。時四貞尙幼。特賜白金萬兩。歲俸視郡主。既長。適延齡。按合傳所云延齡婚後爲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此卽梅村所謂新來夫壻奏兼官下直更衣禮數寬也。四貞視延

齡葭如。及延齡貌爲恭敬。延齡爲部將孫龍之子。庭聞錄謂其起家素微。又卽梅村所謂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舉頭看者也。至合傳所云延齡機知。思奪四貞之權。則要其後而言之。在梅村賦詩時。固未之知矣。

四王合傳。康熙四年丙午。四貞面奏家口衆多。費用浩繁。欲就食廣西。奉特旨查定南王女孔四貞於順治十七年。奉世祖章皇帝旨。掌定南王事。在京遙制。今應否給與其壻孫延齡掌管。着議政親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具奏。諸大臣皆以爲可。議上。卽奉旨孫延齡鎭守廣西將軍。其下應設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卽着孫延齡遴選具奏。線國安年老。着休致。四貞遂請和碩格格儀衞以行。按丙午爲康熙五年。諸官書亦皆言延齡四貞以康熙五年出鎭。則四年之四字。當係五字之誤。所奉特旨言四貞於順治十七年。掌定南王事。四貞於康熙元年嫁孫延齡。見前引續綏寇紀略。惟前言封四貞爲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則封格格與掌定藩。當在同時。卽當同爲順治十七年矣。其封格格。當卽爲不行册立爲妃之證。

梅村所謂聘就蛾眉未入宮。乃其以前之事。所謂待年長罷主恩空。乃指封格格嫁延齡時事也。世祖以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崩。四貞旋卽遣嫁。其前已掌藩府軍政。梅村所謂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衞中者。正指此事。

集覽及箋註。於吳詩明以本事爲題。而不能詳其事。集覽僅據八旗通志孔有德傳之後半。略述四貞事。未能詳備。又不能得將册爲妃之證。卒致疑於第一首。而不敢確指爲四貞。今特補註如右。卽所以敍孔四貞前半歷史也。

四貞之身繫孔軍也。當考之逆臣線國安傳。國安於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時。再授都統。十三年。叛從滇。及延齡爲三桂所殺。而後就撫。時在康熙十六年以後。則當康熙五年。國安所以安然聽命。以年老休致者。以來統軍者爲四貞夫婦耳。國安傳言。十六年。……七月。奉旨班師回粵。十二月。靖南王耿繼茂移鎭廣西。諭國安率所部來京。十七年二月。命爲廣東都統。四月。諭兵部。廣西巖疆。當厚集兵力鎭守。都統線國安。免赴廣東。統領定藩下官兵駐廣西事宜。應行速議具奏。尋議

國安應以太子太保三等伯鎭守廣西。加征蠻將軍總管定藩下官兵。再撥與綠旗兵三千。駐桂林。得旨。線國安授廣西等處鎭守征剿將軍。康熙五年。以老乞休。從之。此中包含情節甚多。分述如下。

東華錄。順治十六年四月甲寅。……定南王屬下梅勒章京總管官兵李茹春奏。定南王孔有德子廷訓。順治九年失陷桂林時。被逆寇擄去。今入雲南訪問。已於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遭李定國慘害。臣隨同平西王吳三桂等。赴土主廟。迎廷訓櫬於臣營。容臣扶櫬回京。得旨。定南王子久陷滇中。尙冀大軍克取。來京有日。據奏慘遭逆害。深可憫惻。應行恩䘏並扶櫬歸葬事宜。著速議具奏。然則廷訓之死。在十五年十二月十六。其死訊到京。在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是月朔爲辛卯。故知甲寅爲二十四也。國安以七月班師。淸廷以爲孔軍可從此抽調。撤去一藩。故十二月有率所部來京之諭。禮部奏廷訓䘏典。在是年七月丙子。亦見東華錄。不贅。

且耿繼茂之移鎭。淸廷亦未敢任意出之也。東華錄。十六年十二月壬子。諭兵部。靖南王耿繼茂久鎭東粤。勞績素著。今又自請移鎭。效力疆場。忠志可嘉。著移駐廣西。廣西提督線國安。著帶領所統兵士。來京另用。據此則耿藩移鎭。乃使耿以效力疆場自請。以藩制藩。使孔軍不敢阻難。而淸廷又不自居主動。用意可謂婉曲。當時繼茂二子。昭忠精忠。聯翩尙主。可想見淸廷要結之術。而其將册四貞爲妃。當亦在此時。四貞之所以不願。亦必有阻之者。俱可推定也。至十七年二月。命國安爲廣東都統。則已無庸率所部來京。但似與由粤移鎭之耿藩對調。至四月。則又命國安仍駐廣西。從此孔軍爲不可動搖。有德雖父子皆已死。而定南王不可革。則知世祖雖册四貞爲妃無從。遣嫁孫延齡。因而羈縻孔軍。又必至之勢矣。東華錄。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丁丑。命靖南王耿繼茂移駐福建。此爲了移鎭一案。大約耿固未嘗至廣西也。若至廣西。必與孔軍衝突矣。

於順治末年淸廷之敷衍孔軍。見線國安等之不易馴。於康熙初年國安之安然

請老。待十年以後。乃復倔强天南。見非四貞無能馴國安者。則世祖之欲得四貞爲妃。與四貞之不願。並清廷之不敢相强。彼此皆有利害關係存焉。謂此爲清帝之縱慾。淺矣。夫清廷厚結四貞。四貞卒亦圖報清廷。三桂起事。延齡首鼠兩端。不爲大害。淸廷頗得四貞之力。更輯康熙改元以後。四貞事實如左。

八旗通志康熙三年。四月。有德女四貞疏言。臣父孔有德。死節桂林。蒙世祖章皇帝。軫念孤忠。易名賜葬。仍命廟祀。乃建祠一事。工部疏議。以孝陵碑未建。不便創行。泣思先臣航海投誠。舍生報國。北討南征。勳猷懋著。今煢煢孤女。僅延一線。所望國家。春秋二祭。庶令忠魂有歸。伏祈再沛成命。速令興工。則勞臣報國之靈。與普天效忠之氣。俱感激無涯矣。得旨。定南王先奉世祖章皇帝旨。每年春秋致祭。著照舊遵行。

東華錄。康熙三年十一月丙午。賜定南武壯王孔有德女四貞銀三千兩。糚蟒色緞四十。四五年四月丙午。命定南王孔有德壻孫延齡。爲廣西將軍。八月丁巳。禮

部議給定南王孔有德女四貞執事。得旨。定南王爲國捐軀。又復絕嗣。奉世祖章皇帝旨。將伊女照郡主品級給俸。今又令往廣西駐防。其執事依議准給。後不爲例。以上皆清廷所以遷就四貞者也。

四貞既非男子。延齡又係女夫。非孔氏子姓。清廷遂有以構之。而四貞不悟也。四王合傳。四貞與延齡南下。舟抵淮安。誥封敕書至。以延齡爲特進上柱國。光祿大夫。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利碩額駙。鎭守廣西等處將軍。其妻孔氏爲一品夫人。四貞自以爲利碩格格。已居極品。不從夫貴也。今忽封一品夫人。則仍妻以夫貴矣。疑延齡囑內院爲之。不愜意。夫婦遂不相能。戴良臣者。原係四貞包衣佐領。頗有才知。希大用。力薦其親王永年爲都統。而已與嚴朝綱副之。延齡初不許。乃營求於內。四貞强之而後可。雖爲之請命於朝。而心甚忌之。良臣因構難其間。謂延齡獨信任孌子。而薄待舊人。由是夫婦益不合。良臣佐格格。每事與延齡相左。所用之人。必逐之而後已。延齡竟爲木偶。不復能出一令。四貞初任良臣。以爲尊己。

故惟言是聽。及其得志。並格格而藐之。權且漸歸於下。事無大小。皆擅自題請。廣西一軍。惟知有都統。不知有將軍。幷不知有格格。四貞乃大恨。知爲良臣所賣。仍與延齡和好。然大權旁落。不可復制。三都統益自專。延齡積不能平。以良臣等僭亂不法事訴於上。三都統亦上疏訐之。已上命督臣金光祖究其事。光祖與副都統嚴朝綱爲至戚。奏延齡御下失宜。良臣等無罪。上疑其言非實。復令大臣按問。三都統懼得罪。併力以求伸。以故大臣亦不直延齡。延齡於是始謀所以報良臣者。十二年癸丑。吳三桂反。以事招延齡。延齡遂召良臣等十三人議事。伏力士擲盞爲號。盡縛而斬之。卽舉兵應吳。進封爲臨江王。

清廷用四貞名義。以制定藩。用孫延齡以四貞之夫之名義。以間四貞。於是戴良臣之離間得行。王永年等之挾制有隙。金光祖輩皆奉行中旨。延齡夫婦欲訴於清廷。以求伸理。固知其無能爲矣。撤藩變起。合吳三桂以求一逞。其後王永年戴良臣嚴朝綱及孟一茂等。皆列清國史忠義傳。附馬雄鎭以傳。可知其爲清廷之

間諜。方延齡未叛以前。清廷所以待延齡者。屢用揚四貞抑延齡之術。以構煽定藩所屬之人心。更略舉如下。

東華錄。康熙十一年九月乙未。御史馬大士。奏參廣西將軍孫延齡。原無奇勳異績。皇上垂憐定南王乏嗣。令其掌管王旗。異數殊恩。蔑以加矣。爲孫延齡者。自宜懍遵國憲。以盡臣子之誼。乃題補營弁薛起鳳一事。部議以廣西非係題補省分。覆奏不行。屢經奉旨。孫延齡屢行陳奏。必欲違國家之成例。用本旗之私人。是誠何心。伏乞嚴敕。以爲恣肆不臣者之戒。下部察議。延齡鎭桂。至是已歷七年。忽造一成例。以阻其用人之權。當諸藩盛時。吳三桂有選官赴各省之權。及康熙十年以後。天下漸定。清廷蓄意撤藩。若定藩者。尤爲荏弱有離析之間。無怪其先加聲色也。孫延齡傳。既而勒德洪鞫訊。永年所劾皆實。請治延齡罪。得旨寬免。蓋時已全力注於滇矣。

東華錄。康熙十二年七月甲戌。御史鞠珣奏。孫延齡原係定南王藩下標員。年齒

素輕。位權未重。祇因配定南王女。所以命之掌管王旗。但孫延齡終屬外姓。論名分。則無承襲勳爵之理。論軍心。多有未肯帖伏之情。近見廣東廣西總督金光祖秦稱。都統王永年等移文。稱城門晝閉。鄉民不敢入城。又稱孫延齡委兄孫延基。總管旗標官兵。此係孫延齡不能彈壓官兵之明驗也。且孫延齡駐紮廣西以來。或鎖辱職官。或擅題標弁。以致屢掛彈章。顯被訐告。况粵西苗猺雜處。邊隅巖險。乞敕部確議。將王女與孫延齡撤回京師。其定藩舊標官兵。或歸併黃旗。或分隸八旗。仍令駐防該省。另差將軍統轄。則朝廷名爵無濫。而兵馬事務得理矣。下部確議。尋議將軍孫延齡與都統王永年互訐。見差侍郎勒德洪審理。俟審結再議。

按是時尚藩已定遣撤。滇藩吳三桂亦已請撤以餂朝旨。清廷躍躍欲試之狀。不可復止。指斥孫延齡以挑藩下惡感。又明言舊標官兵。仍駐該省。以羈軍人之心。若非三桂即反。則定藩固亦立撤矣。

四王合傳。廣西提督馬雄。亦定南藩下人。爲都統之助。恐延齡害己。堅守不下。後

三桂大軍至廣。雄乘勢亦降。爲僞東路總督。雖與延齡共事。而彼此相猜疑。延齡乃復萌反正之意。蓋其初叛也。激於良臣之訟。及見馬雄勢大。畏其逼己。四貞又日夜感上恩。勸延齡歸順。計且決矣。雄探得之。密告三桂。謂延齡有異志。宜急誅之。以絕後患。十六年。丁巳。三桂遣其姪僞金吾大將軍吳世賓領兵以恢復廣東爲名。駐師桂林城外。延齡出迎。世賓敘故。相得甚歡。及送之轅門。有苗兵數十。突起馬首。延齡於馬箠中出利刃。奮擊。斃數人。力不支。爲所殺。世賓送其頭於馬雄。雄掀髯大笑曰。延齡亦有今日乎。頭忽睜目張口。躍然而直向雄身。雄大叫曰。延齡殺我。遂嘔血而死。

孫延齡傳。有傅宏烈者。舊爲慶陽知府。當三桂未反時。舉發三桂不軌事。坐誣讁戍蒼梧。延齡既叛。宏烈欲假事權。集兵圖恢復。受三桂僞職。爲信勝將軍。與延齡友善。數以大義陳說。延齡猶豫未決。妻四貞約宏烈往迎大兵。至卽反正。十六年。宏烈迎大兵於江西。先致書將軍舒恕。言四貞欲延齡歸順。曾告宏烈。謂無刻不

以衆養隆恩爲念。若賜赦延齡罪。封四貞爲郡主。則粵西可定。舒恕以情入奏。詔督捕理事官麻勒吉。相機招撫。授傅宏烈廣西巡撫。合大兵進征。先是三桂屢脅延齡。助寇河洛。延齡以部衆不從報謝。至是將歸順。爲三桂偵知。使從孫世琮。糾賊逼桂林。誘執延齡殺之。

據以上所載。延齡之不助三桂。及急謀歸正。四貞皆與有力焉。此則四貞之所以報清廷者。三桂所遣襲殺延齡之人。四王合傳作其姪吳世賓。官書如孫延齡傳。稱遣從孫吳世琮。東華錄則稱三桂之孫吳世琮。國史傳宏烈傳。作從孫世琮。李紱傳忠毅公家傳。作孫世琮。則合傳作姪世賓者誤也。八旗通志則直稱十四年。四貞勸其反正。代延齡具疏乞降。聖祖許之。十五年冬。吳三桂遣其孫吳世琮至桂林。誘執延齡。殺之。其以四貞代延齡乞降爲十四年事。與諸書不合。傅宏烈遺書舒恕。言四貞云云。并求封爲郡主。可以成事。舒恕以聞。上諭兵部鈔錄舒恕奏疏。並傳宏烈移文。發督捕理事官麻勒吉。俾招撫孔四貞。東華錄繫此事於十六

年三月戊寅。於事理爲合。
四王合傳。四貞幼時。曾爲三桂養女。延齡死。遂拘之入滇。其子亦爲吳世賓所殺。厥後雲南平。四貞歸京師。奉有德祀。延齡竟無後。據此則四貞有子而爲滇兵所殺。拘四貞入滇。正師清廷之故智。以有德女維繫廣西軍也。魏源聖武記亦從此說。謂四貞以三桂養女入滇。而孫延齡傳則曰。四貞善騎射。能殺賊。賊相戒無犯。留僞將軍李廷棟於桂林。通聲援。凡延齡部衆。聽其舊將統之。世琮別掠平樂潯州橫州南寧。爲大兵所敗。中傷死。宏烈至平樂。延齡舊將劉彥明。徐洪鎮。徐上遠等。擒斬李廷棟。逐走賊衆。偕線國安子成仁。率桂林官吏兵民歸順。四貞還京師。所言延齡部衆。賊相戒無犯。似以四貞騎射。足以威賊。四貞少長宮中。作旗下貴女子。未必有殺賊之勇。且傳言部衆以舊將統之。亦不謂卽由四貞自統。蓋定藩下人。非滇軍所能力取。乃姑聽其自立。爲滇聲援。取四貞入滇。予以統轄藩衆之名。則謂滇憚四貞。而不敢奪其軍。於名義原無不合。有德死而四貞爲淸太后養

女。居京師。延齡死而四貞以舊爲三桂養女。居雲南。其倚以羈縻桂軍。爲術一也。

官書多同逆臣傳。竊謂當以四王合傳爲得其實。

滇事肅清。據東華錄。克雲南省城。在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奏報到京奉旨之日。爲是年十一月癸亥。卽十四日。處分各犯。在二十一年正月戊辰。又據國史麻勒吉傳。二十一年。撤定南藩屬。分隸八旗漢軍。麻勒吉率之還京。孔軍至此爲歸結。四貞入京。必在其時之相近。從此爲孤豚腐鼠。不過爲孫氏一老寡婦。無爭相取重者矣。觀四貞一身。考見當時清廷因應之艱。諸藩積重之勢。而於吳祭酒詩。得其詳解。亦談詞章集掌故者之一快也。

孔有德事。僅見官書。無可考見其軼事。今從施愚山文集。得使廣西記一篇。極有味。錄如左。順治八年辛卯秋八月。皇帝婚禮成。上皇太后徽號。九月。遣使詔赦天下。時奉使無專官。臣閏章以刑部主事。與使廣西。廣西地險遠。歲爲期。是時天下初定。水陸驛不備。使者裹糧。遇舟車乏絕。輒三四日不得發。衡山以南種火而食。

人雜虎豹行。明年三月。始達桂林。宣詔書如典禮。明日謁定南王。定南王者。孔氏名有德。拓地定廣西者也。建藩獨秀峯下。貴重無與比。而巡撫王公一品。巡按王公荃可。聞閏章名。嘗爲王言。至則王相勞苦。命前席。具言其生平。及粵西用兵曲折。已賜食。王笑曰。君來厚幸。往粵地阻兵。使者數輩。多反自衡永間。孤手關此土。監司郡守。皆君同榜。盍徧游。觀吾所置吏士。使諸郡爲治裝。閏章辭謝曰。使於斯。職也。義無客遊。王顧盼叱吒自豪。言出皆諾。無敢後。至是色微怫。强笑曰。向聞若名士。故與若驩。孤豈肯煦它客者耶。已又曰。君奉詔書。錄黃發諸郡。例取諸郡吏奉詔月日還報。事乃訖。今廣西郡縣荒遠。非數月不悉致。何坐鬱鬱也。此中江山。奇奧可娛。客卽徧遊兩粵。亦何不可。君行矣。撫按兩公目余諸謝出。時桂城無傳舍。又重違王意。念期遠。乃下灕江。抵平樂梧州二郡。所過陽朔諸山。積疊峭詭。下涵澂碧。不可殫狀。作粵江賦。留蒼梧旬日。暑雨晝晦。蠻洞水多蛟涎。毒不可飮。挽舟又難上。蒼梧備兵僉事彭君爌。力促余遊粵東。遂出私錢買棹。乘江漲順流

東。一日抵肇慶。古端州也。分巡僉事沈君鼒。留避暑。爲十日飲。假館崧臺。過端溪。購得數硯。又三日。至廣州五羊城。登越王臺。問陸賈說南越王陀處。大啖荔枝而西。秋七月。溯平樂。聞賊李定國破衡永。薄桂林矣。知平樂府尹君明廷。亟止余勿往。曰。俟王師破賊解圍。行未晚也。居頃之。定南王自殺。桂林城潰。浮屍蔽江下。余亟道蒼梧東歸。道梗困甚。所在山澤盜起剽掠。乃取詔書及郵符。裹敝繒中。隱姓名與賈人俱。至韶州。獲見海南道林公嗣環。巡按廣東御史楊公旬瑛。二公執手賀無恙。飭將吏驛送。復出郵符乘傳行。始余之困於蒼梧也。守將戒嚴。夾江置礮壘矢石。令無縱一人一艇。而余從舟載藥物。或聞王以下諸公謬相重。意橐中裝多。固尼余行。是時吏民有敢走者輒斬。米斗一金。聞賊乘勝至。人相視哭。余使謂其帥。請盡棄舟助戰艦。裸身歸帥。義之。以小艇送出境。是時桂林之變。推巡撫王公先引疾去。餘或死或亡。罕全者。余以定南王慫恿出遊。次平樂。得東向。未幾平樂陷。其守尹君死之。而余以先發得免。後數歲。詔使之役。悉歸行人。諸部曹遂無

復奉使者。

愚山文摹寫極生動。其奉使適當有德將死之時。觀其意氣之盛。可想見草昧之國。一時草竊之雄。遭世擾攘。置身通顯。情狀不可嚮邇。此無軍事教育之軍人。其程度所以難言也。又章有謨景船齋筆記。孔有德之亂也。吾郡王獻吉守膠州。獲一諜者。吉釋其縛。縱之觀府庫衙齋。謂帑歲已空。室家已潰。百姓他徙。僅一空城耳。有德卽至。吾以身殉之。將奈吾何。與之金。縱令去。後有德竟不至。此與慶曆中高郵州守晁仲絢事相類。此則記有德作賊時事。蓋袁崇煥殺毛文龍後。有德等畔而大掠。逾年。明軍不能制。後祖大弼吳襄督遼人之在寧遠者圍之。有德乃投金。時清太宗國號尙爲後金。蓋崇德七年也。所見軼事無多。姑附於此。又明官制本有行人。清初未置此官。據愚山言當順治九年後數歲。乃置行人。其後更裁。遂不復置。奉使而置行人。亦交通不便。視一國爲等於封建之象也。

徐乾學憺園集徐越墓誌銘。最後糾定南王女孔四貞。其夫方罹吏議。不宜妄請

入朝。上曰。此女太皇太后所愛。對曰。假使公主干憲。臣亦須糾。上動容可其奏。上之聽納忠言而公得行其直道。蓋其所遭遇如此。按撤藩以前清廷竭力齮齕孫延齡。以迫之使去職。既見前述。四貞猶以舊恩。欲入京面陳。聖祖假諫臣之言以阻之。清不居寡恩之名。而使延齡夫婦無所控訴。帝王作用大概如此。

無名氏選閨墨萃珍。有孔四貞致孫延齡書。未知所本。或出僞託。亦未可定。錄之俟考。其書曰。余父在明。位不過一參將耳。而以百戰餘生。僅得中秩。明之待余父。恩何薄也。大淩河之戰。有天意焉。朝旨詰責。震悼劉杜之死綏。而欲以余父暨仲叔(卽耿仲明)行法。余父見幾。單騎出關。謁太祖皇帝於興京。由是攀龍鱗。附鳳翼。爵至定南。桂林之役。余父死戰。今皇上恩卹稠渥。典禮有加。嗚呼。本朝之待余父。情至矣。恩厚矣。昔豫讓有國士衆人之說。誠非無所見而云然。將軍幷無殊勳異績。徒以貞故。位崇專閫。儀同額駙。乃聞道路之言。將軍受滇藩蠱惑。潛結精忠之孝爲援。頗蓄異志。噫嘻。市傳有虎。本不足憑。但貞與將軍。既共衾穴。生死幷之。

安忍緘舌。至利害所係。貞亦不爲毛舉第滇藩。既能忍於永曆。豈獨不忍於將軍。則爲將軍計。似不應負本朝。負余父。并負貞也。

原按孫延齡反時。朝廷亦疑四貞。後於閩幕中得此信。乃釋然。取四貞歸京師養老焉。今按延齡應滇時。四貞當亦在軍府。何藉乎致書。且書又何以在閩幕。故疑其非眞出四貞也。

金聖歎考 附羅隱秀才

自小說中有聖歎外書。深印於世人之胸中。而聖歎之軼事。往往流傳衆口。近日乃以讖緯鄙俚之言。有所謂中國預言者。亦以聖歎評定爲名。致煩政府查禁。而聖歎之魔力。又躍躍有生氣焉。可謂奇矣。夫聖歎之爲人。具見於所批諸書之內。祇有文人好奇。並無神怪之蹟。然世以神怪奉之聖歎。殊不自今日始。聖歎被戮於清順治十八年。而其以神怪聳動世人者。乃在明天啓七年。蓋聖歎在世之日。已爲神怪之說所憑附者。近四十年矣。然則聖歎之見法。其年亦必已老。文人不

得意。以筆墨動世。世卽以神怪奉之。昔唐羅隱之蹭蹬。至今爲窮鄉僻壤婦人孺子。所傳述之羅隱秀才。負鼓盲翁。編成羅隱秀才異迹。背誦如流水。抑亦聖歎之類矣。今彙輯清初紀載。爲愛談聖歎軼事者。詳所出焉。

錢謙益初學集天台泐法師靈異記。天台泐法師者何。慈月宮陳夫人也。夫人而泐師者何。夫人陳氏之女。歿墮鬼神道。不味夙因。以台事示現。而馮於乩以告也。乩之言曰。余吳門飲馬里陳氏女也。年十七。從母之橫塘。橋上有紫衫紗帽者。執如意以招之。歸而病卒。泰昌改元庚申之臘也。其歸神之地曰上方。侯曰永寧宮曰慈月。其職司則總理東南諸路。如古節鎭。病則以藥。鬼則以符。祈年逐厲。懺罪度冥。則以牋以表。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乩。今九年矣。問其宿因。則曰。故天台之弟子朗智。墮女人身。生於王宮。以業緣故。轉墮神道。以神道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師記莂。俾以鬼神說法也。問本師記莂云何。則曰。大師以宿昔因緣。親降慈月宮。爲諸說神法。吳人尙鬼好殺。故現鬼道。救殺業。善巧方便。漸次接引。歸於

台事而已。其示現以十二年爲期。後四年而大顯。時節因緣。皆大師所指授也。乩所馮者金生采。相與信受奉行者戴生顧生魏生。皆於台有宿因者也。通體文甚長。此其首段。專述事實。所云金氏之乩。乩所馮者金生采。采爲聖歎原名。牧齋詩文作於明代者。入初學集。作於入清以後者。入有學集。此記爲明代所作。觀所云天啓丁卯。降於金氏之乩。今九年矣。則其時爲崇禎八年。此知聖歎靈蹟已著於當時矣。

王應奎柳南隨筆。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錢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乩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乩所馮。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於

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於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於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卽訊。幷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歎以不意得之。大奇。於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遣戍邊塞云。

俞樾茶香室續鈔。節引柳南隨筆此則。而加按云。金聖歎爲靈物所附。或云狐也。此謂是慈月宮陳夫人。未知又何靈異矣。曲園此按語。蓋未見牧齋泐法師靈異記原文。三鈔又引褚人穫堅瓠集云。乩仙大約文人才士精靈之所託。有金某通其術。詭稱一陳夫人。號曰慈月智朗。與有婚姻之緣。請之卽來。長篇大章。滔滔汩汩。搢紳先生亦惑其說。按此卽金聖歎也。

以上爲聖歎被慈月宮陳夫人所憑

宋長白柳亭詩話。金聖歎旣死。山左有官署召仙。仙乃聖歎。判一詩云。石頭城畔草芊芊。多少愚人城下眠。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裏聽啼鵑。吳薗次云。

章有謨景船齊筆記。金聖歎。名人瑞。蘇州人。諸生。以順治辛丑哭廟案伏法。其前身爲杭州昭慶寺僧。歿後。吾郡朱眉方夢聖歎謂之曰。吾前身乃僧也。常游觀愛河中。故有是刼。今脫矣。當爲鄧尉山神。君來吾乘風以迎。君可攜一尊祭吾。眉方至蘇。彷彿於梅中見聖歎焉。因爲位以祭之。眉方有祭聖歎詩。詩長不錄。眉方名嵋。一字眉山。華亭諸生。與沈公荃善。

周在浚在梁尺牘新鈔。稽永仁與黃俞邰書。近有一絕異事。周計百使君。司李賡南。讀才子書。慕聖歎爲人。遣使賫舟車之費。往迎之。聖歎適有唐詩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聳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歎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歎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卽聖歎絕命之晨

也。噫異已。僕爲之作紀夢詩。追悼詩。足下和之。曲園茶香室叢鈔節引此書。按語云。此聖歎身後之事。世罕知者。惟廣南不知何地。廣字亦未識。疑有誤。

以上爲聖歎身後異蹟

無名氏辛丑紀聞。金聖歎名人瑞。庠生。姓張。原名采。字若采。文倜儻不羣。少補長洲博士弟子員。後以歲試文怪誕黜革。及科試。頂金人瑞名就試。即拔第一。補吳庠生。聖歎取施耐庵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皆有批本。亥子之交。方從事杜詩。細加評點。未卒業而被難。天下惜之。有一子。曾請乩仙題號。乩仙判云。斷牛。不解其故。及聖歎獲罪。妻子流寧古塔。其居室之後。有一斷碑。但存牛字。殆亦前定數耶。按聖歎爲乩仙陳夫人所憑。乃仙爲其子題號。終身未解其義。後待其子自悟亦奇。

董含三岡識略。吳人有金聖歎者。著才子書。殺青列書肆中。凡左孟史漢。下及傳奇小說。俱有評語。其言誇誕不經。諧辭俚句。連篇累牘。縱其胸臆。以之評經史。恐

未有當也。卽以西廂一書言之。昔之談詞者曰。元詞家一百八十七人。王實甫如花間美人。自是絕調。其品題不過如是而已。乃聖歎恣一己之私見。本無所解。自謂別出手眼。尋章摘句。瑣碎割裂。觀其前所列八十餘條。謂自有天地。卽有妙文。上可追配風雅。貫串馬莊。或證之以禪語。或擬之於制作。忽而吳歌。忽而經典。雜亂不倫。且曰。讀聖歎所批西廂記。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文字。直欲竊爲己有。噫可謂迂而愚矣。其終以筆舌賈禍也宜哉。按此爲痛詆聖歎之語。聖歎謂所批西廂。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文字。此意讀西廂者共信之。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聖歎有焉。乃以爲欲竊爲己有。未免笨伯。

袁枚隨園詩話。金聖歎好批小說。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廟一絕云。衆響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窗關夜雨。四壁掛僧衣。殊清絕。

按聖歎所著之文。皆存於所批書中。其詩僅見隨園稱道一首。又景船齋筆記載金桐蓮不第賦一首。末云。金聖歎亦有此賦。較金桐蓮作更雋。此賦原文。不可見

矣。許奉恩里乘。轉錄金清美豁意軒錄聞。吾宗聖歎先生。絕世聰明。過目成誦。然放誕不羈。視青紫如兒戲。入泮未幾。旋以六等被黜。第二年仍以冠軍獲雋。如是者非一度矣。既而學使者法公海歲試蘇郡。先生信筆直揮。頃刻脫稿。卽以呈公。公展閱。見文體詭異。佶屈聱牙。微哂曰。好秀才。姑退。先生揖而進曰。稟問大宗師。生員出署回寓。路中設遇美婦人。觀者是乎。不觀者是乎。公亦不怒。徐應曰。一看君子。再看小人。先生又揖曰。敬奉教。乃昂然出。意中以爲必又列六等也。明日。公坐堂上。獨判先生爲四等。卽日發落。將重施夏楚。廣文以其名士。爲之緩頰。公弗許。士子數十人亦同聲籲請。公愈怒。立召先生至。先生始懼。惶悚伏地。衆亦知其不免。公一見。顏色忽霽。命左右曳起。曰。余在京師。慕子名久矣。昨見奇構。誠知天才。然國家考校。不宜玩弄。牢騷之氣。君子貴有以養之。子能痛改前轍。余之願也。余豈眞忍以子殿多士耶。因於袖中出全榜。而弁冕實先生名。於是先生感悔。伏地大哭曰。士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某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自此公遂與先生爲莫

逆交。後數歲。先生以哭廟被收。棄市之日。作家信託獄卒寄妻子。臨刑大呼曰。殺頭至痛也。滅族至慘也。聖歎無意得此。嗚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頸受戮。獄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謗語。啓緘視之。上書曰。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按此則情理多未盡合。且法海督江南學政。在雍正元年。未知淸初更有一學政法海否。聖歎並未滅族。本則亦自言寄信妻子。何以自相矛盾。當從柳南隨筆作籍家。

以上爲聖歎軼事。當時毀聖歎者亦多。而崇拜聖歎者亦不少。身分正合。聖歎之於小說。猶路閏生之於八股。極意發揮奧窔。然聖歎見地自超。非路所及也。

世傳聖歎科歲試遺黜之文。未見正確紀載。恐出傳會。

附羅隱秀才

茶香室叢鈔引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今豫章兩越八閩人。凡事俗近怪者。皆曰。此曾經羅隱秀才說過。俚語方言。流傳委巷。久之承訛襲誤。遂曰羅衣秀才矣。

不知昭諫從何得此。余按吳任臣十國春秋云。世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筒灘玉髻峯。皆留異迹。則似非無因也。又王漁洋五代詩話引纂要云。建德有金雞石。羅隱題云。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雞飛鳴而去。此正其一證。

又三鈔引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吳越備史四卷。今本序次紊亂。脫誤孔多。如王引衣錦城被寇。命同元先生閭邱方遠。建下元金籙醮。於東府龍瑞宮。其夕大雪。惟醮台上星斗燦然。一黑虎蹲宮門外。罷醮乃去。羅隱師事方遠。執弟子禮甚恭。諸事皆失載。按世傳羅隱多異跡。余已略載於叢鈔十四。今觀此乃知羅江東固從事元門者也。

從仁恕堂筆記所言。知每事必稱羅隱秀才者。遍於豫章兩越八閩。今證以吾鄉之俗。則毗陵如是。蘇省恐大約相同。此皆隣近於吳越舊地。自昔重羅隱之言。故傳爲此俗乎。今更采羅隱事迹。足以啓後來之附會者如干條於左。

吳任臣十國春秋羅隱傳。隱性不喜軍旅。而料事多中。初武肅王城西府。命賓

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爲佳。及武勇都之變。援兵多自外攻內。人皆以爲先見。

夾注云。世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筒灘。玉髻峰。皆留異迹。而黃滔贈隱詩亦云。

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丹成道者言。

又云。唐末時。新城鼉江。恆有二氣亙江上。晝夜不滅。至隱與杜建徽生。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以上爲羅隱之異迹。

鄭方坤刪補王士禎五代詩話。引吳越備史。王初授鎭海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賄賂。此表入奏。豈無意要求耶。乃請更之。略曰。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之詞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名。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按昭宗更名曄。

又引唐詩紀事。鄴都羅紹威學隱爲詩。自號其文爲偷江東集。靑州王師範遣使齎禮幣求一篇。隱以詩寄之。曰。盛業傳家有寶刀。况聞餘力更揮毫。腰間印綬黃金貴。卷內文章白雪高。宴罷嘉賓吟鳳藻。獵回諸將問龍韜。登壇甲子纔三十。猶擬回頭奪錦標。王得詩大喜。

又引吳越備史。隱有江東集十卷。其詩自光啓以後。廣明以前。海內亂離。乘輿播遷。險阻艱難之事。多見之賦詠。時魏府節度使王智興學隱詩。自號詩卷爲偷江東集。

又引唐詩紀事。令狐滈。趙公綯之子也。登進士。隱以詩賀之。趙公謂滈曰。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公一篇耳。

以上見隱語言。當時見重於王公貴人。

又引淸異錄。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劄刺相高。或鋪輞川圖一本。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至有以生平所歷郡縣。飲酒擯博之事。所交婦人姓名年齒行

第坊巷形貌之詳。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爲針史。

以上又見當時幷見重於市井無賴。

又引閒談錄。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額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役。

以上爲羅隱一言。利及衆人。其爲舉世見重。所由來者漸矣。

心史叢刊三集

目次

袁了凡斬蛟記考

眉公祕笈中有斬蛟記一篇篇末眉公題字云右斬蛟記或云是了凡作或云他作以竊袁者姑記之以資嗢噱

□□□□□□。□□□。□□□□。□□□也。昔旌陽許眞君斬蛟時。有小蛟從腹而出。以未有罪。不加誅。縱入江。歸大海。至□□□□□□□焉。歷一千二百餘年。所害物類。不可勝紀。今又化爲人。即□□□也。奸謀狡計。遠出常人之上。□舊有王居山城。號令不行於各島者百餘年。各島爭鬭無已時。今王即位。僅二十一年。□從從中崛起。□□□□。奪其位。以智力收服六十六洲。各洲之民。不虞其爲異類。但見其詭譎莫測。畏而服之。其部下諸將三十六員。有王卿者。今爲僧。最親愛。而總兵權。亦蛟屬焉。□□□□。皆故賓服。□□十七十八十九年。各遣使朝貢。不敢失禮。二十年四月。□□二十餘萬犯境。由□□□至□□□登

岸。□□居民。望風逃遁。□將□□嘉據王京。行長據□□。淸正據安邊。沿途屯聚。
絡繹相通。其意實欲從中犯遼。憑陵上國。亦氣數宜然也。數年前已有□星牛女
之間。游行不定。其兆爲□□。□□□告急。其王竄居□□。朝廷用將徂征。而經略
宋公。荐予及劉玄子。贊畫軍務。蒙仙師遣人相諭。因緣會合。數不可逃。及抵遼陽。
仙師復遣程師兄洞眞來訪。索銀欲買鵝三千六百隻。且言許師兄在東阿相候。
許名道源。卽旌陽裔孫。先從師而得道者也。予盡出橐金二百餘兩與之。程師兄
攜往東阿。買鵝一千二百隻。復同至東平。主於吳二家。買鵝不多。卽至東昌。共買
一千八百隻。又至萊山。買鵝七百隻。駝至海濱。祖師遣張師兄英接。浮海而東。祖
師同黃石公徐茂公丘長春及許張二師兄。上鳳凰山。周視。謂山中有至寶。人無
識者。三千年後。山崩寶現。然後聖人出焉。有僧持不語戒。知爲異人。相勞問良久。
祖師常曰。東有陳虛養氣。西有郭祿擒魔。此僧蓋姓陳名虛。今普天下修行得力
者。僅此二人。予曾同劉員外訪之。不敢細問。意欲伺日再叩。竟不及也。羣仙相

與酌議。謂勝□不難。但旣破□兵。□□必親帥師而來。我兵不能當。彼卽浮鴨綠。據遼東。入山海。薄京城。覆而後圖難矣。於是相與浮海至□□□。頃刻而達。其石如赭。其水如茶。其山濯濯無草木。兩崖遺積羽毛。深者丈餘。淺者六七尺。祖師將羣鵝在江中圍繞成圈。爭鳴如箏鼓。黃石公書符作法。有一物在圍中舉首。其狀巨如洪鐘。有赤髮披面。其面甚醜。兩目黃色瑩瑩然。若明若滅。揮劍一擊。其頭墜。其身浮出水面。約長數十百丈。蛇形而魚鱗。穢氣充塞。其白如霧。咫尺不辨人色。頃之開霽。祖師命徐茂公取去首而瘞之。其時蓋萬歷癸巳正月初七日。其人則我老祖師黃石公徐茂公丘長春張許程三師兄也。蓋□□□□亦有天命。尚有十五之數未盡。應食天鵝三千六百隻。今如數驅鵝至其島中。則其食數已畢。始可誅滅。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非耶。祖師曰。袁某欲卽度之。尚有福祿未盡。欲俟其緣滿。又恐行軍殺戮。廣害生靈。或至墮落。黃石公曰。不然。我昔適齊度孫臏。渠又殺害生靈數萬矣。度有緣弟子出苦海。何必拘拘。遂相與訂期而別。是日約三

更時。予在□□。見□星從東飛墮。心知□□已死。大勢無虞。又知國家寧夏既平。□□既定之後。尚有兵革。其事未已。恐不得解冠。有誤從游之期。急圖歸。初不虞拾遺之及也。遂作呈求致仕。劉員外艾主政皆見之。其略曰。黃萬歷十四年進士。授寶坻令。歷任僅五年。督臣蹇達。撫臣成遜。聯章薦黃有異才。請陞備倭僉事。科臣許子偉。復薦職當用。李汝華論職當罷。蒙朝廷涵育。陞授今職。職聞謗不敢辨。聞命不敢辭。擬蒞任三月。即遵例乞休。以完半殘名節。不意未一月。即有贊畫之命。命下之日。義不謀生。即與妻孥訣別。遣之南還。准擬一死以報陛下。賴經略虛懷。提督奮勇。□□□□。大事以定。則黃自今以後。不死之年。皆死而復蘇之日也。請如例乞骸骨歸。昔堯舜與皐夔稷契都俞於朝。故巢父許由得以行其志。湯武與伊尹周召勤恤於上。故務光伯夷得以遂其高。晉文中興。而狐趙輩同心翊贊。故介子推得入山不受祿。漢高創業。而蕭曹輩爛焉有勳。故張子房得從赤松遊。今陛下明聖。羣賢滿朝。當師師濟濟之日。而有一急流勇退之臣。乃更足以妝點

太平。裨益世教。則黃雖不告而去。亦二帝三王所不禁也。然論古人之高。則洗耳洗沙。皆盛世所不諱。而論今時之法。則委職爲民。倘念職微勞。姑容致仕。此非常之大恩也。黃死且不朽。如不聽而迫職于逃。因而削職之籍。此國家之常法也。亦死且不朽。云云。專候東征稍有次第。卽懇經略力求轉奏。豈料聖恩隆重。特准放歸。黃聞命。輒投冠解衣如蟬蛻。晝夜兼行。將至都門。潘倘賚遣人約會。則斬蛟之事。予所願祕而不敢洩者。渠皆預道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前行至任邱。遇程兄問祖師所在。則云□□□□□□。□□□□□。至八月始返。及抵□□之眞武廟。則許兄遺鞋在焉。知祖師已西來。程大駭。及至東阿。果五月七日也。予向在軍中。懼以虛名賈實禍。絕口不談。人無知者。不但我軍不知。卽將行長等亦未必盡知。蓋關白既死。其部將王卿等亦係蛟化。祖師以其罪未盈。且未誅戮。彼恐人心離貳。必不發喪。必當假□□之號令。以攝伏六十六洲之人。此不可不說破者。且□向約益兵來征。今竟不益。向欲長驅直犯。今竟不犯。則□□之死昭然在目。稍知兵

機者。不待予言而定應預識矣。故予知□之欲退其信甚眞。特以無徵不信。不敢明言耳。今既西歸。當明發之。

右記文。據眉公言。似是明萬歷末流行之小說。但其託之於了凡自撰。卽眉公亦不敢質言。以今考之。此卽眉公所以嘲了凡者也。了凡頭巾氣極重。應爲眉公輩所姗笑。學究者流。相沿用了凡功過格。於是了凡之名。盛傳於里塾間。幾於無人不知。通人固亦不以爲然。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可證也。

靜志居詩話。袁黃。字坤儀。嘉善人。萬歷丙戌進士。除寶坻知縣。遷兵部主事。有兩行堂集。職方導人持功過格。鄉里稱爲愿人。其說實本於愛禮先生劉駟。加發揮焉。然順親友兄弟皆自居以爲功。終於心有未安。君子之學。無伐善焉可矣。此功過格之評隲也。

眉公爲太倉王相國錫爵館賓。王相子衡。與眉公極相得。衡字辰玉。有緱山集。四庫子目緱山集提要。言與王世貞雖同里閈。而不蹈其蹊徑。然頗染陳繼儒之俗

格。明史隱逸傳。稱錫爵招繼儒。與衡讀書支硎山。其所由來者漸矣云云。陶石簣爲眉公書齋額云。可以棲遲。或告眉公云。此言吾子在衡門之下。卽王衡相公門下也。眉公甚慚。凡此皆可見眉公與衡爲同聲氣。今按衡有與袁了凡主政書。意頗不滿於袁。此亦見斬蛟記之必出於眉公輩輕薄之筆矣。錄衡書如下。

周在浚尺牘新鈔王衡與袁了凡主政。捧讀尊函。先生贈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極感極感。惟是居塵出塵。卽事鍊心之道。固衡所稔聞也。明知情有所著。蓬宮瑤池。與廁溷原無二相。而根性頑獷。習與性成。如飡雪蛆。作蓼蟲。焦悶且死。接客未數語。而背如蝟刺。讀書未數行。而急欲完卷。嵇中散陶元亮之樂。更無有。而所云嬾著衣冠讀書不盡解者。病更倍之矣。此對眞人前不說假話。姑俟琢磨客氣幾分。乃敢稱先生弟子耳。

錢謙益初學集。文毅趙公神道碑。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斂日增。而科派無別。徵輸日急。而隱漏多端。公訪求悉其利弊。在宮坊。延進士袁黃商榷四十七晝夜。條陳

十四事上之。執政不說。以謂南人不當言南事。終閣寢不行。云云。文毅者。趙用賢之諡也。觀此則了凡固南省賢士大夫。能悉南中利弊。而爲淸流所倚重矣。明史無了凡傳。其行事殊少槪見。略爲旁摭如此。

至東征之役。了凡贊畫軍務。實亦有特別之處。且所主張。頗右石星沈惟敬輩。與時論不同。卽與史文亦不能不異。必其時了凡於□□獨持異說。爲時所訐。因作斬蛟記以騰笑耳。錢謙益初學集。有東征二士錄一首云。萬歷二十年。□□□□□□□□□□。天子念屬國殘破。國王亡走求內徙。興師往援。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武庫郞劉黃裳。職方主事袁黃。贊畫。職方訪求奇士。得山陰人馮仲纓。吳縣人金相。羅致幕下。十月。抵山海。而□先鋒行長兵。已渡大同江。繞出□□西界。石司馬所遣辯士沈惟敬。三入□□。得其要領。行長許撤兵。議封貢。遣部下小西飛彈□□□如意。從惟敬見大將軍李如松。問大閣入朝班次。云何大閣者。□□□□□□□□□也。如松厚勞遣之。約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册退師。行有日矣。

職方問仲纓曰。□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也。職方問曰。何謂也。仲纓曰。□□□初立。國內未附。行長□□□□□。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曰信也。如松恃寵桀驁。新有甯夏功。加提督爲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成東封之績。而束甲以還乎。彼必詐惟敬。借封期。□□□□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可竣也。相曰。□□□必克。克而驕。必大敗。敗封與敗軍互有之。職方曰。善。正月七日。惟敬遣其奴嘉旺報行長。質明。天使行册封禮。自南門入。行長候於風月樓。□□□夾道。欣欣望龍節。如松擁衆襲之。弓刀擊戞。□知有變。退保風月樓。牡丹臺二壘。諸營合攻不能下。行長夜半渡大同江。江冰。引還龍山。如松不知也。旦日。下令進攻。良久。□□□。乃建大將旗鼓。誓師入空城。命諸將上首功。西兵南兵。奉軍令不割級。而遼兵出所匿□□□以獻。一軍譟聲如沸。爭欲□□□□。如松佯弗聞也。□進則魚貫而營。退則捲簾而撤。所過多張虛壘以疑敵。如松自□□□□□。六百餘里。中塗列四十寨。攻開城。自旦至午。城中寂無

人聲。令西兵梯而入。收其所設戈幟。割道旁□人腐首報再捷。□人恨如松。紿之曰。□□□□□□。如松驕而貪。戒西兵南兵列營江邊。提遼兵三千獨進。經碧蹄館。館人復以□□。如松益喜。輕騎疾馳。至大石橋。馬蹶傷右額。蘇而復上。橋外□□□□□。李友昇率家丁據橋攢射。□□得過。兩山麓皆稻畦。李如柏以其弟如梅爲左右翼。夾如松出淖中。李友昇中鉤墮。□來益衆。双及如松□□。會楊元兵至得免。大兵退守開城。而經略駐定州。相去八百里。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咸鏡趨截鴨綠江。經略前後皆□□。計無所出。馮仲纓言於職方曰。師老矣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願與金相偕使。可撼而間也。職方具以仲纓前語告經略。經略許之。清正者。□□君之介弟也。□□□心畏之。使其□□行長將前軍。而清正爲後繼。清正倍道取咸鏡。□□□□。及其二子及將相樞筦三人。擁兵斷後。意不欲屬行長。恥爲之下也。仲纓往。清正盛軍容迎仲纓。仲纓立馬大言曰。諸酋恃强。不知天朝法度。汝故主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年。汝輩世世陪臣也。

汝敢慢天朝。忍遂忘故主乎。仲纓欲暴□□□也。故以故主挑之。清正嘀指曰。唯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亘州名將。故主之介弟。今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者。行長也。彼以一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爲重。而汝雄踞海濱。自甘牛後。心竊耻之。且持此安歸乎。今與我定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勿令册封盛典。出自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額曰。請奉教。解所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王子陪臣謁仲纓。仲纓叩頭謝。訂期歸國。卽日自王京解兵而東。仲纓之入說清正也。金相勒兵以待。相計之曰。仲纓。職方所使也。劉武庫內忌之。□□□□之役。職方面數其襲封殺降。今得無以□□□□爲媒孽職方地乎。乃領健卒二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師。殺九十餘人。生擒倭將一人曰葉實。仲纓歸。武庫果以□□爲言。仲纓取相所□□□示之。且分遣其幕客。乃止。而如松以十罪列職方。職方遂中察典。仲纓與相皆罷歸。如松駐開城久。去□□千里。兵疲糧盡。與參軍李應試謀。復遺惟敬議封事。事垂成而敗。石司馬與惟敬皆論死。而東征

之役。更易督師制府。先後七年。老師費財。飾功掩敗。海內爲之騷動。迨□□□□。□□□□□。始告成事。惟敬之再使也。李參軍密告如松。遣仲纓別使淸正。使兩虎共鬬。此上策也。如松不能用。邢公都爲制府。遣人聘仲纓。東人王君榮戒仲纓曰。大丈夫肯俯首爲邢小人用乎。仲纓謝弗往。僦屋長安市中。讀書賣藥以老。相敍東征功。當實授守備。往謁兵部吏。吏笑曰。長安中金銀世界。君徒手來何爲。慟哭焚其文牒以歸。遼事之殷也。相老矣。往來燕中塞下。欲有所爲。依故人於薊門死。濟河舟中。屬其僕歸骨虞山。余爲葬之北麓。祔其母之兆。相事母至孝。從其志也。相年十五。見老僧有羸疾。憐而飯之。老僧精武藝。授以四十八字曰。熟此則無敵於天下矣。嗣父死。負官錢七萬。隷捕相急。度不可脫。誘而之曠野。以老僧所授訣試之。數十人應手而倒。走□□□□。□□□□。見相藝絶人。不忍殺。居三年。益厚遇之。相歸內地。□爲資送至□□始去。從袁職方論天文歷法。從徐閣學論屯田海運。從李中丞論復舊遼陽。按圖畫地。歷歷如指掌。每爲余道東征事。與世

所記錄絕異。已而遇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記。知相言有徵也。仲纓爲人。短小善談笑。家貧坐客恆滿。出淸正所贈戰袍示余曰。此老禪和衲頭也。相深目戟髯。俯躬徐步。舟行順風揚帆。則伏地喀嘔且死。語其僕曰。置我棺船艙中。勿令見水。使我魂悸也。其曲謹多畏如此。

楊復吉夢闌瑣筆。葉虞部天寥。世居吾邑之分湖。幼育於了凡先生。故名紹袁。

息影偶錄。吳下稱奴爲鼻頭。嘉靖中。王氏僕吳一郎。富而驕。以貲得官。嘗乘四人轎赴姻家席。孝廉張伯起惡之。時有關白之警。伯起乃謂吳曰。近聞邸報。□□已就擒。吳欣然問之。伯起曰。□□□□□。身長數十丈。腰大百圍。截其頭亦數千斤。吳曰。那有此事。伯起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知其誚己。不終席去。此雖惡謔。亦調語之所由來也。

了凡兩行堂集未見。郝敬藝圃傖談。嚴滄浪借禪喻詩。近時袁坤儀卽禪爲詩。坤儀之說。可矯浮靡之偏。失詩人葩藻之意。今按袁詩不過寡薄耳。尙未至如他講

學家。純用俗語爲詩。若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等作。略錄袁詩如下。

靜志居詩話載其潯陽夜泊云。潯陽江上鷓鴣啼。茅屋青燈隔水西。獨坐孤篷傷往事。寒鴉飛盡楚天低。

陳田明詩紀事載其爛溪夜泊云。載酒攜琴訪翠微。前邨燈火對漁磯。孤舟自傍蘆花宿。老鶴應疑道士歸。明月滿前春樹冷。好山猶在主人非。百年心事同流水。半夜聞雞淚滿衣。又林居云。簾捲東風日未斜。松蹊竹徑野人家。空庭寂寞無人到。閒看黃鸝啄杏花。

董小宛考

清世祖出家之說。世頗有傳者。其時董鄂貴妃之故。後承恩。具在國史。時人因董鄂之譯音。定用此二字。遂頗用董氏故事影射之。陳迦陵之所謂董承嬌女也。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之所謂千里草也。雙成也。皆指董鄂事。何必另於疑似之間。强指他人而代之。又何必於凡姓董之人中。牽及冒氏侍姬之董小宛。事之可怪。

無逾於此。

凡作小說。劈空結撰可也。倒亂史事。殊傷道德。卽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澤。或幷穿插其間。世間亦自有此一體。然不應將無作有。以流言掩實事。止可以其事本屬離奇。而用文筆加甚之。不得節外生枝。純用指鹿爲馬方法。對歷史上肆無忌憚。毀記載之信用。事關公德。不可不辨也。

董小宛之歿也。在順治八年辛卯之正月初二日。得年二十有八。蓋生於明天啓四年甲子。是爲淸太祖天命十年。國號後金。未定名爲淸也。越十四年。爲明崇禎十一年戊寅。淸太宗於是年之前一年改元崇德。始建國號曰淸。於此爲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戌時。世祖始生。而爲小宛之十五歲。

陳其年湖海樓詩。壽冒巢民先生七十云。先生庚子居五袠。我適來捧金屈巵。婁東作序字椀大。砑繚綾上蟠蛟螭。十年庚戌再祝嘏。合肥夫子爲之詞。花前禿筆掃屏幛。酒痕墨瀋交淋漓。今春庚申又七十。佳郎賭著斑斕嬉。據此則巢

民生於明萬歷三十九年辛亥。至順治十七年庚子爲五十。康熙九年庚戌爲六十。康熙十九年庚申爲七十也。庚申之前一年己未。爲淸代第一次開鴻博科。其年以是年入翰林。巢民之五十壽言。出吳梅村手。六十壽言。出龔芝麓手。七十壽言。乃出其年手。正其年入翰林之次年也。梅村壽文。今見集中。巢民至八十三而終。八十壽言。出韓元少手。亦見有懷堂集。

由庚子上推順治七年庚寅。爲巢民之四十歲。巢民憶小宛之情詞。具在影梅庵憶語。憶語云。客春三月。欲長去鹽官。訪患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爲同社所淹。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龔奉常獨譜姬始末。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奉常云。子不自註。則余苦心不見。如桃花瘦盡春醒面七字。綰合己卯醉晤壬午病晤兩番光景。誰則知者。余時應之。未卽下筆。云云。又曰。詎謂我侑卮之辭。乃姬誓墓之狀耶。讀余此雜述。當知諸公之詩之妙。而去春不注奉常詩。蓋至遲之今日。當以血淚和隃糜也。云云。據此則巢民之作憶語。在庚寅

四十初度之明年。爲順治八年辛卯。

奉常詩全篇。見定山堂集中。題云。金閶行爲辟疆賦。詩云。暮春柳花吹雪香。故人坐我芙蓉堂。酒酣燭跋詩思歇。欲言不言還進觴。共請故人陳夙昔。十年前作金閶客。朱絃錦瑟正當樓。妙舞淸歌恆接席。是時江左猶淸平。吳趨美人爭知名。珊瑚爲鞭紫騮馬。嫣然一笑逢傾城。虎邱明月鴛鴦槳。經歲烟波獨來往。茶香深夕玉纖纖。隋珠已入秦簫掌。賓霍驕奢勢絕倫。雕籠翡翠可憐身。至今響屧廊前水。猶怨苧蘿溪上春。臨風惆悵無人見。雙成烟霧迴鸞扇。綺閣靑燈件藥爐。桃花瘦盡春酲面。橫塘風好不迴船。鍥臂緣深子夜前。促坐已交連理樹。同心寧學獨枝蓮。桃葉渡江還用檝。龍舟錦纜開歡讌。孫劉事去水湯湯。金焦兩點飛蝴蝶。登山臨水送將歸。褭粉親沾遊子衣。木刻斑雕人獨去。啼懵烏桕手難揮。憔悴空閨衣帶緩。刀環夢逐征鴻斷。桂華淸露碧成團。鳴榔到日秋光滿。乍離乍合事無端。不贈當歸贈合歡。俠骨自能輕遠道。長思不待祝加餐。

爾時結交多畏友。正色相規言不苟。皤然意氣重金釵。急之勿失眞佳偶。片帆東下舞衣斑。又載明珠江上還。風雨熟經揚子渡。車輪長轉望夫山。殷勤爲信玄霜約。四海肝腸誰可託。翩然一片有心人。義重恩多沁香澤。黃衫驄馬此緣奇。玉鏡臺前鬢影移。豈有鸞銫堪浪擲。百年天意在蛾眉。七寶裝車九霞幔。支機星朵搖銀漢。雍睦能調瀉汭琴。幽貞對舉梁鴻案。南陔天壤樂難支。鳩杖相扶上壽時。花竹一門封太古。始知佳婦似佳兒。風塵動地人蓬轉。潘鬢蕭疏沈郎倦。桃笙玉臂自支持。患難深情於此見。牙籤湘軸盡經營。餘事文人標格淸。花裏抽毫香博士。林中掠鬢女書生。辟疆約略言如此。雙頰津津猶未已。黃雞三唱曉缸青。浮白高歌送吾子。憶君四十是明朝。淸酒平原興已饒。一下緱山黃鶴背。揚州橋上聽吹簫。人生此日稱强仕。蕭然獨著名山史。柴桑歲月義熙餘。薇蕨山川樸巢似。餐霞吐玉剩風流。南岳西川萬里遊。子安年少推才子。今日相逢未白頭。旗亭好句雙鬟譜。寒食東風動人主。羽獵長楊又一時。誰令英

雄老歌舞。盡道元方孝友偏。平生隱德夢中傳。板輿袓裼清門裏。千尺松筠結大年。更起爲君酌一斗。神僊遊戲藏花酒。不須遙羨白雲鄉。栖鳥各有長干柳。

此詩正巢民所云中有桃花瘦盡春酲面句。但並無數千言之多。蓋侈言之也。結句芝麓自鳴得意。蓋詡其亦有橫波夫人同爲一時俊選。不須徒羨宛君。是時正龔與橫波。久羈吳越。將起復北上矣。

憶語又曰。客歲新春二日。卽爲余抄選全唐五七言絕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讀七歲女子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之句。爲之淒然下淚。至夜和成八絕。哀聲怨響。不堪卒讀。余挑燈一見。大爲不懌。卽奪之焚去。遂失其稿。傷哉異哉。今歲恰以是日長逝也云云。所云客歲。卽是庚寅。所云今歲。卽是辛卯。新正二日長逝。其確證如此。

冒氏同人集壽文。有陳維崧奉賀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蘇孺人五十雙壽序。中云。孺人天性謹厚。知大義。視先生所愛之姬董。同於娣姒。姬歿而哭之慟。且令

兩兒白衣冠治喪焉。春秋祭祀不使絕。云云。此序文不見於湖海樓集。當輯補迦陵軼文。其足證小宛之死。更無疑義。

憶語又云。姬在別室四月。荆人攜之歸。入門。吾母太恭人與荆人見而愛異之。加以殊眷。幼姑長姊。尤珍重相親。謂其德性舉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爬背喻癢。當大寒暑折膠鑠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荆人無一言枘鑿。至於視衆御下。慈讓不遑。咸感其惠。余出入應酬之費。與荆人日用金錯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銖兩。不愛積蓄。不製一寶粟釵鈿。死能彌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盡却之。不以殉。洵稱異人。云云。此處又可證小宛之死。爲元旦次日。巢民記其彌留之狀。并記其殉物。此爲天死於家。絕無影響異詞。可供攟摭也。巢民之婦蘇氏。與巢民同年。見

梅村壽文。

小宛之年。各家言止二十七歲。既見於張明弼所作小宛傳。又余澹心板橋雜記云。小宛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張余皆紀小宛之年。澹心尤記其死因。爲由於勞瘁。蓋亦從影梅庵憶語中之詞旨也。然據憶語。則當得年二十有八。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爲清太宗崇德三年。南都鄉試。巢民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盛稱小宛。巢民初未過訪也。至下第後。送其尊人入粵。乃至吳門。時小宛已移居吳。巢民與之相見於半塘。是爲識面之始。是年小宛十六歲。清世祖則爲二歲。巢民則爲二十九歲。

己卯。應試南都。從吳方侯諸公。聞小宛名。見張明弼所作傳。憶語則云。己卯初夏。應試白門。晤密之。云秦淮佳麗。近有雙成。年甚綺。才色爲一時之冠。余訪之。則以厭薄紛華。挈家去金閶矣。嗣下第浪遊吳門。屢訪之半塘。時逗遛洞庭不

返。名與姬頡頏者。有沙九畹。楊漪炤。予日遊兩生間。獨咫尺不見姬。將歸棹。重往冀一見。姬母秀且賢。勞余曰。君數來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復他出。從花徑扶姬於曲闌。與余晤。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孏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倦。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云云。據此則小宛之年。當以巢民所自記者爲信。若如張傳余記之言。是年當止十五。否則當死於順治七年庚寅。總之與憶語不合。故斷爲小宛死於二十八歲時也。巢民有和書雲先生己巳夏寓桃葉渡口卽事感懷原韻詩一首。詩後長跋一首。中有云。至牧齋先生以三千金同柳夫人爲余放手作古押衙。送董姬相從。則壬午秋冬事。董姬十三離秦淮。居半塘六年。從牧齋先生遊黃山。留新安三年。年十九歸余。云云。此段與憶語合。尤足證小宛歸冒之年爲十九歲。而順治辛卯死時。爲二十八。不當從諸家作二十七也。書雲先生爲李宗孔。原唱見同人集。己巳爲康熙二十七年。巢民已七十九歲。跋中述秦淮事實頗詳。書雲原

作推巢民與牧齋梅村芝麓輩同擅風流。巢民乃獨以風流教主屬牧齋。謂梅村並非曲中熟客。於牧齋送董姬歸冒時。餞於虎邱。梅村在座。僅能致語豔羨。蓋純以門外漢稱之。芝麓亦僅爲橫波。稍有留戀。並非久溷曲中者。惟己與定生次尾。爲庶幾夢入遊仙云云。小宛於崇禎壬午以前。從牧齋至新安。淹留至三年之久。固於此老香火緣不淺。又小宛以十三從半塘。則在崇禎九年丙子。其間亦時至秦淮。故己卯應秋試。諸公爭道雙成。巢民過訪。則已歸半塘。其留新安三年。亦卽在居半塘六年之內。牧齋至新安。在辛巳春。集中歲月可考。明年壬午春。小宛已歸半塘。爲與巢民訂嫁娶之始。然則所云從牧齋先生游黃山。乃小宛已留新安之日。牧齋來而從之游。非偕往也。

巢民記與小宛相見情狀如此。則張傳所云方侯吳諸公稱小宛。而巢民不信。因不訪小宛。小宛則時時從人問巢民。及半塘相見。連稱巢民爲異人異人。皆未免過爲妝點。

崇禎十五年壬午春。小宛病中再晤巢民。始有委身之意。暨從至南都鄉試。九月七日榜發。巢民中副車。十月至潤州。謁房師鄭某。乃聞小宛歸冒念切。生死以之。某刺史任黃衫押衙。而負累轇轕。事已決裂。旋得虞山錢牧齋聞訊而來。以大力斡旋。三日爲之區畫立盡。以十二月望。送至如皋。巢民不敢白其尊人。居之別室。四閱月乃歸。蓋在十六年癸未之春矣。是爲小宛之以十九歲歸於冒。二十歲始與大婦同居。時巢民爲三十二至三十三歲。清世祖爲五歲至六歲。清太宗以癸未歿。世祖六歲嗣位。明年改元順治矣。

憶語云。壬午仲春。都門政府言路諸公。恤勞人之勞。憐獨子之苦。馳量移之耗。先報余。時正在毘陵。聞言如石去心。因便過吳門慰陳姬。蓋殘冬屢趣余。未皆答。至則十日前復爲竇霍門下客以勢逼去。先吳門有媚之者。集千人譁劫之。勢家復爲大言挾詐。又不惜數千金爲賄。地方恐貽伊戚。劫出復納入。余至。悵惘無極。然以急嚴親患難。負一女子無憾也。云云。巢民當辛巳壬午之間。媚陳

姬。訂嫁娶甚堅。自己卯晤小宛。彼此初無意也。此陳姬。在憶語中於辛巳早春相識。審其蹤跡。當卽陳圓圓。以無預小宛事。不贅。

又云。是晚壹鬱。因與友覔舟去虎疁夜遊。明日遣人之襄陽。便解維歸里。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所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卽停舟相訪。友阻云。彼亦爲勢家所鷩。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鐍戶不見客。余强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火闃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沈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闌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恆背稱君奇秀。謂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强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坐榻上。譚有頃云云。此時情景。決其於己卯初見時。非有深契。益證張傳之不免附會。所云勢家。當卽后父周奎。時思問田貴妃之寵。選色於吳。冀蠱思宗。圓圓去而小宛獲免也。後吳三桂之得圓圓。卽得之於周邸。至巢民之眷圓圓。更有紀載可憑。陳其年婦人集云。

姑蘇女子圓圓字畹芬。戾家女子也。色藝擅一時。如皋冒先生常言。婦人以姿致爲主。色次之。碌碌雙鬟。難其選也。蕙心紈質。澹秀天然。生平所覯。則獨有圓圓耳。據此則巢民之傾倒於圓圓。少日風流可想矣。又云壬午淸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云云。又云。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云云。此爲壬午四五月間事。

又云。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吳門。余變色拒絕。告以期逼科試。年來以大人滯危疆。家事委棄。老母定省俱違。今始經理一切。且姬吳門責逋甚衆。金陵落籍。亦費商量。仍歸吳門。俟季夏應試。相約同赴金陵。秋試畢。第與否。始暇及此。此時纏綿。兩妨無益。姬仍躊躇不肯行。時五木在几。一友戲云。卿果終如願。當一擲得巧。姬肅拜於船牕。祝畢。一擲得全六。時同舟稱異。余謂果屬天成。倉猝不臧。反僨乃事。不如暫去徐圖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聲而別。余雖憐姬。然得輕身歸。如釋重負。纔抵海陵。旋就試。至六月抵家。荊

人對余云。姬令其父先已過江來云姬返吳門。茹素不出。惟翹首聽金陵偕行之約。聞言心異。以十金遣其父去。曰。我已憐其意而許之。但令靜俟畢場事後。無不可耳。余感荆人相成相許之雅。遂不踐走使迎姬之約。竟赴金陵。俟場後報姬。云云。此爲壬午五六月間事。明南畿設提學道二。江北學道署在泰州。江南學道署在江陰。淸初尙沿之。巢民就試海陵。應是年科試耳。

又云。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闈。姬猝到桃葉寓館。云云。又云。場事旣竣。余妄意必第。自謂此後當料理姬事。以報其志。詎十七日。忽傳家君舟抵江干。蓋不赴寶慶之調。自楚休致矣。時已二載違養。冒兵火生還。喜出望外。遂不及爲姬商去留。竟從龍潭尾家君舟抵鑾江。家君閱余文。謂余必第。復留之鑾江。候榜。姬從桃葉寓館。仍發舟追余。云云。又云。七日乃榜發。余中副車。窮日夜力歸里門。而姬痛哭相隨。不肯返。且細悉姬吳門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責逋者見其遠來。益多奢望。衆口狺狺。且嚴親甫歸。余復下第意阻。萬難卽諧。舟抵郭外

樸巢。遂冷面鐵心。與姬決別。仍令姬歸吳門。以厭責逋之意。而後事可爲也。云云。此爲壬午八九兩月間事。

又云。陽月過潤州。謁房師鄭公。適奴子自姬處來。云姬歸不脫去時衣。此時尙方空在體。謂余不速往圖之。彼甘凍死。劉大行指余曰。辟疆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女子耶。余云。黃衫押衙。非君平所能自爲。刺史舉杯奮袂曰。若以千金恣我出入。卽於今日往。陳大將軍立貸數百金。大行以葠數斤佐之。詎謂刺史至吳門。不善調停。衆譁決裂。逸去吳江。余復還里。不及訊。姬孤身維谷。難以收拾。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至縉紳。下及市井。纖悉大小。三日爲之區畫立盡。索劵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於虎疁。旋買舟送至吾皋。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飲於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娓娓灑灑。始悉其狀。且卽馳書貴門生張祠部。立爲落籍。吳門後有細瑣。則周儀部終之。而南中則李總憲舊爲禮垣者。與有力焉。越十月。願始畢。然往返葛藤。則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

也。云云。是爲壬午十月至十二月間事。是年仲春因訪陳圓不遇而改覓小宛。遂堅訂歸冒。至是歷十月。故言越十月願始畢也。

賴古堂尺牘。錢謙益與冒辟疆云。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日之富鄭公乎。闈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將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所謂駑馬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騏驥。猶欲望影嘶風。知不滿高明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靑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貪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嘉貺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曇閣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淸福也。此札不入汪東山所刻牧齋尺牘之中。今刻補遺乃入之。詳其文義。尙是一面之後。初通書問。且於巢民誤中副車。方作慰藉之語。知必係周旋小宛事之後。所通第一書。卽憶語所謂接宗伯書娓娓灑灑者也。觀書末有花露海錯。致謝嘉貺。則虞山之好事。亦冒氏有以求之。又

言歲晚淸禍。則作書時必已在臘月。至書達時爲月之望日。可知其必爲十二月之望也。

小宛至冒氏。先居別室。四閱月乃歸與嫡同居。則在癸未之初夏矣。

崇禎十七年。卽淸世祖順治元年。春。流賊入京師。莊烈帝以三月十九日縊死。四月望後。確信始達如皋。一時駭走。時南都方議擁立宏光。以五月朔卽位。而冒氏亦以五月五日返其居。中秋日。巢民入南都。別小宛五閱月。歲杪回里。挈家之父嵩少公江南糧儲任所。旋卽流寓鹽官。是年小宛爲二十一歲。巢民三十四歲。淸世祖則七歲也。

憶語云。甲申三月十九之變。余邑淸和望後。始聞的耗。邑之司命者甚懦。豺虎猙獰踞城內。聲言焚掠。郡中又有興平兵四潰之警。同里紳衿大戶。一時鳥獸駭散。咸去江南。余家集賢里。世恂讓。家君以不出門自固。閱數日。上下三十餘家。僅我竈有炊煙耳。老母荆人懼。暫避郭外。留姬侍余。姬扃內室。經紀衣物書

畫文券。各分精粗。散付諸僕婢。皆手書封識。羣橫日劫殺人如草。而鄰右人影落落如晨星。勢難獨立。只得覓小舟。奉兩親挈家累。欲衝險從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泛湖洲朱宅。江上已盜賊蜂起。先從間道微服送家君從靖江行。夜半。家君向余曰。途行需碎金無從辦。余向姬索之。姬出一布囊。自分許至錢許。每十兩。可數百小塊。皆小書輕重於其上。以便倉卒隨手取用。家君見之訝且歎。謂姬何暇精細如此。

又曰。午節返吾廬。衽金革與城內梟獍爲伍者十旬。至中秋始渡江入南都。別姬五閱月。殘臘乃回。挈家隨家君之督漕任。去江南。嗣寄居鹽官。云云。據此則甲申殘臘。巢民回里挈家。憶語卽接寄居鹽官。似尙爲甲申年內之事。又按陳其年嵩少冒公墓誌銘。甲申復補漕儲。而南北之變起。公於是不復仕矣。夫南北變起。正謂和議決裂。偏安之局無成。蓋宏光時猶稱淸爲北朝。而明以南朝自居也。嵩少之任糧儲。蓋已無意仕宦。以挈家赴任爲名。實則寄居鹽官。證之

各家詩文。當在高傑亂時。說詳下。

宏光乙酉。清順治二年。五月破南都。巢民先奉父移家鹽官。依死友陳梁。與小宛頗事文藝。小宛著奩豔。不廢娛樂。至南都破後。清兵復下江浙。亂離奔走。閱百日。復返鹽官。九月而巢民病。自冬徂春乃已。冬至後渡江北歸。暫棲海陵。以養疾焉。是年小宛爲二十二歲。巢民三十五歲。

陳其年嵩少冒公墓誌。時江淮盜賊蠭起。皋邑城外則竄戶。而城內則中營白晝殺人。縣門火日夜不絕。公度無可如何。則率家屬而依鹽官之陳梁。以居陳梁者。公子死友也。梁當未與公子交時。則已從公遊矣。據此則率家屬往鹽官。實爲嵩少之意。江淮盜賊。正指高傑輩。吳梅村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首。中有一首云。亂梳雲髻下高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合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可以證之矣。又梅村詩題下小引。亦有高無賴爭地稱兵語。皆指此。

黃黎洲弘光實錄鈔。高傑以乙酉正月十三日。爲許定國所殺。其逼揚州也。在

甲申九月間。與黃得功相攻。嗣是督師史公。恆爲高傑所脅。江北騷然。冒氏挈家避之。正在甲申之冬。若至乙酉正月傑死以後。梅村不應言高家兵馬矣。或以梅村此詩。疑小宛先爲高傑所得。後乃由兵間流轉入燕。則又未知傑死在乙酉正月。而小宛之著書侍疾。世所豔稱之蹟。皆在乙酉正月以後也。

憶語云。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鈔。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徧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豔。其書之瑰異精祕。凡古人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蟲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析。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讎鳩工。以終姬志云云。按乙酉五月以後爲喪亂。九月以後又爲疾厄。觀下文自明。此節雅與必爲乙酉春夏間事。

又云。乙酉流寓鹽官。五月復值奔陷。余骨肉不過八口。去夏江上之累。緣僕婦

雜沓奔赴。動至百口。又以笨重行李。四塞舟車。故不能輕身去。且來覲瞯。此番決計置生死於度外。扃戶不他之。乃鹽官城中自相殘殺。甚鬨。兩親又不能安。復移郭外大白居。余獨令姬率婢婦守寓。不發一人一物出城。以貽身累。卽侍兩親挈妻子流離。亦以子身往。乃事不如意。家人行李紛沓。違命而出。大兵迫檇李。薙髮之令初下。人心益惶惶。家君復先去惹山。內外莫知所措。余因與姬決。此番潰散。不似家園。尚有左右之者。而孤身累重。與其臨難捨子。不若先爲之地。我有年友。信義多才。以子託之。此後如復相見。當結平生歡。否則聽子自裁。毋以我爲念。姬曰。君言善。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於我者。乃以我牽君之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隨君友去。苟可自全。誓當匍匐以待君回。脫有不測。與君繼觀大海。狂瀾萬頃。是我葬身處也。方命之行。而兩親以余獨割姬爲憾。復攜之去。自此百日。皆展轉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數徙。饑寒風雨。苦不具述。卒於馬鞍山遇大兵。

殺掠奇慘。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飛渡。骨肉得全。而姬之驚悸瘁瘏。至矣盡矣。又云。秦溪蒙難之後。僅以俯仰八口免。維時僕婢殺掠者幾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遺矣。亂稍定。匍匐入城。告急於諸友。郎襆被不辦。夜假蔭於方坦庵年伯。方亦竄跡初回。僅得一氈。與三兄共裹臥耳房。時當殘秋。窗風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於諸家。始暫迎二親及家累返舊寓。余則感寒。痢瘧沓作矣。橫白板扉爲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爲衛。爐煨霜節。藥缺攻補。且亂阻吳門。又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沈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復甦。始得間關破舟。從骨林肉莽中冒險渡江。猶不敢竟歸家園。暫棲海陵。閱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僅捲一破席。橫陳榻旁。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爲之左右翼。凡痛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目鼻。細察色味。以爲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籲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

破顏。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詬誶之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見姬星靨如蠟。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憐之。感之。願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猶生也。脫夫子不測。余留此身於兵燹間。將安寄託。更憶病劇時。長夜不寐。莽風飄瓦。鹽官城中日殺數十百人。夜半鬼聲啾嘯。來我破窗前。如蛩如箭。舉室饑寒之人。皆辛苦鼾睡。余背貼姬心而坐。姬以手固握余手。傾耳靜聽。淒激荒慘。欷歔流涕。姬謂余曰。我入君門整四歲。蚤夜見君所爲。慷慨多風義。毫髮幾微。不鄰薄惡。凡君受過之處。余敬之亮之。敬君之心。實踰於愛君之身。鬼神讚歎畏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祐。但人生身當此境。奇慘異險。動靜備歷。苟非金石。鮮不銷亡。異日幸生還。當與君敝屣萬有。逍遙物外。愼毋忘此際此語。云云。坦庵者。方拱乾也。

按憶語僅言避兵。其實當時幷避仇。吳梅村題董白小像又有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唱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壻病愁多。阮司馬指阮大鋮

也。又其小引云。則有白下權家。蕪城亂帥。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奔迸流離。纏綿疾苦。支持藥裹。慰勞羈愁。據此則以權家與亂帥並稱。阮佃夫與高無賴駢舉。同指爲奔迸流離之原因。此可知甲申冬間之情事矣。

又梅村冒辟疆壽序。甲申之亂。彼以攀附驟枋用。與大獄。修舊郄。定生爲所得。幾塡牢戶。朝宗遁之故鄣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又侯朝宗年譜。甲申。阮大鋮復逮捕公。公渡江依史可法於揚州。乙酉。省司徒公於徽州。假道宜興。訪陳定生。阮大鋮廉得之。就定生舍逮公。大兵下江南。弘光出奔。明亡。公獄得解。云云。以其時考之。乙酉之春。阮禍方急。鹽官所投者爲死友陳梁。當南都未破以前。巢民蹤跡。不敢自暴。非尋常避難之比。以故深居簡出。與小宛怡情翰墨。迨五月以後。則仇解而兵迫。乃眞避亂時矣。

梅村小引又云。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寧吾身死耳。邉恤其勞。此卽撮敍憶語中詞意。張明弼董小宛傳。申酉崩坼。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屢危

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云云。此亦敷衍憶語而爲之。世乃以其中寧吾身死耳句。寧使兵得我句。遂生無數疑團。豈知小宛之侍疾等事。皆在此後。張傳明言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云云。則文意本甚明白。甚矣好事者之故生支節也。

是年巢民由鹽官歸。渡江暫住海陵。以如皋方亂之故。東華錄順治二年乙酉十二月癸巳以後。書漕運總督王文奎奏如皋賊首于錫凡劉一雄等。久聚江海。爲總兵官孔希貴蘇見樂所擒。如皋一帶悉平。癸巳爲十二月十五。東華錄所謂賊首。即明之所謂遺民。如皋兵事至歲杪乃有平靖之奏報。則可知冒氏於是冬逗遛海陵之故矣。

順治三年丙戌春。巢民病未愈。至春暮乃起。是年小宛二十三歲。巢民三十六歲。

憶語無涉及是年事。惟巢民以乙酉深秋病。自冬涉春。歷百五十日乃愈。則知

以是年春暮病起耳。世傳小宛爲清豫王多鐸兵間擕之入宮。多鐸下江南。乙酉五月破南都。六月卽入浙。十月班師還京。小宛之事巢民。事蹟固多在是年之後。卽世言孀婦劉三秀事。傳者明謂其入宮。亦絕非豫王所掠致豫王以二年十月還京。卽不再南下。六年遽卒。三秀事據過墟志亦至李成棟叛後。隨李家屬送南京。鄉曲流言。固多不足信也。

順治四年丁亥。巢民遭蜚語。幾殆。夏復病。歷兩月而解。於是江南多事。故明遺老。多有起兵受禍者。是年小宛年二十四歲。巢民年三十七歲。

憶語云。丁亥讒口鑠金。太行千盤橫起人面。余胸墳五嶽長夏鬱蟠。惟蚤夜焚二紙告關帝君。久抱奇疾。血下數斗。腸胃中積如石之塊以千計。驟寒驟熱片時數千語。皆首尾無端。或數晝夜不知醒。醫者妄投以補。病益篤。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此番莫不謂其必死。余心則炯炯然。蓋余之病不從境入也。姬當大火鑠金時。不揮汗。不驅蚊。晝夜坐藥爐傍。密伺余於枕邊足畔。六十晝夜。凡

我意之所及與意之所未及咸先後之。

按東華錄。丁亥四月辛卯。江寧巡撫土國寶奏。蘇松提督吳勝兆謀叛。五月己酉。初故明廢紳侯峒曾等。遣奸細潛通僞魯王。爲柘林遊擊陳可所獲。中有僞敕一道。反間招撫大學士洪承疇。及巡撫土國寶等。事聞。覺其詐。於是諭江寧等處昂邦章京巴山張大猷曰。爾等鎮守地方。遇有亂萌及奸細往來。嚴察獲解。具見爾等公忠盡職。大學士洪承疇。巡撫土國寶。皆因致力我朝。故賊用間諜誣陷。總兵吳勝兆監收奸細謝堯文。供稱嘉定縣廢紳侯峒曾子侯懸瀞等。具逆疏付堯文潛通魯王。爾等即將奸細謝堯文。窩逆之孫梢及有名各犯。拘提到官。公同大學士洪承疇。操江巡撫陳錦。嚴行審究具奏。己未。招撫大學士洪承疇。奏故明推官陳子龍。陰受僞魯王部院職銜。結連太湖巨寇。潛通舟山餘孽。

以上皆丁亥四月間事。其侯懸瀞之疏。被獲於四月初四日。亦見東華錄中。

懸瀞後亡命投揚州天寧寺爲僧以死。法名圓鑒。梅村詩話載圓鑒詩。不敢舉其故名。但稱爲練川大家子者也。又按有學集。牧齋亦於丁亥三月晦日被急徵。至江寧下獄。旋釋之。巢民與遺老多通聲氣。此鑠金之口所由來歟。

順治五年戊子。患難初定。小宛有製金條脫以摹天上流霞事。蓋稍自寬矣。是年小宛爲二十五歲。巢民爲三十八歲。

憶語云。姬之衣飾。盡失於患難。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黃條脫摹之。命余書乞巧二字。無以屬對。姬曰。曩於黃山巨室。見覆祥雲眞宣爐。款式佳絕。請以覆祥對乞巧。鐫摹頗妙。越一歲。釧忽中斷。復爲之。恰七月也。余易書比翼連理。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一金珠紈綺。獨留條脫不去手。以余勒書故。長生私語。乃太眞死後。憑洪都客述寄明皇者。當日何以率書。竟令長恨再譜也。

順治六年己丑秋。巢民復病疽。閱百日乃瘳。小宛以三侍危疾。爲諸家傳狀詩文

所豔稱。蓋至是爲畢乃事矣。是年小宛年二十六歲。巢民年三十九歲。

憶語云。己丑秋。疽發於背。復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永訣時惟慮以伊死增余病。又慮余病無伊以相侍也。姬之生死。爲余纏綿如此。痛哉痛哉。

按小宛侍巢民裒集四唐詩。當創始於是年以前。至遲亦必在是年。憶語云。余數年來。欲裒集四唐詩。云數年來。則小宛以辛卯正月二日死。憶語卽成於辛卯。知裒集之事。必不始於庚寅。又云。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辭。少陵義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秘閣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巢民以是年秋病疽。而重書比翼連理之條脫。據上述。在今年七月。則病在七

月以後。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二日。卽有詩讖。爲明年是日之咎徵。先是冒氏雖已歸里。而尙往來於鹽官。至是年三月。乃長去鹽官。龔芝麓在南中。與諸名士爲巢民稱壽。篇什甚富。無不兼美小宛。三月杪。巢民又得凶夢。亦兆小宛之死。小宛與巢民論學。有論後漢陳仲舉范郭諸傳事。並爲買侍兒吳扣扣。是年小宛爲二十七歲。巢民爲四十歲。

憶語云。姬書法秀媚。學鍾太傅稍瘦。後又學曹娥。余每有丹黃。必對泓潁，或靜夜焚香。細細手錄。閨中詩史成帙。皆遺跡也。小有吟咏。多不自存。客歲新春二日。卽爲余抄選全唐五七言絕句上下二卷云云。和七歲女子詩。事已具前。又云。客春三月。欲長去鹽官。訪患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爲同社所淹。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龔奉常云云。事亦具前。他如園次之自昔文人稱孝子。果然名士悅傾城。于皇之大婦同行小婦尾。孝威之人在樹間殊有意。婦來花下

郤能文。心甫之珊瑚筆架香印屧。著富名山金屋尊。仙期之錦瑟蛾眉隨分老。芙蓉園上萬花紅。仲謀之君今四十能高舉。羨爾鴻妻佐春杵。吾邑徂徠先生。韜藏經濟一巢樸。游戲鶯花兩閣和。元旦之蛾眉問字佐書幃。皆爲余慶得姬。詎謂我侑卮之詞。乃姬誓墓之狀耶。讀余此雜述。當知諸公之詩之妙。而去春不注奉常詩。蓋至遲之今日。當以血淚知隃麋也。按小宛於乙酉撰奩豔。至是爲顧夫人借閱。與龔奉常極贊其妙。憶語所謂客春。卽此時事也。已見前引。

又云。三月之杪。余復移寓友沂友雲軒。久客臥雨。懷家正劇。晚霽。龔奉常偕于皇薗次。過慰留飲。聽小奚管絃度曲時。余歸思更切。因限韻各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荊人。不答。復徧覓之。但見荊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慮。旋歸。則姬固無恙。因閒述此相告。姬曰甚異。前亦於是夜夢數人強余去。匿之幸脫。其人猶狺狺不休也。詎知夢眞而詩讖咸來先告哉。

又云。猶憶前歲。余讀東漢。至陳仲舉范郭諸傳。爲之撫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發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議。堪作一則史論云云。友沂。趙開心子。名而忭。

陳其年吳姬扣扣小傳。今年中秋後二日。綺歲正十九。先生將爲飾孔翠傳阿錫。備小星嘉禮焉。而先期一月。姬遂病。病一月遂死。先生哭之慟。據此則扣扣歿時年止十九。又曰。先生曰。姬八歲從父受書。習戈法。英慧異常兒。舉止娟好。肌理如朝霞。眉嫵閒作淺黛色。宛君見而憐之。私謂余曰。是兒可念。君他日香匳中物也。然姬性頗厭鉛華。十歲卽守木叉戒。茹素。隨余母太恭人誦佛及金剛經。晨夕不輟。已知其再來人矣。而余自宛君新沒。香爐茗椀。拂拭無人。殘月曉風。徬徨四顧。暇時偶憶宛君前言。內人復慫恿不置。十三四卽留姬隨余讀書。據此則扣扣八歲以前從父受書。未入冒氏。八歲始歸冒。而小宛猶在。且不云病時語。小宛死於辛卯正月初二。扣扣之來侍小宛。必在辛卯以前明矣。又吳詩集覽引辟疆蘭言云。辛丑夏。余滯邗上。時閨中有小姬扣扣。寄小箋云。見

蘭之受露。感人之離思。余歸戲詢曰。那得此好句。答云。選賦見紅蘭之受露。我僅翦却一紅字耳。去今十六年。扣扣化影梅庵畔黃土矣。據此則辛丑年扣扣猶在。扣扣年止十九。則辛丑必卽扣扣之歿年。上溯庚寅正爲八歲。故知納扣扣爲是年事也。影梅庵爲小宛葬處。故憶語以此命名。詳下。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爲二十八歲。巢民爲四十一歲。而清太祖則猶十四歲之童年。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邀寵之理乎。當是時江南軍事久平。亦無由再有亂離掠奪之事。小宛死葬影梅庵。墳墓具在。越數年。陳其年偕巢民往弔有詩。迄今讀清初諸家詩文集。於小宛之死。見而輓之者有吳薗次。聞而唁之者有龔芝麓。爲耳目所及焉。

陳其年詩集有題云。春日巢民先生挈舟約同務旃諸子過樸巢。幷間影梅庵。自注題下云。庵爲董姬葬處。按其年以順治十五年戊戌始至如皋。戴務旃則以十六年己亥至。然則此詩必己亥以後之作。蓋據其年集別有將發如皋留

別冒巢民先生詩。首云。憶我過如皋。太母正懸帨。是爲戊戌冬。層冰養寒厲。中云。湯餅宴未終。椒盤條踰歲。新年戴生至。高齋日聯袂。自注戴生務旃也。又云。荏苒六七年。華軒命予憩。吁嗟數年中。舊事不堪計。然則陳戴同客冒氏。始於己亥之春。其後六七年。其年常在如皋。或亦與戴相偕。要必在己亥以往矣。小宛之死爲正月二日。憶語共兩見。皆已見前。務旃爲和州戴重子。名本孝。遺民也。

林蕙堂集有輓董少君四律。幷序。序言少君名白。字小宛。桃葉名媛也。中敍始末。與諸家所述略同。末云。某偶遊射雉。恰値騎鸞。見奉倩之神傷。爲安仁而氣盡。此可知菌次乃親見而輓之者。其詩第二首云。龐姑去後小姑閒。獨剩雙成又早還。似巢民尙有他姬先逝者。

結鄰集。龔芝麓與冒辟疆書。洞老至都。出示手翰。一時風雨颯然。玉碎珠銷。斷魂千古。弟於宛君如嫂。雖缺轡金堂下一拜之緣。而玉蘭花底。醉潘淋漓。猶髣

鬌歡場。宣揚幽倩。至今美人雲氣。繚繞玳瑁之牀。香魂有知。姍姍紫幄中。尙謂金蘭譜中人。有爲助哭申吁。泣名花而悲曉露者。不可云非弟管幅之遺也。阮公鄰女之戚。情至不堪。況於我輩。骨肉關情。尤宜分痛。鍾退谷云。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天不憐才。遂令犀鈿蟬鬢。與文士平分鸚鵡之恨。道翁其姑念琉璃易碎。能少解黃壚碧海之鬱陶乎。憶語大刻。鍾情特至。展之不禁雪涕。沈香親刻管夫人。不是過也。誄詞二十餘言。宛轉淒迷。玉笛九迴。霜猿三下矣。欲附數言於芳華之末。爲沅澧招魂。劈箋探韻。絮語神傷。而蟋蟀哀音。轉多幽咽。屬思未竟。惆悵無端。徐之必有以祝桂旗而酹翠羽。未敢忘也。此知芝麓乃聞而唁之者。函中涉及憶語大刻。則已在憶語刻成之後矣。洞老者趙開心字洞門。

同人集吳園次影梅庵題詠係駢體一文。律詩八首。林蕙堂集中止存四律。蓋其四爲園次集外軼詩矣。中又有云。可憐一片桃花土。先築鴛鴦幾尺墳。則小

宛明有葬地。在影梅庵中。與迦陵詩合。又石城周士章號吳昉者。和園次八律原韻。中有句云。咫尺郊南同絕塞。至今青塚不悲王。則又指明墓地之所在。新城王西樵有巢民先生出吳梅村祭酒弔董少君十絕索和。勉成應教。殊慚牽率也。一題。是爲後來之作。詩亦十首。其第一首句云。綺骨埋香十六年。春風墳草尙芊芊。亦言其有墳。又周積賢悼亡賦序云。如皋冒辟疆先生。天下士也。與余善。其所愛妾曰董氏。亦女中士也。美容色。工翰墨。善於事舅姑。相所天。歸辟疆九年而董氏卒。辟疆哀之。自爲文以哀之。且命知舊作文以哀之。余遂賦焉。賦中有云。歷墓門而巡視兮。聽松柏之蕭蕭。此亦明證其有墓存焉者也。

以上紀小宛事。按年分列。曲折具備。可以掃近日紕說。又有妄引清初人詩。爲不根之談者。附誌以見其謬。

王漁洋有題冒辟疆姬人圓玉女羅畫三首。第二首云。記取淩波微步來。明珠翠羽共徘徊。洛川淼淼神人隔。空費陳王八斗才。說者以是指圓玉女羅爲小

宛之廋詞。謂漁洋至不敢明言小宛。而謬爲圓玉女羅之名。一若冒氏姬人僅一小宛也者。不考孰甚。至此詩自註水仙二字。蓋二姬雜畫。漁洋偶題其三首題疎篁寒雀。次水仙。次則蘋花戲魚也。

陳其年壽冒巢民先生七十詩。末云。插花獻斝者誰子。此是紅閨雙畫師。自註。先生有兩姬人。善丹青。則當巢民七十時尙有此善畫之兩姬。若小宛之畫。旣見憶語。又見梅村詩。當時固亦擅此。然漁洋之識巢民。已在作揚州推官時。題此畫之年。集又明載爲丙辰。則爲康熙十五年。與巢民七十之年近矣。

阮文達廣陵詩事。辟疆姬人繼小宛後者。有蔡女羅含。嘗學繪事。工蒼松墨鳳。山水禽魚花草。與金姬曉珠稱兩畫史。吳薗次謝女羅畫鳳啓云。借丹穴之靈毛。圖成比翼。用紅窗之偶影。繪作雙棲。錢武子德震。張孺子圯授。皆有墨鳳歌。戴洵有得全堂觀畫松歌。句云。遡君卷藏畫笥裏。晴空恐有蛟龍起。舒張鱗爪挾以飛。吸盡蓬萊淸淺水。李書雲亦有詩云。詠絮才高兄子句。簪花格擅美人

工。小窗閒作丹青譜。身在花香百和中。曉珠名玥。崑山人。與女羅繼小宛侍辟疆。蔡早逝。爐香茗椀。辟疆賴之。嘗刲股進藥。使七十八老人再生。汪舟次楫跋巢民楷書洛神賦曉珠手臨洛神圖卷後云。玉峯仙子。畫嗣虎頭。金粟後身。書工薑尾。置兩君於異地。並可空羣。聚二美於一堂。斯稱合璧。園名水繪。宜來河洛之神。翁是巢民。應集鸞皇之侶。呼宓妃而欲出。誰誇北殿維摩。驚褚令之猶存。不數南宮博士。吳薗次乞曉珠畫洛神啓云。金縷遺魂。夢感陳王之枕。采旄含態。香生王令之書。人但賞其清詞。世罕傳於妙蹟。何期藻管近出蘭閨。花欲言情。波如動影。依稀蓮韈。凌千頃而姗姗。彷彿桂旗。望三秋而渺渺。想見臨池染翰。原寫照於當身。定知拂鏡穿衫。必含情於微步。又題曉珠畫盜盒圖。臨江仙云。雪夜燒燈浮綠酒。西園賓客重來。掃眉人有不凡才。筆牀翡翠。妝罷寫幽懷。 兒女英雄誰復問。人間多少塵埃。解圍忙煞小金釵。神仙來去。一葉墜庭階。王阮亭尙書亦有題曉珠雜畫三絕句。又汪蛟門有題巢民玉山夫人臨薛

少保稷十一鶴圖詩云。少保靑田姿。能爲鶴寫眞。意思本冰雪。自然無纖塵。豈知千載後。乃有如花人。重貌十一鶴。磊落意態新。高步肆飲啄。一一傳其神。我聞水繪翁。近與猿鶴鄰。閨中兩小妻。莊如擧案賓。持我前上壽。勸酒寧辭頻。飢茹黃公芝。渴飲長沮津。低頭看雁鶩。紛紛焉能馴。玉山疑卽金姬。蓋金名玥。玉山或其別號耳。

據此則女羅爲蔡氏。而圓玉當卽金姬。文達疑汪蛟門所云玉山夫人爲卽金。余又疑玉山卽圓玉也。吳菌次林蕙堂集。兩啟本稱金少君。蔡少君。巢民兩姬人同時以畫名者。必爲金蔡無疑。蔡父名孟昭。陳其年贈序。稱之以遊俠。末言生老而無子。一女名含。甚明慧。知書。以三世交。歸冒巢民先生。今且依先生以居云。則女羅之家世爲尤可詳矣。

特巢民側室。尙不止前所擧諸女。韓元少有懷堂集。濳孝先生冒徵君墓誌銘。稱先生有女一。適諸生洪必貞。側室張出。其二子嘉穗丹書。則皆配蘇夫人出。

蓋姬妾雖多。皆無所出。且皆前死。故元少輓詩。有白楊未種俱消歇。何處春風燕子樓之句。議者又以韓此詩爲疑竇。爲卽小宛入宮之證。殊不可解。

右駁正各條。皆以編年可證時事者舉之。其餘各家及憶語中。詳述小宛之文藝婦工。足資談助者。皆未暇及。惟舉一二有關係之事附於後。

小宛有妹曰董年。板橋雜記曰。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姊妹行。豔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淀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豔。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三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貳臣傳。龔鼎孳入清。以順治二年補太常寺少卿。三年卽丁父憂出京。以請封典事爲言官所糾。降二級。遂徜徉在外。九年始補原官。當庚寅辛卯之間。正龔與其妾顧橫波浪跡南中時也。庚寅春。顧向小宛借奩豔。而龔繩小宛以壽巢民。板橋雜記云。顧眉生旣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綳繡褓。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裹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

龔亦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正當時事。後龔於丁酉重遊金陵。偕顧寓市隱園。爲顧祝生辰。遍召舊時狎客及南曲姊妹行與燕。門人嚴某赴浙監司任。爲眉生褰簾長跪。捧巵稱賤子上壽。事亦見板橋雜記。時已稱尙書。非復奉常故官矣。唁小宛之書。發自京邸。正其赴闕補原官時事。憶語云。姬初入吾家。見董文敏爲余書月賦。仿鍾繇筆意者。酷愛臨摹。嗣遍覓鍾太傅諸帖學之。閱戎輅表。稱關帝君爲賊將。遂廢鍾學曹娥碑。戎輅帖爲世所贅。亦爲尊關帝者所詬病。小宛乃以廢棄示趨向。關壯繆之得崇信於後世者深矣。

巢民六十歲時。其婦蘇氏尙存。見梅村序文。是爲康熙九年。庚戌。蘇與巢民同歲。梅村序中言之。據韓慕廬潛孝先生墓誌。則巢民以六十二齡喪其元配蘇。是蘇亡亦爲六十二歲。巢民卒於康熙癸酉十二月。壽八十三歲。克享大年。一生不廢聲色之好。水繪羣芳。宜其先謝。蓋如彭祖之閱世。其妻妾皆無有儷之

者矣。慕廬輓如皋冒徵君巢民詩六章。其第四云。載得佳人字莫愁。染香亭子木蘭舟。繭絲待久方成匹。紈扇無緣得聚頭。花鳥湘中餘粉墨。（自注染香湘中皆姬所居）人琴座上亦山邱。白楊未種俱銷歇。何處春風燕子樓。情事可想。前述各條。小宛死於順治辛卯。扣扣死於康熙辛丑。女羅與曉珠。據迦陵詩。巢民七十之年。尙有紅閨兩畫師在。漁洋康熙丙辰題畫。正在其前四年。廣陵詩事則謂巢民七十八歲病劇。女羅已前歿。獨曉珠刲股療之。是年爲康熙戊辰。再閱五年而巢民卒。其間或曉珠又先驅地下乎。慕廬輓詩第一章云。春光雜樹亂飛鶯。風月揚州舊主盟。人到老成常易盡。命應多難輒更生。（自注先生屢絕復甦）暮年枯柳悲開府。天上芙蓉失曼卿。最是夜闌燈灺後。白頭往往說西京。第二章云。南朝瓊樹久埃塵。桃葉當年燕賞頻。青眼詞人高入座。紅䄂狎客避逢嗔。（自注先生曾於高會唾駡阮司馬）風流咳唾眞名士。離亂滄桑一黨人。墨妙筆精餘遺輿。玉山鐵笛是前身。第五章云。秣陵一曲卽霓裳詞

客衰遲合斷腸。最恨飛箋傳燕子。更憐撾鼓入漁陽。（自注燕子箋劇。爲司馬筆。先生晚年喜令大菊撾漁陽鼓。） 善才不死輕投跡。（自注謂大菊。）賀老猶存久擅場。（自注謂朱老音仙。）浮世傀師從變幻。梨園散盡月如霜。讀此諸什。覺巢民身係世變。以處士而通兩代名流聲氣之郵。高節盛名。修齡豪氣。眞足令千秋傾想矣。

憶語中巢民所先眷之陳姬。既證其爲卽陳圓。則陳圓之於戚畹。於吳藩。世無不知之。其於巢民一段香火情。世不復憶及。順康間。吳藩方熾。詞人不敢道其舊歡。後則陳亦已成大名。少年事不足談矣。今據憶語補列之。附於末尾。亦一談助。憶語云。辛巳早春。余省覲去衡嶽。繇浙路往。過半塘訊姬。則仍滯黃山。許忠節公赴粵任。與余聯舟行。偶一日赴飲歸。謂余曰。此中有陳姬某。擅梨園之勝。不可不見。余佐忠節治舟。數往返。始得之。云云。據此則巢民識小宛在先。而無深契。訪之數不相値。乃聞陳姬之名。曰陳姬某而不直書其名。當時卽爲吳

藩諱也。不然。何所吝而不紀其實耶。

又云。其人淡而韻。盈盈冉冉。衣椒繭時背顧湘裙。眞如孤鸞之在煙霧。是日演弋腔紅梅。以燕俗之劇。咿呀啁哳之調。乃出之陳姬身口。如雲出岫。如珠在盤。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鼓。風雨忽作。必欲駕小舟去。余牽衣訂再晤。答云。光福梅花。如冷雲萬頃。子能越旦偕我遊否。則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覲。告以不敢遲留故。復云。南嶽歸棹。當遲子於虎疁叢桂間。蓋計其期八月返也。余別去。恰以觀濤日奉母回至西湖。因家君調已破之襄陽。心緒如焚。便訊陳姬。則已爲竇霍豪家掠去。聞之慘然。及抵閶門。水澀舟膠。去滸關十五里。皆充斥不可行。偶晤一友。語次有佳人難再得之歎。友云。子誤矣。前以勢劫去者。贋鼎也。某之匿處去此甚邇。與子偕往。至果得見。又如芳蘭之在幽谷也。相視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訂芳約者耶。曩感子殷勤。以凌遽不獲訂再晤。今幾入虎口得脫。重晤子。眞天幸也。我居甚僻。復長齋。茗椀鑪香。留子傾倒於明月桂影之下。

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緣江楚多梗。率健兒百餘護行。皆住河干。矍矍欲返。
甫黃昏而礮械震耳擊。礮聲如在余舟旁。亟星馳回。而中貴爭持河道。與我兵
鬥。解之始去。自此余不復登岸。越旦。則姬淡妝至。求謁吾母太恭人。見後仍堅
訂過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見。卒然曰。余此身脫樊籠。欲擇人事
之。終身可託者無出君右。適見太恭人。如覆春雲。如飲甘露。眞得所矣。子毋辭。
余笑曰。天下無此易易事。且嚴親在兵火。我歸。當棄妻子以殉。兩過子。皆路梗
中無聊閒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訝。卽果爾。亦塞耳堅謝。無徒誤子。復宛轉云。君
倘不終棄。誓待君堂上畫錦旋。余答云。若爾。當與子約。驚喜申囑。語絮絮不悉
記。卽席作八絕句付之。歸歷秋冬。奔馳萬狀。至壬午春云云。此下接巢民尋人
得量移事。已見前。

鈕玉樵觚賸圓圓傳。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
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名妓陳圓圓者。花明雪

豔。獨出冠時。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爲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紓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玆女吳人。且嫻崑伎。令侍櫛盥耳。上念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故圓圓仍歸周邸。

按巢民所記陳姬之被刧而未去。在十四年辛巳之秋。刧而卒去。在十五年壬午之春。考明史田貴妃傳以十五年七月卒。則周邸思分其寵。必在妃未死以前。故圓圓入宮至遲不過壬午之春夏。又圓圓傳稱崇禎末。又稱秦豫之間。關城失守。則周奎之蓄意選色。必在崇禎十三四年之間。再檢明史莊烈帝紀。崇禎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自湖廣走河南。饑民附之。連陷宜陽永寧。殺萬安王采𨱎。陷偃師。勢大熾。又十四年春正月己丑。總兵官猛如虎追張獻忠及於開縣之黃陵城。敗績。參將劉士傑等戰死。賊遂東下。丙申。李自成陷河南。福王常

洵遇害。前兵部尙書呂維騏等死之。二月庚戌。張獻忠陷襄陽。襄王翊銘。貴陽王常法。並遇害。副使張克儉等死之。戊午。李自成攻開封。周王恭枵。巡按御史高名衡拒却之。乙丑。張獻忠陷光州。凡此所云。皆秦豫之間。關城不守之事實也。則周奎之歸葬購陳。自必在辛巳夏秋以後。按其時序。與巢民憶語吻合。故知陳姬之必爲陳圓。陳工演劇。憶語極稱之。周后亦以此繩於思宗。皆可證也。

小說題跋一

跋聊齋志異顚道人

顚道人不知姓名。寓蒙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測。或見其煮石爲飯者。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輿蓋而往。宴畢過市。甫及門。則道士赤足着破衲。自張黃蓋。作警蹕聲而出。意近玩弄。邑貴慚怒。揮僕輩逐罵之。道人笑而却走。逐急。棄蓋。共毁裂之。片片化爲鷹隼。四散羣飛。衆始駭。蓋柄轉成巨蟒。赤鱗耀目。衆譁欲奔。有同遊者止之曰。此不過幻術耳。烏能噬人。遂操刀直前。蟒張吻怒逆。吞客咽之。衆益駭。

擁貴人急奔。息於三里之外。使數人逡巡往探。漸入寺。則人蟒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喘急如驢。駭甚。初不敢前。潛蹤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竅如盤。試一攀窺。則鬪蟒者倒植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無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之。比樹開而人已死。踰時少甦。舁歸。道士不知所之矣。異史氏曰。張蓋遊山。厭氣浹於骨髓。仙人遊戲三昧。一何可笑。予鄉殷生文屏。畢司農之妹夫也。爲人玩世不恭。章邱有周生者。以寒賤起家。出必架肩而行。亦與司農有瓜葛之舊。值太夫人壽。殷料其必來。先候於道。着猪皮靴。公服持手本。俟周輿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員。接章邱生員周。周慚下輿。略致數語而別。少間。同聚於司農之家。冠裳滿座。視其服色。無不竊笑。殷傲睨自若。旣而筵終。出門各命輿馬。殷亦大聲呼殷老爺獨龍車何在。有二健僕。橫扁杖於前。騰身跨之。致聲拜謝。飛馳而去。殷生亦仙人之亞也。

殷生着猪皮靴。騎扁杖。少時讀之。但覺其奇。不辨是何輿服。後始知明代功令。教坊妓者之夫。所服所乘。定制如此。聊齋去明未遠。當時言此。必人人知爲妓

夫儀式。故絕不復加詮釋。今則僅知綠頭巾者爲龜奴。猶於流俗口中存教坊賤者之體制。猪皮靴及獨龍車。則世罕知者矣。

臨桂倪鴻撰桐陰清話。中有教坊規條碑一則云。秦淮舊院教坊規條碑。余嘗見其拓本略云。入教坊者準爲官妓。另報丁口賦稅。凡報明脫籍過三代者準其捐考。官妓之夫。綠巾綠帶。着猪皮靴。出行路側。至路心被撻勿論。老病不準乘輿馬。跨一木令二人肩之云云。閱之不覺失笑。按倪字雲臞。清道咸間人。尙見教坊碑拓本。今其全文。未知尙有可覓否。所云着猪皮靴。令二人肩一木爲輿馬。卽殷生輿服之所由來也。

教坊碑不可見。其所經見之明代紀載。則有劉辰之國初事蹟云。一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容街中走。止於道旁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王迪管令。此人熟知音律。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

止容商賈出入。據此則猪皮靴并須帶毛。蓋猪皮無毛。亦猝不易辨爲猪皮。可知聊齋所言。及教坊碑所載。皆此帶毛猪皮靴矣。明初令妓婦不許穿華麗衣服。此大反乎人情。皂冠皂褙子。直是苦節婦女行徑。豈可使倚門賣笑者冒之。且奇衺淫侈之服。不令娼妓服之。豈反令良家爲此乎。又禮房管娼妓。直至清末猶然。始以爲關係風化而然。讀此乃知明初立法本意。乃以禮房吏王迪。有幫閒本領。正是使爲烏師之意。與維持風化之旨。正大不同。

綠巾爲娼夫之服。又不始於明代。明程明善嘯餘譜。載詞曲源流。引子昂趙先生言曰。娼妓之詞。名綠巾詞。趙子昂由宋入元。其爲此言。恐不但爲元初娼夫之制服。蓋以綠巾名娼夫所製之詞。以別於士大夫自度之曲。既能成爲名詞。卽必流傳已久。可決其自宋以來。卽以綠巾爲娼夫之標識矣。惟製詞之娼夫。恐非必妓者之夫。止爲優伶之稱。嘯餘譜又言自古娼夫。如黃幡綽鏡新磨雷海青之輩。皆古之娼名也。止以樂名稱之耳。亘世無字。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

郭舍人。倡爲娼本字。此娼夫之由來。後娼與優分爲兩種。遂以妓夫當娼夫。明初。卽以綠巾爲妓夫之服。至今沿用其語。以詬龜奴。此亦一風俗史料也。貴池劉瀘六撰中國賭歷史。中國嫖歷史。未知此條曾否摭入。書此以俟質之。因各紀載闕及綠巾。輒附書焉。

又按殷生爲淄川畢司農之妹夫。明史畢自嚴傳。淄川人。萬歷二十年進士。官至戶部尙書。崇禎八年致仕。又三年卒。殷之公服往畢所。以祝畢司農之太夫人壽。可知其必在明代。聊齋亦述其里中故事耳。猪皮靴。獨龍車。皆當時功令中之物。

小說題跋二

紀周文襄公見鬼事

此則見烟霞小說。他本罕採及者。烟霞小說爲明嘉靖間吳郡陸詒孫所輯。本篇失撰人姓名。所記殊奇突。於當時人物。確可徵信。而其書見鬼事鑿鑿如此。

可謂異聞。

正統辛酉秋。巡撫周文襄公赴京議事。挈予同往。訪先師魏少宰。回途至夾馬營。晚涼。與其冢子仁俊在船面侍坐。文襄見兩岸石槨敗露。忽語予曰。若曾見鬼乎。予曰。不曾。文襄曰。吾曾見一鬼甚奇異。蓋吾鄉廬陵老儒周倘山之魂也。倘山在京求仕不偶。都御史劉觀。延作館賓。與同鄉諸縉紳交往甚久。物故於宣德二年。魂忽附於翰林修撰尹鳳歧之次子。求見諸故舊。於吾尤切。出言成章。詞雖俚淺。而錄之者筆不能及。又能言人禍福。尹公專請諸公相見。欲釋此事。吾時爲越府長史。與文淵何御史。南雲程中書。吏部鄭侍郎之弟同往。四人俱見此子緊閉雙目。面壁而臥。口絕不言。何執牙牌叱咄之曰。甚麼人在此無禮。其子微笑朗吟曰。諸公衮衮盡朝臣。不信陰陽與鬼神。劉觀家中曾識面。如何問我是何人。謂吾曰。長史先生王佐才。連朝相請不輕來。胸中無限不平事。要與從容話一回。又吟曰。昔年承著倘山文。爛若春空五彩雲。久在泉臺樂耽玩。天葩端的吐奇芬。又云。深

辱雄文見遺。不曾致謝。吾曰。令郎已送布四端。卽曰。此土布何足以謝雄文。高吟曰。蠢子來京帶土宜。四端粗布謝相知。如何可潤雄文筆。地下難忘一寸私。又曰。抑庵爲我述行狀。東里與我作墓誌。并諸公哀輓之作。萃成一集。煩公序以冠其端。吾曰。先生今亦奚用此哉。答曰。九泉之下。也是眉目。譬如老尹得一勅命。卽在地下誇耀於人。又高吟曰。尹公事命得焚黃。地下逢人炫寵光。詩序寫來焚與我。九泉之下也煌煌。就呼何繡衣。如何失信不送鳳陽墨與我。何曰。我在鳳陽囘。先生已捐館。故不曾送。卽訝然曰。你欺心。你欺心。你在鳳陽囘。我方有疾。因老劉有事。故不踐言。遂吟曰。百錬玄霜出鳳陽。君曾許我助文房。今朝竟發喪心語。巡按囘時始臥牀。曰。老劉何爲得禍。遂叱曰。老劉好兒子。假如你在浙江巡按囘。送他二織金段子。他何嘗得來。又吟曰。君在浙江巡按囘。織金段子送都臺。如今却說劉公過。此口煩君莫再開。何曰。先生。你曾央我一事。答曰。有表弟王某爲學官。爲進香斗斂盤費。以吾面情。不曾責打。也鈕他一個徒罪。復謂何曰。你央及我的事

如何。何遏之曰。你又央我一事。答曰。有張姓者。因我死了。不曾輕恕他。復謂何曰。你央我的事如何。蓋因織金段子一事。切中心腑。恐洩他事之短。甚難囘言。吾隨阻曰。尙山先生不必窮此事。一向在於何處。答曰。我平生不曾信鬼。今日輪到我做鬼。方才知道有這鬼。且人者日之光。鬼者月之光。日之光能及物。月之光不能及物。吾問何故。曰譬如一件溼衣服。曬在日之下則乾。月之下不能乾。又問之曰。世間多少人。死皆無靈異。惟先生靈異若此。答曰。吾獨不詳月有弦望晦朔。故鬼亦有靈爽寂滅之異也。遍問諸故舊。且挽南雲手吟曰。南雲內翰鳳池仙。筆上生花正妙年。我自沈淪君獨奮。人生窮達總由天。又吟曰。縉紳知己滿朝端。總是相思會面難。此位郎官不相識。手恣絕似鄭天官。蓋鄭天官有事不得來。因遣其弟來致意。以其日前不曾會面。而起疑似之言。南雲問曰。長史先生入後何如。答曰。在京堂上。前程萬里。吾問南雲如何。答曰。也是在京堂上。隨問何繡衣如何。答曰。我不說。我不說。蓋憾其初叱咄之意。强之曰。也是在京堂上。微云。可惜可惜。衆莫

能喻其意。正敘話間。忽厲聲曰。尹公尹公。我借令子聰明。以發我平生不平之意。何故說乃於吾兒而見殃。衆愕然未知其意。蓋尹公以吾輩三四人來。聊致小祭。作祭文遣之。文中云。既不念吾同學。又不念吾同鄉。吾於爾而何負。乃於吾兒而見殃。然此文尙未終篇脫稿。書房與敍話處又隔遠。何遽知其然耶。衆皆奇異。吾問曰。先生欲何爲。答曰。吾無他。惟一念不忘故舊。欲與一會耳。尹公以鄉里之故。特此相累。可於某日備二十桌盛筵。延諸公。更煩長史先生爲主人。會訖則去。必不見殃於其子也。取紙筆來。爲吾列諸姓氏。首東里。次抑庵。次鄭公。次吾。何得第十三。尹得第二十三。其子得三十七。末席言既。其子鼾鼾而睡。移刻卽欠伸張目。驚見吾輩在坐。起與爲禮。問其所言。懵然莫知也。至期。諸公畢集。惟東里以事不赴。其魂又附於此子。稱吾爲主人。備話舊事。盡歡而散。從是降神之事遂息。予因進曰。得無尹公家之不祥乎。文襄曰。何爲不祥。此子其年中舉。予驚異其事。詳記之心中。幾五年矣。惟何公可惜之事不解。後聞何公以禮部尙書致仕在家。其子

喬新爲給事中。與張眞人結姻。眞人被其叔母赴京奏其違法。有旨抄提。給事泄其語。眞人逃竄。有旨窮究其情。何恐禍及。遂自經死。其謂可惜者爲此也。弘治元年三月望日述。

辛酉爲正統六年。正周忱撫吳之後九年。忱謚文襄。江西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由庶吉士入刑部。浮沈郎署二十年。洪熙改元。稍遷越府長史。宣德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用大學士楊榮薦。遷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正統五年。以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十四年。再以九載滿進戶部尚書。尋以江西人不得官戶部。乃改工部。仍巡撫。景泰二年致仕。四年卒。明史本傳中事實與本篇相關者如此。忱爲越府長史。在宣德五年以前。所云老儒周尙山病故在宣德二年。則見鬼事必在宣德二年至五年之間。本篇作於弘治元年。距忱歿之景泰四年已久。故稱忱謚。

作此篇者必係吳中一科目人物。爲蕭山魏文靖驥之門下士。驥本傳。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及其門者當在此時。則作者殆松江人。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實授。八年改禮部。則六年正爲吏部左侍郎。故稱少宰。景泰元年。驥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年七十七。成化七年。年九十八。御史梁昉奏人瑞乞下所司。帝遣行人存問。使命未至而卒。故於弘治元年作此篇時稱先師也。明吏部權最重。外官至京。恆覓吏部有淵源者爲便利。文襄賢者亦不免此。此亦見當時政界風習。棗林雜俎。宣德時令巡撫歲八月赴京議事。正統初當尙沿之。

明史劉觀傳。洪武十八年進士。永樂十三年。由禮部尚書改左都御史。仁宗嗣位。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帝厭其煩瑣。尚書呂震大理卿虞謙希旨劾奏。觀復令十四道御史論其誣妄。以是爲輿論所鄙。時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尙。歌妓滿前。觀私納賄賂。而諸御史亦貪縱無忌。三年六月。朝罷。帝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爲甚耳。榮曰。永樂時無踰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觀。又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帝乃出觀視河道。以佐爲右都御史。於是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觀並其子輻。諸贓汚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疏辯。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枉法受賕至千金者。觀引伏。遂下錦衣衞獄。明年。將置重典。士奇榮乞貸其死。乃謫輻戍遼東。而命觀隨往。觀竟客死。七年。士奇請命風憲官考察。奏罷有司之貪汚者。帝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安得肅。觀本傳大略如此。本篇所云二織金段子。所云老劉好兒子。於觀與其子輻之貪瀆情事均合。周尙山作劉氏館賓。當時代何文淵致苞苴。明見於篇中。又云因作館賓。與同鄉諸縉紳交往甚久。則可見要人之門客。爲衆所輻湊。永樂洪熙宣德爲明政最清明之時。而風尙有如此。專制時代。固不能外此窠臼也。觀敗在宣德三年。編中言周物故在宣德二年。則所

云老劉得禍。乃見鬼時語。又言我方有疾。因老劉有事。故不踐言。則宣德二年周有疾未死時。劉敗兆已見。行賄者已束手。故幷送周之鳳陽墨。亦不踐言。官場之可笑。就見鬼篇中無意透露。眞古今一轍矣。

何文淵史無傳。見其子喬新傳首。江西廣昌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東四川。宣德五年。用顧佐薦。賜敕知溫州府。文淵曾按浙。見本篇。史未備載。五年出知溫州。則本篇所稱何繡衣。亦可證其爲宣德五年以前事。與周忱之爲長史。年月相符。顧佐乃代劉觀爲都御史者。觀爲都御史。文淵賄以二織金段子。後未坐賄敗。又以顧佐薦出守。蓋亦善承長官意旨者。景泰卽位。自吏部左侍郎進尙書。東宮建。加太子太保。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憸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幷劾旋。御史曹凱復廷爭之。遂與旋俱下獄。聰疏有囑內臣語。太監興安請詰主名。聰不敢堅對。乃釋文淵命致仕。此本篇所云以吏部尙書致仕者也。傳又言英宗復位。削其加官。則以不慊於景帝之有太子。因削

太子太保。又云景泰中易儲詔書。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懼而自縊。時喬新已登景泰五年進士。官南京禮部主事。奔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揭稽爲巡撫時。嘗薦黃玹。且代草易儲疏。皆被徵。比對簿。父妾斷指爲諸郎訟冤。獄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易儲在景泰三年。文淵致仕在景泰四年。俱見本紀。黃玹史無傳。見景帝子懷獻太子見濟傳。玹係廣西土官都指揮使。懼罪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發易儲議。帝喜。釋玹罪。進階都督。詔所謂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是爲英宗與景帝交惡之一大案。文淵實以此案自經。怨家摭他事傾陷。其實怨家亦在易儲案中。乃適授喬新以反訐之柄。帝王一時恩怨。牽動士大夫無數攻訐。情事可慨。本篇言文淵自經之故。乃與史不合。當緣揭稽所摭。本是別生支節。所謂諸子迫之云云。正指張眞人等事。史略此語。正賴本篇可以考

見。又按史方伎張正常傳。元時賜號天師。太祖改授正一嗣教眞人。再傳至曾孫元吉。乃在景泰間。其兇頑不法。廷訊論死在成化五年。文淵死於天順初。與元吉論死時事無涉。但以元吉行事而論。嗣職在景泰間至天順初爲其叔母奏違法。亦所容有。張眞人世居貴溪。何氏以江西鄉里之誼。與有姻戚。亦近事實。故知本篇所述何文淵之結局。雖與史徵異。正未嘗不確有當時之傳聞也。惟云詳紀之心中幾五年矣。當作幾十五年矣方合。蓋自正統六年聞周文襄之言。至天順初聞何文淵之死。正十五年左右。余所見煙霞小說。坊刻極陋。訛脫固甚多矣。

翰林修撰尹鳳岐。史無傳。本篇所敍。當是廬陵人。鬼語稱係同鄉。蓋所述皆江西人。而尹尤爲同縣。故魂附其子也。黃暐蓬軒別記云。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儒士應賢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五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尹官

翰林。在宣德中。當卽本篇之尹修撰。然本篇名鳳岐。別記名岐鳳。或有一誤。俟更考。進士題名碑錄。永樂十六年戊戌科。二甲第五名尹鳳岐。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明楊相士奇。王尙書直。均臺閣老成。文詞有重望。且均江西泰和人。士奇集名東里集。直集名抑庵集。均見明史藝文志。鬼語所謂抑庵爲我述行狀。東里與我作墓志。正指楊王二人也。宣德間。士奇當國已久。年輩亦高。建文初修太祖實錄。以史才薦召入翰林。王直舉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歷事仁宗宣宗。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其洊陟卿貳。蓋在正統改元以後。鬼設筵請東里首坐。抑庵次之。鄭侍郎第三。鬼意乃重楊王之文。報其行狀墓誌之誼。今刻本東里集無周尙山墓志。抑庵集未檢。

中書舍人程南雲。史無傳。附見沈度傳。度善書。以書法簡入翰林。與吳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選。登入翰林。仍給縣丞祿。歷十年。始授中書舍人。於六書本

原。博考詳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來。殘碑斷碣。必窮搜摹搨。審度而辨定之。得其傳者太常卿南城程南雲也。史傳略文如此。本篇亦稱程爲中書。當是宣德間所歷之官。程與沈滕陳諸書家同傳。皆供職中書者。鬼詩亦稱之曰鳳池仙。曰筆底生花。身分自合。又曰我自沈淪君獨奮。蓋有引爲同調之意。非科目起家。挾筆墨以干祿。蹊徑與鬼之在生時相類。後問所至。鬼言也是在京堂上。則史稱太常卿。當是程歷官之終境。與鬼語亦相符也。

吏部侍郎鄭某。獨不能詳其何人。宣德間爲少宰之江西鄭姓。史傳無所考見。今不能詳。當再考。又周忱傳江西人不得官戶部一語。據談遷棗林雜俎。凡有漕省分士大夫。不爲戶部。倪元璐之長戶部爲特典。明史倪元璐傳。祖制浙人不得官戶部。元璐辭不許。可知南漕病民。明帝亦知之。特專制時安心病此數省。恐有思補救者。則錮數省人不爲戶部。令他省不負擔漕事者。協以病之。後來蘇浙人呼號賦重之累。而他省輕賦之人。起而駁詰。不以爲愧。正沿明代懲

罰蘇浙人之意。積久而視爲當然。至財政不統一乃止耳：

丁香花

進步黨本部。自石橋別業遷新宅。其地址在太平街太平湖之間。俗稱七爺府。謂前清醇賢親王之所居也。醇邸行七。故曰七爺。此人人能言之。今考此宅之有名於。世。不。在。爲。醇。邸。時。而。在。未。爲。醇。邸。以。前。蓋醇賢親王奕譞。爲宣宗子。當宣宗時。此宅爲繪貝勒所居。繪貝勒名奕繪。與醇邸爲兄弟行。而爲高宗之曾孫。高宗第五子榮純親王。瑜貴妃所生子綿億降襲郡王。是爲榮恪郡王。恪王子郎繪貝勒。蓋自榮邸受封。至此三世。此亦當時一榮國府也。貝勒篤好風雅。著有明善堂集。自號太素道人。又號幻園居士。名奕繪。太淸集有與子章聯句詩。子章疑爲太素之字。生於嘉慶四年己未。至嘉慶乙亥丙子間。恪王薨。貝勒襲爵。時年十七八。道光五年乙酉秋。授散秩大臣。時年二十七。明年丙戌。管理宗學。十年庚寅秋。管理御書處及武英殿修書處。是年冬。授正白旂漢軍都統。時年三十二。至十

五年乙未罷官。專意享閒散之福。時年三十七。又三年為道光十八年戊戌。年四十而卒。

貝勒生長富貴。酷嗜吟咏。所著明善堂集。內分詩詞兩種。詩曰流水編。詞曰南谷樵唱。有側室曰顧太清。名春。字子春。號曰太清。蓋與太素為偶。世常稱之曰太清春。太清工詞翰。篇什為世所寶。世之愛重太清。什伯於太素也。昔王幼遐侍御畢生專力於詞。論詞至滿洲人。常曰。滿洲詞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而已。太清常自舉其族望曰西林。自署名曰太清西林春。其姓顧。乃見之惲珠所選國朝閨秀正始集。集有顧子春小傳。顧詩集。名子春集。今傳刻之本。名天遊閣集。蓋與正始集所載不侔。意當時太清集尙未定今名也。抑太清尙有詩集。名東海漁歌。或總名為子春集。而詩稱天遊閣。詞稱東海漁歌耳。

東海漁歌與南谷樵唱相配。亦卽太清配太素之意。想見閨房唱和韻事。然南谷乃貝勒自營之佳城。別墅存焉。取名詞集。乃實有其地。太清專就對偶求之。以東

海對南谷以漁歌對樵唱意惟以示其唱隨之雅與好合之致焉耳太清後亦從葬南谷冒鶴亭太清遺事詩有云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低徊是詩首句言其生時之邸第二句言其死後之葬地三句上半言其貌下半取再顧傾人國之意闇合其姓四句乃掀然大波爲人間一宗公案此余之所以有此篇之作冀爲昔人白其含射以留名士美人之眞相者也其詳俟續續言之

太清不但豐於才貌尤極美冒鶴亭校天遊閣集於太清春遊詩後綴一節云太清游西山馬上彈鐵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見者謂是一幅王嬙出塞圖也風致可想鶴亭序言少時聞外祖周季況先生星詒言太清遺事綦詳此當是其得之周先生者東坡賀新涼詞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讀此半闋已覺灑然移情鶴亭述太清之貌僅着此數語幾與

坡詞並美一妙在扇手一色一妙在琵琶與手之黑白俱極端也

太平湖邸第今適爲進步黨本部所在貝勒詩有太平湖巷吾家住車騎翩翩侍宴還之句自注云邸西爲太平湖邸東爲太平街所指極確余嘗一至此宅見政黨作此豪侈氣象不忍再往夥涉爲王此似偉人舉動奈何以政客效之嘗謂天下至可寶貴者名士美人至不可羇邇者議員政客滄桑之刼王侯第宅易新主者多矣長安似奕何必百年讀少陵秋興之詩可勝憑弔顧太平湖一宅獨以昔日至可寶貴之遺址居今日至不可羇邇之人尤爲奇厄因成二絕云太平湖水明如鏡可有丁香倘着花一自淮南輕拔宅空令雞犬住仙家百年風貌憶傾城忍使微雲滓太清當日近前頳玉頰牛羊邱壠若爲情丁香花公案詳後太清與太素同庚生嘉慶四年距今百十五年其入居太平湖邸以來蓋必在百年左右微雲滓太清用晉人語示爲太清辨誣之意古詩今日牛羊上邱壠當時近前面發紅黃士美人古今同慨

成容若爲康熙權相明珠子世稱爲卽紅樓夢中之賈寶玉者也以太淸詞與之相配皆足動人遐想丁香花公案者龔定庵先生道光己亥出都是年有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中一首云空山徙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自注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世傳定公出都以與太淸有瓜李之嫌爲貝勒所仇將不利焉狼狽南下又據是年雜詩至冬再北上迎眷乃不敢入國門一詩云任邱馬首有箏琶偶落吟鞭便駐車北望觚稜南望雁七行狂草達京華自注遣一僕入都迎眷屬自駐任邱縣待之又一詩云房山一角露崚嶒十二連橋夜有冰漸近城南天尺五迴燈不敢夢觚稜自注兒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於雄縣又請乃又進次於固安縣據此則次且其行若有甚不願過闕下者說者以此益附會其詞謂有仇家足憚至道光二十一年定公掌教丹陽以暴疾卒於丹陽縣署或者謂卽仇家毒之所謂丁香花公案始末如此

定公集最隱約不可明者爲無著詞一卷又有遊仙十五首等詩說者以其爲綺

語皆疑及太平湖此事宜逐一辨之無著詞選於壬午刻於癸未則作詞必在壬午以前遊仙之作在辛巳自注爲考軍機不得而作當可信要之作此者在道光初元至十九年己亥出都安有此等魔障亙二十年不敗而至己亥則一朝翻覆者定公集所有綺語除蹤跡本不在都門者不計無著詞遊仙詩按其年月皆不當與太平湖有關惟丁香花一詩非惟明指爲太平湖且明指爲朱邸自是貝勒府之花其曰縞衣人者詩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謂貧家之婦與朱邸之嬪相對照而言蓋必太清曾以此花折贈定公之婦花爲異種故憶之也太清與當時朝士眷屬多有往還於杭州人尤密嘗爲許滇生尙書母夫人之義女集中稱尙書爲滇生六兄有許滇生司寇六兄見贈銀魚螃蟹詩以致謝一首時在己亥新年定公亦杭人內眷往來事無足怪一騎傳箋公然投贈無可嫌疑貝勒卒於戊戌七夕見集中時太清已四十歲蓋與太素齊年當三十二歲時太素正室妙華夫人先逝冒鶴亭詩所謂九年占盡專房寵四十文君儻白頭者也己亥爲戊戌之明

年貝勒已歿何謂爲尋仇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蕩檢之時循其歲月求之眞相如此

太清集有戲擬豔體四首觀其編年之次當是道光十年庚寅作詩云亞字闌干曲徑通美人家在綠楊中秋千小院閒金索芳草長隄老玉驄流水飛花隨去住斷虹殘日各西東武陵洞口雲深處蹤跡難尋踏雪鴻十二珠簾控玉鉤晴絲花片總纖柔朱闌寂寂雙飛燕綠水沉沉數點鷗楊柳樓臺經過處碧桃門巷記曾遊美人一去餘芳草斷雨零雲古渡頭細草穠花各斷腸美人去後有餘香巫峯挾雨原非夢洛浦臨波太近狂日暮藤蘿空密密天寒修竹自蒼蒼廻環江水無窮碧可許相隨一泛航采采芙蓉洛浦姿碧闌晴雪落花時一溪春水浮山影盡日靈風颭柳絲玉笛閒吹翻舊譜紅牙低拍唱新詞娉婷合是神仙侶小謫人間跡去遲觀此可想其風致定公風雅好事太清詞翰徧傳諸公間集中投贈題咏如潘芝軒尙書阮芸臺相國皆有斯文聲氣之雅其餘宗室王公如定郡王之流

恆有篇什相投定公與太清據丁香花詩眷屬本有往還詩詞酬答事所容有太
素逝後長子載釣襲冏山貝子與太清極不相能變亂太素存日所經營之手澤
不恤南谷墳塋屢[illegible]太清集中則造作蜚語以誣太清當是載釣輩所為太清於
戊戌七夕遭太素之變旋於是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姑命移居邸外賣金鳳釵購
宅詩載集中詩有亡肉含冤誰代雪之句用漢書蒯通傳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
怒而逐之事具見家難之作太素存日之情好一變為家庭相怨之媒當時想有
以太清文采跌宕與內言不出之旨相違因有流言涉及定公輩者故士大夫間
口耳相傳至今以為談柄然定公己亥出都雜詩所憶尚在太平湖之丁香花其
時太清實已移居詩自憶花乃與其人無預可以推見太清出邸居西城養馬營
集中有一題云自先夫子薨逝後意不為詩冬窗檢點遺稿卷中詩多唱和觸目
感懷結習難忘遂賦數字非敢有所怨聊記予生之不幸也兼示釗初兩兒此詩
中有斗粟與尺布有所不能行二語則家難作於載釣之嫌惡其弟可見養馬營

宅即見此詩自註地近平則門蓋距大平湖數里矣文人附會何所不至太淸遺事發自冒氏冒氏附會之跡更有一奇太淸集有六月十五日山東苗道士寄來七寸許小猴一雙每當飼果必分食之似有相愛意詩以紀之一首冒氏於詩後忽綴一語曰此亦長安俊物也驟見之不知爲何意意其賞此猴耳既而按定公己亥雜詩太平湖丁香花之下一首爲憶北方獅子貓詩云繾綣依人慧有餘長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門第歌鐘歇猶辦晨餐二寸魚長安俊物字出此冒氏蓋以與定公注射也幸而太淸自咏小猴設亦有咏獅子貓詩則將謂與定公所憶同是一貓矣太淸負盛名定菴才調尤爲世人宗仰得紐爲一談自足風靡一世冒氏校刻太淸集在淸宣統元年己酉嗣是而後乃有丁香花公案之傳言或者即冒氏據太平湖之地名牽合龔集而造爲此言今乃藉藉人口遂不知其所自起歟抑冒氏自稱爲得聞太淸遺事於周先生此遊談亦爲周先生所口授從前說則造因直始自冒氏從後說則如余前段所述當時自有一多口之由來未可知

也。

太清與太素伉儷之篤。兩人集中互見之。太清自題道裝像云。雙峰丫髻道家裝。迴首雲山去路長。莫道神仙顏可駐。麻姑兩鬢已成霜。此道光十四年甲午太清三十六歲作也。味詩意。疑其顏鬢早衰。冒氏按曰。像爲道士黃雲谷畫。太素有題詞。詞云。全眞裝束古衣冠。結雙鬟。耐可凌虛歸去。洞中天。游徧洞天三十六。九萬里。閬風寒。榮華兒女眼前歡。暫時寬。無百年不及芒鞋踏破萬山顚。野鶴閒雲無掛礙。生與死。不相干。蓋臨江仙也。是年太清生一子。名載同。在太清爲第三子。在太素諸子中爲行九。載同以正月五日生。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痘殤。太清哭兒詩云。同兒未週歲。一旦捨我死。誰謂久能忘。老淚無時已。此亦非妙年人吐屬矣。太素亦有哭子詩八絕。中一首云。文章願同汝母好頭角不類諸兒癡今年冬令大不利。祭友文。又哭子詩。自註王伯申先生歿於十一月二十四。有祭文一篇見文集。又有詩中自註。先是自三兒載釗痘殤後。兒女皆倩老潘種花。今春潘翁歿。其

子於九月間强與種痘。不出。妄云其子無痘。至臘月初間病。伊又用竈底抽薪法。與尅削和解藥。蓋恐見苗也。至月半病亟。始更俄羅斯秦醫。名婆爾斐里者。治之以截風油浴之以芳草。故又遷延七日乃死。云云。冒鶴亭太清遺事詩云一夜瑤臺起朔風凋殘金鎖淚珠紅秦生晚遇潘生死腸斷天家鄭小同冒詩故楚楚有致太素之無時不繩太清才美詩詞中恆可覘之載同之生也與太清同日。蓋太清生日亦爲正月初五太素生日爲正月十六。太清本與太素同庚以生日論太清又長於太素十一日也太清有上元後一日恭祝夫子四十壽詩其前一首即四十初度詩其先後之序固如此太素之生。在其父榮恪郡王三十六歲時。太素於三十六歲生載同此亦同之一義太素生同兒詩云。先考三十六生余頗憾遲我年三十六同兒生亦奇生日同伊母生年同我期祝兒同父母名同字同之當時備見家庭之樂琴瑟之好豈意此子旋殤數年太素亦化去家難復作婦姑勃谿日迫使出邸別居好景無常可以慨矣

太清之出邸亦非流離失所也太清生三子四女長女孟文行二早適超勇親王車登巴咱爾道光乙未太清三十七歲時即有送二女孟文郡君往察哈爾避暑詩則其出閣必更在以前集中出邸一詩題云奉堂上命攜釗初兩兒叔文以文兩女移居邸外無所棲遲賣金鳳釵購得住宅一區賦詩以記之載釗係太清長子行五載初係太清次子行八載同殤行九次女仲文行四適一等子博昌出嫁亦在前道光丙申太清三十八歲時有上元前一日同夫子攜載釗載初兩兒叔文以文兩女遊白雲觀過天寧寺看花作一詩仲文已不在內出邸時所攜子女亦無仲文至辛丑十二月十八日釗兒娶婦喜而有感詩中門闌多喜壻乘龍句下始載二女孟文適超勇親王車登巴咱爾四女仲文適一等子博昌六女叔文許字承恩公崇端云云叔文名載通第四女以文名載道行七載通載道之名見集中辛丑七夕先夫子下世三週年矣率六女載通七女載道八兒載初恭謁南谷因五兒載釗有恙未克同來晨起同通兒清風閣看初日有感詩有當年舊句

難忘却之句。自註丙申春。同先夫子淸風閣曉望。有高閣延朝日晨妝對遠山之
句。可勝今昔之感。載釗娶於棟鄂氏。少年風雅有父風。婦秀塘亦能詩。太淸晚景。
頗不落漠。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太淸年四十三時。有孝烈將軍記並序一首序云。
今年閏月釗兒有事往完縣謁孝烈將軍祠見有元明碑欲搨之苦無其器遂向
村叟討得破氈帽自搨成攜歸既喜且感喜者五兒所好頗類其父感者先夫子
平生好古更兼考據精詳未得見此云云又萬松涵月歌並序一首序云五兒載
釗今年有事往完縣見糧店中有石缸蓋問其值乃二百五十文遂以茶葉五斤
易之主人靳某歡然相贈載歸獻予其石徑過古尺二尺六寸滲青色上有墨色
松影排比者偃蓋者垂枝者橫斜濃淡遠近分明黛色參天蒼皮溜雨歷歷如畫
大有王叔明曹雲西筆法錫名曰萬松涵月鐫於其上卽命工人斲木以爲架遂
作此歌云云是兒頗不惡計其年止十七耳而好尙如是娛親之道如是夫何間
然釗以辛丑三月二十四日奉差往完縣査勘地畝。是年爲閏三月。至七月初九

始返。七月初九又爲釗生日。俱見集中。

又其出邸。亦非告絕於姑。道光二十年庚子詩。十月七日先夫子服闋。因太夫人抱病。未果親往。謹遣載釗恭詣南谷。痛成六絕句。中多親老子幼之詞。婦姑之間。恩意自在。不過因載鈞與釗初輩兄弟不相容。挾其祖母以爲難。避居邸外。免勃谿耳。嫠居不廢吟咏。南中士大夫阮許諸家眷屬。恆以詩詞相贈答。亦頗與文讌其間。謂有人仇定公。至謀毒斃定公。自己亥出都。至壬寅歿於丹陽署。據言者謂皆以丁香花案爲累。至接眷不敢入都。易簀不能正命。事蹟殊枘鑿。其不肯再入國門。定公淸興所至。原難以常理論。但觀其出都時。並非狼狽。以己亥四月二十三日行。不攜眷屬。傔從雇兩車。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石屏朱丹木爲治裝始成行。當時與諸公別詩。多至十有八首。所別者數十百人。如別己丑同年則云。同年留京者五十一人。忽忽難徧別。八君及握手。一別者也。詩曰。五十一人皆好我。八公送別益情親。他年臥聽除書罷。冉冉脩名獨愴神。其與宗室諸公別也

一則別鎮國公容齋居士自注居士睿親王子名裕恩好讀內典徧識額訥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囘部及滿漢字又校定全藏凡經有新舊數譯者皆訪得之或校歸一是或兩存之或三存之自經典入震旦以來未曾有也詩曰龍猛當年入海初娑婆曾否有倉佉祇今曠刼重生後尚識人間七體書又有別共事諸宗室詩曰聯步朝天笑語馨佩聲耳畔尚泠泠遙知下界覘乾象此夕銀潢少客星似此則從容出都與人無忤安有如世之所傳避仇出走情事宗室尤多相契可知蜚語之無因惟湯海秋詩後集有贈朱丹木結句云苦憶龔儀部筵前賦白頭自注往時丹木入都值定庵舍人忤其長官賦歸去來今舍人已下世矣云云則定公因忤長官而去有明徵也其行又以尊人闇齋先生年逾七旬從父文恭公適任禮部堂上官例當引避乃乞歸養耳

太素子女九人太淸所出者七其餘二人集中亦俱可考蓋合子女而計行第尚有長與三兩兒當爲正室妙華夫人所出長載鈞卽襲職者三載欽亦以痘殤已

見前據冒氏校太清集附注載鈞襲貝子後無子其嗣子溥楣襲奉恩鎭國公以宗系論載鈞嗣子當仍是釗初等之子載鈞別無同出之兄弟成丁而有子者則太素世爵當仍爲太清諸孫所襲也太清集名天遊閣此閣係邸中一處當是屬太清燕息之所集中有丙申夏至同夫子登天遊閣詩可證其在邸內決非後來養馬營賃宅中物壬寅又有穀雨日同社諸友集天遊閣看海棠庭中花爲風吹損祇妙香室所藏二盆尙嬌豔怡人遂以爲題各賦七言四絕句一題時在太素歿後四年讌集仍在邸中合之前一年庚子詩所云太素服闋之日以太夫人病未親詣南谷可知姑婦之間猜嫌旋釋其復歸邸中不知在何時集中庚子七月二十一日南谷守兵報室頂爲山水傾陷當初設立護衛一員辦理山田事務自載鈞承襲後撤回惟留兵丁五人而已今伊所信用者多負販廚役等賞賜無節皆諂媚小人不諳大事雖有舊臣數人略有規諫者輕則罰俸重則斥革終日昏昏惑於羣小故祭祀籩豆之事置之不問無奈釗初兩兒皆在幼年衣食尙不給

况於修葺乎思量及此五內焦灼得不痛哉云云似此時尚未復歸於邸自後卽無詆載鈞之語至十月間有侍太夫人病之言意姑病而家難亦紓乎壬寅元日試筆詩註國朝定制王公子弟十八歲行冠禮釗兒生於乙酉本年元日受二品頂戴蓋載釗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已娶婦至是冠而受章服太清是年四十四歲也歷考集中太清晚景大略如是

冒氏弁言謂太清或曰吳人或曰顧八代之裔顧八代係旗籍太清是否其裔則未可知所謂吳人殆疑其爲漢族或以量珠所聘而充下陳者此則不然太清生長京師道光十三年癸巳有次夫子清明日雙橋新寓原韻詩自注余二十五年前侍先大人曾遊此寺雙橋寺在暢春園宮門西新寓爲海淀寓園蓋幸園時諸臣趨朝之所有力貴豪卽其地置別業或假寓挈眷而居是年太清年三十五二十五年前則爲十歲隨父來遊非久居京師之人安有挈幼女遠遊海淀者倘亦趨朝者之一歟又有食鹿尾詩云海上仙山鹿食苹也隨方貢入神京晚餐共飽

一條尾郎有鄉心逐物生因海上之鹿而起鄉心其故鄉必爲吉黑瀕海產鹿之區可知夷考太清母家父母蓋早歿有兄弟姊妹集中四十初度詩百感中來不自由思親此日淚空流雁行隔歲無消息詩卷經年富唱酬過眼韶華成逝水驚心人事等浮漚那堪更憶兒時候陳跡東風有夢不是爲父母歿而有兄弟姊妹也兄字少峯或稱仲兄未知郎一人否乙未有中秋寄仲兄詩云茫茫四海少朋儔應似東坡念子由今歲秋來寒特早西風和淚寄羊裘丙申又有歲暮寄仲兄用東坡和子由苦寒見寄韻中有旅食恐不周多病凋豐顏一月兩寄書一書五六篇告我客中事略有好因緣縣令與之遊我聞心喜歡吾兄本書生所餘惟青氈等語則業儒而作州縣幕賓者妹名霞仙戊戌有往香山訪家霞仙妹詩香山爲西山之一支宸垣識略有香山買賣街爲靜宜園守備署所在則其妹亦家京師者集中往往有往來香山蹤跡庚子有四月十四日同家少峯兄霞仙妹攜釗初兩兒游八寶山以首夏猶清和爲韻成此五律一題又次仲兄韻之詩頗多攜

諸女伴遊讌之詩亦往往有霞仙在內辛丑有題楚江姊丈奕湘畫墨牡丹詩冒氏校注謂楚江爲果毅親王之後襲奉恩鎭國公諡曰恪愼此必有所據其稱曰姊自是太清之姊太素之姊妹集中稱姑有輓大姑富察郡君詩可證弟名知徵辛丑有三月光陰五更風雨多病懷人殊覺無聊恰值知徵弟過訪細論篆法可謂良有宜也一詩中有幻園弟子眞無愧句自注知徵篆法受之太素道人則弟亦嫻文藝且於太素有傳習之雅此太清母家人物之可考者

太清名盛當時文士多有得一贈答爲幸者陳雲伯以風流自命多與閨閣唱酬酷摹隨園刻女弟子詩故事太清集庚子詩有一題云錢塘陳叟字雲伯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館詞鈔中多綺語更有碧城女弟子十餘人代爲吹噓去秋曾託雲林以蓮花筏一卷墨二錠見贈予因鄙其爲人避而不受今見彼寄雲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題其春明新詠一律並自和原韻一律此事殊屬荒唐尤覺可笑不知彼太清與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韻以紀其事雲林爲德清許周生先生

之長女與太淸極密雲林表姊汪允莊爲陳雲伯子婦汪有自然好學齋詩鈔中言太淸曾託許雲林索題聽雪小像效花蕊宮詞體題八絕句報之則太淸於陳許諸家俱有閨中文字之契獨以雲伯假名代作以侈聲氣乃痛詆之殆其春明新詠體非大雅耶抑雲伯與定公爲同里於當時蜚語有所關合耶要之太淸雖嗜文藝然不墮時流綺障此可見也

太淸集僅有天游閣詩集行世其東海漁歌半塘王氏所常以不得漁樵二歌爲恨事者卽朱希眞樵歌及此也半塘後卒得樵歌付梓而漁歌杳然冒氏集首弁言則曰今年春黃陂陳士可參事穀得此册於廠肆凡詩五卷闕第四卷詞四卷闕第二卷中多割裂蓋當時未經寫定之本略爲排比間加考證以詒好事云云又集中柳枝詞十二首後冒云此十二首太淸有朱筆自題其上曰此移入東海漁歌集則爲太淸所手定之本矣據此則冒從陳士可所獲之本付校陳所獲本自有詞四卷但闕一卷卽東海漁歌亦見於世何以册尾僅載况夔笙蘭雲菱寢

樓筆記一則。轉錄其詞四首。況氏筆記仍以未得漁歌爲恨。並言天遊閣詩寫本。己丑春余得於廠肆地攤。東海漁歌。求之十年不可得。僅從沈善寶閨秀詞話中得見五闋錄其四云。冒既得太清詞。何以仍用況氏筆記所錄四詞。示漁歌之一斑。然則前弁言謂。何以不并付刊。卽有去取。亦應自出手眼。何以仍況氏未見漁歌口吻。且況氏與半塘所恨而陳與冒得見之。卽不付刊。亦當有一番欣幸。何竟前後截然不同。若天游閣集寫本。則況氏已得之。未知與此同否。中不闕第四卷否。抑此本實卽況本。故並無漁歌。所謂陳士可所得。乃甕言耶。皆可疑也。

按冒君於報章見此稿。卽來訪云天游閣集後所引況氏筆記。實係舊筆。既得東海漁歌後。付梓時忘未删除。又漁歌所闕第二卷。近又得之。補印入集。板存西冷印社云云。至太清事蹟。冒君謂無以難我。然終信其舊聞爲不誤。並非由己始倡此言。丁香花詩以縞衣人三字。指爲定公眷屬。冒君謂用詩語爲解會意甚正當。故無可非難。至長安俊物一語。當時本關合定公詩。語甚含蓄。經僕

揭出。遂爾透露。言次若有微慍也。定公與太清事。今京師士大夫。多爭言其確者。如羅癭公之流是已。存此與世人永久質之。一時喜新好異之談。固未能以此折其雅興耳。

清史稿皇子世表五。永琪高宗第五子。乾隆三十年。封榮親王。三十一年薨。諡曰純。綿億。永琪第五子。乾隆四十九年封貝勒。嘉慶四年晉榮郡王。二十年薨。諡曰恪。奕繪。綿億第一子。嘉慶二十年襲貝勒。道光十八年卒。載鈞。奕繪第一子。道光十八年襲貝子。咸豐七年卒。溥楣。載釗第一子。載鈞嗣子。咸豐七年襲鎮國公。同治五年。緣事革退。據此則載鈞無子。承襲時乃以載釗子爲嗣。咸豐七年以後。榮王之後。已爲太清所出之子承大宗矣。太清是年若在。亦不過五十九歲。集中不見壬寅以後所作。殆已歿於壬寅後。不及見也。

表又云。載釗。奕繪第二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一等輔國將軍。光緒七年卒。追封鎮國公。溥芸。載釗第三子。同治五年。襲鎮國公。光緒二十八年卒。毓敏。溥芸第

二子。光緒二十八年。襲鎭國公。宣統三年卒。據此則載釗第一子旣承大宗襲爵。緣事革退之後。又以載釗第三子承襲。再傳至毓敏。襲十年。卒時恰當改革。亦可謂與國同休。榮府傳人皆載釗所出之後也。載釗卒時年五十七。表又云。溥莒載釗第九子。光緒七年襲奉國將軍。此爲襲載釗本支之爵。襲後無文字可紀。當是國變乃已。表又云。載初奕繪第四子。咸豐七年。封輔國將軍。同治元年。緣事革退。是載初亦有爵。受自載鈞歿之年。旋失爵。表於無爵者不載。要之榮府後。盡具於是。卽太素之裔。惟釗初有後。皆太清所出。乙亥三月補記。

字貫案

許嗣茅緒南箏談。江西王錫侯字貫一獄。羅織甚衆。夫錫侯以小儒而欲正字典之訛。狂悖甚矣。其得禍也固宜。據此則字貫之得罪。乃在與字典有出入。不悉遵其體例耳。

字貫原書。今不可見。從友人處借得王錫侯之經史鏡一書。於其序跋中。頗可考見錫侯之爲人。蓋亦一頭巾氣極重之腐儒。與戴名世略同。斷非有非薄清廷之意。戴則以古文自命。王則以理學自矜。俱好弄筆。弄筆既久。處處有學問面目。故於明季事而津津欲網羅其遺聞。此戴之所以殺身也。於字書而置康熙字典爲一家言。與諸家均在平隴之列。此王之所以罹辟也。

經史鏡自跋云。先曾叔祖良地公積書甚富。手鈔亦不下數十種。子一早夭。其書悉歸於我曾祖良巢公傳祖崇金公考貞生府君。世守未失也。侯生五歲。從先兄景雲破蒙。八歲通訓詁。竊藏書讀之。不忍釋。又恐父兄以爲妄污簡籍也。日昃預藏其膏。夜閉戶篝燈閱之。津津乎有味其言也。雍正甲辰。齒十二矣。兄始命做舉業開講。未幾。自擬題成文三篇。（有朋自遠方來過則勿憚改由水之就下）兄閱之。以爲通順。不加點竄。後又從族兄仲吉先生遊二年。同學者見日與先生討論今古以爲厭。多忌嫉之。且訕笑之。於是誓不他學。有大宗祠離家百步。鎖閉一室。

水漿茶飯。從地栿下穴孔而進。先考先妣。囑家人朝夕無缺。由是見識日廣。輯故事提要錄八十餘卷。乙卯竣事。丙辰連受知於謝鵝峯學博。錢孺堂明府。于北埜學憲。遂靑一衿。家本貧也。然最恥向人言貧。稍有又好爲人周給喜延賓朋。無錙銖積。心本粗。性亦帶俠。見有强凌弱。衆暴寡。蔑理法以肆毒鄉里者。經論必面斥其非。傾囊弗恤也。利害弗顧也。嘗書聯自警曰。莫倚英豪常帶俠。須知大智每如愚。奈數十年來。族姓凌替。强暴屢肆外侵。愚身當其弊。支撑竭蹶。族運不濟。身運尤乖。困於諸生中。歲十有五。濫厠賢書中。今且二十七載矣。九上春官。每當榜落之時。碌碌風塵。茫茫身世。百感交集。殆難爲懷。然遇雖窮而心愈堅。身雖勞而志不懾。每念貧賤憂戚。玉女於成之語。輒激昂自勵。日向故紙搜求。嘗編集唐詩試帖詳解。國朝試帖詳解。書法精言。國朝詩觀。西江文觀。王氏源流。望都縣志。感應篇注。若干卷。字貫數十卷。皆已梓行。唯故事提要錄藏於篋。今此經史鏡八十卷。則固竭區區之精力而爲之者也。寒畯苦無購書之力。尤苦於無讀書之暇。偶得

未見之書。如獲奇珍。寢食可廢。忽家人報曰。牀頭金盡。缾中粟罄。枵腹而兒交謫。難矣。又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手陳編而置兒女債於度外。亦非人情。不可近。又族紛難解。祖墓香滅。人愁鬼泣。於此而閉戶曰吾將上下古今也。此尤絕惻隱之心。乖孝弟之性。不可以爲人者也。如此諸阨。備嘗之矣。非一次矣。奔走焦勞。非一日矣。苟得衣食粗足。橫逆無加。一席凝香。千卷照目。源源本本。傾精吸髓。不日不月。自必有攀躋前烈者。何至推移至今。皓首無成。仍作此蠹魚生活。然此固出於數也。不可違也。又安知處優履順。將併此而不可成乎。當茲刻之竣。而覼縷於後者。庶共知此書之集。皆從紛拏困苦中煅煉而出。蓋亦身所閱歷。非僅空言摹擬也。

丙申立秋日。王錫侯再識。

從右跋文推之。錫侯生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至乾隆元年丙辰而補博士弟子。已二十四歲。十五年庚午而中鄉舉。已三十八歲。考庚午江西考官。刑部侍郎嘉興錢陳羣爲正。編修溧陽史貽謨副之。是爲錢以師弟子之誼。序錫侯書。而幾被

累。幸以身故得免之由來也。作跋之年。爲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時字貫已刊行。尚未被訐。錫侯則已六十四歲矣。

經史鏡首錫侯自序。又附識云此書考據雖肇弱冠。起草實自庚辰秋。在都門而操觚也。丙戌秋。攜稿赴嘉興。就政錢香樹夫子。極蒙嘆賞。序以勸梓。丁亥春。蒙司馬涂勉齋先生等勷貲開刻。戊子貲罄而手歇。乙未秋。因刻字貫。寓吉安三年。工竣。州司馬程忍廬少府。劉慧庵昆仲先生。及諸同人。又捐貲續刻。忍廬承慈母之訓。捐穀賑荒。樂善不倦。慧庵昆仲。揭數千金。創立學舍。延師訓迪。俱能夙見其大者。又得居停黃磻邨昆仲。相將有成。自起草迄茲。十有七年。自開雕間隔。迄茲十年。書之難集也如此。集之難成也如此。鄙性粗疎。恩仇之反覆。理欲之乘除。勃不可遏之時。一手是書。如中熱喝服清涼散。疾鬱頓消矣。故訂短篇。易於攜帶耳。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六月。王錫侯韓伯氏識。

再以右文推之。字貫之刻。以三年工竣。其竣工之年。當卽爲乙未。要其終而言之

也。乙未爲乾隆四十年。

錫侯之學問。就經史鏡觀之所分門目。如首以慶殃報復。次以酒色財氣四戒。義例粗鄙。殆爲中人以下說法。簡端臚列師友姓名。或稱鑒閱。或稱參閱。而以庚午鄉試主司錢史姓名。裒然居首。生平以一舉鄉試爲無上之榮。兩主司爲不世之知己。此皆鄉曲小儒氣象。決非能有非薄朝廷之見解者。首序卽欽陳羣撰。紀年丙戌。而自署爲八十一歲。次蔣士銓。蓋庚午同出錢門。以其登高第而借重焉。參閱益友中亦首列士銓之名。觀其種種標榜之法。錫侯之爲人可知。要於文字獲罪。竟以大逆不道伏誅。則去之遠矣。陋儒了無大志。乃竟如後世所謂國事之犯。以國家仇此匹夫。亦可見淸廷之寃濫矣。

字貫之獄。發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當錫侯刻經史鏡成時。不過一年之隔耳。訐告者爲錫侯同縣同姓之新昌民人王瀧南。所牽涉者。江西巡撫海成。以從寬審擬獲罪。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以失察降級。署江西布政使贛南道周克開。按

察使馮廷丞。以閱看字貫。不能檢出悖逆重情。革職交刑部治罪。旋諭加恩發往江南。以同知委用。此江西官吏之被累者也。以本書題識而牽涉者。侍郎李友棠。於字貫書首題一古詩而革職。友棠。江西臨川人。穆堂之孫也。錢陳羣以序錫侯所撰之經史鏡。及唐人試帖詳解。史貽直以序王氏家譜。俱以已故而奉無庸深究之諭。并云使伊二人尙在。自當向其究問云云。此師友鄉先達之被累者也。

東華錄之始見此案。在乾隆四十二年十月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海成奏。據新昌縣民王瀧南。呈首舉人王錫侯。删改字典。另刻字貫。實爲狂妄不法。請革去舉人。以便審擬等因。一摺。朕初閱以爲不過尋常狂誕之徒。妄行著書立說。自有應得之罪。已批交大學士九卿議奏矣。及閱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序文後凡例。竟有一篇。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爲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卽應照大逆律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乃海成僅請革去舉人審擬。實大錯謬。是何言耶。海成旣辦此案。豈有原書竟未寓目。率憑庸陋幕友。隨

意黏籤。不復親自檢閱之理。況此篇乃書前第十葉。開卷即見。海成豈雙眼無珠。茫然不見耶。抑見之而毫不爲異。視爲漠然耶。所謂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義又安在。國家簡用督撫。厚給廉俸。豈專令其養尊處優。一切委之劣幕。並此等大案。亦漫不經意。朝廷又安藉此輩尸位持祿之人乎。海成實屬天良盡昧。負朕委任之恩。著傳旨嚴行申飭。至王錫侯身爲舉人。乃敢狂悖若此。必係久困潦倒。胸多牢騷。故吐露於筆墨。其平時所作詩文。尚不知作何訕謗。此等悖逆之徒。爲天地所不容。故使其自行敗露。不可不因此徹底嚴查。一併明正其罪。著海成即速親身馳往該犯家內。詳悉搜查。將所有不法書籍字迹。即行封固進呈。若再不詳查。或有隱飾。是與大逆同黨矣。一面選派妥幹大員。將該犯王錫侯迅速鎖押解京。交刑部嚴審治罪。務於十一月內解到。其犯屬應行緣坐之人。亦著查明。委員分起解京。仍飭該員等沿途小心管押防範。如途中或有疏虞。致令自戕及兔脫等事。恐海成不能當其罪也。至書中所有參閱

姓氏。自係出貲幫助鐫刻之人。概可免其深究。朕於諸事。不爲已甚。此亦一端也。至所有書版。交已經刷印本及翻刻版片。均著卽行解京銷燬。將此由六百里傳諭海成。並於各督撫奏事之便。諭令知之。

據此則訐告之王瀧南。所指爲不法者。不過謂其刪改字典耳。字典之必須刪改。留心字書之功用者。必能言之。且歷代字書。多出私家所輯。折衷詳略。各有便於承學之功。有淸乃以康熙字典一書。禁錮學者之耳目。姦民以此爲奇貨。而諭旨亦從而張皇之。當其始猶未發見他罪。固已將刪改字典。指爲罪狀矣。逮經指摘字貫原書。則以臨文不諱之故。排列康雍乾三帝之名。遂有大逆不法深堪髮指之諭。錫侯之罪。止於此矣。

是年十一月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郝碩辦理金川軍需奏銷事件。其經手一股。雖已覈完。而各案內多有部議駁查之款。均須登答。其山東巡撫印務。見有國泰護理。是以諭令郝碩俟覆覈全完。再行起程。前赴新任。昨江西巡撫海成奏。民

人王瀧南。首告舉人王錫侯。編字貫一書。詆斥字典。海成僅請將王錫侯革審。經朕披閱。其書凡例內。竟有一篇。將廟諱御名。概行排寫。此非大逆而何。乃海成尙稱其書並無悖逆之語。實堪駭異。此篇卽在首本書序後之凡例。開卷卽見。豈得諉爲不知。海成係滿洲世僕。經朕加恩簡任巡撫。乃於此等大逆之書。恬不爲怪。且稱其語無悖逆。實屬昧盡天良。負恩蔑理。莫此爲甚。因交部嚴加議處。今據吏部議。請將海成革職交刑部治罪。所議甚當。海成革職外應有餘罪。豈可照尋常案件留任。令其復玷封疆。江西巡撫應卽開缺。但海成覆奏之摺。見在未到。是以將吏部本暫留。俟其奏到時。再行明降諭旨。而江西省藩臬兩司。同辦此案。其處分均重。將來亦難姑寬。是該省並無可護印之員。所有江西巡撫員缺。著郝碩調補。郝碩係朕素知之人。江西省又有應辦之事。且不必來京請訓。著傳諭郝碩接奉此旨。卽由川省馳驛。迅速赴江西新任。並查此案辦理。本省公論以爲何如。其經手之軍需各案。初稾已經辦完。卽或部駁條款。尙須覈覆。見有富勒琿等在彼。

均可逐一覆查。代爲登答。原可不專恃郝碩一人也。郝碩到江西。若海成尙無明旨。卽將此旨與彼看。將伊革職。差人送京。此旨著由六百里發往。並諭富勒琿等知之。

越七日甲戌。又諭。前因海成奏新昌縣舉人王錫侯妄作字貫一案。海成將大逆不法之處。視爲泛常。摺內稱其尙無悖逆詞句。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是以降旨將海成交部嚴加議處。經吏部議。以革職交刑部治罪。自應如此辦理。因將此本折留。今據海成奏稱。親往該犯家中。查出王錫侯纂輯各書。共十種。一併進呈。檢閱各書。俱有悖逆不法之處。各等語。見將各書暫存。俟王錫侯解到時。嚴行審訊。從重治罪。至海成身爲巡撫。乃於初次參奏王錫侯字貫時。並不將伊書內大逆不法之處。據實覈出。轉稱其尙無悖逆之詞。實屬昧盡天良。罔知大義。不可不重加嚴懲。以爲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海成著照部議革職交刑部治罪。其江西巡撫員缺。著郝碩調補。卽赴新任。所遺山東巡撫員缺。卽著國泰補授。郝碩未

能卽到。著高晉前往。暫管巡撫事務。其江西省承辦此案之藩臬兩司。並著高晉查明參奏。至海成此次奏到。續查出王錫侯字貫另本。前有李友棠古詩一首。李友棠身爲卿貳。乃見此等悖逆之書。尙敢作詩讚美。實屬天良已昧。伊自問復何顏忝列縉紳。李友棠卽著革職。亦不必復治其罪。又查其王氏家譜內。有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序文。其經史鏡及唐人試帖詳解。內有加尙書銜錢陳羣序文。使伊二人尙在。自當向其究問。今二人俱已物故。亦毋庸深究。朕近作詩。有不爲已甚去已甚之句。个辦此等案。準酌得中。卽此意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據以上二諭。海成初參王錫侯。以王瀧南之訐告。而己尙無所容心。故於字貫稱其尙無悖逆之語。至奉嚴諭之後。則又奏稱親往查出各書。遂併各書皆稱有悖逆不法之處矣。李友棠史貽直錢陳羣等之貽累。亦皆發生於此續奏之中。盡力羅織。以圖自救。然無及矣。考海成在當時。爲查辦禁書最力之人。曾蒙高宗特賞。

國粹叢書所刻奏繳咨禁書目。內載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奉上諭。據海

成奏。將各屬續獲應燬書籍。分晰開單進呈。並稱自展限倍價購買以來。據各屬蒐買以及民間繳呈。應燬禁書。前後共有八千餘部之多。雖屢經家喻戶曉。乃尚不能一時淨盡。再請展限購求等語。所辦甚好。看來查辦遺書一事。惟海成最爲認眞。故前後購獲應燬禁書籍。較江浙兩省尤多。江浙爲文物所聚藏書之家。售書之肆。皆倍於他省。不應購獲各書。轉不及江西。且海成此次具摺。尚恐屢買未能遽盡。仍請展限竭力購求。而江浙兩省。自呈繳數次後。即未見陸續呈繳。又未將如何購求。及作何展限設法妥辦。務期淨盡之處。據實奏聞。皆因該督撫視爲無關緊要。徒以具文塞責。並不實力查辦。則藏匿應禁之書。何由盡出。高晉三寶。辦經數年。楊魁亦已到任半載。何以輕率若此。俱著傳旨嚴行申飭。並令該督撫再行嚴飭所屬。加意收查。務使應燬之書。盡行繳出。勿敢稍有隱匿。如此番查辦之後。民間尚有違禁潛藏者。將來別經發覺。除將本人治罪外。仍惟該督撫是問。恐不能當其罪也。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海成摺並著抄寄閱看。欽此。

海成以查辦禁書最出力之人。且爲各省作俑。煽近代焚書之禍。今檢清代禁書。不但明清之間著述。幾遭盡燬。乃至自宋以來。皆有指摘。史乘而外。並及詩文。充其自諱爲夷狄之一念。不難舉全國之紀載而盡淆亂之。始皇當日焚書之厄。決不至離奇若此。蓋一面燬前人之信史。一面由己僞撰以補充之。直是萬古所無之文字刼也。海成踴躍固寵。得之於各書。卒失之於字貫。身受禁書之累。較他督撫爲烈。天道好還。何其巧值耶。

又據禁書總目。所載應燬王錫侯悖妄書目。有國朝詩觀前集二集。有經史鏡。有字貫。有國朝試帖詳解。有西江文觀。有書法精言。有望都縣志。有小板佩文詩韻。有翻板唐詩試帖詳解。有故事提要錄。有神鑒錄。有王氏源流。有感應篇註。今各書皆未之見。僅見經史鏡一種。於其序跋見王錫侯之生平。於其義例見錫侯著書之分量。此亦談故事者之一大快矣。

自字貫之獄興。清一代無敢復言字書者。桂段諸家。以治經不能不識字。則盡力

於許書。以避時忌。清中葉聰明特達之士。恆舍史而談經。皆是此意。於是二百年中。承學之士。無不是古非今。以應用之學術文字。爲市井淺俗之所爲。通人不屑道之矣。

清亡而後。乃有新字典發生。此皆百餘年前大逆不道死有餘辜者也。專制之禍。事後思之。可憐亦復可笑。當清道光間。重修康熙字典。亦謂之道光字典。後竟流傳不廣。蓋其體例。不敢增損原書一字。惟於康熙以後諸帝之名。取其字樣。一一爲之缺筆。又就字典注中所引書傳詩文語句。多爲之核對原書。有所校正。成考證十二册。計更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是爲清一代重修字典之盛業。字貫之案。拘束學人。至斯而極。科學日繁。文字日益拘陋。恐久久終受淘汰矣。

故宮掌故叢編。首載此案。公牘備矣。然欲考錫侯平生。仍須參以本篇。故仍存之。

閒閒錄案

許嗣茅緒南筆談。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五月。吾郡閒閒錄獄起。閒閒錄者。舉人蔡顯作也。詩中多雌黃處。郡人惡之。摘其引古人紫牡丹詩句。以爲狂悖。遂棄市。其門下士讁戍者。聞人卓三俟。劉素蕣朝棟。吳秋漁光裕等。二十四人。蔡顯妾朱氏。子三人。長曰必昭。雋才也。年十七。亦讁戍。蔡顯別有宵行雜誌等書。亦無狂悖語。此事或以爲寃獄。蓋郡紳某嫉之。而府尊鍾公。亦以蔡之狂而故殺之也。時婁縣景家堰人有王元定者。諸生。才甚鴻博。見人文輒笑之。人稱曰王哈哈。少時嘗怒其僕。逐之。及至戍所。則僕已爲武弁矣。曰王哈哈亦有今日耶。幸將軍某公憐才甚。王得免禍。聞劉皆遇赦歸。吳歿於華州。吳集甚多。其在華州時作詩。積一千二百首。寄其弟學士樹本。今存樹本家。

此案不見於官書。然蔡顯以一老孝廉。以文字致殺其身。門弟子從而讁戍者。至二十四人之多。亦可謂大獄矣。紀載罕及此事。世遂無齒及者。憶童時恆聞人言。清初有詩獄。卽紫牡丹詩也。其句爲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二語。流俗

相傳。以爲此卽南山集中語。旣見南山集。而知其不然。及觀許氏隨筆。則知紫牡丹爲閒閒錄中詩。特隨筆亦謂其引古人句。則亦非蔡氏所自爲耳。

蔡顯之爲人。久不能詳。近始見申報館叢刊。有笠夫雜錄一册。讀其序文。乃知此卽蔡顯所著書也。由此可稍見蔡氏之生平。輯錄如下。

笠夫雜錄序云。我師笠夫先生。以名孝廉提倡風雅。乾隆丁亥。先生歸道山。時年七十有一。其子必昭有儁才。客於外。以是著作皆不傳。余於老友姜孺山廣文處。得是集。孺山少時。亦嘗師事先生。每懷先生。輒持麥飯一盂。往弔於花涇之北。風銷雨鑠。謁其墓而感慨係之。先生著述可傳者甚夥。此非其至者。然後世當以先生之嗜學。重其人以重其書歟。先生弟子聞人卓三倓。吳秋漁光裕等。皆工詩。其不過幾與先生同。文人多窮。不獨爲吾鄕二陸慨也。華亭陸明睿序。

序言笠夫以乾隆丁亥歸道山。丁亥爲蔡見法之年。與許氏筆記合。惟言歸道山。則似善終者。蓋不敢顯言之也。子必昭有雋才。亦與筆記相符。不曰遣戍。而

曰客於外。亦爲時忌而諱之。聞人倓吳光裕。序稱其不遇幾與蔡同。卽指減死遣戍。獲罪幾與相等。又言文人多窮。不獨爲吾鄉二陸。慨夫機雲皆見殺。恰爲華亭故事。以此微示蔡之首領不保。其爲避忌可知矣。

笠夫雜錄。首署華亭蔡景眞閒漁著。

蔡顯爲閒閒錄之獄。公牘中所署之名。景眞當爲其字。閒漁乃其號也。不敢用蔡顯之名。正避時忌。

許嗣茅署婁縣籍。蔡籍華亭。婁與華亭同爲松江附郭縣。許自序於道光丁亥撰隨筆。又自稱七十三翁。則距乾隆丁亥不過六十年。時許已成童。耳目相及。又同里閈。必無訛誤。蔡顯之以閒閒錄見法。笠夫雜錄之著者蔡景眞必卽蔡顯。可無疑也。

筆談記蔡之門人羅禍者二十四人。而此藏笠夫雜錄之姜孺山。序笠夫雜錄之陸明睿。亦皆蔡之門下。從文網稠密之中。不忘師友之誼。當時風俗之厚。與

蔡氏取友之端。俱可尙矣。

陸明睿序。乾隆丁亥蔡年七十一。則蔡實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雜錄云。我松四縣一衞通考。利弊百出。康熙辛卯余出應童子試。知府喬光先封門給卷。孫老童不服。糾上海有膽氣者打毀暖閣。槌碎堂鼓。轟雷翻海。幼稚驚惶。天明散出。知府遣幹役擒爲首數人。內衙刑訊。孫獨承認。更不株連。會喬知府與卞同知飲酒。酒後忿爭。卞拔佩刀刺喬傷額。事聞各解職候質。而鬧堂之獄解矣。孫出獄得義俠聲。傳食於人以老。追析縣後。烟戶井然。保結點名。童生聽命。冒籍重名之弊絕矣。至金山衞軍民籍貫。經李夢兩學院釐剔。奏減原額八名。其實眞軍籍讀書應試者。寥寥未能充額數也。按此爲松江一段故實。康熙辛卯。蔡爲十五歲。

雜錄云。康熙甲午應試江陰云云。又云康熙甲午春。余心忽散。不知屋宇几席。一飯頃始蘇。從此方寸搖搖。如懸旌矣。己亥館東郊。同學唐民則來。屬其視脈。云心動不足異。數年後當響。亦未卽死。雍正壬子在京師。用心過苦。靜驗惺忪有聲。蓋

血不能滋裹心之脂所致。門人吳承芳獨知之。同病也。按甲午爲蔡之十八歲。己亥爲二十三歲。雍正壬子爲三十六歲。

雜錄云。癸丑正月。自保定入京。與林健羽下榻張有懷先生仕遇寓。時主人官御史。應輪奏事件。繕摺將上。令其壻范光曙敬書。窗扇突開。燈油汚摺。主人愕然。詰朝聞同鄕王宮詹。以奏買官布事被嚴旨。摺中條陳相類。若繼入。必罹黨同之禍。似有鬼神相之者。踰年。遂有湖南學政之差。宮詹上書後。以少宰削職。未幾。召書金剛經。賜編修。以詹事終。按癸丑爲雍正十一年。據前稱壬子在京師。此又稱癸丑正月自保定入京。則上年曾自京赴保可知也。

雜錄云。保定省城荻道口。有總制洪承疇大宅。黃磚朱戶。庭石徧鏤人物。予寓左廡。長至嚴寒。見一幼女。蓬頭單衣。向房主人乞錢。主人以頻至不禮。予詢知爲承疇曾孫女。呼廚人與之椀飯。前一日。訪金御史毓峒洄灑井。蓋金氏一家殉難所也。一泓寒冽。心膽凜然。合二者論之。自古有死。泰山鴻毛之喻不虛矣。按此所云。

以長至節在保定。當是壬子之冬。保定兩故蹟。連舉頗有味。洪承疇閩人。而大宅乃在保定。後人陵夷之狀如此。存之亦可備軼聞。金鉉峒明史入忠義傳。傳稱保定衞人。當時未爲省會也。

雜錄云。丙辰九月。依賡翁寓孫公園。往謁同鄉一御史。不答。臘底。賡翁移寓內城。劉副憲招余入署。元旦。司閽者持一帖進。乃某御史名也。鄭重致意。炎涼之態形於居停。竊鄙之。遂謝往來云。按丙辰爲乾隆元年。蔡年四十歲。此條所紀。自是俗情所恆有。蔡以入之紀載。未免寒乞之態。此可知其人固鄉曲小儒。乃以文字坐大辟。當時刑獄之濫。告訐之盛。皆可想見。賡翁者。黃之雋字石牧。號賡堂。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丙辰應召試在京。以年老不能終卷。累及舉主者也。

雜錄云。戊午冬。與二弟夜坐。忽聞大聲如雷。隆隆轟轟。漸近漸盛。東牆角流光如晝也。詰朝農人來告。昨夜礱米。親見斗大流星。訇然自東奔西。小星無數隨之。天狗墮地聲如雷。此其是與。戊午爲乾隆三年。蔡四十二歲。

雜錄云。壬午秋日。董疎庵自無爲州寄輓驥兒詩云云。自注董詩之後云。遺詩廿首。附梓宵行雜志中。此宵行雜志。卽許氏筆談所云。蔡顯別有宵行雜誌等書。亦無狂悖語者也。雜錄又載壬午除夕詩云。雪霽煙和春乍迴。水南孤往探村梅。年除自愛風光好。步遠誰憐筋力頹。酒量漸低猶有債。詩逋欲理愧無才。屠蘇飮罷惟耽臥。未厭疎疎爆竹來。按壬午爲乾隆二十七年。蔡六十六歲。

雜錄云。京師會館。江南各府州縣有之。而我松獨闕。余前在京。恆舉以告巨紳。莫有應者。近我邑范侍御。上海張主事。兩人力創之。聚沙輿謀。乃於延壽寺街。買張氏房爲雲間會館。惠及桑梓。福田無量。癸未初冬。門人凌日躋。自京師歸道之。按癸未爲乾隆二十八年。蔡已六十七歲。

雜錄云。甲申秋。停舟青浦南關。陸湘萍侍其師趙鶴埜來訪。余笑曰。野航恰受兩三人。此不能容。奈何。趙曰。君其郭翻吾不及庾翼乎。掀篷入談詩。逾刻。湘萍扣東佘山陳眉公故蹟。余答以湮沒。唯眉公塑像。及王太常書神淸之室四字。尙存爾。

湘萍謀以乙酉淸明。糾同志迎像入崑山供奉。以二陸乞花場。肇自眉公也。鶴埜欣然。許欲其役。奈湘萍抱痾旋沒。好事無其人矣。甲申爲乾隆二十九年。蔡六十八歲。

雜錄云。乾隆乙酉。夏。周樂村自曲阜歸。孔信夫臨歸去來辭。跋其後云云。末數語言余因有感於笠甫先生。以名孝廉。閉戶箸書。不求仕進。胸有所觸。一發於紅蕉詩話。其爲高致何如耶。歲久弗晤。臨此代東。佩服之懷。溢於楮墨間也。閒漁年老材庸。槁項空山。舊雨溢美。錄之以志屋烏之愛。按乙酉爲乾隆三十年。蔡六十九歲。據此跋語。蔡所著尙有紅蕉詩話。

雜錄云。丙戌暮春。偕徐東麓過西林塔寺。尋沈愷所書四詩碑。懷草不可辨。以陳畬堂膳出稿對勘。始識。因過東北房老僧曇輝。出其外王父日千吳高士鳳皇說。屬附集尾。當日湯潛庵撫軍加意物色。吳作說以寄幕中計子山。湯徵乃已。丙戌爲乾隆三十一年。蔡七十歲。鳳皇說不錄。

以上略按年爲次。可以考見蔡氏一二梗概。丙戌之明年。卽爲丁亥。蔡以垂暮之時。慘遭大辟。雜錄中可按年分考蔡氏之爲人者。略具於此。

雜錄云。夏至日。家祀示錢萬里殘稿。萬里字章遠。號南村。明經庭桂之伯祖也。云云。末言余採其五律入翳如錄。然則蔡氏又有翳如錄一書。合之胥行雜志。紅蕉詩話。蓋有三種著述之名。見於雜錄中矣。惟無閒閒錄名。蔡之門人。爲存雜錄一種。本欲避時忌而有所諱焉。閒閒錄爲致禍之本書。自不復見之矣。

雜錄中指斥邑紳甚多。若知府某也。御史某也。若王若李若莫也。莫名輔世。邑生員。更有專條指其名而斥之。又斥入鄉賢祠之某紳。入節孝祠之某氏。凡此皆許氏所謂多雌黃。爲郡某紳所嫉之證。許氏又載王哈哈事。當亦蔡之門人而遭累遣戍者。師狂而弟子亦狂。一時里中負才不羈之士。皆歸其門。聲氣之固結在此。官紳之構陷亦坐此。

雜錄中述大錯和尙一文。大錯爲錢邦芑。又述屈大均詩。大均亦爲僧名今種。此

皆明代遺老。在順康間。文人尙通詞翰。至乾隆時。則指爲悖逆而禁之矣。凡考鼎革時軼事。順康間文集。多有可據。至康熙末。南山集案。文字之獄始起。乾隆間大盛。故雍乾間文士。罕涉前明遺逸事者。惟全謝山乃畢生專述明淸間事實。亦未遭禍。殆有天幸。蔡氏有此等紀載。寥寥數條。當亦尙非其致禍之故。

雜錄云。趙雙白哀漳城注。壬辰自春徂冬。圍始解。城中飢死者百萬。壬辰順治九年也。詩云。城裏無煙白日荒。北軍搜盡萬家糧。戈船蔽海天常黑。鐵騎飛沙霧轉黃。一郡飢魂秋哭雨。千山戰骨夜埋霜。我生不盡哀時感。衰草寒原幾斷腸。此詩北軍搜盡萬家糧等語。在當時推廣文字之禍。亦可謂之詆毀王師。大逆不道。雖係前人之作。而稱引者可以蒙其罪矣。

以上爲就笠夫雜錄中推勘致禍之由。其有遺聞足備考證。及有文字之趣者。

摘附於後。

雜錄云。二十年前。龔暉吉遺本。有目下雖有豐亨豫大之形。而實爲民窮財盡之

日旬。就一事徵之。康熙中。凡交易用銀。雍正間銀錢參使。邇來惟正之供。必經銀匠易銀完納。其他大小事。靡不用錢。朱提久不見矣。民間法馬夾剪幾成虛置。而錢又惡濫不堪。當事名爲禁小錢。而不清其源。錢益小。是則可憂也已。

按蔡氏所見之世。在乾隆中葉。其時小錢乃已盛行耶。由今所見。不過較順康雍三朝之錢。有略小者耳。據蔡所言。康熙間直全不用錢。民間日用。不離乎法馬夾剪。此則至不便之世。無圜法可言矣。所鑄之錢。復有何用。意者錢之爲用。不過至數文而止。稍多卽須用銀。蔡氏生其時目覩其事。必非謬語。唐人詩云。蠻方市用銀。豈料二百年前。中土乃成純然用銀之俗。乃知吾國爲用生銀之國。所從來者遠矣。二十年前市井交易。如飲食店之類。尙以兩錢分計數折錢。每兩不過七百文。此則清初之所遺也。

雜錄云。常熟陳祁范老於場屋。癸卯恩科。作別號舍文云。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

偏袒徒跣。擔囊貯糒。鬨呼唱喏。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維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動顏色。其戚維何。厥途孔多。一曰底號。糞溷之窩。過猶唾之。寢處則那。嘔泄皆怖。是爲大瘥。誰能逐臭。搖筆而哦。一曰小號。廣不容席。檐齊於眉。牆逼於跖。庶爲僬僥。不局不脊。一曰蓆號。上雨旁風。架構綿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二號。鬼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髮爲白。韶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余肘。

按癸卯爲雍正元年。登極恩開科。以四月行鄉試。九月會試。見復先生是年一年中聯捷鄉會。不殿試而歸。終身不赴殿試。以有物色之者。欲令出其門故也。乾隆間舉經學。未赴授官。蓋其品誼學問俱爲最高。乃當時有此游戲之文。形容盡致。文固因人而重矣。今科舉已廢。後人將無復知從前場屋中有此奇狀。讀先生文。亦如身履其境。特錄之。此文亦見柳南隨筆。

雜錄云。徐令吾問僧公曰。逢日月蝕。當事牒僧綱司。取僧人護救。有經念否。公曰

有。今吾曰云何。公曰。南無阿彌陀佛。少吃些。少吃些。座客爲之絕倒。此條甚趣。附錄以資談笑。

雜錄云。或告余。山東單縣知縣葉道治因本邑參革知州盧某赴縣遞呈。不跪。出言不遜。喝令掌嘴。某復辱罵。知縣當堂杖責十五板。收禁通詳。余曰。唐陳子昂官右拾遺。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竟死於獄。常熟馮舒。名諸生。以議役事。觸縣令瞿四達。銜之。以馮懷舊集自序。書太歲丁亥。不列本朝國號年號。摘其詩中違礙語。坐以譏訕。下獄。曲殺之。諺云。破家縣令。

按此則若爲蔡氏後來之預言。明於論人。昧於自衞。往往如此。實則草昧之國。無法律之保障。人皆有重足之苦。無怪乾嘉士大夫屏棄百務。專以校勘考據爲業。藉以銷磨其文字之興。冀免指摘於一時。蓋亦捫舌括囊之道矣。專制之可畏如此。瞿四達爲牧齋門人。牧齋身後之禍。力爲出揭懲兇者也。

緒南隨筆另一則云。吳信甫孝廉持衡。父光裕。副貢。以蔡案譴戍。戍時持衡甫在娠。未生也。終身未嘗見其父。辛酉赴秋試。於關壯繆廟中。見一人。手持亦在車下詩五言八韻一首。沈吟。持衡取而觀之。其人忽不見。持其詩歸。是年詩題卽亦在車下。錄之中式。後夢神語之曰。贈詩者。卽爾父秋漁先生也。秋漁光裕字云云。此則語近不經。但秋漁之子名持衡。字信甫。爲辛酉舉人。則可藉以考見。辛酉者。嘉慶六年也。

最近又見今人自署涵秋者。所撰娛萱室隨筆中。載閒閒錄一則云。淸初文字之禍。至嚴極酷。其最著者。如戴名世之南山集。莊廷鑨之明史。展轉羅織。被禍至數百人。妻子聚殲。家產籍沒。至今談者。猶覺驚心駭魄焉。其餘因一二字之忌諱。遽至身亡家破者。多至不可勝記。吾郡閒閒錄之案。亦其一也。近得繆藝風師函。謂劉君翰怡藏有此書。書係傳鈔本共九卷。閱其中亦無甚忌諱語。今已付之棗梨。二百年久閟之舊籍。竟有人珍重保存。至今日刼換滄桑。居然又

出而問世。此實當年羅禍時。所萬不及料者。惟著者既係吾郡之人。其一切顛末。容倘有可考證。而孰知稽之搢紳。訪之耆老。能言此案之梗概者。竟寥寥無其人。惟查婁縣許嗣茅。所著緒南筆談。有一則云云。據此則閒閒錄之書尚在。劉君是否刊成。當函詢之。

娛萱室隨筆此則又有云。錢唐吳振棫養吉齋叢錄云。乾隆三十二年。舉人蔡顯逆書事起。內有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等語。意涉怨謗。又所作詩有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句。又題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烏腸國。風雨龍王行怒瞋句。隱約怨悱。情罪甚重。刑臣擬以凌遲。改斬決。其子蔡必昭斬候。作序之聞人倓。戍伊犁。據此又可稍見當時羅織之事實。又按近承劉君翰怡惠所刻閒閒錄。乃與此笠夫雜錄各條互有出入。蓋皆蔡氏未定之本。所傳犯禁之語。則均無之。付刻時幷識。

故宮文字獄檔第二冊。有閒閒錄案。所載乃奏摺諭旨。本篇所輯不同。且劉氏

所刻閒閒錄。實卽笠夫雜錄。次序略異耳。已成大獄。而門人猶改其名以刊行之。蓋在劉刻之先。書早行世。亦見蔡氏門下之篤念其師。不計禍福也。 據文字獄檔所載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五日諭。謂軍機處檔以外。亦載實錄聖訓。乃東華錄於此案一字不提。則王氏所未錄。非官書不載矣。據此諭中所指蔡顯罪案。蓋有四點。謂其文內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錢名世以年案得罪。此二事也。又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及題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烏場國。風雨龍王欲怒嗔等句。此又二事也。養吉齋叢錄所云。正據此諭。夫戴錢之棄市得罪。正因南山集及年案。何曾有誤。但帝意不欲有人提及。提及便爲罪耳。詩句亦不過謂時多忌諱。愼勿觸犯。猶之昔年京師坊肆。常揭莫談國事之牓云爾。乃竟坐斬其身。并戮其十七歲之子。門人及未及歲之幼子。遣戍多人。亦可謂寃且濫矣。惟此等語俱不在今刻之閒閒錄中。其爲因閒閒錄而牽及之雜識詩話等所載耶。抑後來傳寫之閒閒錄。已將指目爲罪案之文刪去耶。又據獄

檔。蔡氏因所著各書刋行。嫉之者欲羅織其罪。乃奉書詣官自首。遂成此獄。然則蔡氏固自信爲決不成獄也。豈知不然。

心史叢刊三集終